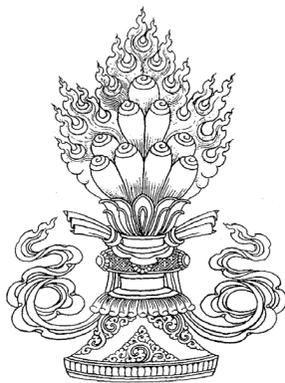


智海浪花

(下)

索达吉堪布 著





本册涉及人物信息一览表

序号	文章题目	涉及之当事人	毕业院校	学历
64	我的心得与体会	石成荟	南京大学	博士
65	净化心灵的甘露	应建文	黑龙江大学	本科
66	红蓝白的变奏	圆真	四川大学	硕士
67	学佛心路	圆持	武汉大学	本科
68	走过的路	孟娴	黑龙江电大	大专
69	妈妈带给我的佛缘	智慧	西南民院	本科
70	出家之缘	法源	某大学	大专
71	珍贵的眼泪	汪心满	四川广播电大	大专
72	心 声	圆魏	四川大学	博士
73	欢喜海洋	李君	曲阜师大	本科
74	为了心中的理想	圆明	北京外国语大学	本科
75	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吧	圆空	自考	大专
76	走进佛门	严峻	浙江政法干部学院	本科
77	关爱生命	香秋旺姆	四川师大	本科
78	解铃还需系铃人	思桃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博士
79	平等的世界	圆慧	辽宁省委党校	大专
80	学佛之路	普英	四川师大	本科
81	走在光明佛道上	王德钦	成都电子科大	硕士
82	撞击灵魂	圆舍	西南交大	本科

本册涉及人物信息一览表



智海浪花

83	人生定位	明光	北京大学	硕士
84	在求索之中	常德	复旦大学	博士
85	品味人生	古禅	某大学	本科
86	漫漫人生路	王丽艳		
87	千金散去品佛味	圆波	台湾某大学	本科
88	以思辨求真	黄曦	成都电子科大	本科
89	对于生命的感悟	无忌	浙江大学	博士后
90	最终的依怙	苏赫	某美院	大专
91	日出东方	佳颖	美国纽约石溪大学	本科
92	三宝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圆礼	沈阳工学院	本科
93	佛法让我懂得生活	圆恒	武汉大学	本科
94	四海求真	传馨	新加坡某学院	大专
95	不爱西装爱僧装	照地	南开大学	大专
96	超拔尘世的佛法	吴铭	北京师范大学	博士
97	飘扬的经幡	妙舟	平顶山煤炭学院	大专
98	学佛有感发誓愿	圆勤	广西大学	大专
99	我的学佛经历	彭措江措	重庆工业管理学院	本科
100	哲学引我入佛门	赵恩清	河北广播电大	大专
101	电话铃响了……	圆卓	广西民院	本科
102	潇洒学佛	冯山山	西南交大	本科
103	在求真的旅途上	妙文	大连工学院	本科
104	学佛之路	圆珠	北方交大	本科
105	幸福人生	彭滢	中南财经大学	本科
106	天涯咫尺	权哲	韩国罗州大学	本科





107	惠我以真实之利	崔国平	四平师院	大专
108	光明在前	周溥	北京大学	本科
109	行医与学佛	圆空	黑龙江中医学院	本科
110	明明白白我的心	吉祥戒	北京师范大学	本科
111	人生转折	蔡建	四川广播电大	大专
112	理智之道	圆度	浙江大学	硕士
113	动脑学佛	圆晋	沈阳工学院	本科
114	真正的灵魂工程师	圆论	山西师院	大专
115	音符间跳跃的佛法妙音	圆藏	上海音乐学院	硕士
116	感悟人生	张雷	西北大学	本科
117	设计灵魂	刘芸	某大学	本科
118	再回首	圆照	华东理工大学	本科
119	心路历程	善缘	辽宁大学	本科
120	真实与虚幻之间	巴丹赤诚	北京电影学院	硕士
121	迷茫的一代	梦云	成都电子科大	大专
122	学佛随想	郑戈	英国 South Bank University	硕士
123	新生命	智妙	某大学	博士
124	再生	觉旻	兰州大学	博士
125	悲欣交集	李明豪	清华大学	博士

本册涉及人物信息一览表





目 录

我的心得与体会	463
净化心灵的甘露	470
红蓝白的变奏	474
学佛心路	485
走过的路	492
妈妈带给我的佛缘	498
出家之缘	504
珍贵的眼泪	512
心 声	519
欢喜海洋	527
为了心中的理想	535
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吧	546
走进佛门	556
关爱生命	562
解铃还需系铃人	568
平等的世界	579
学佛之路	587
走在光明佛道上	593
撞击灵魂	605
人生定位	612
在求索之中	619
品味人生	630
漫漫人生路	637
千金散去品佛味	644
以思辨求真	652
对于生命的感悟	660
最终的依怙	669
日出东方	674
三宝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82
佛法让我懂得生活	688

四海求真	695
不爱西装爱僧装	709
超拔尘世的佛法	715
飘扬的经幡	723
学佛有感发誓愿	729
我的学佛经历	738
哲学引我入佛门	741
电话铃响了	749
潇洒学佛	757
在求真的旅途上	762
学佛之路	768
幸福人生	774
天涯咫尺	778
惠我以真实之利	786
光明在前	791
行医与学佛	797
明明白白我的心	803
人生转折	813
理智之道	818
动脑学佛	828
真正的灵魂工程师	836
音符间跳跃的佛法妙音	844
感悟人生	850
设计灵魂	857
再回首	862
心路历程	870
真实与虚幻之间	875
迷茫的一代	886
学佛随想	894
新生命	899
再 生	905
悲欣交集	910

我的心得与体会

这个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在共依共存的关系中，共同推动着人类文化的演进。而在千姿百态的多元文化中，藏族的死亡文化堪称是一种最有人性、最有智慧的文化。在佛法的甘露浇灌下，藏族人赋予了死以再生的希望，他们将无尽的理想都融入了对死者的后世祝福上。在藏族人的眼中，这生命之灯将会凭借一个人的前生今世的善业之力，还有佛菩萨的大慈大悲的护佑，而得以更明亮地穿越死亡的黑洞。

8世纪时，藏传佛教最伟大的创始人莲花生大士，就把一部超脱生死的宝典留给了整个人类，那就是揭示死亡真相，并引领亡灵迈向光明彼岸的《西藏度亡经》。从那之后，已有无数人依靠这部修行指南而了知了因果轮回的实相，并最终让自己与整个法界融为了一体。而从20世纪初，来自锡金的扎西达瓦桑珠活佛和W·Y·艾温斯·文茨，第一次把它译成英文后，这本书就更是轰动了整个西方文化界及知识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普通西方人也开始从这本书中获得指导。记得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就把该书描述的内容视为“全人类意识的原型”。而在试验迷幻药期间的1960年，特莫斯·赖瑞及其他学者就把《西藏度亡经》理解成为“转换意识境界之导向”。随着英文版的问世，德、法、捷克等语种的翻译文本也相继出版发行，以至到现在，这

本书已成了西方家喻户晓的一部藏传佛教的代表性著作。

同样，目前广为流传的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也是一部研究生死问题的力著。我在法国期间曾遇到过索甲仁波切，当时他高兴地告诉我说：“今后我还要把生死的真相继续揭示给人们，因为众生实在太可怜了，他们不知道生命的延续，故而才敢放开胆子造恶。我不仅要向西方人介绍藏传佛教对生死的看法，还要向东方人广泛宣说。”

而来自南京大学的博士生石成荟，则以她自己作为一名科学研究人员所持有的公正态度，再加上一些亲身经历的事实，确认了生命延续性的存在。如果有人觉得莲花生大士离我们太遥远的话，那就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就在我们身边的石博士的学佛心得与体会吧。

我从小就喜欢思考各种问题，在所有的的问题当中，有一个问题是最经常萦绕于心头的，那就是我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父母骗我说，我是他们从路边捡来的。但我怎么也无法对这一答案感到满意，想想看，天底下有多少父母，而路边又有多少弃婴呢？后来上学读书，学到生理卫生的相关章节时，书上告诉我说，生命是由精子和卵子结合而成的。对于这个答案，我也不怎么满意，尽管说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但冥冥中总感觉还应该另有答案才对。

直到后来接触了佛法，佛法告诉我生命是由精子、



卵子与神识三者结合而成的，并详细解释了其中的因果原委，我才顿时感觉如醍醐灌顶一般明确了我的究竟来处。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认真研读佛学书籍。而随后发生的两件事更坚定了我信奉受持佛法的信心。

第一件事是外婆的去世。外婆从小将我带大，与我的感情特别深。她年纪大了以后想落叶归根，因此就回到了农村老家。听妈妈说，在她临终前的几日，她的行为变得极其古怪，总是要家人将她放到地上睡，而且还不住地要家人向她身上洒水。家里人怕她受凉，就将她抱上床。但隔不了多久，她就又要求下地。就这么折腾过来、折腾过去，一直到她去世为止。外婆原本是一位特别能吃苦又特别能忍耐的老人，那是什么原因让她难以忍受，以致如此痛苦不堪呢？

科学当然是无法解释的，而佛法则明确地告诉我，这是临命终时，人四大分散的痛苦表现。

第二件事是我舅舅的去世。舅舅去世后不久，家里人因为思念他，就到当地一位“师娘”那里去“问仙”。据说，这位“师娘”神通极大，她可以与死去之人的神灵通话，并把“他们”现在的信息告诉给死者的亲朋好友。这种事我们以前也曾听说过，但真实情况怎样，谁也说不大清楚。妈妈在半信半疑中也和他们一起去了。结果与传说中的情况一模一样，这位“师娘”不但知道了舅舅的一切，而且还特意和妈妈说了只有他们兄妹俩才知道的一些细节、隐私。她还向妈妈转达了舅舅目前的迫切需要：他需要请出家师父们给他念经。

当妈妈回来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我时，我不禁惊叹不

已，这充分证明了“人死如灯灭”这一观点的错误。舅舅的所作所为早已“记录在案”，这全息世界根本不可能漏掉任何一个人的所有言行举止。我们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其实你的全部举动都已形成种种能量，发散在这个大千世界的每一个空间。我们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们看不见一切不直接呈现在我们视域内的东西，但这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如我们一样“聋盲喑哑”。有些具有特殊功能的人（我当然希望这些人千万别把这个也当成佛法，更不要用它去坑蒙拐骗），借助他们与生俱来的那种所谓的“鬼通”或者“依通”，往往可以看见我们以为已经随着当事人的死去也随即灰飞烟灭的那些“业迹”，而这恰恰正是现代科学的盲点。由此，我对佛法所宣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相更是深信不疑。

以上就是我学佛的契机，也可以说是学佛的因缘吧。入得佛门，在初步了解了她的义理后，我越来越觉得佛法于人生的助益实在是太大了，特别是当你把她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以后，你真的会体会到佛法不离世间觉的味道。这也是她吸引我的另外一个原因——她可以直接演变为改造物质世界，特别是改造自心的一种强有力的力量。

就一般人士而言，事业成功是大多数人的人生产理想，这一点当然无可非议。但学佛之后的我却总感觉到，当人们都孜孜以求于所谓的功成名就之时，他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掉精神的健康与人格操守的保持。在一个唯实力论英雄的社会里，如果没有相匹配的崇高精神力量的约束与规范，这种实力就往往会沦落为一种金钱



的角逐与游戏。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当用以衡量价值的尺度仅仅只剩下人民币时，我不知道这样的个人或者社会是畸形的还是得到了充分发展？而佛法恰恰可以在心灵方面予人以帮助与提高。她在鼓励我们大力发展社会的物质进步的同时，又不忘培育每个人的善良人格，让我们学会宽容、适度、善待自他、平等对人。在生活中，每当我有烦恼生起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对治措施便是“空掉”它；每当与人即将陷入一场利害冲突时，我第一个迸出的念头就是“安忍”；遇到让人喜上眉梢之事，我总是警告自己千万别执著成功的假象；碰到失意颓丧之时，我也能提醒自己坦然面对因果法则所带来的所有顺逆之事……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越发觉得佛法的确可以让一个人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中，保持住自己的身心平衡、理智与情感的平衡、责任与权利的平衡、付出与得到的平衡……简单地说，佛法可以让一个人学会约束自己、尊重真理、敬畏因果；可以让一个社会充满和谐、互让、友爱，还有宽容。

另外作为一个女人，好像不能不关心自己的外表，不能不注重自己的“美”。怎么“美”？一般的女人大多只知道通过美容、化妆等外在的手段去掩饰自己脸上的瑕疵。其实佛法早就告诉了我们，相由心生，当你的心充满了爱意与喜悦时，当你的平和与自在流遍全身心时，你的脸上怎么可能不会有所表现呢？一次次的美容手术，一次次的拉皮换肤，都只能让你的自信心越来越减退。如果要想永远向世人展示你的美丽与魅力的话，



只有学佛，让自己的内心充满慈悲与喜悦，才能让你拥有永不衰老的心，与永远带给别人喜悦的容颜和气质。

在学佛的过程中，我还有一些心得体会，现在也一并说出来与大家一起交流和探讨。

首先，我觉得学佛之人首重发心。“因地不正，果遭迂曲。”修行人的发心一定要纯正，万万不可丧失菩提心，只将学佛当成神通边事或掩饰自己卑劣人格的借口。记得我周围有一个学佛的人，他就特别喜欢搞神通，他学佛的目的就是想开“天眼”，知道别人都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结果这样的发心让他没过多久就走火入魔了，还得了精神病。因此，学佛者都应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学佛？自己发的是个什么心？

其次，学佛必须知见正。这就要求学佛之人要多闻思，多看佛学典籍，多参访真正的善知识。末法时期，具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已是少之又少，如果因缘不具足而实在找不到的话，那就不妨直接读诵佛经及论典原著，这也比乱依止一些来路不明的“上师”要保险得多。

再次，学佛还要重视修证。也就是说，学佛之人在道理上明了之后，必须如理如法、脚踏实地地进行实际修行。我觉得佛法的最大利益就在于她的实际运用上，在于她改造世道人心的巨大实效上。一个人即就是把佛法说得头头是道，但如果自己不得真实受用，色身不能转化，粗大烦恼都断除不了，连一刹那相似地安住于心的本性中也未能做到，那么到大限来临之时，你还是你，佛法还是佛法，解脱又从何谈起呢？因此明智开慧以后，一定还要入世修菩萨行，这两者缺一不可。



最后，我还想再说一点我的体会，那就是身为一个现代学佛的知识青年，为方便接引众生，我觉得还是应当把自己的世间专业学好，世间本职工作做好。这一方面是为了使众生生起信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那些只相信科学的人，在看到你能把科学和佛学善巧地结合起来以后，也不再粗暴简单地排斥佛法，大家都可以在追求真理的大目标下，殊途同归地走到一起来。

我学佛的体会还有很多，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说得太多反而会引起某些人的厌烦。况且学佛这档子事本来就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而且深入佛法这座大宝山后，她的富贵、雍容、璀璨、深邃又岂能用有限的言语完全描述出来。

但是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佛法让我找到了让生命永不熄灭的支撑与力量。但愿这慧焰之光能早日穿透生死的大浪，向你展示彼岸那自在而亲切的风光！

石博士圆满讲述了她的学佛经历以及她的心得，还有对众人的希望。对我而言，我非常希望能有更多像她一样的科技工作者，都能加入到对佛法的研究行列当中，特别是对生死的本质都能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与正确的认识。我想一个健康而健全的社会是绝对不会排斥这些知识精英们这么做的。

许多人不相信前后世、轮回、因果存在的道理，仅仅是因为他们肉眼看不到而已。他们还认为我们佛教徒的观点只是唱给自己人听的“自欺欺人”之歌，根本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不知道持这种观点的人，在读了石博



士的心得体会后又作何感想？

我倒是想对这些人说一句：你们反对我们佛教徒的科学依据又在哪里？如果想驳倒佛教关于生死轮回的说法，恐怕几千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有这种智慧与能力！且不谈佛法对这个问题的深刻阐释，单就世间显现而言，那么多有学问、有造诣、对社会有贡献之人都已承认了前后世的存在，那么那些对自己的小家庭都无法做出贡献的人们，又有什么资格去妄说一个他们根本就不理解的话题呢？

况且从佛法的角度而言，对生死问题的宣说往往含有甚深密意，千万不要随便就乱诽谤，否则，这样做的恶果也只好由他们自己去各个自负了。

你可以不相信，但切不可胡言乱语。否则，铁面无私的因果法则总有一天会让你胆寒心惊！

净化心灵的甘露

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论与冲突，其实均来源于内心的贪执。

早在六百多年前，大成就者、著名佛学家无垢光尊者就曾说过：“人对任何一件东西，贪执愈强所导致的痛苦也就愈大。”我对这句话曾思考过很长时间，并最终从中得到极大的利益和启发。

世间的种种论争与纠纷往往需要通过法律来协调，



但我认为最究竟的法律正是佛法。以佛法的慈悲与宽容去息灭贪嗔痴才是协调各种利益与关系的最好办法。我经常想，只有理解了佛法的人才会最终理解，并做到法国著名文学家雨果的一句话：“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我曾结识过黑龙江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应建文先生，他曾在学院得过法，现就职于杭州一家律师事务所。就他的学佛经历及用法律来解决世间争执的问题，我曾做过一次交流。

与佛法结缘已有好长时间了。起初是不经意地跟着外婆到佛殿烧香磕头，那时只想到寺院图个热闹、好玩而已，并不知道佛法的道理，不知道学佛应该行善、不要造恶等等。当时的那种“信仰”至多只是一种盲目的、随意性的好奇罢了。

稍大一点，便进学校读书，接受的是一套传统的唯物主义教育。在课堂上，佛教被宣传为唯心的、消极的、宿命的，是被排斥在科学认知之外的。即就是历史教科书中提到佛教，也仅是轻描淡写地写上几句诸如“对中外文化交流及我国宗教艺术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些套话而已。与大多数汉地青少年一样，我当时追求的是一种“崇高理想”。也说不清这种理想的内涵是什么，很朦胧，但我追求得却很狂热，因之对“落后”的佛教自然也就持一种否定态度。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自己所经历的挫折也越来越多，因而开始感觉到理想与现

实往往联系不起来，内心的热情与社会的冷酷形成强烈的反差，于是苦闷也就随之而来。

那时候，我常常在想，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对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于是，我就开始博览群书，试图从古今中外那些成功与失败的人身上寻找答案。在对他们的经历与结局做了对比后，我发现，凡是有作为的人基本上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信仰坚定，心理健康，与人为善，享受节制，生活有规律，遇事能顺其自然，而且他们都很少出现个人主观武断的情况。而不成功的人一般都比较自私、喜欢斤斤计较，懒惰、不思进取。他们即便是获得显赫的地位与财富，但在精神上，他们依然因空虚而无所依靠，成为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我从中悟出了这样的道理：人的思想观念其实影响着人自身的生活与命运。正确的思想使人轻松如意、命运畅达；错误的思想则使人烦恼不断、前途多蹇。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而生活中又充满各种各样的恩怨与偏见，故而内心当然也就会受外界的影响。况且这些恩怨与偏见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化解的，更何况我们凡夫还受内心的执著与欲望的控制，只要这种执著与欲望存在，我们的心就不可能获得平静，也就不可能没有烦恼。在这段时间里，我从哲学的角度看了一些佛教书籍，深有感触，开始觉得佛法讲得很有道理。

我一直在想，人怎样才能得到满足与愉悦呢？有人说“心想事成”。这个愿望当然不错，鲁迅也曾说过：“为仁得仁有何怨。”但人却总是贪得无厌，得到了一



样东西，也许稍稍满足了一下，但这种满足感并不能维持多久，很快又想得到另外一样东西。得到了，倒也不错，而关键是得不到时就会产生烦恼。反过来说，对世界上的许多东西，很多人都想占为己有，但这又不可能，于是就发生了违法乱纪、瞒心昧己的事情。看样子，如果让欲望无限膨胀，人恐怕是不能开心的。也有人说，依法治国，用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使人们的一举一动都符合国家意志的要求。这种思想有实现的可能性，但也存在着种种弊端。法律只能约束人的行为，却不能控制人的内心，而人的行为却是由思想支配的。不从思想上下手，只控制行为，是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违法犯罪行为的。况且，法律并不能包括现实的全部，当人们只遵循强制性的法律时，便往往会忽视内心对道德的渴求。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思想困惑，仅有法律是远远不够的。懂得以上的道理后，我的烦恼少了许多，生活也轻松了不少，工作也不觉得那么紧张了，人际关系也有所改善。

一个偶然的机，我来到了雪域圣地喇荣。当看到许许多多纯朴和善的僧人、居士，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着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笑容时，我突然就有一种超离尘世的感觉，觉得自己好像来到了一个人间佛国。

我无法透视他们的内心世界，但有一点我却能深刻感觉到，佛教确实能给人带来无穷的精神力量，使人们勇敢而快乐地面对任何困难。

佛教倡导的众生平等、诸恶莫作的慈悲道德情怀，正是对治现代社会人心紊乱的一剂良药，对唯利是图、



只知追求经济效益而严重破坏人心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种种恶行，也有较好的劝诫作用。佛教又强调与人为善，重视培养贤善人格、注重因果，这些都对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减少刑事案件的发生、控制许多不稳定的社会因素，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佛教的作用远不止这些，佛教的伟大还在于她能彻底解决人们的无明烦恼、帮助人们摆脱六道轮回的痛苦，从而获得永远的大乐，这是任何其他宗教都无法与佛教相比的。所以我从内心觉得，佛教才真正是净化人心的甘露。

应律师说的话很有道理。在整个社会中，大至社会团体小至家庭都经常处在争执之中。但如果人们都能真正领悟佛法、调伏自相续，把佛法作为社会乃至个人行为的准则，那么我相信这个社会就会安宁许多，人们的生活也将会过得更安详、幸福、美满。

因此，无论今生、来世，要想过宁静、安详的生活，需不需要佛法来作最根本的保障，请有识者深思之。

红蓝白的变奏

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是有学问的人；财富当中，我最心仪的是佛教的法本。智慧实实在在乃天地之精华、人伦之经纬。自古以来，凡有高尚德行之人无不对之重视有加。也正因为有如此偏好，我才得以有机缘经



常与各类有学识之人交往。

在我接触的知识分子当中，他们对智慧的体认标准各有不同，像圆真这样的知识分子便情愿舍弃世间财富，舍弃世间辩聪之“智”，而接受佛法——这种他将之比拟为白色智慧的真智慧。以自己的一生，自己的全部才智去希求佛法，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智者的所作所为。正如宋代大哲学家周敦颐所云：“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既然君子以“道充”为贵，那么恐怕也只有小人才会以“钱包鼓鼓”为富了。

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又在四川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的圆真，在“红蓝白”的三色道路中选择了白色这条光明大道，至于他的具体上路经过，还是听我来叙述他的原话吧。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对身处的这个世界产生一种认识，做出一种反应。而这种认识和反应又跟自己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和大多数 60 年代末出生的人一样，我三十多年的人生轨迹有近二十年是和校园联系起来的。对我而言，世界的绝大部分是通过校园投射反映的。纯色是校园生活的基本色调（尤其是 90 年代以前），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校园生活有两个阶段、两种颜色，一个是红色阶段，一个是蓝色阶段。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一片红色中度过的。课桌课本是各种红色运动遗留下来的装饰；雷锋、刘胡兰、董存瑞再到后来的张海迪，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典型



让我们去学习；参加忆苦思甜大会；听先进人物报告……在我记忆的胶卷中，留下的都是这些关于红色的影像，每当我试图去寻找有关课堂生活的细节时，结果却总觉得一片模糊。不过也正因为红色的单纯，才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阳光灿烂。少年时代的我，应该说是一个积极向上、纯洁善良的红孩子。

70 年代末恢复高考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几乎同步开始运作，这一切反映在校园生活中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读书热。当时有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于是上大学便成了每个孩子心中最高的理想。像我这样喜欢思考的孩子自然不会在学习中败下阵来，数理化就是我当时生活的全部，数理化就是科学，科学在我的思维中就像蔚蓝色的深深海洋般，代表了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顺理成章地我就上了重点高中并最终迈进了大学，而且特骄傲地选择了理工科，因为那是科学的重镇！从此，我开始了一种纯蓝色的思维方式——命题、推理、判断、论证、结论。如此做学问，以至看世界也带上了这种思维的烙印。我甚至骄傲地认为自己已掌握了认知世界最好最科学的方法，并且固执己见。那个时候佛教离我还很遥远，我甚至认为它是老太婆的迷信，是失意者的避难所，佛教与我这个现代知识青年是不搭界的。

毕业后我意气风发地参加了工作，带着红色的热情与蓝色的理想。那时我在一家大设计院工作，整天和图纸打交道，也通过图纸，我才与社会有了真正的接触。这时，我渐渐地发现自己的红色与蓝色在这个驳杂的世





界里怎么是那样的脆弱不堪？靠纯色建立起来的理想和价值观第一次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当时的我不能认同金钱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也不赞成对物质文明的单纯追求，但却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思想平台来支撑我的理念。因为单靠红色的理论去说明问题已经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了，有时我甚至还会遭到别人的嘲讽。我这时才不得不开始反省问题的症结所在，也许是我的知识结构出了毛病，理工科带给我的理性思维是否过于单调了，它已经无法适应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于是我决定重返校园，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课程。这次我选择的是文科，一个可以和社会广泛接触的专业——新闻传播，以弥补自己人文方面的欠缺。

记得那时开了一门课《美学研究》，它不是局限在对各种艺术形式分门别类的研究中，而是涉及到了人的生存、人的感觉以及人的情感，简单地说就是对人本身的研究。各种哲学流派和宗教问题被老师在课堂上精彩地演绎着，佛教也第一次如此正面地进入了我的思想领域。我开始意识到，人们常常忽略了对灵性维度的思考判断，只局限于眼前这个世界，“眼见为实”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判断标准。然而茫茫的宇宙、无始终的时空，人的眼界又能有多大、多远呢？面对世界，人首先应该反思的是自己认知能力的大小，而不是轻易地就做出评判，在自己有限的见识下做出一些看似合理、正确、客观的结论。在我们习惯的理性与感性的平面上，宗教建立起了灵性的第三维度，单向的思维自此开始被打破了。这时想到自己以前以现代知识青年自居而轻视佛教



的言行，着实让人感到幼稚可笑。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生性喜欢自由的我开始有机会游历山水，并且发狂般地喜欢上了旅游摄影，也因此而结识了许多同好。在去了那么多地方之后，我发现藏区成了我的最爱。藏族人都信奉佛教，走进藏区，人们处处都能感受到佛风振荡，处处都能看到经幡、经筒、玛尼堆，还有雪山青草喇嘛庙。雪域高原除了带给我审美的惊叹，更给了我一种心灵的震撼。那些生活在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高原的人们，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所表现出的从容自在和乐观真实，是那些在繁华都市里驾靓车、住豪宅的人们所不具备的，看来幸福的依据并不在拥有财富的多寡。

有一张脸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现在闭上眼睛，那黑黑的眼眸、白白的牙齿就清晰地浮现出来。1998年国庆，我和几个朋友出门旅游，经过火车汽车的轮番颠簸之后，我们来到了地处甘南藏区的夏河。那是我第一次端相机摄影（以前都是持傻瓜相机到此一游），面对草原、寺庙和藏胞，我那种兴奋是可想而知的。有天上午在拉不楞寺大经堂的广场上，正当我端起相机对准经幡起劲地拍照时，突然镜中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身影在向我挥手。“难道不准拍？管他呢！”我装作没看见，照旧飞快地按动着快门。可那个身影还在向我招手，我只好收起相机向他走去。一张少年清纯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黑黑的眼睛、白白的牙齿，一种久违的纯真笑容挂在嘴角，并不强壮的身躯裹在红色的僧袍里，显得和谐而庄重。仿佛穿过时空隧道一般，我和他没有太多的迟疑就抓住了对



方的手，像久别重逢的亲人，尽管我们素昧平生，语言不通，可亲切自然好像是由来已久。他用生硬的英语不断地说着“I like you”，这让我分明感觉到他就是我弟弟。在我们不得不分手的时候，我看见他眼里闪动着光亮。这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我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你们大概是前世的兄弟吧”，朋友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前世今生”的存在。至今，每当我看见那些红色的僧袍时便会自然地产生出亲切感。

那次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个是学佛的，她一路上也给我们讲些佛教知识。我们每到一处寺庙，她都必定会供养并顶礼长拜，而她转经的神情也绝不亚于那些藏族同胞。以前只知道她在学佛，但没想到她是如此的虔诚。当时她正在电台主持着一档很受欢迎的谈话节目，我想节目的成功一定或多或少跟佛教有某种渊源。

从夏河返回兰州的途中，我们乘坐的车子出了车祸。当时已是晚上8点半左右，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表明兰州城就快到了。经过大半天山路的紧张驾驶，司机的神经开始放松，而满车的乘客在长途颠簸之后也都开始打盹儿，客车在盘山路上向下快速地行驶着。突然一声巨响，时空瞬间停顿下来。等时针再开始滴答转动时，整个车厢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车内一片狼藉，哭声、喊声、呼救声响成一团。若不是依维柯车的鼻子，司机的小命就保不住了（车鼻子完全被压缩掉了）。而乘客中，有的头破血流，有的腿脚骨折，更有的昏迷不醒。在碰撞的瞬间，我的下巴也和前面的椅背亲密地接触了一下。当



时我不知道伤情如何，只是拼命地捂着下巴并感到头晕目眩。很快我就双眼发黑，人也只想往下沉，而且感到恶心。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什么都不知道了。迷糊中有一股热流从我的头顶悄悄地灌入，渐渐地渗透到我的全身，我感到了温暖，人也开始清醒。这时，我看见我的朋友正手拿一串念珠放在我的头顶，口中还念念有词。整车人中，就我们四个伤最轻，可以说只是有些轻微的擦挂。收拾好行李后，我们很快就离开了事故现场，因为后面还有行程——塔尔寺、青海湖还在等着我们。

车祸带给我的除了惊险就是对因果的深切认识：世间万物皆因缘和合而成，事物的产生、事情的发展都有因果的关系，而这种因缘是潜在于事物背后，并不全是通常逻辑判断的因果。因果与你学佛与否并没有必然联系，它对任何人都会起作用。车子发生车祸也是一种因果，全车人不同的遭遇又是各自的因果，后来我知道这跟人的宿世业力也有关系。

回成都后，我们那帮朋友经常在一起交流各自的旅行见闻。一次，有一个朋友从色达回来，他拍的照片、讲的见闻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引起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轰动。我第一次听说了色达，知道了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佛学院。青草起伏的山峦间，红色的小木屋呈莲花状地放射开去，这是朋友的照片上的景象，他还告诉我那些小木屋都是出家人修行的房子。我在惊叹美景的同时也想着木屋里面的故事，我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去那里。从此色达就成了我们大家心中的情结。

还有一个朋友的变化并不是美景就能够说明了的。



她平素嘻嘻哈哈、疯疯癫癫，爱扎堆、好热闹，整天在娱乐场所泡来荡去，穿着光鲜。她也爱摄影，不过却是被拍摄——她是一个模特儿发烧友。她也跟着去了色达，那时的我在心里并没有把她当作朋友。从色达回来后，她居然也开始学佛了，不过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又有什么时髦不可以赶呢？起初大家都没把她当回事儿，想着这还不是三两天的事情。结果天寒地冻的春节到来时，她居然要一个人去海拔四千米之色达，她说她想去佛学院看看上师。看她毅然决然的样子恐怕是拦不下去了，我便陪她去军用商店买了手套、棉裤和大头鞋，剩下的就只有在内心里祝她一路平安了。假期过后，她从色达回来，人微微胖了一点，脸上还带着高原的明显印记，精神面貌却出奇的好！这些都还是外表的变化，真正的改变在她身上同时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她开始很少出门了，业余时间的大部分都用在修行上了。她的气质更是有了质的改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身上已有了智慧的影子。前年她又一个人背着一个大包，用一个月时间、花了一千块钱从川藏线入藏，又从青藏线回川，程程搭邮车，遍访雪域高原的寺院。这一壮举在朋友中经常被引为佳话，她自己也把这段经历整理成文字在《女友》上发表。一个从前你不重视的女孩，现在你不得不重新认识她。如今我们成了可以交心的朋友，常常交流一些佛教方面的问题，她总是带给我很多启发。

不光是施行，有关西藏的书我也会很留意。一次朋友给我推荐了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这真是一本好书！它用藏传佛教的知识讲述生死与临终关怀，深

入浅出的行文很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不愧为西藏的《神曲》。还有一本书就是后来成为我上师的丹增嘉措活佛写的《如何面对痛苦》。初读时，它还没有成书，只是打印的样稿。当时我和朋友约定在一个小饭馆见面，简单地寒暄之后，她便拿出了活佛的书稿。只看了开头我就被吸引住了，当即向她索要书稿，她答应给我看半天时间。在我们热烈的交谈过程中，邻桌的三个人投来善意的微笑，也许是我们谈话内容中提到的人名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等我们吃完饭买单时，那三个人已经帮我们付了钱。这只是一个插曲，但它带给我的却是心情的长久愉悦。那天下午，我真的很幸福，在活佛平实的娓娓叙述当中，我逐渐进入了佛教的领域。烦恼的根源、痛苦的大小和种类，以及如何利用和面对痛苦，活佛的书给了我全新的感受，让我的心情顿时舒畅起来！当时我非常渴望见到活佛本人，当面聆听他的教诲，我相信我会有这样的机会！这个时候我已决定要走进佛门，就像我的一只手已经搭在了门环上，只需轻轻的一点外力，门就会被打开。

机缘很快就降临了。有个周末朋友问我去不去放生，我当时没太肯定，因为通常周末我都会睡懒觉，生物钟已经养成的习惯，早上6点半我可能起不了床，因而我告诉朋友别等我。没想到第二天6点半时，我居然准点就醒了！马上出门打车赶到约定地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放生。起初以为只是放几条鱼、几只虾，没想到居然有四大卡车的泥鳅、黄鳝，还租了两艘船。参加的人男女老少都有，大家一起动手不分彼此，这让我想起



了小时候的公益活动。把车上的泥鳅搬到船上后，便开始念诵起放生仪轨，在大家的诵经声中鱼儿欢快地地游荡，它们也许知道等待它们的将是一种新生。我们的船向湖心驶去，在渔夫不能出没的地方让这些鱼儿回归自然。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的，他们都在六道轮回中转化着自己的生命形式，你没有权利去剥夺另一个生命的生存权利。蚊虫也好，人也好，从本质上讲都是相同的，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有也只是一形式上的区别，是个人业力显现的不同方式而已！那天参加放生的有索达吉堪布，他是一个学问高深的出家人，在信众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从那些师兄对他的顶礼膜拜中便可以感觉到他的不凡。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只是在我忙碌后抬头的一瞬间，我碰到了一位僧人慈祥的目光，他用手擦干净船舷上的水示意我坐在他身旁，这平凡的举动却给了我极大的温暖。坐在堪布身边，我就像是沐浴在一个温暖的磁场当中，尽管没有言语，但我的嘴角却始终挂着微笑。回到堪布住处，通过朋友我向堪布提出了皈依的请求，从此我就成了一名正式的三宝弟子，法名圆真。

逐渐地，我开始接触到一些入门的佛教书籍，也终于来到了我梦寐以求的色达喇荣佛学院，还接触到了更多的上师：三界导师法王如意宝的慈善，慈诚罗珠堪布的宽厚，益西彭措堪布的睿智……当然，还有我一直想见的丹增嘉措活佛。虽然他们各有各的特点，但都带给我相同的感觉——一种普度众生的慈悲。我在世间也接触过许多学问、人品俱佳的人，有艺术家、科学家、哲



学家，他们在各自的行业演绎着成功，创造着财富，可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凡夫俗子气，一些他们自身无法超越的东西。而在我的上师们身上却看不到这些，可以说我完全被他们的人格魅力折服了，而且这种魅力的余波已经辐射到了我周围的朋友们身上。我有几个朋友在见到法王后都对佛教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兴趣，有的还因此生起了非常强烈的信心，成为了虔诚的佛教徒。

佛教是利他的，她绝不是单纯的自我解脱，你应该用自己的所能去影响、感染和帮助别人，这就需要你有一个如法的言行和形象，而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一个正确的思想平台上。正像上师要求我们的那样，学佛最关键的是建立正知正见，有了这个作先导，才能从本心产生出强烈的对佛教的信心，做什么也才会由衷而为。在认识还没有跟上以前，就急着去做一些操行，那只会是一知半解，收效肯定甚微，甚至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态和信心。

经历了红色与蓝色的变奏，现在我终于从杂色中步入了白色。白色既是所有颜色的总和，又是所有颜色的超越，它显得那么纯洁，但又绝不单调，它的多元实在是需要你去慢慢品味。像我这样的青年人应该是非常幸福的，我有健康的心智，良好的体貌，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接触到了佛教。可以说我已具备了十八般暇满人身，我当然没有理由再去怀疑我的未来，虽然我才刚刚起步。也许，还有许多世间的事需要我去处理，但我相信我终究会走上香巴拉净土！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我愉快地畅游在白色的世界里。

圆真从笃信唯物论到信仰佛教，从生长在红旗下的戴红领巾的好少年，演变为佛经中所说的“白衣居士”，这一切对他来说真可谓是经历了人生的最大转折。印度伟大的佛教智者马鸣论师等圣者，也都是通过其他学说的观点而趋入佛门的，但他们后来都对佛教做出了伟大贡献。佛陀圆寂后最杰出的佛教修行人——龙猛大士曾揭示过：“具有智慧者的誓言如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永远也不会被洗掉。”我相信圆真选择“白色”道路，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结果，绝非一时冲动的盲目随众。这样的话，如果他能在坚定不移地对佛法产生正信的前提下，不断精研佛理、猛厉行持十种白法，那他心目中理想的“白色”净土——香巴拉，最终就一定会有在他面前显现。

学佛心路

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圆持，个子不高，在他那看似单纯的脸上仍透着一股学生气，而明净光洁的脸颊更让人寻觅不到岁月的印痕。

提起出家学佛，一般人心里马上就会想到，那是人生失意者无奈的归宿。这里，让我们来看一看圆持的学佛心路，看看他是如何从一个清纯学子变成了一个身披



袈裟的沙门。从中，读者朋友们自己感受一下，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失意的感觉。

我的家乡位于皖南农村，那儿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我在山间草地上尽情地欢唱、嬉戏。在纯朴的童心里，世间的大道理对我显得既遥远又陌生，但有一件事，却勾起了我心中的涟漪。记得七岁时，有次我到邻家玩耍，可突然间我的肚子就痛了起来，母亲知道后立即用一种特殊的念咒方法止住了我的疼痛。对此神奇的疗法，母亲说是因鬼神捉弄我，而她已用咒术将其驱除了。母亲的话令我半信半疑。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相信，冥冥中一定有什么神秘东西在主宰我的命运吧！

此后不久，我开始上小学。学习根本难不住聪明伶俐的我，但美中不足的是，突如其来的疾病常常降临在我身上，这令我时常对未来感到恐惧。看看身边生龙活虎的小伙伴们，再对照病恹恹的自己，一个疑问就时常会从心里冒出：为什么他们身体好，而我却老生病呢？

一晃就进入初中了，那时，气功、特异功能正热遍华夏，我对此也很感兴趣。当我得到一本《气功疗法选集》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当即我就开始理论联系实际，也按书上的方法，有板有眼地练了起来。学打坐，练站桩，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常常令周围的人窃笑不已。可我似乎已入忘我之境，每天痴迷迷地练功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练得很认真，也很投入，但除了一练站桩身上就发热、一打坐就想睡觉外，其他也



没什么更多的感受。不过，对气功、特异功能的信心并没有由此而减弱，因我总觉得在现实生活之外，一定还有一个更迷人的境界存在，我渴望能尽早达到那个境界。如果说少年都爱做梦的话，那对这种飘忽不定、难以琢磨的神秘境界的向往就是我的全部梦想。

考上市里的重点高中后，练功虽荒疏了许多，但少年之梦依然难以让我忘怀。每当应付完枯燥、繁重的学习任务之后，校图书馆丰富的道家典籍便成了我最喜欢吃的一道休闲菜。当时，虽不知《道经》所云为何物，但其中那高深的境界却令我没来由就羡慕不已。于是一有时间，我就琢磨如何配料、如何炼丹、如何把握火候……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的化学学得特别好。高中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武汉大学的化学系。

武大校园的风景很美，学习紧张而有序。课余，我还是喜欢泡在图书馆里广览群书。一天，无意中翻阅到一则文摘，那里面说道：现代生理学家发现，人体每秒钟发生数千万次的化学反应，而这么一个庞大系统的运行不可能由人现有的身心能力来加以控制。为此，他们设想有一个相当于道家“元神”的东西，是它在控制着这一切……看了这则科学报导，我的心不禁怦怦地跳动了起来。是啊，如此伟大而奇妙的生命现象到底是谁在支配着呢？在现代的各种分类学科中，有没有哪门学科揭示了生命的奥秘呢？不久我又看到一则报导：现代物理学家因为物理学前沿研究无法进展下去，便将研究方向转向了中国道教的《老子》和佛教的《大方广佛华严

经》这些经典，以求从二教中获得理论支持。这则报导又令我惊讶不已。我想：当科学研究发展到高级阶段时，科学居然能和古老的教典理论相接壤，那么，是否真正洞达宇宙人生万象奥秘的人应该是古人呢？这二则报导又勾起了我的“少年之梦”，当时的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必须把已放下多时的对佛道二家的研究重新拾起来，我要遵循古人的观察与研究方法去探索人生的奥义。

在校宗教文艺阅览室里，佛道两家的书籍很多，我在那儿流连忘返，久久不愿离开。但苦于没有师父指点，对道家那艰涩难懂的修炼方法我实在没法得其门而入。于是，我便把注意力转向了佛法。渐渐地，佛法那博大精深的理论深深地吸引了我，佛陀的开示澄清了我心中的许多疑惑。直到那时，我才觉得，佛法才是我真正需要寻找的真理。从那以后，我便时常研究佛学。当第一次听到佛法中所说的“无我”和“空性”时，我真好似当头挨了一棒，心中既恐惧又好奇：为什么佛不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本体，我们通过修行回归那个本体，这不是很简单且易于接受吗？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外境还是内心，我们都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这不是实实在在的有吗？可为什么佛陀却说这一切都是假立显现的、不实有的、本性为空的呢？这个疑惑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后来学习了因明及中观论典后，我才从褊狭的思维定势中走了出来。原来，凡夫之所以成为凡夫的根本原因，就因为执著万法为实有。实有执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常常受它的欺骗，



为它感受痛苦而不自知，还要拼命地去执著。实际上，当我们用理智的方法去观察所执的人或物时，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事物都没有一个实有体性的存在。比如当用佛法中的“析空观”去观察分析任何一个物体时，我们都会发现，分析到最后，永远是连一极微尘都不存在，都了不可得。这和物理学上的分析方法（分子→原子→电子、质子→夸克→？）十分相似，只不过物理学尚未达到空的层次，还在执著于一个有形有相的物质的最小微粒。当我们真正了达了诸法本性为空后，这并不会使我们感到恐惧与无着落。相反，正因为万法是空性的，所以当因缘积聚时，万法就会炳然显现、物物分明，就连森罗万象的自然界也是业力习气成熟后的假立显现而已。如是的显空不二的理论可说是对宇宙人生实相最完美恰当的揭示。明白此理后，我就像发现了天大的秘密一样，内心中既欢喜又感动；回想起往昔的迷乱与盲目追求，又令我不胜嗟叹。当昔日的诸多迷惑如热水熔冰般消失时，顿时一种对佛陀的由衷敬意就从心中生起。这时我才明白，千百年来那么多的贤人哲士皈命佛陀的含义所在！这时我才明白，那么多的禅和子们行脚天涯去追寻的“宝物”到底为何！这时我也才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皈依三宝！

我学佛的事被同学们知道后，他们纷纷讥笑我说：“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有前后世的因果关系呢？”对此我想说：如果认为没有前世，那不成无因论了吗？若是无因，则做任何事都不需要努力，结果会自然获得，甚至天空中也会掉下肉包子来。世间种种不平现象、贫富差别也就不会存在了……如是的无因断灭邪见有许多与

世间现量所见相违的诸多过失。王充在《论衡》中说：大家都是树上的花，被风偶尔吹到各处而形成了各自的命运。对此笼统颠预的说法，我绝不会苟同。因为我所学的学科其实也是探索前因后果及其规律的，化学也并不承认无因之果。现代科学家们也注意到了因果之间的微妙关系：如果此处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就可以改变大西洋彼岸某地几天后的天气。只是科学家目前尚未有能力去探索前后世之间的因果底蕴罢了。

大学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同学们也都朝各个方向努力以寻求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我却将很多的时间都用在了研习佛法上，对此我当然是自得其乐，但同学们却很理解。他们说：赵兄，别在那儿费那闲功夫了，咱们以后到社会上去干一番事业，那才叫值得呢！但大家的劝告、社会的流行观念并未减灭我的向佛之心，反而使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人生一世，若不明白生从何来，死向何去之生命实义，仅将有限的生命花在对财色名食睡的追逐上而虚度时光，这将是多么可悲的生活方式。世俗之人不论把生活描述得多么美好与崇高，但其本质除了“食色性也”之外还能有什么更深刻的内涵呢？我岂能受凡俗的困惑而在无意义的生存中浪费自己的生命？不能！我应依循觉悟者佛陀的教诲去开显自己本有的佛性智慧，同时我还应使天下一切众生都能了悟自心而获得究竟圆满的无上大乐。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武汉一家研究所的杂志社工作。生活的琐碎和生命内容的浅薄，令我深感失望。与此同时，深入了解佛法的愿望也一天比一天强烈。直



到有一天，当我听说色达喇荣佛学院正在弘传清净的如来教法时，我便悄悄地背上了行囊，直奔那心中的圣地——喇荣，开始了我生命的第二起点。

在佛学院，上师们崇高的德行、丰富的学识，以及一举一动中所流露出来的洒脱自在，都实在令我叹服。不久，踏着先觉者的足迹，我也披上了神圣的袈裟，成为一名真正的佛子。现在，我过着平静而喜悦的生活，物质虽不富足，但绝不感到卑贱与贫穷。在上师的指导下，我每天都在勤奋而自在地吸吮着佛法甘露。现在，我深深地体会到，畅游在佛法智海中的那份惬意与舒适，确实是人生之大乐。

多么希望能与有心探寻人生真义的朋友们，都踏上学佛正路啊！

圆持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回过头，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学佛心路”：小时候的一件事勾起了他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中学时的练功炼丹是他的“少年之梦”；大学时的佛法感悟奠定了他以后的人生航向。从这三个过程看来，似乎在他的天性中，本来就有着一种求道的禀赋——在佛法里，我们把这叫做“善根”。我们且不管他的这个善根是从何而来，只就他今生的善根显发过程来看，他的每一步都是没有造作的，都是自然的，尤其对佛法的信解更是经过了理智的抉择之后才引发的。跟那些只知烧香磕头的盲目拜佛者相比，他的学佛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圆持进入佛门，并不是因为在社会上的失意，或贪恋人间的福报，而是由于他的宿世



善业的成熟，他的觉慧力促使他认定了学佛修行这条路。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佛子行持的侧影。

但愿所有具有智慧之人都能觉悟人生，从而走出人生的桎梏，获得永久的安详。

走过的路

一次我乘车去城里办事，恰巧孟娴等人也在车上。汽车飞驰在起伏的山路上，窗外的景物被远远地甩在脑后。孟娴看着窗外，似乎有所感触，于是便主动向我讲起了她走过的路。

我曾就读于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所学专业是财会，毕业后在一家商场供职。每当站在柜台旁，看着匆匆的人流从我面前走过时，我的心都会感受到一种触动。我为世人每日处于营营绕绕的生活中不知出离而感到可怜，又为他们不去寻求佛法的甘露而感到惋惜。想到自己以前虽也像他们一样，在喧扰中虚度了太多的时光，但今天总算能回心向佛，得到佛法的沐浴，这又使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穿越时空的隧道，我仿佛回到了十年前我那温暖的家。我的家庭虽很平凡普通，但却非常幸福和睦。父母间的恩爱、父母对子女的呵护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我是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的。那时的家境虽不是很富



有，但每个家庭成员都将全部身心投入在家庭中。我们把家看得非常重要，也正是靠每个人的爱心才撑起了这个地处北方的小茅屋。不论严寒还是酷暑，家都会带给我们舒适和温馨。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对父母说：“你们有两个听话懂事的孩子，真幸福。”也有些人对我说：

“你有这么疼爱你的父母，你真幸运。”在一片赞叹声中，我也真的认为我很幸福，很满足。

可是有一天，当爷爷突然去世的噩耗传来时，家中每个人都惊呆了。也就在那时，我忽然意识到，我们所过的“幸福生活”其实并不可能永久长存，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就在呼吸之间。爷爷在走完他坎坷的一生后，孤零零地踏上了死亡之路。从那以后，我变得非常害怕，害怕身边的人也会像爷爷那样舍我而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谁还会疼我、爱我呢？一次，我对妈妈说：“妈妈，你不要死，我离不开你。”妈妈说：“傻孩子，人总会死的，就像枯黄的落叶，自然会掉在地上。”如是普通的一句话，却在我的心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此以后，我的性格就开始发生了明显变化，我从一个爱说爱笑的小姑娘，变得沉默寡言了。而在我的头脑里，一些问题开始不断地闪现：人为何而生，又为何而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死后去哪里？……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走进了中学，再往后，又迈进了大学的校门。往昔萦绕在心头的疑问，不仅没有淡忘，反而越来越占据脑海。为此，渴望了知生命实义的我又钻进了图书馆。在看了很多书、查阅了很多资料后，我觉得除了知道了一些学说思想外，收获并不大。因为无



论哪位哲人、大家，不管他对人生诠释得多么美好，他的理论多么能自圆其说，但当他面对自身现实时，有谁能超越自我？又有谁做到了内心与外境的一味统一呢？牛顿晚年研究神学、王国维自杀……这些说明了什么呢？了知了他们的不彻底后，我便不再依赖他们了。为了解开心结，我又向老师请教，向朋友们探寻，可是所有的人都不能给我理想的答案。也许是执著太深的缘故吧，我当时感到非常的失望与痛苦。那段时间里，我忽然觉得，是否人对有些问题是永远也搞不明白的呢？如果是，那就让我的疑惑永远埋在肚里、烂在心里好了！

听着孟娴的叙述，望着远处移动的群山，我忽然想起了丰子恺先生对人的三种分类：世间的人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人，仅满足酒色财气，属生命欲弱者；第二种人，不安于现状，而去追寻文学艺术、科学的底蕴，属生命欲中者；第三种人，了知科学、艺术亦非究竟，而去探寻人生的奥义并进入宗教，属生命欲强者。那么，孟娴属于哪一种人呢？我转过头打断了她的叙述：“那你以后自我感觉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没有？你又是以什么样的因缘步入佛门的呢？”

虽然我也打算放弃对人生的思考，而去随顺现代潮流，及时享受人生，就像同学们劝我的那样：“别给自己套枷锁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痛痛快快地玩吧！”但天生的性情却使我始终放不下对人生实义的追寻。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吧，有一天，一位同学给了我一本《觉



海慈航》。求知欲促使我缓缓地翻开第一页……此书内容不多，只是介绍了佛法的一些基本知识，但不知为什么，我却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由于此书的接引，我似乎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曙光。从那以后，我开始逐步学习起佛法来。看佛菩萨以及高僧大德的传记，研读佛经，去寺院向师父们请教……就这样由浅入深，渐渐地，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一个人的悲欢离合、吉凶祸福全是由自己的心造就的，并没有一个外在的造物主决定着人们的命运。业感缘起的道理、诸法无自性的深刻剖析恰到好处地说明了人间万象的差别与统一。佛陀之所以成为佛陀，就是因为佛陀自己已实证了法界本性，实现了心境不二的统一；佛陀超越了一切凡情爱染的束缚，断除了一切执著烦恼，恒处于一种清净无为的境界中；佛陀是最圆满的人；而世间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一种遍计执著的基础上向心外驰求发展，如此只能使心越来越混乱，恒时感受无法摆脱的痛苦。

认识到这些，我的心自然而然地被佛陀的博大胸怀、深广智慧深深地打动了，因而对佛陀的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皈依了三宝。

我常常感慨，世间人天天在那里想啊，研究啊，可仍有许多问题困惑着人类。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眼光转向佛法，从佛教中吸取营养、获得智慧呢？二千多年前，佛陀已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可我们这些愚痴的众生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偏要在“我执”的基础上去分别妄想，这怎么会有好结果呢？



皈依三宝后，我心里觉得很踏实。依照佛陀的教诲，我认为自己会做得很好。可是谁曾想到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因人性的贪婪，我差点落入深不见底的深渊。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里，虽然人们整天高喊口号，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没忘记自己要做什么——那就是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我也一样，在攫取金钱的这股汹涌的漩涡里，我很快便难以自拔地陷了进去。人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迷失方向，难道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吗？此时的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又一次陷入困惑迷茫之中。不知不觉地，仿佛受一种隐隐的召唤，我又一次来到了久未探访过的寺院。寺院依旧，可人已变迁。一位僧人正打扫着凋零的落叶，“刷刷”声不时响起。我的脑海里不觉浮现出了憨山大师的《醒世歌》：“荣华总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想想曾致力于追求金钱的我都做了些什么呢？愧疚与懊恼袭上心头，苦涩的泪水此刻已爬满了我的脸。这时我才幡然醒悟，原来人的一生不能离开佛法，如果没有了她的照耀，生命将是灰色的、暗无天日的。若没有佛法的拯救，沉溺于财色名食睡中的灵魂将是悲惨的、可怜的。我暗下决心，我再不能忘失佛法了，今后我应在佛法的指导下，走完未来的人生路。

在喧闹的都市，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尘世的可怕。为了寻求佛法，我放弃了眼前的生活，来到了佛法中兴之圣地——色达喇荣佛学院。这里风景秀丽、景色宜人，千万个僧众在闻思修，在享受佛法的甘露美味，此情此景令人心中不由就生起无边的遐想与赞叹。在朝礼整个





学院时，我见到了供养三千盏酥油灯的壮观场面。当那一盏盏明灯闪烁着跳动的火焰时，我的信心之花也在那灯光所形成的虹光影海中绽放了。刹那间，我仿佛看到了无数的僧众正高擎法灯，照破茫茫长夜，点亮愚暗众生的心间。

时间飞快地流逝着，距县城二十多公里的路程，似乎一会儿就走完了。孟娴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当县城边上那壮观的菩提大白塔呈现在眼前时，我才意识到已快要抵达目的地了。望着那巍峨的大白塔、迎风飘动的经幡，再回味一番孟娴的故事，不免生出几分感慨：爷爷之死打破了她对“幸福之家”的幻梦，由此使她开始探寻生命的意义并最终认定了佛法。不过环境的影响，又使她曾一度步入人生的误区。可喜的是，她并未沉沦其中，而是最终又走上了修学佛法的光明之路。经历如是的过程，又能重回正路，确实不易。同社会上那些被欲望所淹没的人相比，孟娴应该属于清醒的智者一类吧。孟娴的叙述结束了，同车的尼众们也为她的故事所感动，大家都沉浸在对佛法、对人生的感悟与沉思中。

当汽车驶入金马大广场，市镇的喧扰扑面而来时，一丝悲哀又开始悄悄掠上我的心头。这些东奔西走的人们啊……



妈妈带给我的佛缘

前一阵子在成都放生的时候，我见到了毕业于西南民院政法专业的智慧女士。很长时间没见她，再见面时发觉她成熟了许多，再不是以前那个总爱跟在妈妈身后，探出头来看我念诵放生仪轨的小姑娘了。

作为一名年轻的法学学士，她在跟我探讨许多佛教问题时，满脸都焕发着青春光彩，眼神里总是闪烁着青年知识分子特有的慧光。不过我觉得智慧在学佛后，整个人通身上下还焕发着一种别的知识分子们通常并不具备的气质，那就是慈爱的神态以及坚定的信心。

认识智慧还得归功于她的母亲，记得六、七年前初识这位母亲时，她就已虔诚学佛好多年了。当时的智慧还很小，印象当中她好像非常怕狗，有一次在中央花园时，一见到上师的小狗，她就吓得大叫着躲在母亲身后。一晃很多年就过去了，风风雨雨中，智慧母亲对佛法的信心一直都没有动摇。也多亏了这样一位母亲的熏陶，智慧才得以健康成长，并不断增上真正的世与出世间智慧。

利用放生的间隙，我非常愉快地与智慧谈起了她的经历。

1974年，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在军区大院里成长，单纯、无忧无虑的生活给了我一个平静而纯洁的童年。那时，父亲的官阶一步步上升，在我初中时





就已拿到了大校军衔；母亲则在一所高校工作。从小父母就视我若掌上明珠，呵护有加。在父母亲友的关爱中，我一天天成长着。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学佛了，这无疑是我接触佛法的最初缘起。八岁那一年，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去拜见清定上师，那是我幼小的心灵与佛法的第一次碰撞。清定上师的音容笑貌，至今我还能清晰地描绘出来：上师那永远都带着慈悲笑意的眼睛是那么幽蓝深邃、执著坚定；他那一身黄色袈裟后衬着的一圈光晕是那么神圣高贵；上师双手合十、微笑面对众人的情景，让虔诚的大众完全沉浸在上师的大慈大悲中，永远也不愿离开。但那时的我毕竟年少无知，母亲带我去听上师讲经时，玩性十足的我对上师用浓厚的江浙口音讲授的甚深法要完全不能领受，因而便总爱跑到殿外那棵巨大蓬勃的菩提树下玩耍嬉戏。不过，时不时飘来的阵阵法鼓、钟铃声，对我懵懂无知的心灵还是起到了一种洗涤和警醒的作用。

就这样，幸福平静的生活如同小溪一般静静地从我身边一分一秒地溜过，我如花季一般的青春，在平坦顺利的人生之路上无忧无虑地绽放着。十五岁那年，我顺利地考上了省重点高中，而父亲也在仕途上更前进了一步。当然，尽管不解佛法深意，但我的心始终没有离开过上师。上师那敏锐的目光似乎总在提醒我，要珍惜前世善根。印象当中，他对我教授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念念不忘上师三宝，念念不忘父母众生，念念不忘依戒依法修行。”上师的话句句铿锵有力，一直激励、鞭策我走到今天，乃至未来的漫漫长路。也不知与上师有何宿



缘，见到上师，我的心就完全处于一种被强烈震撼的感觉当中：喉咙哽涩，泪眼迷蒙，犹如迷失的孤儿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一样，是那样的亲切，又是那样的委屈，好想此刻立即融入上师的怀抱，永远也不要离开，永远……

然而一回到现实中，昏沉、无明又总是阵阵席卷而来。除了每日用很少时间持诵一下文殊、观音心咒外，闲暇时光大多花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上，如听流行音乐、买衣服等等。别人对我说两句恭维的话：“你长得真漂亮！”“你长得真端庄。”听罢我竟沾沾自喜，长时间地对镜自怜。而对佛教经典，我却很少能花时间来看，更不用说去实修了，因此总感觉收获甚微。而且，心中偶尔还会不由自主地对佛法产生一些怀疑：“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吗？”“西方极乐世界离我远吗？”“我真能去吗？”虽然也翻阅过《无量寿经》、《妙法莲华经》的经文，但心里好像总感觉不是特别实在。

直到我大学即将毕业那一年，也就是在1996年初，当时我正在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复习，准备考研。这时家里突然来了电话，说是姐姐得了肝腹水。等我春节前夕赶回家时，姐姐的身体状况已是非常糟糕了。她脸色蜡黄而且全身浮肿，有时竟到了昏迷不醒的地步。当时尽管心里有些慌乱，但毕竟还没有把姐姐和“死”字联系起来。姐姐在精神稍好的时候，就提一串念珠，念诵阿弥陀佛名号，有时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但念珠还握在手上。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姐姐，我和妈妈也住进了医院。此时的姐姐已完全处于昏迷状态，偶尔还能听到她突然



大声叫喊：“放了我！放了我！”那声音是如此的凄厉，让人耳不忍闻。于是我们到处请师父给姐姐念经加持，其中有一位叫唯圣的师父，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一直坐在床边，拿着法器昼夜不合眼地念着。我和母亲也用最虔诚的心祈祷阿弥陀佛，希望依靠佛陀的大愿，能让姐姐有一个圆满的人生结局。

后来奇迹终于发生了：姐姐虽然当时已完全看不见了，并且眼里、鼻里也都流着脓血，而且已连续昏迷了好几天，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但她居然奇迹般地跟着大家一起念诵佛号：“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声音如此有力，让我仿佛看到了她的信心、她的愿力正在一步步恢复并愈发坚定起来。脓血从嘴角滑下来，巨大的痛苦已把她折磨得周身变形，但这一切丝毫没能阻挡得了她，反而更增强了她的决心。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她一刻也不停地念着，有力地念，用心地念，直到断气那一刻。

姐姐走了，我们相信她一定带着新的希望到另一个更加光明自在的世界去了。目睹亲人的离去，心里当然很难过，但在内心深处，我们与姐姐仿佛已做了一次交流，并深信她会走得很好。想起以前曾怀疑过极乐世界的存在，而今，面对姐姐临死前的从容与清醒念佛的验相，（要知道，绝大多数得她这种病的人，最终都是在极度痛苦、恐惧中，神志错乱地撒手离去的。我曾亲眼见过一些这样的患者，在一片尿尿的狼藉中，或厉声嚎叫或昏沉得不省人事，都是如是地与这个世界作最后的诀别。有几人能像姐姐这样，最后能净心念诵佛号从容而去？）我丝毫也不会再怀疑它的显现。这并不是



的那句话：心净则土净。而在最后关头，净化姐姐心地的就是佛法，就是上师的加持，就是所有热爱她、关心她的人们的一片慈悲愿力！

经历了一次亲人的生死变迁后，佛法开始真正在我心中扎下了根，而我的心也更豁达开朗了。不久后，我顺利地参加了工作，再然后又组建了幸福的家庭。记得当初在举行婚宴时，出人意外地，我们巧遇了一位藏地的活佛，他随即就成为了我们婚宴上的贵客，还为我们祝福加持。活佛的侄女则是一位藏族歌唱家，她嘹亮婉转的歌声在婚礼上久久盘旋。我们以及众多的宾客都感到这次婚礼是如此的吉祥圆满。

婚后，我并没有懈怠，在诸位上师的加持下，我顺利地朝拜了圣地西藏。回来后，又在酷热的七、八月，挥汗如雨地开始了磕十万大头的五加行修持……

说到我的先生，他是一位学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在遇到我之前，他从未有机会接触佛法。渐渐地，他从我的日常举止中才开始对佛法有了一些了解。他以往总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是有什么在主宰着人的一生，但感觉一直很模糊。现在通过阅读佛教书籍并亲自参拜了许多上师大德，感受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及对佛学的修持后，才慢慢地有所理解，因而对我学佛也十分支持。现在，他还能自觉地做到在临睡前必做上师布置的功课，也即持诵莲花生大师心咒。

2000年9月，我聪明可爱的女儿诞生了。出生前，母亲就已替我请了一些上师大德为她念经赐福。出生后，母亲和我更是不断地为她念咒、放生。在她满月时，





我们选择的庆贺方式不是请满月酒，而是放生，让千千万万的众生离苦得乐方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的的确确，人只有在做善事的那一刻，心才是最愉悦的。愿我们的这些微小善业能够对沉溺于轮回中的众生带来利益。

女儿如今已顺利健康地长到了十个月，我们全家也在上师的慈悲摄受下吉祥安康。回首这些年来，最要感谢的是我的每一位上师，是他们孜孜不倦的引导、教诲，才使我们这一群孤独无助的众生找到了皈依处。其次要感谢的是我的母亲，是她给了我这个可以思考、求法、修行的生命；是她的点滴心血把我抚养成人；是她在我学佛的道路上，一次次地对我鼓励、劝导。我还要感谢这世间所有的一切众生，因为你们，我的生命才会如此亮丽。

我之所以不嫌啰唆地说了这么多，主要就是针对当今社会上许多人认为的学佛是老年人寻求精神寄托的借口，以及认为是受到挫折、前途无望的人才会钻进佛门，甚至认为是一些知识贫乏、愚昧无知的文盲才会如此迷信等等这些误区才有感而发的。很希望我的经历能启迪更多的众生，特别是知识分子都能早日觉悟，尽快与佛法结上殊胜、美好的因缘。

智慧女士的讲述不仅吸引了我，还引来了旁听者们的颇多感慨，绝大多数人都对智慧投去了赞许的目光。希望此次的放生，还有智慧的学佛心得，能在他们的心相续中种下未来成熟的解脱种子。

我们藏人有句俗语：一人成就，全家获福。智慧的



妈妈把智慧带到清定上师那里，而今智慧又把她的丈夫引入佛门。我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一定会跟世间未经佛法熏习的人不一样：通过行持正法，她的思想会很纯洁；她的身心会很平和健康；她的今生来世会很光明、快乐、安稳。诚如《大智度论》所云：“今世及来世，行法者安稳。”

我们许多人在大城市呆得久了都会头昏脑涨，在这滚滚的城市浊浪中生活奋斗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再不早点儿皈依佛法，难道要等日落西山时才跳出染缸？

再次为智慧的选择感到高兴并衷心祝福他们全家平安吉祥！我相信随着年深日久，她会更加感激她那慈悲善良的好妈妈。

出家之缘

每个人进入佛门的因缘都千差万别、不尽相同：有的是因看破红尘而毅然出家；有的是因读佛经而心开意解、从此对佛法深信不疑；有的则是因前世的善根成熟而投皈三宝。

作为一代骄子的大学生们，他们的出家，往往会引起周围人们的不解而致议论纷纷。

一个山花烂漫的季节，在开金刚娱乐法会时，法源向我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与出家缘由。虽然已时隔许多时日，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穿着



一身黄色僧装，满脸不算太长的络腮胡子，嘴里不停地念着佛号，同时轻轻地拨动着手里的菩提念珠。在蓝天碧野的衬托下，颇给人一种飘逸脱俗的感觉。我们愉快地畅谈了关于人生与佛法的很多问题，当时我也向他询问了他的出家经过。眺望着苍翠的远山，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并不遥远的从前……

我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父母都是当地教育界的骨干。我一直是在父母的熏陶和呵护下长大的，青少年时期的我，头脑就犹如一个箱子，别人给什么，我便装什么，从没有主见，真可以说是别人思想的奴隶。在这种状况下，我不可能接受已被教科书定性为封建迷信的佛法，直到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才算是与佛法有了第一次轻微的触碰。

我是学中文的，《当代文学》是我们那个学期开的一门必修课。也就是那位教当代文学的老师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那天，他上课没有坐在椅子上，也没有拿出厚厚的讲义夹，带来的那本书也没有翻动一页。他只是一个劲地写，滔滔不绝地讲。往常那些戴着老花镜的教授们总是坐在那把大椅子上，念一个多钟头的讲义稿后，一堂课便算完事。而他对当代文学的大家，时而赞美，时而点评，且全都是自己的真知灼见。结果到下课时，他已写满了整块黑板。这节课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后来，我们三、四个同学便经常跟他在一起，他也常常带着我们到市区、郊外游玩。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

他会经常把古今中外的名人典故搬到我们面前来讨论，在热烈的思想交流与辩论中，我那历来只会不假思索地接受的头脑，似乎在他的激发下才突然明白了一个事实：原来我是可以对任何事物做出自己的判断的！原来在天地之间，最可珍贵的便是一个人纯洁、独立、高尚、深刻的思想。也就是在这个被他迅速“催化”的过程中，我开始对以往的所知所学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怀疑。从那以后，我自己都说不清有多少次站在江边，向对面的大佛像喊出“为什么”的发问了。

他的讲课涉及各门学科，与其说他在教《当代文学》，倒不如说他是当代文化与思想史的引路人。在他的启发下，我的眼界大为放宽，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开始有所涉猎，我试着一步步突破文学的狭隘范围，在各门学科的代表思想中去寻找真理。以前真的以为真理就在教科书中，就在我们手上，我们绝对已掌握了关于宇宙人生、生命、社会的终极真理。但在他的几句反问面前，我马上就变得哑口无言了。他说：“既然生也有涯，而知却无涯，那么是谁赋予了这有涯的‘生’以统领万事万物的权利？是谁让我们为无涯的‘知’打上‘终极’的句号？继续探索去吧。否则死到临头时，我们都还不知道生的含义！”不仅从大的方面鼓励我们向生命最本质开掘，他还时常结合现今社会的种种现象，以自己的思想来带动我们思考。他常这样说：现代人真是简单得很，只知道吃喝拉撒而已。他们没有了思想，也没有了追求；他们的生活只是庸庸碌碌地凭本能过日子；要么就是拼命寻找刺激。但无论怎样，其实质都空洞得像泡



沫……可叹人心衰微至此啊！古人的大家风范在今人身上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所谓的名人多是沽名钓誉之徒，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都是一片荒凉……无论是谁，在面对自己的生活时，都应认真地思考、选择。做人不是游戏，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现在的世界的确让人生起太多的苦闷，而精神上又找不到出路，所以很多人便因困惑而自杀了（三岛由纪夫、海明威等）……

在他的谆谆教导下，短短四个月里，我的思想便有了一个腾飞与突变：对于世界与人生，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也就是从那时起，我默默地立下了誓愿：要在探索真理的路上不断前进，绝不能做那种只知吃喝玩乐的庸俗小人。即使不能像真正的伟人那样流芳千古，也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还是在他那里，我听到了“佛”这个字眼。可惜的是，跟他相处的时间太短暂了，还没来得及听他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我就已毕业在即了。每次想到这，我都有些遗憾。如果能早点儿听到他对佛法的畅谈，我可能会更快地踏上正道。可惜……

虽然我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对人生、宇宙的终极真理，却仍然没有找到一个答案，于是我写下了一句发自肺腑的感触：“世界在茫茫中展开，我在世界中茫茫生存。”带着一颗继续追求真理的心，我离开了大学校园。那年，我二十岁。

我的职业是教书，和所有刚走上社会的人一样，我真的是怀着一颗干一番事业的热忱之心，那种心绝对是纯真的。但要实现这种心愿，却绝非易事，而我当时亦



低估了各种可能会出现的困难。

我遇到的第一个障碍便是社会对我的影响。客观地说，整个社会的气氛并非是积极向上的，真像我的老师所说的那样，大多数人都是只知吃喝拉撒而已。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消费自己的生命，他们即就是抽出一点时间来劳动，那也只是为了下一阶段的消费。理想、人生、真理，在他们心目中，只不过是些书本上好听的文字。在不自觉中，我也被带入了这股莫明的洪流，刚从校园里出来时的那种激情正默默地被磨损。但在内心深处，由那位老师播下的火种却依然从未间断地闪烁在我的生活中，因为我知道那是我最可宝贵的人生支点与精神财富。于是，尽管别人总是用奇怪的眼睛看我，但我仍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数百元用以订阅哲学、文学等类杂志。

偶尔在酒桌的推杯换盏之间，我也会不顾大家的惊愕，而高谈司马迁受宫刑忍辱撰《史记》，及戊戌六君子凛然赴刑场慷慨救国的壮举……

每当夜深人静、独自面对自我之时，心中总会响起一个重复的声音：“我不愿做这种庸俗的人。”但身为凡夫，我实在难以冲出这重重的世俗牢关。这样，当第二天来到时，我又重复起与前一天一模一样的生活：喝酒、打牌、侃大山、看电影……这种矛盾的生活大约持续了一年多。

我遇到的第二个障碍便是工作。在实际工作两个月之后，我便害怕面对学生了，因我深深地感到自己不堪为人师。当我教育学生要关心他人、谅解他人之时，一





想到自己对学生的粗暴态度，便不敢再开口讲大话了；当我批评学生没有刻苦努力学习之时，就会惭愧地想到自己虚度的光阴；当我把不及格的作业本扔向学生之时，也同时扔给了自己一个难题：你自己的人格及学业及格了吗？我热爱我的工作，也正因为热爱，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教书育人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还要培养和锻炼学生的能力与素质，更重要的是，同时必须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这就要求教师应该具备完美的人格、深广的智慧、持久的耐力和毅力，以及广大的爱心。别的不说，我自己连做人都做得昏昏庸庸，又如何教育他人呢？如果学生要由我来教育，那我无知的心又由谁来教育呢？

这个时候，如果我放弃努力与思考，就可以和大多数数人一样，在工作之时，以应付了事，而在工作之余则花天酒地。但这是我所愿意的生活方式吗？于是，在思想的夹缝中，我开始痛苦地呻吟起来。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被埋在这种痛苦当中，欲止不能，欲罢不休。我一支又一支地抽着烟，同时眼望着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的书：那里有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古希腊的神话、诸子百家的著作、孔孟的思想、老庄的哲学，还有但丁的三部曲，歌德的《浮士德》……但此刻，那么多的书似乎全然已成了一种多余的摆设。尽管我不是什么学者，但还是喜欢看一些古今中外大家们的著作，并常常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但在面对实际的深层痛苦与内心独白时，这些著作便全都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不过有一次，我的茫然若失的目光却不经意间落在



了一本翻开的影集上，那里有我的一张在峨眉山金顶旅游时照的相片——我盘腿坐在一块石头上，双手合十，面似凄苦。当时的动作只是一种游戏，没想到却与我现在的心情非常相符。刹那间，一个念头就在脑海中显现——佛教！为什么我不在佛教中找一找答案呢？当时那位老师不也曾提到过佛教吗？这时，脑海中渐渐浮现出远离红尘的清静寺院生活：那回荡着晨钟暮鼓的山林，应该能够给我提供另一种塑造自我的环境。那极富哲理的禅机、佛理，或许能为我打开另一扇世界观、人生观的大门。而那表面看来离奇的轮回学说，也许能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乃至体验生命的最本质状态……想到这些，一个大胆的念头在心中就逐渐清晰起来——赶快钻研佛经义理并实修佛法教义吧！如果这最后的一道解脱路径最终被证明是“此路不通”的话，我想那我就干脆随波逐流吧。这个念头第一次升起时，正值1996年盛夏。

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一方面刻苦学习经、律、论，一方面几次到报国寺深入观察、体验出家人的生活。这样的精进闻思修，最终向我表明：我的选择没有错！佛法终于解开了我所有的心中谜团，她一点儿也没有令我失望。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我平静而坚定地决定，剩下的人生之路就让我在寺庙里、在僧团里度过吧。既然我已厌倦了这个世俗社会，那为何还要强迫自己卑躬屈膝去迎合它呢？还没到“佛法不离世间觉”这一层次，那就专心致志地先以出世间这一形式去磨练自己吧！把这些问题全都考虑清楚了以后，在1997年的夏天，经父母同意后，我终于在报国寺正式出家了。



在峨眉山住了一年多，其间我对佛法的基础知识及佛教史有了一些了解。但由于缺乏善知识的引导，只是自己在翻书，故而对真正系统的佛法知识仍不甚了了，尚远远达不到自己出家时的目的：完善自己的人格，了悟宇宙人生的真谛。

1997 年底，恰逢法王如意宝朝礼峨眉山。在金顶上，我有幸一睹法王尊容，算是与他老人家结下了一个殊胜因缘。1998 年，几位从色达喇荣佛学院行脚到峨眉山的僧人，又住在了金顶。与他们进行了一番谈话之后，我对喇荣圣地生起了无限向往之心，当下就决定前往圣地参学。当年 11 月，当我终于来到了色达喇荣沟后，顷刻之间就被这片土地上真实修道的状况、景象折服了。在聆听了活佛、堪布们的教言后，自己又增加了对佛法的信心，深感佛法的甘露妙味再造人灵魂的不可思议之功。在深深叹服上师们那广大的悲心与深邃的智慧时，要永远呆在这里修行的打算便自然产生了。

近三年来的学修，使以佛法的正见为基础的世界观、人生观终于在我身上得到了确立。虽然我并不具备任何修行的功德，但我深信，只要一直以佛法为指南，昔日的夙愿就一定能成为现实。我定能彻见宇宙真理——菩提真心；定能实现人生意义——利乐有情。想到这些，我总忍不住一阵阵激动不已。此刻唯一能表达我心情的话就是：感谢我的上师们，感谢伟大的怙主释迦牟尼佛。

法源那不甘沉沦的探寻历程和最后毅然出家的决



心，也许会打动不少人的心。同时，他的经历也告诉人们，知识分子学佛乃至出家，绝非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盲目的抉择。他们大都是通过一个较长阶段的研究、思索与观察之后，才会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

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佛教教育都极为兴盛，国家对此也非常重视。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一个人的出家不但不会遭到排斥和歧视，反而会受到尊重和赞叹。然而反观我们周围，一些智识浅薄的愚痴者，往往总要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来审视这些胸襟宽广的出家人，确实可悲可叹。

珍贵的眼泪

学佛人步入佛门的因缘各有不同。有人以听闻上师名字或目睹上师相片而结下佛缘；有人则是一听闻空性之理便涕泪满面……不懂佛法的人根本不理解这些其实都是有缘者善根成熟的表现。距今近二千年前的伟大佛教学者月称论师在《入中论》中曾有颂云：“若异生位闻空性，内心数数发欢喜，由喜引生泪流注，周身毛孔自动竖。彼身已有佛慧种，是可宣说真性器，当为彼说胜义谛……”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倘若诸异生位的初发心者，无倒闻受空性深义后，内心数数引发欢喜，此喜乃真实信心所激发，由彼内在信心之喜而于外在引生眼泪直流，周身毛孔自动竖立等相，由此测知彼补特



伽罗之身心相续是已经具有了佛慧的种子，是可以宣说诸法真实性的法器，堪为大乘空性的契机者……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有人在上师、佛像前哭或听闻佛法后就哭，并非如俗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假装、是大脑有问题，而是他们的宿世善缘在一个偶发的情况催化下当下成熟，是他们心中潜伏的佛性种子开始萌芽。比如汪心满，在我的印象当中，她就哭过好几回。不过没有一次是因为懦弱而哭、伤心而哭，更不是神经有问题而哭。那么她哭的具体因缘又是什么呢？

1963年出生的我，姓汪名心满，从姓名上您也能看出我来到人间父母还是满心欢喜的。我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父母同在一家从属于空军系统的修理厂工作。爸爸是调度员，妈妈是会计，他们都是党员，靠着他们的工资抚养我们弟妹四人，父母是厂里公认的一对勤劳能干的夫妻。每天下班后总是爸爸买米买菜做饭，妈妈则做针线（那时还没有缝纫机）并收拾打扫房间。有时到我们家来串门的人一看到这整齐、明净、没有一丝零乱的房间，都不会想到这里“窝藏”着四个大小相差五岁半的小孩。妈妈性格严肃，不苟言笑，而爸爸却性情幽默，无拘无束。每天最开心的便是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爸爸和大弟性格相似，一唱一和地逗大家乐，说笑之间就把一顿饭“解决”完毕了。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轻松环境中度过的。

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总名列前三名。那时我对整个世界充满着好奇与幻想，又喜欢编织、

挑花、跳绳、跳橡皮筋等女孩子的活动。上高中后，由于神经衰弱，学习成绩急剧下降，看来考大学只能是梦想了。记得那时曾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开头部分至今我仍记得：“一个白衣天使，驾驶着理想的翅膀，在蓝天下自在地翱翔。她救死扶伤，为天下所有的人们解除身心痛苦……那就是我。”

医生没当成，我倒是在父母的工厂里做了一名车工。为了摆脱这种繁重的体力工种，我在1984年考取了四川广播电视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三年后毕业，没想到我仍被分配回父母的单位，而且还在原岗位，还是个车工！

如果用世俗中常用的字眼，诸如“才气”、“机遇”、“运气”、“能力”、“感觉”等来形容我的境遇，那我想我只拥有了感觉，而且是失落的感觉。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也没能力跳出这世俗之网，于是，接下来我便找到了现在的丈夫——李军。好像这一切都在随着大流让你不自觉地往前走，似乎也并没有人逼迫你，但总感觉好像身不由己。

因为不喜欢工作，而那时又时兴经商，于是我也开始琢磨起下海的事来。我想大学生经商应该没问题吧，那么多没文化的人都能发家致富，我至少也得当他个几十万元户吧？于是1989年春，我便开了一个小小干杂店。那段时间真是很辛苦，白天又要上班，又要进货，晚上还要守铺面，一门心思就想多赚钱。现在想来，金钱对人的驱动力实在太大了，搞不好就会把人彻底拖进去。可是在我苦苦经营了一年以后，最终还是因管理不



善而不得不结束了这次经商生涯。万念俱灰中，我又想有个小孩，这回倒是心想事成，1990年，我的女儿出生了。可能做妈妈是女人最幸福的经历吧，看着女儿可爱的面容，我感觉这个世界都消失了，只剩下女儿一个人。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有了女儿我才得以深味母亲的慈悲。

我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过着日子，一直到三十四岁以前都从未听说过“佛”字。“佛”这个字的含义，我还是从小弟那里听来的。小弟和我在同一家工厂工作，他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小弟兴趣广泛而不专一，音乐、冬泳、气功，样样都不放松，特别是练气功，练得十分精勤，最终的结果是把一身肌肉都换成了泡泡肉，为此我们全家都嘲笑过他。当他放弃气功又转向学佛时，我们都替他担心：这次转向会长久吗？小弟每个星期天都要上昭觉寺去为出家人服务，因为他的同学刘旭东已辞去工作，在昭觉寺出家。我弟弟的工资除了吃饭几乎全都用于放生了，因为总在野外放生，故他经常被蚊虫咬得一身红肿。自从学佛后，他连女朋友也不要了，在他小小的卧室里设了佛堂，一门心思就知道念经拜佛。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还不考虑婚姻，结果惹得父母倒着急了。我对他的举动也感到奇怪，为了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我便也开始接触起佛教书籍（这可能是一种缘分吧，我们全家除了我以外，没人想到要这样做）。记得看的第一本佛书是《释迦牟尼佛传》，当时的感觉就好像阅读了一本美妙的神话故事似的。小弟对我说那绝对是真实的，根本不是神话。他又督促我赶快读《了凡四训》，以反省人生，还介绍我看



《生命不死——一位精神科医生的前世治疗报告》……看完之后我就想，如果真有前世后生，那这人生不是很精彩吗？

有一天，弟弟又送我一本介绍藏地色达喇荣佛学院里的高僧大德的一本书，并说书里的人物过几天就会来成都，让我一定要去见识一下什么是“活佛”。我几乎是一口气把书读完的，边读边为藏传佛教的殊胜，以及那些修行者不畏艰难的求法精神感到震撼。在这种感动的余波还没过去以前，1998年10月14日，书中的人物就真的活生生地出现在成都的中央花园了。当时我与大家坐在楼台上静静地等候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上师的出现，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竟一直一串串地滴落下来，最后实在忍不住干脆就哭出了声，而且哭声越来越大。周围的人们都看着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想哭，止不住地想哭，好像积聚了几十年的委屈马上就要得以在父母跟前宣泄似的。当时有两个喇嘛走到我身边，手拿念珠不知嘴里念了些什么，我的哭泣才慢慢地止住。而当法王的形象第一次在我面前出现时，我的脑海里便永远刻上了那张伟岸、慈祥的面容。

1999年金刚萨埵法会期间，我终于有缘来到了色达喇荣佛学院，那次我是跟戴居士一起去的，她和女儿、侄女、嫂子都在佛学院出家修行。我们的车到达佛学院的时候，正是法会开始的第一天。我感觉很奇怪，怎么到了学院后头脑特别清晰？我径直奔向大经堂，开始了生平第一次拿着念珠念诵“嗡班杂萨埵吽”的经历。当时也不懂观想本尊，我就观想法王如意宝的形象，并忏





悔自己的罪过。那一阵子，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正与南联盟作战，美国还用导弹炸毁了中国驻南大使馆，造成中方工作人员死亡三人的惨剧。我就为这场战争忏悔并祈祷世界和平，还将功德回向给死难人员。就这样，念着念着，我的眼泪又流出来了，接着又开始哭泣……十天的法会我哭了有好几天，直到最后才慢慢把眼泪收干。

法会期间，天上掉下来许多白色的舍利子，据说只有有福报的人才会捡得到。当时的我只知道看着觉姆们在捡，自己也没想到要去捡几颗。5月27日，金刚萨埵法会进行到下午6点钟左右时，在法王讲法用的“三解脱门”房前的玻璃窗上忽然显现出一个人的头像，第二天还能看见。当时我不懂那是谁，后来才知道那身像是麦彭仁波切。那天晚上大经堂里挤满了四众弟子，大家都在激动地唱念着“嗡班杂儿萨埵吽……”，那真是个无比殊胜的夜晚。法会圆满后，我发愿将持诵一亿遍金刚萨埵心咒，以便早净业障、早登菩提。

我真的很喜爱色达喇荣佛学院那日月同辉、湛蓝湛蓝的天空，还有那雪白透亮的云彩。来学院之前，我曾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位穿着喇嘛装，站在绿草映衬、鲜花盛开的草原上满脸挂着笑容的人。现在我总算认出来了，那就是我啊！

自从经历了这次法会后，回到成都，我感觉自己清净多了，戒律能自然护持，烦恼也消除了许多，还能带动丈夫也精进持咒。学佛日久，我越发觉得佛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教育与科学研究，而她的研究范围

则遍及整个宇宙。就人类而言，她要求以清净心来观察这个世界的真相，并且要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教育我们如何为人处事、取舍因果；如何发心、发愿去成就所想之事；怎样化解宿世的孽缘……佛陀要大家都以菩提心这个法宝去对待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如果真能那样，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冤家，也不会有战争，这个世界不就变成快乐的人间净土了吗？！

学佛不能没有慈悲心、菩提心；学佛不能没有善知识；学佛不能没有闻思修；学佛不能没有证悟的上师。现在我正在学院具德上师的指导下，稳步按照大圆满的修行要求努力闻思修行。我为我能拥有暇满的人身而骄傲，也盼望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能沐浴在佛法的甘露妙雨中。

把汪心满的经历记录下来后，突然有人来叫我到金刚萨埵殿外处理一件紧急事情。当我来到金刚萨埵殿堂时，不由得就感到一阵阵悲凉——此时的金刚萨埵殿已空无一人了，真是“诸行无常”啊！想想去年开金刚萨埵法会期间，汪心满他们大约有一千多汉族四众弟子还聚集在这里念诵咒语，大家济济一堂，共同发心为自己、为全人类忏净业障。但不知什么原因，到现在为止，汉僧却几乎流失殆尽了。眼下，这个经堂已成了一座空城，只有我和水晶塑成的金刚萨埵像四目默默相对……

不过转念一想，积际必散是铁定的自然规律，世间哪一个朝代的更迭不是“法尔如是”呢？

去的就让它去吧，只要佛法能在各地弘扬开来！



带着一些悲哀，还夹杂着一丝希望，我转身离开了金刚萨埵殿。

心 声

川大的校园非常优雅，我很喜欢那些掩映在青翠树木中的古色古香的建筑物，也非常愿意观察那些来来回回穿梭于其中的学子与老师们的神态。不可能有机缘与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倾心长谈，但从心里还是希望他们人人都能拥有一个高尚的灵魂、一种与人的本来状态相匹配的道德。

当来自川大中文系的博士生圆魏与我交谈时，我当然很珍视这次交流的机会，因我非常想知道这些高学历学子们的佛教观、人生观。我很清楚，他们的精神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当代青年人的价值坐标基础。

当今社会的人们，在汹涌澎湃的经济浪潮面前，似乎各个都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他们的大腹可以便便，但精神却如此矮小；他们的欲望可以齐天，但道德境界却如针尖一般；他们的外表真可谓光鲜照人，但灵魂却丑陋得根本无法面对阳光……

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我深知，区区如我者，即就是想振臂高呼，怕也绝难应者云集；哪怕真诚的呐喊，也难以撼醒昏睡中的人们。但我还是要说，尽管声音是



那般微弱乏力，我要说出我心中对佛教的理解，我还要表达出心中的默默祷告：愿慈悲的佛陀能开启天下烝民的智慧，愿清凉的佛法能滋润世人干涸热恼的心灵。以一个对社会负责之人的坦诚情怀，我真的希望我的心声能唤起人们些微的自性光明，从而对佛、法、僧能增上哪怕是瞬间的尊重与信解。

其实对我本人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佛学在我眼中都是艰涩深奥、玄远缥缈、虚幻神秘的代名词。一提起僧人，我眼前便立刻浮现出光头、穿袈裟、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敬但却不可爱的形象。儿时的我对佛教更是一无所知，后来，在父母对观音菩萨的虔诚顶礼中，我才渐渐生出了一份对菩萨大慈大悲、无所不能这些品性的敬畏。青春年少时期，在各种知识体系、各种话语机制的交相夹攻下，我也有了一点点对于佛教的正确与邪见错杂的认知。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理念，我不敢对佛有一丁点儿的亵渎，因我害怕由于自己的不慎言行而突遭惩罚。至于说到真正开始决心剔除对佛教的盲信、迷从，用全部身心去体味、感受、拥抱，乃至最终与她融为一体的，还是在经历了妹妹出家所带来的震动之后。

记得1997年8月的一天，我那大学毕业、聪慧能干、漂亮可人的小妹，突然向家人提出了她要出家求道的要求。尽管我的父母倒是一贯虔信三宝，但怎么虔信，也没信到可以支持女儿出家的地步。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一片反对之声，大家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在外企的高级白领会抛弃一切遁入空门。我更是对妹妹的决定莫名





所以。如果说我对佛菩萨的膜拜大多来自对他们的敬畏的话，那对普通出家人的印象就绝谈不上敬畏佩服了。我一直认为僧侣们的出家，恐怕大多是生活上的困难处境所造成的。在困顿与无奈煎熬之下，他们才会选择削去三千烦恼丝。妹妹怎么也会这样消极呢？而且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任凭年岁已高的奶奶涕泣相劝、慈爱的妈妈泪流成河、身患绝症的父亲苦苦挽留、当姐姐的我好说歹说，小妹居然还是不为之所动，铁了心要出家，一门心思要去寺庙精诚修道。这让我不得不对小妹的举动、对她所甘愿付出一切的信仰产生了强烈的探究欲望。

看惯了世事的纷扰、听够了欲海的喧嚣，冷不丁就碰着这么一个放得下所有尘间凡缘的小女子，而且她恰恰还是我的小妹。巨大的反差让我不得不对佛教刮目相看，我从此就想知道：除了磕头，佛教还有什么？除了劝人向善，佛教还能提供什么？没有金钱名利的诱惑，佛教凭什么“勾”走我的妹妹？几乎人人都说她消极，为什么妹妹却热火朝天地向她迈进？佛教到底在说什么？……

想不到妹妹的出家倒成了我深入佛教的缘起，带着一种非探出个名堂的决绝态度，也抱着一定要对小妹负责的心情（万一她误入歧途怎么办），我翻开了一本本的佛书。记得当时看过的书有《释迦牟尼佛传》、《西藏生死书》、《隆莲法师传》、《弘一大师讲演录》等等。一旦深入进去，才知道“震惊”二字的含义，原来世上居然还存在着这么一种离你很近的认知体系，依靠这种体系，总有

一天你会掌握自身的全部秘密、揭开宇宙人生的面纱，一览它们的真实面目与终极真理。原本你就和山河大地、万事万物乃至十方诸佛融为一体。

我头一次知道了“佛者，觉也”；头一次知道了生命的本源与走向，而这是从小学到博士的近二十年求学史、探索史所未提供给我的关于人本质的答案。还知道了佛家弟子通过对佛法的理性掌握与实地修行，一定可以达到圆满的觉悟状态，使自己既“独善其身”，又能“兼济天下”。最直接的感受是，佛教让我站在了世间繁华表象之外，一下洞穿所有存在的无常本质。我似乎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了“苦、空”的强大——那是可以让所有众生珍视无比的所有东西，顷刻间就化为乌有的。那么什么才是我们应该抓住的东西？什么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东西？

只有学会解脱、学会海活当下，你才能牢牢体会到生命的根、生命的大自在、生命的永生、生命的千变万化。只有通过修学佛法的解脱之道，我们才可以回归那一切万象、一切生命形态、一切存在的所从出生之海——觉性的空性无生之海。到那时，你的生命才与诸佛无二无别，你的境界才与诸佛无有高下，你才能无为而无不为！

我真高兴！因为偶然的迈进佛门一只脚，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竟然学会了在佛法的指引下，坦然安详地面对无常的大千世界，视死如归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我还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我至少已明确了方向。这时我才多少理解了妹妹的出家选择。因而我才想对那些不理解甚



至阻挠自己的亲朋好友、甚或一般人出家的人们说一声：如果我们自己根本把握不住生命的本来意义、生命的终极目的，那为何不能允许别人用别样的一种方式去走完他们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呢？难道要把所有的人都捆绑在一根绳子上，大家统统陷入生死之流中而不自知吗？学会宽容吧，学会理解吧，试着去与佛教做一次面对面的碰撞吧。

发现了真理当然就不愿与它失之交臂。于是，我从此便开始潜心研究起佛学来。而在这一过程中，让我的学佛从理性了解到深入修持，从亲近佛法到全面投入的一个转折契机，来自于与一位藏传佛教上师的邂逅。

那是新千年岁末的一天，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我和妹妹应同学之约，一起拜访了那位上师。他的英俊伟岸、气宇轩昂很让我们惊奇，而当妹妹将她满腹的疑问与困惑如实呈现在他面前时，他循循善诱的引导与开示，让我们亲身体会到了一个佛法的代言人身上，那挡不住的智慧与慈悲的魅力。我感觉他所宣讲的佛法真谛，就像一股澄澈晶莹的源头之水，洗濯着我蒙垢的心田。此行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那就是他向我们介绍了色达喇荣佛学院的一些情况，并点拨我妹妹师从那里的一位堪布仁波切。漂泊不定的妹妹顿生欢喜并欣然应允。

在随后的忐忑等待与积极准备中，我们拜读了那位堪布所著的《佛教科学论》、《泰国游记》，还有《〈金刚经〉讲义》等，书中洋溢着对世、出世法的纵横潇洒的驾驭与洞达，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说科学追求



真、道德追求善、艺术追求美的话，在这些书中，飘逸而出的则是对至真、至美、至善、至纯的大道的真诚信仰与理性剖析。言简意赅的真知灼见背后，是一种超越名利、超越才情、超越命运、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除了感受闻思佛法的妙处，我还严格按照《金刚萨埵修法如意宝珠》所讲解的修法，精进修行、用功持咒。这种看似并不深奥的修法，却让我获益良多，一点一滴体验到佛法的殊胜妙处。这更加让我同情可怜那些对佛法抱有各种偏见、成见的众生，不管他们如何的功成名就、聪明伶俐，如果不亲近、不了解佛法僧的话，他们再怎么着也是一群迷茫的生命过客。

佛法让每一个走入她的人，都学会关注存在的现状、关注人类心灵的苦难与疗救、关注生死究竟；佛法让我也让每一个按她的教法实际去做的人，学会从虚假的、失落的、烦恼不堪的生存实际状态，回归到觉悟的、自主的、真实的、安详的状态中来，去完成对自我生命的自我拯救与升华。佛陀告诉我们，社会中的非正义、苦难以及个人的痛苦与悲剧，全因我们人类丧失了智慧和慈悲。所谓智慧，首先就意味着究竟明了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因缘所生，没有所谓的独立实在的“自我”。只有明此，我们才可彻底摆脱对万物的执著，还有对自己的贪执；也才能平等地看待人和事，平等地对待荣辱得失。所谓智慧，还意味着要清楚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同源种性、相互依存。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佛法的智慧与慈悲天然地联系起来，使她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所标榜的慈悲范围与本



质。只有具备了明了所有显现皆是佛性起用与妙力的智慧，我们才可对一切众生心怀慈悲，并对所有众生的痛苦感同身受，且能伸出救援之手。也就是说，佛法让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分别念都越来越少，这样，对所谓的好坏、苦乐等的分别执著也就会相应变淡。没有了分别妄念，则又有什么好的对境可供你生贪？又有什么坏的对境要引你生嗔？日久成习，一体同怀的境界当然就可在你的心相续中扎下根。

这个世界越来越缺乏清净、平等、觉悟，因而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缺乏关爱、理解、互助。因为在一个被人们执实的社会里，哪怕是空气、阳光、水分，都会被一个个自认为天地之灵的充满对自我关注、执著的个体，当成私有财产而拼命争夺。在一个人人紧张地为自己攫取财富的环境中；在一个人人都认为反正生命仅此一回，那就放开胆子捞世界的氛围中，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和大自然的奇迹麻木不仁，并渐渐丧失了对生命之美的发现、觉照与欣赏能力。与此同时，我们的冷酷与残忍却与日俱增，因为缺乏了佛法的悲智日光，我们的自私而短视的无明当然就会增长。于是，国家、民族、团体、个人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便满目皆是，谎言、欺骗、巧取豪夺、尔虞我诈，甚至互相仇杀等消极、颓废、血腥的人生景观，便充斥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难怪弘一大师会说：“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别以为外族入侵才会灭亡一个国家，如果人类的精神信仰与支柱轰然坍塌的话，那整个世界都将灭亡。



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想装一回忧国忧民。从一个普通人尚未泯灭的人性角度，我要再一次发出一个原先不了解佛教，后又认真闻思佛法之人的心声：为了让我们能尽快从苍白、扭曲、暗昧的生命状态中走出，人人都试着去了解一下佛法的真义吧！

圆魏的研究领域是文艺美学，应该说她在本专业内还是有一定造诣的。当她把一生探求的目光再转向佛法时，我相信她得到的将不仅仅是对一种知识体系的把握。如果努力精进地在菩提正道上跋涉不已的话，她获得的将是对整个世界和生命的超越。

记得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看过您著的《佛教科学论》等著作后，我深感能读到它们是我的幸运！我要由衷地说，能认识您是我的福分。我相信只要自己能依止智慧的上师，那我就一定能踏上一条金色的智慧之道，并永远沐浴在佛光之中！”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什么智者，但我坚信：只要我们都来依止佛陀、依止佛法、依止圣僧，则人人都可走上通往终极解放的自由之道。





欢喜海洋

自古以来，大海都呈现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景象。一个人的工作、事业或修行，如果能获得如大海一般的欢喜成就，那将是非常难得的。而一般说来，处于三界当中的众生，特别是人类，因无摆脱烦恼的智慧，也就失去了自在的欢乐。我即生当中对之最有信心的大成就者麦彭仁波切说过：“内心散乱之人士，犹如为波浪冲卷，被烦恼苦所扰乱，何时难有自在乐。”平常我一听闻这个偈子，内心就很感动。

反观如今社会上的人们，大多被分别心污染，从而不得自在。尽管许多人生活富裕，但脸上却没有任何快乐的表情。恰恰相反，许多人反倒整日被一种恐怖、忧郁的光色所笼罩。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要是人们能从佛法的甘露中吸取哪怕一滴以滋润自己的心田，外相上都将现出喜乐之境。这种感受与变化很难用比喻表达，倒是我去年遇到的李君给我讲述的一番话，可以用作对这种现象的一个注脚。他从佛法当中就体会到一种如大海一般取之不竭的喜悦感，与乐观向上的积极情怀。当时他的法喜充满的讲述神态，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我叫李君，1969年生于成都。从小喜爱美术的我，长大后如愿以偿，终于在1990年考入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1994年毕业后回四川石油管理局工作。这期间也算是“官运”、“画运”亨通吧，“官”至



中国石油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石油文联理事，而油画作品《岁月》、《白云，你早》也先后入展中国美术馆。其中《白云，你早》还入选文化部第八届“群星奖”。现在我的职业为室内设计师，专业从事室内装饰，已有数个成功设计案例。

这些世俗上的功成名就，也可算作“小小欢喜”吧。但真正给我心灵带来喜悦的，还是沉浸在佛法甘露中后，我所感受到的欢喜海洋。

说起自己与佛教的渊源，最恰当的词还是——缘分。我与我的皈依上师结缘以及皈依佛门的过程就很神奇，这事还得从1993年的大年初一说起。按习惯，我们全家人这天都要到成都文殊院点新年的第一炷香，以祈求来年的平安幸福。这期间我偶遇了几位学佛的朋友，听他们说怀远有位高僧，年逾八十依然神采卓然。我本来对一些神奇的现象就有着与生俱来的一种好奇，一听这话顿时来了兴趣，特想见一见这位世外高人，于是大家就相约第二天到白岩寺一游。

一行八人赶了大半天的路程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奇怪的是，脚刚一落地，就有几位居士前来迎接，说是师父吩咐在这里等人，已等了我们好久。居士还问我们是什么时候跟师父约好的，怎么这么有福气，正赶上师父要传法。这一番话把我们彻底搞糊涂了，我急忙跟他们讲，我们没跟师父有约啊！我们全是第一次上这儿来。听我们一讲，居士们也感到奇怪：“那就怪了。师父本来大年三十晚上就要开始传‘破瓦法’的，后又改到初二晚上，说是今天成都还要来人。我们等了



一天就等到了你们这拨人，难道师父等的不是你们吗？”

等见到师父后，满怀的疑惑才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高龄的老人看上去只有六十来岁，而且浑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言说不尽的慈祥。他一见我们，就像爷爷招呼赶回家过年的孙儿、孙女们一般，脸上那种亲切、随和而又让我们特感熟悉的笑意，至今想来还依然历历在目。原本我心里一直在嘀咕“这位师父怎么如此神异”之类的念头，及至见到师父面带微笑、似曾相识的脸庞，我才恍然明白古人遣词造句的神来之笔——师父，那真的是让你感觉如师如父、如子归家呀！

师父的慈悲是一种永远装不出来的心性流露，这让我第一次对佛教的魅力产生了强烈的好感。接下来与师父接触的五天当中，我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他的心似乎永远充满平和的喜悦，没有大起大落；既洞悉一切世事，又悲悯我们的贪执不舍。同时我心里还记住了这么一个小细节：一位道友给师父倒茶时，不小心把一壶滚烫的开水泼在了师父手上，师父一边安慰惊慌不安的弟子，一边嘴角还是挂着那丝似乎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微笑。

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学佛的行者，在日常举止之间流露出佛法甘霖的两、三滴法味后，离开白岩寺时，我就认认真真地皈依了这位师父，因为我太羡慕佛法带给他的身心自在，我也想融入到那个境界中去。

皈依是挺容易的，发心、行动、修持却是挺困难的。因而从1993年到1997年间，除了闻思一些有关因果轮

回的浅显道理之外，我没有正经学过一部佛经。想起来真是惭愧，成天在心里神往师父的苦乐不受的超凡境界，但一遇到现实生活，自己总是一头扎进去就出不来。1996年到1997年间，我在中央美院油画专业进修，稍微得以从繁乱不堪的工作当中抽出点儿空闲来。我想如果再不乘机钻研佛法，那别说对不起师父了，自己都觉得连自己也辜负了。于是我下定决心先从南怀瑾先生的《金刚经说什么》开始看起。书中说南先生在二战期间与家人失散，就每天读诵《金刚经》，后来终于有了一些感应。我在中央美院期间，也坚持每天起床朗读一遍《金刚经》。结果原本不想得感应，只想了解一些佛法的般若正见，最后不但粗通了一些空性之理，连感应也不期而至了。在中美的这一年，是我对美术感悟最丰富、见解最深刻、灵感最充足的一年，这一年的学习成果超过了我在大学四年学到的总和。如果深入思考一下，原因也很简单——五色使人目盲。如果一个画家被外界的表象、被创作的工具有所役使，那他就永远体会不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至高境界。在有限的形色之中，画家应该而且可以把人的思绪带到一个无法言说、无法描摹的无形无色的境界。画家的任务不是与照相机抢镜头，颜料只是“用”，画家必须善用这“用”，以期引领观者去感悟我们生存之“体”。每一门类的艺术都有她独特的载体，把这种载体的功能发掘到极限，并不是一个艺术家真正的作用所在。他应该用这种载体的独特性去传达他对这个宇宙人生独特的看法与认识。而恰恰是佛法，给了我一个很高的制高点，让我得以尽览大千世





界的形形色色，并在这些形色的背后找到它们的真义所在，然后用手中的工具一挥而就。印象派特别强调色彩的心理感受，他们想把人的瞬间印象用颜色固定在画布上。而各种林林总总的现代派无非是想突破颜料的表达领域、结构的传统用途。但他们最多都只能接触到心理的外在现实，而永远无法洞悉人心的内在奥秘。故而我对《金刚经》中“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这句话特别感兴趣。有多少画家能跳出世界实有、感觉实有、颜色实有、画笔画布实有的圈子，去看待这个无实而又活生生存在的世界呢？当你局限于这个世界的天地之内，局限于自己所用工具的限制当中时，你最多达到“感同身受”或“入乎其中”而已。而佛法的即空即有、非空非有、不空而空、不有而有的境界足可以让我还能“超乎其外”。

进修完毕后，我的一幅创作画《白云，你早》入展中国美术馆，后来又在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栏目中播出，获得了专家的好评。这幅画基本上集中地体现了我在美院学习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我在画面的思想传达上也有了进步。我描绘的是一个在野外工作的年轻采油工人，在荒无人烟的恶劣环境中，心情依然平和、坦荡。他正迎着初升的太阳与白云对话、和自然交流，一种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情绪洋溢在整个画面。说心里话，如果我不皈依佛教、不读《金刚经》，这种感觉的产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如果说“野渡无人舟自横”表达的是一种闲适、随意的境界，那么“心地无私天地宽”则很好地描述了学佛后我的心境变化。既然一切都是心的



显现，一切又都将终归消融于一真法界、消融于本来无生的空性无为的状态之中，那我们的的心又何必在我们的心幻化出来的一切外境面前，硬要分别善恶并加以取舍呢？环境都是因心而起的，再执著环境的恶劣、舒适岂不更是头上安头？取消了一切分别心的状态就是真正平等清净的状态，那时，什么样的山河大地、外境显现不与你心心相印呢？因而我要在一个艰苦卓绝的环境里，让我们的主人公说一声：“白云，你早！”

这世界非世界，因本性为空、为不生；但又名世界，因心而有这种种变化、显现。心但随缘放任而不执著，随缘起用，用而不执，那这个世界真的就是真空妙有了。所以，“心”实乃关键之中枢。读了一年的《金刚经》，我有些明了也是因《金刚经》而开悟的六祖惠能的那句话：随其心净，则其土净。既然如此，外境的所有显现在一个以佛法调伏了自心的人看来，何尝不是处处皆般若，时时归净土呢？

创作《白云，你早》的那一段日子，我曾反复观看了很多遍俄罗斯电影大师米哈尔科夫的作品《套马杆》。在电影的结尾，米哈尔科夫对蒙古草原，这片象征了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原动力的精神家园，作了一个悲观的展望：曾经是成吉思汗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家乡，曾经是男女主人公肆意张扬生命力的草场，曾经是浪漫而浓烈的爱情自由孕育的温床的这一块故土，在遭受了种种与生命本质状态无关，甚或对之进行扭曲、背道而驰的外来文化的冲撞、威势扫荡后，逐渐沙化、干涸，乃至最终遍布狂吐浓烟的烟囱——这一所谓现代工业



文明的标志、产物。

我又得再一次感谢佛法，她使我对同一个问题换了一个角度来看，就像这边看是9，那边看就是6一样。佛学教给了我一个新的看世界的方式，由此让我得以用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面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她教会我积极向上！所以我才不会像米哈尔科夫那般悲观、绝望。我们是会面临许多问题，这个世界呈现给人的丑陋、阴暗，在许多方面甚至压过了它能够带给人类的希望。但我始终坚信，乌云过后，自性的太阳一定又会光芒万丈。只要人人都按佛法行持，自性的人间乐土就一定会现前。所以与其坐在那里哀叹，或对世界再唱一曲于事无补的挽歌，或在小范围内敲敲打打、修修补补，都不如倡导人人学佛法、人人舍妄趋真、人人自净其意、人行乎中道、人人从“心”做起、人人一味平怀。就像我不是不拥护环境保护政策，我也曾积极地参与过清除塑料袋这些白色污染的举动。但是，现在我从心底认为，清除心的无明污染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只要心净，我坚信一定“土”净！否则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现在，我的心态越来越平和，内心的法喜越来越充满。这是一个五浊恶世，我承认。但就像我真正学佛后，我对人生的态度越来越积极，而且这种态度也越来越多地感染着我周围的人一样，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这个世界一定会被佛法渲染成心的欢喜海洋。其实痛苦、烦恼原本就不是我们心性的本体，只不过我们暂时被假象蒙蔽而已，而佛法就是刺破眼翳的驱幻药。所以我多么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趋入佛法而致心明眼亮。



终于有一天，我来到了色达喇荣佛学院。终于在一个殊胜的时刻，我见到了法王如意宝及心仪已久的一位活佛。活佛又给我取了一个法名，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他给我取的名字叫嘎瓦嘉措，意思正是欢喜海洋！

在佛学院浓厚的闻思修氛围中，我沉浸在佛法的欢喜海洋里。而眼望着还沉沦在苦海中的众生，我不禁默默发愿，此生一定要追随我的第一个皈依师，以及后来碰到的佛学院高僧大德们的足迹，像他们一样，把所有众生都能摆脱痛苦当作最高的奋斗理想！

当李君以非常欢喜的表情，讲述完他从世间欢乐跃升到佛法带给他的欢乐这个过程后，我不禁也生起欢喜心来。李君并没跟我提到他要出家修行的事，但从他的口径当中，我已能体会到他对自己的皈依上师有坚定的信心。按照佛陀的教言，一个人皈依后，如心性不变则一定会成就。所以我想李君未来也一定会很快成就的。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就在《涅槃经》中说：“何人皈依三宝，彼等速得佛果。”正是因为如今的人们对佛教比较陌生，相对来说，又大都信仰现代科技的成就，所以要想体会佛法的甜蜜与利益就不是一件易事。这样，幸福而快乐的人生就往往与自己失之交臂。

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已获得了难得的人身后，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人身到底取得了实义没有？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世间最有意义的事就是闻思佛法、修行佛法。懂得了佛法的真义，就决定获得



了解脱的把握!

为了心中的理想

八年前一个冬天的早晨,有一位女士站在了我办公的木板房门外。推开窗户,我就听到她用激动的声调自我介绍说,她来自东北,发心要在这里求学佛法。看到我略显犹疑的神态,她赶忙拿出了身份证、工作证等各种证件,末了,还递给我一张北外的毕业证书。

其实我的迟疑并非因为怀疑她的身份,我只是对她能否长期呆在这里没有把握而已。一方面,像她这样的知识分子能舍弃城市生活跑到这里确实不易;一方面,我又见过很多类似身份的修行人,在刚开始时勇猛精进,及至行到半途,便纷纷退失了信心。这位女士会不会也如此呢?

后来她就在学院住了下来,再后来,在上师三宝的加持下,她落发出家了,并取法名圆明。我一直是这整个过程的旁观者与审视者,而我的眼睛及心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精进的修行人,因她已把上师教言完全融在心间。

八年来,未曾见过她东跑西颠、说长道短;也未曾见过她懒散度日、轻率放纵。即就是在学院碰到很大违缘之时,许多道友都已四散而去,她仍坚定地留在藏地,并发愿永远不离开上师。这样的修行人,智慧怎么可能

一百二十五位知识分子的学佛历程

不增上?道心又如何能够退减下来?

一个在学院呆够八年的比丘尼并不多见,我想许多人可能都急于了解圆明的情况。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她为了心中的理想,都经历过什么样的思索与奋斗吧。

我一直觉得为了理想的实现而生活,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对我而言,我的理想就是使短暂的生命获得最有意义的价值。没有了理想,也就没有了努力的方向,而昏昏庸庸的生活,跟旁生也没有什么两样。但什么样的理想才能使生命焕发出最耀眼的光芒呢?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曾让我苦恼了很长时间。

高中毕业后我进入一家百货公司当装卸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便是那时的理想。好在高考制度恢复后,我终于得以考入后来更名为黑龙江商学院的这所高校,学习企业管理。三年后毕业,我的理想得到了初步实现:我可以不当工人了,我可以坐进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了。的确,毕业后我就被提升为助理经济师,工资也连升两级。在一片赞誉声中,我认为人生应该向更高的目标攀升,至少得把“助理经济师”前面的“助理”两字去掉。而且应该过上一种有地位、有名望的生活,这才是理想人生。但是考经济师必须过外语关,怎么办?干脆一鼓作气拿下英语得了,也许以后评什么高级职称时都用得上。于是,我又马不停蹄地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函授本科专业。本来年龄也不小了,但在心中理想的驱动下,我还是拖着一把年纪坚持苦读了三年半,终于拿下了北外的文凭。现在的大学生可能

智海浪花



已是遍地开花，连个博士都未必能找份好工作。但在我工作处于上升阶段的80年代初，有两个大学文凭的人并不多见，因而我很快就颇有了名气。地位越升越高，工资也一个劲地往上涨，自己都觉得人是越活越年青。在一片光辉图景中，我当然得为自己描绘更新、更美、更高的人生蓝图。我又开始想考硕士研究生，因为我想进入国家级外贸系统。

正在我为自己新的理想目标奋力拼搏时，而且就在我已拿到一家国际机构招聘书的当天晚上，厄运突然降临了：由于不小心，我煤气中毒了。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死亡其实离我只有咫尺之遥。

当时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像是在做一个梦，一个人沿着一条无人的路向东方走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停下来，忽然看见一排排尖顶的房子，等钻进去后便什么都知道了。醒来时，耳旁朦朦胧胧地传来人们的哭喊声。等神志完全清醒过来时，父母告诉我说，我昏死过去已有半个多小时。这突如其来的经历让我后怕了有一个多月，我总在想，当时若没有醒过来，岂不就一命呜呼了吗？天哪！我的生命原来竟是如此的脆弱，它真的就在呼吸之间。每每想到这里，我都要惊出一身冷汗。父母也说，他们当时认为我已经完蛋了，因为整个人一点儿气息也没有，浑身冰凉，他们才又喊又叫的，特别是母亲，她当场就哭晕了过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又回来的，反正只知道自己捡了一条命。从那之后，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所做的一切。因为这个事件对我的刺激非常大：如果我连命都没有

了，那要“经济师”、“高级经济师”的头衔又有什么用的呢？就算你混到了一张牛津、哈佛的博士文凭，也挡不住一场煤气中毒，因为它会让你顷刻之间就灰飞烟灭。我整天奔波在名与利之间，根本就没意识到生命的存在。在与人为了几级工资而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从未想过如果自己一口气上不来，那要这些工资又是在给谁要呢？就像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沐浴在阳光之下，因而常常意识不到太阳的存在一样，只有在寒冬腊月里，才会迫切地渴望太阳穿透云层。我也一样，如果不是这场煤气中毒，我根本就不会停下穿梭不已的奔波，我也从不会想到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

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我有了充分的时间与心情去回顾一下自己的足迹。

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以前在学经济学时，尽管整天把价值规律、商品流通的定义背得滚瓜烂熟，但却从未联系自己思考过这一问题的实质。如果说工人主要是以体力劳动来获取工资，再从社会上买回生活所需的话，那么知识分子则主要是以脑力劳动来参与交换，但二者全都是在出卖劳动力，在这一点上无甚本质区别。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自己以前处处以学问、文凭、知识作为炫耀的资本，轻视“下等人”的本钱的做法，实在是愚不可及。我们在一个生产、交换、流通、分配的社会体制之内，都只能以自己的种种“所长”被纳入到一个庞大的机器之中，以出卖这种“所长”来换回你在这个机器之中的或者螺丝钉、或者中枢按钮的位置。但你即就是个方向盘，你以为自己就能驾驭自己的命运之





车了吗？

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个零部件而已，但几乎人人都认为自己在主动地、能动地、积极地参与着、创造着、推动着自己以及社会的发展。其实我们都不过是社会这台无生命的大机器上的工具而已！

认识到这一点，我感到极度地悲观与压抑。我们分明是一个个灵动的个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但在天灾人祸面前，我在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也没来得及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差点就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而在社会这张庞大的网前，原先颇为自负的我，也渐渐明白我的这架血肉之躯，只能而且必须被纳入到一个无有任何感情、无有任何血与肉的运转不停的关系之中。难道一个人，一个甚至被誉为万物之灵的物种，根本就没有能力把生命养育成自由自在、突破一切障碍、自主自为的一种存在吗？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但人们却被商品这根线牵着，迈进了自设的关系之网中而做不得社会的主；人是能思、能动、能行的，但他们却完全控制不了他的肉身这台机器，更不明白他自己的心灵是何种风景。

这样的人生又有何益？

所以我有点理解周围的工作狂了。一旦我静下来，思考的结果就使我如此悲观、如此自卑。所以我明白，要想不被清醒后无路可去的悲哀淹没掉，你就只能让自己工作工作再工作了。在连轴转的疲惫之中，我们的心才可以强迫它自己因疲劳过度而日渐麻木。

越往下思索，我的痛苦与绝望便更加重了。



在学企业管理时，老师告诉我说，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商品的流通速度。这个道理其实也不难懂：产品从生产单位出来之后，就得拿到市场上销售，如果它滞留时间过长，就会影响经济的周转效益。而决定商品畅销与否的条件，便是看它受消费者喜爱的程度，也就是说，生产出的商品价值的大小，完全不可能由它本身的所谓特性来决定，离开了消费者，商品即便是用黄金珠宝镶成，也一钱不值。曾经站在商店的橱窗前，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惊叹过，惊叹于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商品的绚烂耀目。现在才多少有些明白，离开了消费者，这些商品便不复存在，它们根本就是因消费者才拥有其价值的。而且一旦进入消费过程，再昂贵、再珍奇、再稀缺的商品，也终将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走向衰亡！

想到这里，我才算对上学期间所学的“异化”理论有所了解。原本没有任何独立属性的商品，但在一个没有了精神信仰、只强调物质生产的国度与社会里，就会使人们为了这原本一定要归于消亡、一定是取决于消费者意愿的东西，反过来成为主宰人类命运的力量。人们成为了物的奴隶，成为了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的阶下囚，成为了丧失自由意志与独立人格的“拜物教徒”。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生平第一次迫切地想站得更高一点，好清晰纵览人生百态与命运奥秘；生平第一次想赋予自己生命以自主的灵魂；生平第一次想从熙熙攘攘的世俗之海中超脱出来。



后来我身体恢复后便又去上班，但此时的心境已大别从前。特别是看到同事们还是一如往昔地在争名夺利，还是那么傻乎乎地虐待自己的生命、试图填满自己的欲望时，我更是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哀，为自己也为别人。不知道当他们有一天即将命赴黄泉时，会不会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轨迹。

所以，当我头一次以一个偶然的因缘看到了《心经》后，心里的感觉就像是找到了一个非常熟悉又分散了多年的老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些话让我只往前迈了一步，便从世间法一跃到出世法上来。如果说商品的本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为空的话，那我们人又何尝不如此呢？我感到诧异的只是：为何我要到现在才听闻佛法？为何我周围的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清万法本性为空这一点？商品要观待消费者才存在，而且在使用过程中，它的所有价值——包括使用价值，会一步步丧失殆尽；人类难道不也得观待各种因缘才能存在，而且总有一个成、住、坏、空的过程吗？！

那一瞬间，我感到佛法离我是那么的贴近、那么的亲切。

但我通过煤气中毒只感受到生命的脆弱、生命的灰色这些负面价值，而佛法最让人激动的地方就在于：她虽指出了生命“苦空无常”的特点，只不过目的却在于破掉人们对一切虚幻现象的执著，从而打扫干净蒙蔽在我们清净本性上的灰尘，指导大家共同回到“常乐我净”，直至本自无生无灭的永恒生命状态。我悲观，是



因为我只看到了生命的被奴役状态。而佛法告诉我，这些都是假象，去努力找回光明自在的生命本质吧！

从《心经》开始，我正式走入了佛门。这以后不久，我就看到了一本介绍四川色达喇荣佛学院的书，还有佛学院的法本《法界宝藏论》。尽管对于甚深的教理我并不能理解，但强烈的信心及向往之意却油然而生。特别是后来又听到了一位上师的讲法录音带，那里面的一段话更是强烈打动了我的心：“世界上所有高尚者的行为追求和道德规范，其实都已全部包括在佛教的无上菩提心之中了。所以那些追求品行高洁的人士，只要能以佛法来严格要求自己、以无上菩提心的正知正念来观照反省自己，如此为人做事，则他最终不但能拥有人间最高尚的道德品质，而且也能证得最殊胜的出世间境界，成就生命最究竟的觉悟状态。”

这般话最打动我的地方就在于，它指出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以佛法为依托与指引，去真正达到生命最究竟的觉悟状态。经历了世间愿望一个又一个的确立、一个又一个的实现，你会发现它们实则根本不能被称之为理想，只能被叫做欲望而已。因为它们永远无法让你真正觉悟，它们只会让你在一个又一个欲望的漩涡里，被名利牵向无底的深潭，离最初的本性、最终的解放与自在越来越远。

于是一个新的理想就此诞生，而且我准备用一生的行持去实现它：把握生命的本质，并驾驭它，乃至最终任运无为、纵横潇洒。而达成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便是在自利利他的菩提大道上精进不懈。



很自然地，我就想去色达喇荣佛学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的所有学佛经历基本上还停留在自学阶段。父母肯定不会答应我的要求，为了留住我的心，他们居然拼命地给我找起了男朋友。在这一过程中，我又一次对世间法生起了强烈的厌离心与出离之意。他们本想以儿女情长挽留我，却不知道这样反倒促成了我的学院之行。记得当时曾听到过父母与“媒婆”的一次对话，让我大惑不解的是，父母竟与“媒婆”一一对应我与那位还未曾见面的“男主角”的各项条件：我是大本，他也是大本；我月收入千余元，他也同样，甚至比我更高；我个头不矮，他也一米七五；我家庭无甚负担，他亦是独子；我的年龄不小了，他也不是青春年少；我家有多少间房，他家的院子有多少平方……不过，短暂的不解过后，我马上就明白了，如果我不逃出这段婚姻的话，那我可能也和绝大多数自认婚姻自主、美满的男人女人一样，其实也是自动地投入婚姻的买卖关系中去。在婚姻中，男女双方如果没有衡量对方的各项条件，那这样的婚姻几乎就不叫婚姻了。尽管人们给恋爱披上了世间可能最温情脉脉的面纱，但你一旦深入它的本质就不难发现，不考虑对方各项条件的婚姻，从古至今都未曾有过！我们依然是把自己以及对方，还有双方的家庭，以及各项相关条件，全都放在天平上衡量了半天后，才最终定夺这场婚姻关系的。这不是商品又是什么？不是商品交换又是什么？

我从来就没有否认过人类感情的真挚与伟大，但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我执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中，在一



个越来越现代化，所谓“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里，在一个异化、物化日益加重的环境中，会不会有一天，人类的爱情关系也将堕落为仅仅是一种肉体交换关系，或者所谓优势互补的利用关系？

算了，把这一切全都抛之脑后吧，到佛学院去，去重新开辟自由生命的新天地吧！

就这样我来到了佛学院，并且在闻思了法王如意宝的甚深教言后，不久就于这里出家了。

路是自己选择的，就像没有人可以把理想强加于我头上一样。尽管我很弱小，但有了佛法的信仰，我觉得自己无比坚强。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再左右我的命运了。所以仔细想想，人们都说最难战胜的是自己，这话一点儿都不假。当有一天我们认清了自己，也认清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时，这句话的正确性就更可见一斑了。那时你是继续昏沉下去，还是继续自我欺骗下去，还是起而与自己作一场最艰苦、但绝对是最有意义的斗争？没有智慧、没有力量、没有勇气的人，可能都会选择闭起眼睛、塞住耳朵的生活。更何况当今社会，还有太多太多的人根本就没有能力认清自己。不管你是个亿万富翁，还是个科学权威，不了解生命本质的生存都只是一种无意义的虚掷时光而已。

站在喇荣的神山上，望着广阔无垠的天地，我经常都在想：人生就是一曲奋斗乐章，我们用努力染红一个又一个落日，又用生命迎来一轮又一轮朝阳。不知道死亡什么时候就会降临，但心中已有了最究竟的理想，而且又日日前行在实现目标的大路上，我将无惧任何无

常的阴影。

有志者即使是在黄昏里，心间也会洋溢着希望的晨光。

圆明叙述了她的理想与生活，对我而言，这些内容她不说我也大体知道，因她实实在在已是这里汉僧当中的老修行了。刚来时她还曾当过管家，因而我们接触的机会与时间也比较多也比较长。关于圆明的修行情况，我要说的一点是，这个人的正知正见已相当稳固了。

在很多人舍弃甚至背弃自己曾经有过的正见的当下，关于人生、关于佛法的定解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如果只知随顺世间风向，或三天两头换上师、变见解，这样的修行人肯定无法得到佛法的究竟利益。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我曾对四众弟子们说道：“钱包、身份证等东西丢了，根本就不值得可惜。把正知正见丢了，才是最大的损失，因为你的慧命可能就此消失了。”当时有位叫彭滢的道友，后来在回到欧洲时还曾广泛引用、并向人宣讲过这句话。作为一名凡夫，我的话到处被引用并不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好事。它只是给我提供了一点信息，即赞同学佛首重知见正这一看法的人，并非少数，它还是能引起许多求道者的共鸣。

人们常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我想圆明的精进闻思修也快近十年了。如果能永远保持她对佛法的正见的话，我想日后她若回到汉地弘法，一定会成为一块济民利生的好材料。其实所有希望能续佛慧命、自利利他的行者，都应牢记“护持正见”这条首

要条件。

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吧

当今社会，不论你身处繁华都市，还是边远小镇，都躲不开一浪高过一浪的金钱风暴。被物欲驱动得内心越来越散乱的人们，唯一能让他们专心致志的便是挣钱了。在东奔西涌的淘金者中，捡到金子的富裕之人，生活过得就像天人一样；而那些运气不佳的失败者们，则整天都在为下一顿的温饱而忧心忡忡。在这两种人轮番交替的轮盘赌注中，为众生、为自己的究竟利益而修行的智者可谓少之又少。

我在泰国时就曾听到一位大成就者如是说过：“智者生活而吃饭，愚者为吃饭而生活。”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恐怕现今的人们大多都只能充任愚者了。在片刻都不停息的盲目生活之流中，他们为了身心的短暂满足与舒适，日复一日地为自己的虚幻肉身拼命打造着安乐窝。

而这样的安乐窝根本就不可能充当生命的最终归宿，一旦死亡来临，所有曾经追求过并自认为拥有过的那些“战利品”、个人财富与情感，统统都变成了一堆废物——它们全都无力阻挡无常的脚步。但圆空却在父亲弥留之际，把握住了生命的本质！父亲的死亡促成了圆空的人生转向，因他从此开始认识到佛法的真实不



虚、佛法对人生答案的终极给出、佛法对生命的别样领悟与改造。

弗兰克曾是日内瓦儿童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二战期间他被关押在人间地狱——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即就是在那样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极端恶劣、且生命时时受到摧残与虐待甚至杀戮的环境下，这位精神科专家也并未放弃他的研究，他决心把集中营当成检验他研究成果的实验室，考查人类在生命时时受到威胁时，所能迸发的潜能；或在一种压抑而阴暗的环境与氛围中，人类的精神分裂程度与人格操守的保持。当时，他写下了一句对二战后的许多人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话：“无论你遭受怎样的损失、挫败与打击，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永远不要放弃你的目标！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吧！”

“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吧！”弗兰克的这句话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铭，它在无数个暗夜里，始终像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路，温暖我痛苦而迷茫的心。如果没有弗兰克的这句话，我真不知自己会怎样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我人生当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由于父亲曾于解放前就读于国民党办的国防医科大学，且加入过国民党，故我们全家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当中，胆小的父亲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般地挨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长期的压抑使得他的精神极度扭曲。母亲也因为出生于大官僚地主家庭而饱受政治虐待与白眼。在我印象中，那十年是我



们全家活得极为尴尬、极为痛苦的十年，我从未见过父母的脸在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里，对我露出过哪怕是一丝的笑颜。

我根本不知道黑夜过后是否会有曙光，我根本不知道政治这种怪物会把我扭曲成什么形状，我也根本不知道像我这种人活在世上是否多余？

我只牢牢记住了从一本内部资料上抄下来的弗兰克的话：“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吧！”是的，去寻找吧，尽管我根本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但年青的心却总感觉到，既然能感受到不好的生活，那就说明一定会有好的生活存在。去寻找吧！

不过父亲却没有这份心情与时间去寻找了。长期的精神与肉体折磨最终把他送进了医院，且经诊断为脑瘤。他自己就是一名医生，但却根本无力挽救自己的生命。而且令人难过与伤心的是，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已完全失去了正常思维，稍稍清醒一点时，嘴里便喃喃自语道：“命苦啊！命苦！”我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他，因为我自己的一肚子怨气都不知如何发泄。我只能用一些苍白而无力的语言，诸如“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等这类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来安慰他。

如果说父亲的疾病已让我的压抑心态快到一个极限的话，而他临终前的所作所为则让我简直如坠五里雾中，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父亲是精神错乱了呢，还是让妖魔附了体。他当时几乎一整天都唱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根本不知道这“哈利路亚”





是什么玩意，问他唱的是什么东西，他根本就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地唱着，而且脸上是一派喜气洋洋的神情。这让我大为震惊，因为在与父亲相处的这几十年中，我从未看到过他发出如此安详、自在、随意、灿烂的笑容，似乎被生活折磨了一辈子的他，在临终时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安息之地，在那里，他可以自在地面面对生命。特别是弥留之际，他身体虚弱得连吐个字都很费劲，舌头发僵、意识错乱颠倒，他哪里来的好心情与气力呢？

他就这么唱啊唱，累了就歇会儿，接下来又开始唱，重复过来重复过去就这么四个字：哈利路亚。

他唱得多了以后，我也就越听越熟了。后来猛然想起来，我在一些国外电影中曾听到过这个曲调，而且那场面大多发生在教堂里。我急忙赶到新华书店，翻开《圣经辞典》，一查果然：“哈利路亚，原为犹太人行礼拜时的欢呼语，意为‘你们要赞美上帝’。现在也是基督徒祈祷时的常用祝颂语。”

在我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当中，从未听过父亲与任何宗教有过牵涉，而且每来一次运动就会担惊受怕的父亲，怎么可能去与这种“资产阶级的麻醉剂”沾上边。改革开放之后，也未见他进过一次教堂，或拿起过一次《圣经》呀！再问问妈妈，母亲也深感疑惑，因父亲即就是在解放前也从未有过任何宗教信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恰在此时，一位学佛的同学知道情况后就告诉我说：“你父亲前世一定跟基督教有关，说不定就是教徒一类。这种习气藏在他的阿赖耶识当中，关键时刻就翻

腾出来了。”

如果说父亲的大唱“哈利路亚”给了我第一次震动的話，这位学佛之人的解说则带给了我更大的一次冲击，因为我以前从未接触过佛教。“文化大革命”时是不敢接触，因我的身份已是“黑五类”了，如若再与佛教搭上钩，那岂不是又戴上一顶“封资修”的帽子？文革后，我是没有时间与兴趣接触佛教，自从8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自学考试以后，寻找生活意义的迫切渴望，便使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对哲学的钻研上。我恨不得能从古今中外的所有哲学体系中去发现生活的奥秘。但在我当时的认识中，佛教是根本无有权利进入世界哲学之林的，我一下子就把她与无牙的老太太、农村里那些愚昧可怜的劳苦大众联系在了一起。我知道那些人也同样迫切地渴望改变命运，但自诩为精神贵族的我，怎么也无法认同于他们把现世解脱的希望寄托于来世的自欺之举。我当然得另辟蹊径，从古今中外的哲人那里探寻答案了。

但三年来的哲学专业学习，已然使我头痛欲裂了。一位思想家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如果没有目标就会走到他不想去的地方。反过来，如果发现自己活得很不如意、很苦、很茫然无绪，也只是缺乏远见、没有目标的缘故。这话听起来特别有道理，但我恰恰就是因为活得太有目标了而茫然无绪。我一生的奋斗追求都是想找到人生真谛，说这句话的人要么就是对这个世界过分乐观，要么就是自以为已找到了最彻底的人生目标。想当年从一个专制的体制下刚刚获得些许人身自由时，我曾



非常狂热地崇拜过尼采，他要做超人，要人们都做自己的上帝。抱着这样的目标在社会上混了几年之后，我发现强大的社会体制根本容不得任何所谓的“超人”，一个想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自由人，在人世间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这种人的结局只有两种：要么进精神病院，要么非正常死亡。也就是说，生而为人，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你就别想过一种自由人的生活。而且尼采的哲学本身就有漏洞之处，我是悲观地发现人人要做超人、要做自主操纵自己命运的人是终不可得。而尼采则是否认一切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他的主张很容易被人利用为“超人”要奴役“非超人”的实践体系。也就是说，尼采的哲学很容易被权力意志阉割掉它的精华，而我的希望人人做超人的主张则更是一个梦想。最终的结局便是“超人”尼采发了疯，我也异样地悲观了下去。

后来又喜欢上了老庄哲学。不过我自己心里很明白，老庄的思想恐怕于我只能是一种个人空间里的遐想罢了。那种无为的清静状态，我一是没有体验并领悟它的能力，二是没有通达它的路径。在文字上、口头上，我可以把它们当成一种调剂，但我没法实修它们，也没法要求人们乃至社会去实修它们。在一个越来越呈现竞争白热化的社会里，老庄的思想只能被证实为是一种伟大，但却很难与这个社会找到切入点与共鸣之处的理想。

有没有一种能让人人都自由奔放，同时又懂得约束自己；既能推动社会的物质与精神发展，又能保障和谐、平等、互利的人际关系实现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我个人



的感觉是：孔子的学说非常强调仁义与秩序，这样，一个有理有序的社会便会出现。但我总隐隐感觉到在这个秩序的屋檐下，至少一种老庄思想与天地游舞的那般灵动与飞扬。但不论是老庄还是孔孟，在他们比较笼统的说法当中，我都有一种面对人生无限长河既看不到生命的开端，也望不到生命的终点的“念天地之悠悠”的茫然感。而道教的修炼法，我更是不愿尝试。如果说那时的我把佛教理解为是迷信与落后的话，那阵子我更是把道教理解为一种“养生术”；而西方哲学体系，当我从苏格拉底一直探究到萨特时，我发现他们基本上是把浑然一体的身心与大千世界，割裂为主客分立了。这种分析式的研究方法，一上来就与我心目中的一种和谐、统一的宇宙观相违背。分析当然是综合的前提，但西方传统哲学给我的感触是，它们在分析、综合了半天后，依然是主客分立的…，只要有看待、有对立、有主次，那我想就不会是一个完整的、没有分别的宇宙真相。所谓的绝对真理应该是泯灭了一切条件、一切从属、一切对待的“唯一”本性！

而现在，在父亲临终时的“哈利路亚”的甜美歌声中，在那位学佛同学的解释当中，在我面临精神的种种困境之时，我意识到，可能学佛是我面对人生困惑的最后一把钥匙了。特别是那位同学给我的解释，让我觉得这可能是所有我知道的各种思想流派中，最能说服我的一种了。

在“哈利路亚”的歌声中，我送走了一生命运多舛的父亲；在一线希望当中，我开始把佛学摆上了自己的





思考范围。

看的第一本书是《金刚经说什么》，看过之后竟三天吃不下饭，因为我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一个偶遇了大宝藏的流浪汉，那种种的奇异珍宝确实够我炫目好时间长了。且不说我头一次听闻了不立名言又假借名言的“空有不二”的辩证分析，头一次知道了所有的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一般（尽管以前也了知客观与主观相对待而存在，但从未想到过“空性”的问题，更没有胆量与智慧去把主观、把自己也观为空性的存在），头一次明白了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不二法门。就是《金刚经》开头的那一段就已经让我震惊不已了：佛陀亲自乞食、食讫亲自洗钵、敷座而坐的等等行持，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一个伟大人物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他的语默动静当中，他所体认的真理就已表露无遗了。

这就是我所要的：它既可以让你从最高的位置上把握人生实义，又可以让你把高深的道理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看来我不仅可以洞彻宇宙，还可以把握宇宙、参与宇宙的造化演变。

从此我就开始正式走进了佛门。

想不到父亲的死倒促成了我的人生转机，看来佛法的的确确是不离世间觉啊！非常可惜的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把日常生活执著为实了，因而他们不可能理解山河大地皆为广长舌、皆在宣说般若妙音的道理。其实别说让人们体会无情说法了，就像我这样，现成的佛教经论摆在这里，在我几十年的摸索过程中，我都没有去碰一碰。人们又怎么可能透过实则乌七八糟，但外表看起来却又如此绚烂耀目的表象景观，去体认这一切都只是

种幻有存在呢？

因此，我尽可能把佛法落实于生活、把佛法落实在当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更是对空性的道理深信不疑。甚至吃饭的时候，我都在想：“禅宗大德说，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到底是谁在吃呢？吃的又是什么呢？”也就是在这个以日常生活为行持的阶段里，我渐渐对世间八法、对这个尘世，对所谓的亲情、友情、爱情生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厌离心。既然本性都是空的，都是梦中情感，都是空花水月，那我为何还要继续给自己套上枷锁呢？我还远远达不到游刃有余于空有之间的地步，我还摆脱不掉自己的这身臭皮囊，我还有种种的贪执，我还不能做到对任何事物、情感、思想当体即空，有时候连分析为空这一步也达不到，但既然已对这个世界无所留恋，唯一希望的就是解脱，那就让自己轻装上阵，飞奔在解脱大道上吧。

所以，当我1996年第一次见到龙多活佛、丹增嘉措活佛时，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智者的气息兼悲天悯人的情怀后，稍稍打点了一下家里的事情，我便直奔他们所在的四川色达喇荣佛学院了。

到这以后，又见到了更多的高僧大德，特别是法王如意宝。当看到法王穿着一身无比庄严的喇嘛僧服端坐法座之上，给数千数万的僧众讲经说法时，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正像父亲唱着“哈利路亚”找到了他前生之家一样，一见到法王的僧衣，我就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那应该是我穿过的衣服！

现在，我已在佛学院出家数年了。我相信我已知道



了终极真理在哪里，尽管我还没能最终拥有它，并与它融为一体。但至少我已上路了！

多么想对徘徊在真理的门边或沉溺于世间享乐，或痛苦地挣扎、麻木地自欺的人们说一声：“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吧！”而且多么希望人们都能真正寻找到生活的意义，不是自欺欺人，也不是相似找到。而这一切只有佛法才能赋予！

圆空从父亲的死亡体会到生命的延续，应该说他还是具有一定的智慧水准的。有多少所谓高智商的知识分子，在熟视了无数次死亡之剧后，还是参不透生死的究竟密意。

我很欣赏圆空的这种生活态度——去寻找生活的意义！的确，假如人们活在世上却根本不明究竟的活法，那岂不有点自欺欺人？很可惜，像圆空这样能在接受佛教的教育后就转变思想的人，实在微乎其微。有太多的人真是“宁死不屈”，他们无论怎样都不会放下顽固的成见。

无垢光尊者在《七宝藏》中，曾指出远离过失的六种方法。其中有一种过失就是关于人品性的过失，这种“病人”往往非常顽固，从不改变自己的错误观点，实乃愚痴之极。因而我希望知识分子们都能打开智慧，用真知灼见去观察、分析生活的底蕴。在这个过程中，不妨多以佛法为参照系去研讨一番，如果感觉佛陀的教言确是言之有理的话，那就应该赶快放下自己的成见，不管自己曾经固守过这种偏见有多少时日，因为我们的目



的就是要寻找到生活的真义！

走进佛门

白天的喇荣显得十分热闹：几千僧人在精进闻思修佛法，而一到下午5点钟，经堂里又会响起喇嘛们此起彼伏的拍掌辩经声。整天都能听到上师们流畅无碍的传法声，还有小喇嘛们朗朗的读经声。再加上吉祥鸟清脆的鸣啼声，便构成了喇荣沟一曲特有的美妙乐章。到了晚上，当一切都归于寂静时，迷人的喇荣夜景又呈现在眼前：远处无数的闪烁灯火，看起来就像天上的星星来到了人间，洒落在山腰河畔。而在所有的点点星光里，我始终觉得从修行人心间发出的智慧火焰才最显明亮，因它可遣除一切众生的无明痴暗。

在此夜深人静之时，我常常都是铺开洁白的稿纸，进行一些翻译、著书工作。有时也诵读经，或者就着静谧柔和的灯光，记录下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今天又有什么可记录的呢？严峻给我讲述的故事，恰在此时从脑海里浮现了出来……

我叫严峻，今年二十七岁，曾就读于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经济法系。大学里，我所学的专业是关于法律方面的。众所周知，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以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的道德规范。有了法律的存在，人们





便可生活在一个文明法制的国度里，这是法律的基本职能。但这个作用却不能治本——在调制人心、使人们自觉地过一种健康高尚的生活方面，法律无能为力。

佛法亦名曰“法”，但与世法相比，佛法的职能与作用却是完备的、无漏的，世法又怎能与博大精深的佛法相比？！但我以前却并未认同过佛法，甚至疑虑、诽谤过她。为此，我深感内疚与不安。下面，我将我的学佛因缘说出来，愿与有心人共勉。

在我的家乡，人死之后，家人一般都要请人为亡者念阿弥陀佛圣号。小时候，当大人们在为亡人念佛时，缺乏善根的我却觉得这一切既好玩又好笑。我当时心想，这些大人真傻！难道念了佛号之后人就能复活了吗？这样不停地叨叨，就能把人的灵魂解救了吗？上小学后，由于所受教育的影响，我渐渐得出一个结论：念佛信佛是一种迷信行为，是愚夫愚妇们的所作所为；佛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她是骗人的。每当看到僧人们在一本正经地念经时，我就更感到可笑了。

可能我还不是一个顽劣透顶的人吧，上初中后，我对佛法的看法有所改变了。因为有一次我从历史书上了解到，佛陀就是古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王子，他因深刻体会到世间万法苦空无常的本性，就主动放弃了王子的优越生活，出家修行。最后在菩提树下，王子断除了一切烦恼，获得了究竟解脱的果位，世人就称其为释迦牟尼佛。了解到这些后，我的心灵受到了一点震动，觉得佛至少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是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绝非俗人口中之虚无缥缈者。他由王子成为佛陀

的事实也使我了解到：人通过修行是可以成为佛的。但由于昔日的习气作怪，在我心里，佛法是迷信的观念仍挥之不去。

进入高中后，我开始变得稍微有点思想了。当时，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反省：如果说佛法是迷信的话，那么千百年来，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贤人达士信佛？如果说佛法违反科学的话，为什么现代还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学佛？难道他们比我更愚蠢吗？显然不可能！我对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这个很明显的事实使我认识到，佛法必有其独到之处，否则绝不可能“欺骗”这么多“愚民”。在我们未弄明白一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前，最好不要对它妄下评判。于是我不再视佛教为迷信，并开始留心有关佛教方面的知识。但由于没有善知识的引导，对佛法的甚深道理，我根本就无法深入了解。当时，我仅把佛法当作是一种装饰品，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而已，佛法并未进入我的心里。而后来，我不但认同了佛法，还把她作为我的生命支撑，这其中的因缘就要从我青少年时期的生活说起了。

十七、八岁的日子是充满阳光的，但若把握不好也是危险的。那时，我对自己的生活目标也不甚明确，认为人生在世只是吃喝玩乐而已。但心中的烦恼却不是靠吃喝玩乐就能消除的，而当时在我的心里面，欲望的冲动及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搞得我心绪不宁、烦恼重重。后来当气功热席卷华夏大地时，我也练起了气功，试图通过气功来调适人生、平衡心理。但那种隔靴搔痒的“练”法，对我并未起多大的作用，各种烦恼困扰依然



挥之不去、对治无术。于是我变得意志消沉、无心于学业，因不知出路何在，整日苦闷的我就这么在无所事事中虚耗着时光。就是在那种难熬的日子里，沉迷已深的我，还是未想到要从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佛法中去寻找光明，所以依然是无所适从，依然是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也许只有当人处于最低谷时，才会静下心来去思索真理。就在我困扰不堪、无力自拔之时，佛法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伸出了他那有力的手，接引我走出了险滩暗礁。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精神空虚的我出于寻找心灵寄托的动机，便将《心经》全文抄下并背诵了下来。虽然对《心经》的文义，我并不了解，也无信解，但我想：既名曰《心经》，则必是说“心”的，而我心中有这么多的苦恼，那么是否通过念诵《心经》可以对我有一点帮助呢？就在这种半信半疑的心态中，我开始每日念诵起《心经》来。后来又随同学去天台山国清寺游玩，见到同学那虔诚礼佛的样子，我心有感触，于是也请回了一些佛经，开始研究起佛法。当了解到称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圣号的功德利益后，我不禁为自己小时候无端讥毁别人念经而感到惭愧。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更为了能从困扰重重的郁闷心态中解脱出来，我也开始持诵观音圣号。

随着对佛法教义认识的深入，渐渐地，《心经》的含义似乎在我心中明现了出来。当我试着用《心经》所述的方法来观察我的内心时，一种全新的感受在心中升起：原来，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我的对境都是五蕴假

合而显现的，并没有一个实体。若认为有一个实体而去贪著的话，无边苦厄就会由此产生。再想到自己，内心中有那么多烦恼，不就是因为颠倒妄执、非份妄求所感召的吗？经说：自心本无生灭，本自清静，只因妄想无明而使自心迷乱，枉受痛苦。以这种观点来看，天下众生哪个不是如此呢？从自身而言，小时候心地还算单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杂念便开始纷纷出现。由于没有佛法般若智慧的疏导，烦恼杂念使自己陷入了一种迷乱癫狂的漩涡中，无力自拔。若不是今天受《心经》的启示，也许自己到死都不会明白自己苦恼的根本在哪里。认识到这些道理，我忽然觉得，佛法向我走近了。当用自己的心去体悟佛法的道理时，佛法显得是那么的现实、贴切，哪有丝毫的迷信与骗人的因素在里面呢？回想小时候对佛法所得出的非理论断，现在终于看到自己是多么的可怜与愚蠢了。

认识到了以往的过咎之后，在以后的生活里，我便不再随顺自己的分别念，不再向外境转，而是依循《金刚经》的“降伏其心”法门，还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净行品》的广大行愿法门，真正开始了我的学佛净心之行。在三宝加持下，我各方面的情况现在越来越好，虽然就甚深般若法门而言，我并未得到真正的般若智慧，但相似的信解就已使我获益匪浅。我的心已不再迷惑，而是越来越清明、轻快；以往颓废的心态已不复存在，而是被《净行品》中那无碍广大的菩萨行门所激励，并愿发心趋入。

1997年春节，在一位道友的帮助下，我拜见了藏



传佛教的一位大德。大德那不同凡俗的威仪风范令我为之心动，我甚至觉得，他就是菩萨道的体现者。在大德的加持下，我更对佛法生起了信心。虽然我现在的习气毛病还很多，但我相信，在上师三宝的加持下，在众善友的帮助下，我一定会在佛道上健步前行。学佛至今，我越来越明显地认识到，佛教是觉悟人心的一种教育，是自我解救的妙法。任何一个想成为对社会有用，同时又能充分发掘自身生命光华的人，都不能无视佛法。若没有佛法，他的生命存在将失去意义，他的痛苦将很难转化，他在生活中将不知如何取舍善恶。如果人人都能从佛法中学习立身为人之道，人人都能行持五戒十善，人人都趋入六度万行的大庄严菩提道，那世间的法律就无任何用武之地，真正的人间净土就会现前，那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国度啊！

我期盼着……

夜深了，严峻的故事亦已笔录完成。想到明天又要4点钟起床，5点半上课讲授《大圆满心性休息大车疏》，我便不得不准备休息了。望着窗外那浓浓的黑夜，严峻的故事又引发了我的思绪：许多知识分子在学佛的过程中，一般都经历了三个阶段，那就是最初抱怀疑态度，中间接触佛教并理智地观察，最后信解佛法而趋入正道。有怀疑才有发现，有发现才有提高。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学佛方式，我认为也不失为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者研究问题的方法。可是有些人，我不知道他们算不算知识分子，在连对佛法的疑问都生不起来的情况下，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在一些先入为主的不正确思想的影响下，便盲目武断地斥佛教为迷信，一味地坚持自己的邪见为正见，这实在是他们个人的悲哀。

作为人，我们都不希望像牦牛那样愚痴地生活吧！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我多么希望不信佛者能尽快清醒过来啊！不然，等到了黄泉路上，那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在我这一生中，我经常谴责那些诽谤佛教的人们，可能他们心里会很恨我。但事实就是事实，如果谁有“佛教是迷信”的证据，那么就请拿出来，我愿意和他公开辩论。可到如今，在我四十年的人生旅途中，我还没遇到过有理有据的一个人。

算了，还是休息吧！

关爱生命

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总是充满了坎坷，尽管从外表看来，很多人都显得又快乐又自在。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违缘与不同的烦恼折磨，不管你事业成功与否，也不论你有无名利。生活乃至事业上的得失兴衰，总是在不同层面上给不同众生带来不同的困惑与困扰。能否坦然面对人生当中的所有境遇，与一个人行持佛法与否大有关系。当佛陀的教言真的融入一个人的心相续后，他便确实可以做到快乐时不忘乎所以、遇逆境时又不怨天尤人。



我接触过的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历过这一灵魂的“拓展”史，在与佛法结下殊胜缘分之后，他们的心地或多或少都发生了向顺逆一如这方面的转变。相信随着闻思的深入，不远的将来，他们不仅能坦然面对自己在人生中的种种境遇，还能以平等心面对大千世界的所有众生。也只有在那时，他们才能体会到空诸所有、与万物同怀的究竟滋味。

当香秋旺姆坐在我面前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尽管她拿着手机，不停地在接各种有关生意谈判的电话，与我交流的时间很短。但在一个显现出来的女强人形象背后，我依然感受到一个学佛者与与众不同的心态与一种慈悲而宽广的胸怀。

应该说香秋旺姆是一个事业成功的女人，但我更看重的还是沉浮商海多年后，她依然能保持诚实而又善良的品性，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她非常愿意将自己的学佛经历告诉给众人，但由于繁忙的业务，她只能暂时先讲述一下佛法带给她的有关对待生命态度的问题。其实关于佛法，她要说的话还有很多……

我叫香秋旺姆，出生于1970年。我的童年、小学、中学时代都是在成都的一所大宅院里度过的，我非常怀念在大院里成长的那段日子。在记忆中，院子里的桑树、蚕子，爸爸亲手砌的金鱼池，花坛里的石榴树、马蜂窝，还有饺子、围棋、长板凳、马架子等这些总是非常清晰。记得每当哪家的孩子犯错误时，家长们总会抬走那张长板凳，命令犯错误的孩子趴上去，然后找来篾条，毫不

留情地教训小孩。

在童年的回忆中，最使我难以忘却的是那只死去的小猫——乌云盖雪。乌云盖雪是我家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那时它刚出生还没几天，还没有吃够妈妈的奶，很弱小。我学着猫叫，刚“喵”了一声，它立即四处张望，好像想找寻声音的出处。我立刻就被感动了，似乎跟它早就相识似的。我给它做了个猫窝，每天中午给它买猫食、拌猫饭。看着它一天天长大，我跟它的感情也一天天加深。每当我放学回家，刚踩过石板发出声响，它就在屋里迫不及待地“喵喵”大叫，而当我才踏进屋门，它就窜到我的脚前，凑过头，一边“喵喵”直叫，一边使劲儿蹭我的裤脚。那时候，虽然我也不过是个孩子，可我觉得我很大，因为有一个生命在依赖我，我要保护它。但不幸的是，有一天，我突然发觉乌云盖雪不吃东西了，它显得很不舒服。我着急了，赶忙去问大人。院里的婆婆讲这是猫在换肠，只要过了这一关，它还会长得很大。我祈祷着，但它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第二天，我把它装到包里，骑着自行车，冒着酷暑，带它到宠物医院。医生给它打了强心针，又输氧气又灌药后，它似乎好转了一些。我也以为它会就此好起来，然后慢慢长大。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家，专门用簸箕垫上软布给它做了一个新床，让它可以躺在上面养病。可没想到，三天后，它歪歪斜斜地走出屋子，趴到新床上，然后就静静地，但却永远地离开了我。我大哭起来，感到伤心极了。从此我就再也不养猫了。这大概是我童年时与无常的第一次碰面吧。



1988年，我中学毕业后考入四川师范大学化学系。在学校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优秀学生，曾获川师大优秀学生干部称号，并多次获优秀学生奖。参演首届师大艺术节时，还获得过表演二等奖。毕业时，经系里热情推荐，我被分配到成都某国有企业工作，刚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就研制出一种深受消费者喜爱的白雪条蜜饯食品。不过，这些根本满足不了我当时飞速膨胀的事业心，1993年我毅然停薪留职，到外面应聘。而从1994年开始，我便尝试着独立经商了。这期间因工作出差或陪请客人，总免不了要点杀一些海鲜、河鲜甚至野味。虽然自己并不喜欢主动吃这些东西，但夹杂在客户中间，往往也就有意无意地经常开荤，到后来则干脆同流合污了。每每在两嘴油腥、吃得兴高采烈之时，根本想不到我们为了吃都做下些什么勾当，也想不到自己童年时，曾为一只过早夭折的小猫而伤心难过了那么长时间。比如到了青城，我们会吃当地的石爬鱼；到了度假村，那就时兴什么就吃什么：一鸡三吃、一兔三吃都吃过；有时为了吃鲢鱼，甚至大老远开车去；有次在普陀山，我们竟然刚出了庙宇就点杀海鲜……那时真的是不知因果，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怕。

说起我的改变，那大约是2000年4月的某一天，当时，我的一位朋友刚好来找我放生。那时，我正处在个人生活最难受、精神最薄弱的时候，因为我发现与我恋爱多年的男朋友，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竟一直在欺骗我，于是我被迫和他分了手。在决定分手以前和分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是以泪洗面，只要一想到

过去，我就忍不住痛哭起来。在当时，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不过出于对放生的好奇，再加上百无聊赖的心绪，我就跟朋友一起去了。没想到，这次偶然的放生倒把我的生命给重新解放了，从此我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那次放生活动中，我一直特别高兴，好像曾经有过的所有烦恼此刻竟全都消解。尤其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碰到了丹增嘉措活佛，这是我头一次接触藏传佛教的活佛，没想到竟成为永远的佛缘。后来每当忆及于此，我就不得不感叹缘分的不可思议。记得当时他一直对我们微笑，那神态是如此的慈悲、安详；他对我们说话的声音也很轻，非常悦耳动听。在整个放生活动中，只要有活佛在身边，我的心就特别柔和。我能感受到我自己的快乐，因为那天我一直都想笑。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或者一静下来，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丹增活佛的神情。

后来在5月的某一天，我就在丹增活佛那儿皈依了。也许是活佛言传身教的魅力太巨大了吧，也许是我内心深处宿植的善根终于因活佛的点化而被唤醒，反正皈依后，我便开始看起从未曾碰过的佛经。慢慢地，我的心开始起了变化，我很快就从感情的漩涡中爬了出来。即使偶尔想起过去，心也比以前理性平和了很多。我想这一定是三宝的摄受加持吧。

现在，我总算弄懂了轮回的过患、因果的不虚。因而我绝不会再去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去杀害别的众生，也不会为了一点点个人的烦恼而去嗔恨整个世界。我比以前快乐、自信、坚强得多！我也有了更强的



社会责任感，因为我有了信仰。这信仰让我有无穷的爱
心去关爱生命，有无穷的力量去积极地面对人生。

香秋旺姆在短暂的谈话过程中，再三强调说，尽管
她现在拥有广大的事业、世事俗务太多，修行根本谈不
上精进，但她对佛法的信心却永远也不会改变。她郑重
地对我说：“佛法是我最伟大的皈依处！”她在说这些话
的时候，两眼放光、神采飞扬。

我知道香秋旺姆学佛这一年多来，佛法赋予她的智
慧与改造心性的力量，已使她浑身上下越来越散发出
一种特有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吸引了很多她身边的知
识分子，有的也因此而步入了佛门，并且精进地钻研起
佛教科学的理论。他们在有了一定的闻思基础后，也开始
以各种方便法去接引周围的众生。至少在放生这一点
上，他们就已带动、感染了一大批人。

这真让我高兴！我相信，对一个真正学佛的人来说，
佛法对他的人格、道德、智慧、胸襟的改造与提升，一
定能使他在当下这个人的思想境界越来越低级化、整个
社会越来越庸俗化的人世间，凭借佛法所提供给他
的精神力量，日益吸引更多的大众也趋入佛道。正像无
垢光尊者所言：“只要能修成菩提心，自然而然就能利
益众生。”

期待着能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掌握不离世间觉的佛
法！期待着他们能对佛法的弘传与人类智慧的升华，做
出更大的贡献。



解铃还需系铃人

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的时候，正是桂花
飘香的时节。坐在从桂林至阳朔的游船上，在蓝天碧水
之间任轻舟荡漾，“甲天下”的感觉不由溢满胸中。也
就是在这个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山水间，思桃博士向
我谈起了他对佛法的见解。当时的我对他的看法非常赞
叹，就好像一个泛舟人生之海的拾贝人，总想把发现的
真理之珠捡起并珍藏一样，我很想用笔把他的观点记录
在纸上以供世人分享。但山山水水又总是占满了我的眼
底、脑海，于是这个念头只得作罢。

再后来，由于千山万水的阻隔，我们便很少见面了。
即就是在学院重逢，也难得交流、长谈。想不到的是，
正当我编写此书时，思桃博士又千里迢迢赶到了学院，
并站在了我宿舍的门前。于是在夜深人静之时，我又一
次从头到尾听闻了他的经历。他流畅而轻柔的声音就像
一个站在黑板前讲课的老师，娓娓道来、不疾不徐。

作为一个中医博士，思桃先生对感受、造作苦乐的心
有一定的认识研究。众生都想快乐平生，但往往因不知
快乐之因，反而给自己找来一大堆痛苦。而佛说的离
苦得乐之因又未必能被众生接受。那就让我们一起来
看看思桃博士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吧，想得快乐的众生也
也许能从中找到自己未来行动的方向。

在世间法里面我从事中医这个专业。中医是一门很





特殊、很深邃的医学学科，说它特殊及深邃，是因为这门学科所包含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认知结构、心理及生物医学模式是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门医学体系所不能企及的。在中医里，它将苦与痛这样一个极普通和常见的生理现象归结于心。同时，又把与之相反的一种心理现象“喜乐”亦归属于心。这样，人这一生所困扰和追求的“痛苦喜乐”便全都与我人之心挂上了关系，所以说万法不离其宗，只要抓住心这个枢机，就可直面所有现象的本质。中医里对超越有限形质但又不离有限形质的心的探求，便自然将人们的视线引到宇宙人生的本源、归宿这样一个大问题上。

我们面临的问题千千万万，但归结汇总，不外苦乐而已。纵观人类历史，你可以清楚地理出一条线，那就是在人类所有千差万别的行为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动机——离苦趋乐。而古今中外的人们无论是从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无论以科学为武器还是以艺术、哲学、宗教为武器，目的无不是想从本源上探寻到生命苦乐的本质，并进而截断苦流，直至大乐。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生存现象背后的实质，除了一些人实在因为障垢太厚、利令智昏，因而无法看穿纷至沓来的生活表象的内里含义外，大多数人静下心来想一想，可能都会若有所思：噢，的确如此。一天到晚乃至一生中的所有造作，不都是为了多一点乐、少一点苦吗？

把人类的所有努力引至苦乐的避免与达成上，然后我们再去思考下一步的所作所为，那就把复杂的问题实质化了。下面我们就该探讨如何离苦得乐了。

再次从本质的意义上，对人类所有的离苦趋乐的行为和努力作一个划分，则不外两类：一类的行为和努力是在我们所说的类似中医归结万病于心的这个心的层面上展开，也可称之为形而上的层面；另一类则在心外的层面，或者说形而下的层面展开，再通俗地说，就是从物质方面去用功作意。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反身自问一下，自己追求生命本质的努力是在心的层面上，还是在物质的层面上展开呢？接下来，自然而然就会有另一个问题产生：到底从哪一个层面努力可以彻底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

通过我自己几十年的人生阅历，十几年的从中医本科读到博士，后又当教授又行医的经历，以及十余年的闻思佛法史，我坚定地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万法唯心造，那么要想直截了当、从根拔除人生的苦源，就必须还是从心这个层面上解决问题。

可能有人会反驳说，物质决定意识，你凭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从表面上看来，物质手段似乎可以解决人生诸苦。你肚子饿了，给你吃的；身子冷了，给你穿的。但饥寒交迫的痛苦解决以后，你能拍着肚皮保证说“这下好了，从此以后就可心宽体胖地过生活了”吗？我只想说，温饱问题我们似乎可以用物质手段去加以解决，但我们心的安乐，却并不随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成正比例自动提升。有时反而会以反比例急速下滑，以至于在你爬上物质生活的巅峰时，你的内心感受倒有可能跌入心灵的低谷。在内心反省一下吧，如果你的心永远只知外驰、只知外求，那除非你停止呼吸，否则呈加速运转的



欲望，一定会让你的心一直处于不停的奔波劳碌、算计营求之中。一个目标实现了，另一个目标又来了。就这样循环不息，你也就在一次次相似短暂的欢乐过后又跌入寻觅不得的苦恼中。但人可能是世上最没有记性的一种动物，也是一种最易满足、自我蒙蔽的动物。他会在不停的痛苦追逐中，始终把曾得到的一点点可怜的欢乐与满足，用自我欺骗的“空气”把它们吹得大大的，形成一层浮沫似的假象，让自己在泡沫中自娱自乐地呼吸，并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全部。

记忆当中，有一位小说家说过的话总是时时浮响在耳边：人生就是一个旅程，坎坷不平的旅途上布满了各种痛苦的深坑。我们人哪，刚从第一个深坑里跳了出来，在还没有落到第二个深坑之前，这段过渡期就是乐，平坦顺利。当跳进第二个深坑时，又如从前一样受苦了，到处碰壁、抗争，极力想从深坑中跳出来。一旦跳了出来，轻松一下，过了这段过渡期，又复陷入痛苦的深渊。人哪，就是这样苦多乐少地走完一生的旅程。有的人遇到的深坑又多又深，所经受的痛苦就更是苦不堪言了。一般说来，这段过渡期的乐是短暂的，有的还未体会到乐的滋味，就又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了。人的一生归根结底还是苦啊！

所以还是那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为了达到我们这一生所期盼的终极目的——离苦得乐，我们还得从只知在物质层面去追逐快乐、实则毫无快乐的怪圈中解脱出来，把目标放在心的修证上。因为佛法告诉我们一切均是心的游戏与显现，如果学会了调心，不让心随妄念



去起心动念、攀逐外境外缘，保持如如不动并了了分明的状态，那我人则一定可回归到真正的清净、平等、觉悟的快乐本性之海中。我得出这样的定解也是经历了一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但感谢上师、感谢佛法，最终我还是找到了“系铃之人”——我自己的妄心分别，并在佛陀的教言指导下开始了心的回复之旅。

回顾我走过的路，总感觉不胜感慨。在我还未出生之时就随母亲一道做了右派；出生后又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灾害度过来了，又随父母下放农村，在农村做了十六年的五类分子子女，其间的辛酸苦辣可想而知。那个时候除了挑粪种田之外别无出路。招工没份、当兵没份、上大学更是没份，就连到城里当装卸工的资格也没有。高考恢复后，我才得以考上大学，然后又读了硕士，并最终在南京中医药大学获博士学位后进入南方某中医药大学任职，继而又取得了教授职称。我学佛的因缘也就是在大学毕业后，一路顺风地向着世间人认为的“尊贵”生活大步迈进时成熟的。那时，我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这在过去是想也不敢想的奢侈生活；而且在社会地位方面，我由一个五类分子的子女，一变而为受到社会尊重的专业人才。从外表看，这个变化是天翻地覆的。但我常常扪心自问，我一直执著探寻的人生最根本的那个问题，也就是苦乐的问题是不是彻底解决了呢？在农村曾经以为只要改换了政治划分，到城里去，快乐就会多起来。生活好了，心情也就肯定开朗了；没机会读书时，总想着这么多令人烦恼的事情，可能进入了知识海洋——大学后，便全



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身体不好，是营养不良；心情郁闷是环境所限，只要一换环境，身心肯定怡然安乐……等外部环境一天天好转起来后，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心里的痛苦和烦恼只是在形式上与过去有所不同，其本质并没有丝毫的减少。

在形而下的层面，我努力奋斗了几十年，人生的其他方面都已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人生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却依然得不到解决？物质和文化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但为什么我仍然摆脱不了痛苦和烦恼？在温饱没有解决前，在饥寒交迫的时候，物质的作用很强。不过当这个层面的问题一旦解决，围绕物质的一切手段所能产生的利益也就基本达到饱和。再往下走，物质手段所能起的作用便只能是隔靴搔痒了。人生的苦不可能最终从物质层面剔除，如果你人心不足蛇吞象，那千万亿的家产、千万亿的身价，也带不来你的安乐。沿着形而下这条路，你就是走到天上去了，走到月球甚至太空，又能怎样呢？

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注意心地的问题。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把目光延伸进佛教。

不过就好像执著外物的习惯久了，一下子很难转过来一样。刚开始学佛时，我又执著起种种神通显现的外在枝末细节。那时整天东奔西跑，往来穿梭于各大寺庙之间，不能说态度不虔诚，也不能说探究另外一条解脱之道的愿力不迫切。但苦于无具德上师指引，1995年之前，我基本上是以“寻求奇遇”的态度奔波在寺庙间的。学了几年佛，居然不知道发菩提心的重要性。也想



摆脱痛苦，但心里总是稀里糊涂地不明所以。故而这样的学佛，让我很少得到真实受益。直到有一天，一位看我乱跑瞎颠的师父出于悲悯而给了我一本《六祖坛经》，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的这一切造作全属“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

当初是心著于外物上，现在是心著于神通之境上。当初因迷于外物而追逐外境，现在因著于神通而致离心的本性越来越远。在我的学佛历程上，《六祖坛经》是第一本真正告诉我心地真相的宝典。每每念及于此，我的胸中总是涌起阵阵让我感动得要流泪的谢恩之情，如果不是《坛经》，那我想见心地本来风光的念头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实现啊。《坛经》告诉我：“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又说：“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想当初我理解的“神通禅定”，便是看哪个师父入定不起念时间长，越长神通越大，那这个师父的道行也就越高。现在六祖明确地告诉我，那些都属土木灰石定，如何能起大机大用？最主要的是，六祖告诉我：“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这句话一下子就告诉我，自性本来清净，但自性又能生万法。我马上就联想到以前看《金刚经》时不理解的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怎么可能无所住又要生心呢？现在我才豁然有省，心的本性就是远离一切戏论的大空性，但此“空”非顽空、断灭空，而是充满种种随缘起用的“妙有”。我们但如镜照物一般了了现前，过后又不执著一物一情、一丝一挂，那只管放任去生活、工作、创造、发明、治病、开方、游戏、



吃饭、睡觉，尽可造作一切事，但去留无意，任云卷云舒，看庭前花开花落。成不足喜，败不足忧，尽本分去做足矣。尽大地都乃心之幻化，但不妨即假作真，大演一场空花佛事，而内心又无所住着，过后又如画水无痕。此种境界杜绝了执实幻化世界的弊病，可救世人逐物迷情之痴；又泯灭了黑山窟里做活计的虚无与断灭，可补死定之人不知现起大机大用之偏。在这样一个既纵横无碍又往来无意的天地间，何处不是我自性显露？何处不是我大展身手之处？尽管大干它一场“革命事业”，只要心知实无一人、一事、一物可被你革了命。也就是在认识到《坛经》巨大的振聋发聩之力后，我的身心忽有一种解脱束缚、放下包袱的感觉。从此以后，我看这个世界似乎卸下了烦恼心、纷乱境，一切都是那么亲切，一切又都是那么自然，因为这“铃”之“结”我已摸到了它的开脱处——纯粹是作“结”自缚！被自己的妄心、妄心所起的妄识、妄念鼓动下的妄行，妄行后的执著不悟而缚！真是天可怜见！

1995年在我的学佛之路上是非常关键的一年。除了闻受《坛经》外，我还听闻了圣者法王如意宝的事迹及色达喇荣佛学院的闻思修概观，这两件事足以扭转我人生的走向。1996年我就发心来到了佛学院，并荣幸地皈依了法王他老人家。

1996年来到学院实修了一阵时日之后，我在1995年学佛的基础上又向上迈了一个大台阶。特别是在听闻了一位堪布传讲的朗日塘巴尊者著的《修心八颂》后，我更进一步理解了《坛经》文字背后的真义。我觉得自

己以往对《坛经》的理解可能偏于“文字禅”或“口头禅”了，六祖在讲“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这些甚深见解时，我大概只从“空诸所有”的理论层面上做出了一定的相似理解，但我忽视了六祖在空性背后，婆心切切的“菩提心”、“悲智双运”的内核思想。这样的谈空论理，或在如烟世事面前如行云流水一般的雁过长空，当然对去除物执、我执有一定的帮助，但我的大悲心、菩提心会不会在这种潇潇洒洒的特立独行中被漂亮地虚晃过去？在听了堪布讲到第七颂“暗取他苦”、第八颂“诸法如幻”后，我不禁流下了热泪。“从此以后，我就可以用大悲与空性两条腿走路了”，我在心里感慨万千地感喟道。“愿我直接与间接，利乐敬献诸慈母，老母有情诸苦厄，自己默默而承受”，这样的境界，“空”非仅仅用“大做空花佛事”六字就能轻松地从口头上滑过去。“愿我所行此一切，不为八法念垢染，了知诸法皆如幻，解脱贪执之束缚。”从此我不仅懂得了诸法如幻，不仅从道理上了知了心生万法而不应执著，更开始注意培养自己在日常举止、行住坐卧、待人接物时，要从心里流出这种慈悲，我要尽心尽力把它用在对待所有的众生上。但同时又应当做到，就像我竭尽全力救治了一位病人，却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菩萨心肠一般。

在学院闻思的《修心八颂》，使我终生确立了这么一个理论及实修准则：心是本来无生的，但显现上为剔除无明，你还得时时刻刻用“悲智双运”的方式去打磨



它，才能使它臻于化境。

从1996年至今，一转眼五年时光又从眼前匆匆飞逝了。一边行医教学，一边学佛修心，我愈来愈明确，只要心地清净，一切又何得染污呢？还是再重复一遍那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把心这个“系铃人”捉住，让它转无明为妙用，转烦恼为菩提，那人生哪种境遇不会转危为安、转烦恼为快乐呢？我们人人都想趋乐避苦，为这一目的，大多数人都造作不休。但他们以为从物质的追逐中就可得到心灵的丰富，以致身心归于满足、快乐的想法，在滚滚不息的欲望之俗世，将会被一代代人、一种种实践证明为如唐吉诃德般的执著而永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为何不换一种方式呢？解不开铃反而越缠越多，干脆一把快刀斩断所有葛藤、物执，露出清明活泼的自体妙心，用它去对待一切由它所生之万法，那岂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妄念莫进，随缘起用又进出无碍？！

把对外执取之心放下来，心锁自能打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若仍无有停息地忙忙碌碌于尘劳缠缚，则非但去苦趋乐无望，恐怕你连睡觉都不得安稳。梦里还在勾心斗角、烦恼不休，以致惊心动魄之时忽而觉醒，方知大梦一场。不过白天醒来方知夜里做了梦，那白天的一切造作在一个智者看来，或者等日后我们自己大觉之时，又何尝不会认为它也只不过是一场梦幻呢？

白日的所作所为与夜里的梦魂牵绕，二者的分界在哪里？



这场大梦谁先觉呢？还是让我们快快证取心性的本体吧，到那时自会水到渠成，一切迎刃而解。我们的心便可真正憩息在离苦得乐的归宿中。

思桃博士讲完后已是第二天的黎明了。他的真实而深刻的论述我全都记录了下来，尽管字数比较多。当今知识界中的许多有识之士都已开始借鉴佛法来研究人心的问题，并力图用心的本来面目来应对世间生活，我觉得这样的研究才会开花结果、富有实义。

1985年9月12日，在美国纽约的大乘寺玉佛塔落成典礼上，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说道：“我是一个信奉佛教的科学家……佛教是世界上伟大的宗教之一，两千多年前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雕刻、建筑艺术与佛教有渊源的关系，文学、诗词也融入了许多佛教的思想。宋朝苏东坡的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想众生也就是因为心陷五蕴之中才会不识自心真面目的。听听这些世间智者的声音吧，我真想低声悄悄地告诉那些没有学识的人们：“请仔细思维该不该对佛法诽谤。”





平等的世界

个人的生命之花与广袤的大地相比，可能会显得异常渺小，但再微不足道的小花也会散发出它本有的芳香。每个人依据前世所造的不同之因而感受今世不同的业感之果，这看似不一样、不公平的人生境遇，实则是因果法则最公平的显现，只是这个中因缘大多数人看不透而已。

有的生命花朵从一开始就遭到各种风霜冰雹的打击，不幸的生命就此夭折。有些尽管也遭遇了各种违缘，但强韧的生命力在各种因缘的扶助下，最终还是能绽放出生命最亮丽的色彩。不过要想使人生的鲜花盛开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我想恐怕只有在佛法的慈云慧雨浇灌下，这生命之花才会常开不败，并对大地的养育之恩做出应有的回报。

作为一个修行人，我平日特别留意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别人的欢乐与哀愁、成功与挫折，对我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而在平常接触人时，我就很在意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故事，我想具体了解一下每朵生命之花的盛开与衰败的因缘。今天我碰到了圆慧，那就刚好趁此机会，把她自己采撷出的一朵生命之花奉献给大家吧。

1971年的一个夏日，我降生在一个没落的满族贵族家庭里。不过我的降生并没有带给这个家族以任何欢乐，反而使之罩上了一层阴云。原因就在于我是一个女



孩子，而且命相不好。村里人都说我克母，是“扫帚星”转世。就在这样一个充满歧视的环境中，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时光。

记得三岁时，有一天望着天空里美丽的白云，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它们一样飘来飘去的，那该多自由啊！从六岁开始背上书包上学起，我就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超过所有的男孩子！在这样的目标驱动下，我的学习非常自觉。小学时跳了一级，直接考入了全区重点中学。本以为靠着优异的成绩可以让父母对我另眼相看，但哪里想到，这样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在他们的冷眼面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我曾不屈不挠地努力过，从小学拿回家第一个满分开始，一直到我升入初中后，每每都做着当爸妈看到红红的一百分时，会对我破颜微笑一下的美梦，但这样的梦只要一踏进家门就会自动破灭。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我很久，以至于我对饱尝父母关爱的小弟弟充满了嫉妒甚至敌意。苦闷之余，我只有以读书来充实自己。

上初二时，学校排演一出话剧《观世音菩萨传说》，选中我演十岁左右的观世音菩萨。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头发很长，并总给人一种冷冰冰感觉的缘故吧。当老师把剧本给我后，从不知观世音菩萨是何许人也的我，一下子就被她的故事给吸引住了：显现在世人面前的她的命运也非常苦，但她却能于不论何种境界中都保持自己的慈悲本性。一个生活在困顿中的人，还能时刻显发这种对他人、对众生无尽的慈爱之心，在我看来，这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这次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成为了我日后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很多次当我面对不幸和挫折、面对不公和冷遇时，我都会想起观世音菩萨的大悲热肠。这样，许多痛苦与压抑也就在她的精神感召下渐渐化去无痕了。

十八岁那年，我考上了沈阳的一所自费走读大学，读建筑系。相对自由、宽松的大学生活并没有改变我以往的孤僻性格。同学们也当我是一个怪物，很少与我说话。其实我对她们没有任何恶意与成见，只是童年的阴影压在心头郁积得太久，使我不愿意过多地在众人中喧哗、打闹而已。而且我也不太愿意融入她们那个叽叽喳喳、整天跑东跑西地串联游玩的群体里，那样的生活在我看来真的没有太大实义。我的这种做派，再加上我每次考试都遥遥领先，致使我常常成为别人背后议论的主要焦点。为此，我有时不得不感慨一番：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呢？又为什么不能平等相待呢？为什么总是争来斗去？

第二年，我又考上了辽宁省委党校的经济管理专业，但这一点也不能使我高兴起来。因为活了快二十岁了，这时才突然有了一种感觉，我是越活越糊涂了。曾经有过的所有鸿图大志都已荡然无存，我感觉自己的前途一片迷茫。我根本说不清楚我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

经济管理专业的学习使我了知了如何管理一个机构、如何面对经济社会的一些知识。简而言之，就是初步学会了怎样赚钱、如何用钱建构起人与社会群体之间



的关系。这种理念使我的感情渐渐麻木起来，因为钱这个东西几乎勾走了人们所有的感情，但它本身却是最无情的东西。我发现在我学着与它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的眼里、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就全被它挤满了。每天一睁开眼，似乎头一眼看见的天花板上都浮满了钞票。

临毕业时，我在一家大酒店实习。最终由于各方面表现还令老板满意，毕业后我就留在了这里。日后想起这段经历，我实在是从心里后悔不已：这个选择毫无疑问是我人生当中最错误的一次抉择。因为在酒店工作的三年当中，我眼见着自己不断地堕落下去。

那时为了谋生，我日日周旋于三教九流之中。推杯换盏、笑脸相迎、机关算尽、惨淡经营。本来就孤僻的我，当时外表上虽然嘻嘻哈哈，实则内心的壁垒与城府较以往更为厚重了。我在看穿别人虚伪的同时，自己不得不比对方更虚伪。因此我瞧不起自己！而且我具体负责一个餐厅的工作，这样我便得经常杀生。刚开始杀生时，我的心里还阵阵作痛，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就想起我曾扮演过的观世音菩萨，她在自己身处困窘境地中时，还不忘护惜更为弱小的生灵。我现在明明可以保护一些急待拯救的生命，但为了自己的生存，我却眼见它们被推入火坑。不过刚开始时的这点自我谴责，很快就被日复一日的麻木感代替了。与此同时，我的官阶越升越高，腰包也越来越鼓，但有时一边数着钞票，一边我就莫名其妙地发起呆来。呆坐中我会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念头：天地这么大，到底哪儿是我的家啊？我最终会到哪里去呢？





在浑浑噩噩中就这么过了三年，当满地铺满金黄色枯叶的时候，我的苦闷心情也就像这季节一样，充满了没落。无聊与无奈之中，我独自一人在餐厅自斟自饮。恰在此时，隔壁的建筑公司王经理也来到了我们餐厅。因平日关系不错，他见我一个人在喝闷酒便关切地问我出了什么事。没想到他这一问倒像是勾起了我的满腹伤心事，我顿时嚎啕大哭起来。当时的我什么也不顾及，我也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好像一个憋闷了太久的人，总有一天会忍不住要大爆发一样。我一边哭一边哽咽着问道：“人活着为什么这么没有意义？”我也不知是在问自己，还是在问别人。

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我的哭泣稍稍停歇的时候，王经理居然平静地对我说：“小王，您可能还不知道，尽管我平日老要与客户在您这儿应酬一番，但我至少明白一点：我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总有一天，我会脱离这个鬼地方的，因为在我心里早已有了一个最好的归宿。知道吗？我是一个佛教徒。有了这个支柱，我什么都不怕了。”

结果，第二天我就跟着他来到千山，第一次拜了佛菩萨。那天正好遇到一位老和尚开示，他讲的杀生过患与众生平等之理就像鞭子一样不停地抽打着我。整个听讲过程中，我全身汗毛直竖，愧疚与恐惧一阵阵袭来。等老和尚一开示完毕，我就跪倒在观世音菩萨像前汗泪交流地发愿：从今往后一定吃素，再也不敢杀生了。

从此，我就正式走上了学佛之路。

1994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我见到了塔尔寺

的一位大堪布。他对我的恩德实在是太大了，在他那里，我又进一步听闻了因果不虚及众生本来皆具如来德性的道理。他还告诉我，就像镜子蒙上了一层灰尘一样，可怜的众生只因无明妄动便生生世世造业不已，把自己的一片真心彻底玷污了。一定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众生、对得起佛呀！要赶快努力证悟呀！

在他的鼓励下，我不久之后就来到了普陀山。在那里我请了许多大乘经典，并聆听了一些高僧大德的开示。记得当我读《涅槃经》，读到佛陀将入涅槃那一段时，内心真是难过极了。在泪流满面的同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佛恩太难报答了，但我一定要报！因为我的新生命就是从佛陀那里、从上师那里得到的。只有更加精进地修学、闻思、广行善事，才能以自己尽速解脱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与大家同脱轮回苦海、共趋涅槃大乐妙境。

在学佛之路上就这么平稳而快乐地走着，但一九九八年的四月初八，我却遭遇了学佛以来最最痛苦的一次打击——我的那位塔尔寺的堪布师父圆寂了。悲痛万分的我在接到这个消息后的唯一反应就是痛不欲生。心里面除了痛苦还是痛苦，简直不知干什么好。就在当天的深夜时分，我在梦中见到了堪布。师父骑着枣红马，头戴五佛冠。他微笑着对我说：“你看似很坚强，内心却为何如此脆弱？本来人生就聚散无常，光哭就能了脱生死吗？你应该去寻找你真正的大恩根本上师。”

得到了师父的这番训诫，我才稍稍控制住了一下纷乱失落的心绪。我开始留意起上师所说的“真正的大恩



根本上师”这句话的含义来。1999年秋末，我在大连阿姨家头一次见到了法王如意宝的法相。当时的我内心非常高兴，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没有丝毫犹豫我就对老人家作了头面顶礼。顶礼完毕，我忽然就想到了那位堪布的话，“会不会他就是我的根本上师呢？”一想到这，我的心就怦怦直跳，同时，一股无法言喻的巨大喜悦与归宿感立刻遍满全身。法喜充满的我当下就决定要去拜见法王。

来到色达喇荣佛学院并最终见到法王以后，我久悬未决的心终于尘埃落定了。我想我今生再也不会遇到比这里更殊胜的道场、比这里的上师大德更相应的导师了。特别是在听闻了堪布传讲的《中观四百论》后，久惑不解的许多问题全都获得了圆满的答案。平生第一次，我知道了这世上还有一种究竟的见解——大中观；平生第一次，我知道了大圆满的最究竟见解，竟是连“执中”也不要执取，而且连不执取“执中”之见解也不要执取。这样的生命该是何等洒脱、潇洒的天地游啊！因为没有一物、一情能再挡住你心的遨游八极。

再接下来，便是2000年2月19日这天，我平静而自在地进行了我的剃度仪式。当一缕缕青丝被缓慢地剪落时，我的思绪又快速地翻回童年的记忆：曾经为父母的不公而怨恨在心、苦恼在怀。这么多年过去了，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即就是我和弟弟平均分得了父母的爱，但人世间还会有别的不平等在以各种方式、于人生的各个阶段上等待着我们。只有清净的心地才可以做到平等，而清净的心只有依靠佛法才能感得。

平等的世界不在天上、不在人间，它就在一个个被佛法浇灌过的心田里！

在圆慧的叙述中，我感触最深的是她人生经历当中的酒店工作情景。我总在想，作为人类，如果以杀生来维生的话，那这个世界就真的像是人间地狱了——人类的花园是建筑在动物们的尸骨上的。这样的风景充满残忍与血腥，毫无诗意可言。

人世间有千千万万的行当，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以杀害生命为生的职业？把自己的生存维系在残杀另一个众生的方式上，这是一种愚者的残酷行为。因为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只要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都不会把生命——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的众生的，当成儿戏。

想起来非常心痛，在当下这个末法时代，有些号为大德名僧之人也开始开办酒店、残害众生。如果是大成就者以方便法调伏众生；或能在特殊因缘条件下，超度所杀之生灵使它们获得解脱，那应当悉听尊便。否则，这些人只能算作相似的修行人。因为佛陀制定的戒律里面明确规定不得杀生害命。从世间角度来说，动物保护运动也正风起云涌，而动物保护观念更是深入人心。比如世间哲学家叔本华，对他的哲学观点我并不赞同，但从基本的人性角度，我倒是十分赞赏他的这句话：“凡是对动物残忍的，不会是个好人。”

所以很是替圆慧感到庆幸，她终因善根的成熟而跳出了杀生这一自陷、陷他的火坑。我相信，在平等、清净、永恒的生命花园里，圆慧这朵小花一定会越开越鲜



艳、越开越长久的。而对那些以杀生为生的人，我要说，你们听着：再不忏悔改过，你们都不会被善良的人们当成好人！

学佛之路

2000 年末，学院举行汉僧七部大论的结业考试。一千余名汉族四众弟子中，普英以一百分的优异成绩荣获女众的最高奖励——特等奖。不过，单从外表你可能一点也看不出她身上的知识分子味儿：永远都是那么朴素，永远都是一种苦行僧的神情。但她的内在智慧却很成熟，闻思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不唯出世间法，她对世间法同样也很精通。有一段时间她发心为众人做饭，结果她娴熟异常的刀功与做菜技巧同样让大家叹为观止。

在给她剃度的那一天，她流着泪说道：“我没有可以供养上师三宝的东西，我就把自己的学佛历程讲出来作为供养吧。”

我于 1971 年出生，今年刚好三十整。在这而立之年，回顾自己学佛的前后过程，我要说，如果没有佛法，如果不到色达喇荣佛学院，那我这“立”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立起来的时候。

记得 1989 年考入四川师范学院政治系后，大一、

大二基本上是在与好友泡茶园中度过的。后两年才痛感虚度光阴、毫无所获，便一头扎在图书馆里开始潜心钻研。那一阵子，举国上下到处呈现一派经济飞速发展的腾腾景象，原本想在书山文海里探出一条明达世事人情、洞悉社会人生的通天大路来，但两年秉烛夜读的经历却让我对书本上的所有现成答案越发疑惑起来。百思不解之中，我便从书堆中抬起头来。这一抬头不要紧，思想困惑的我很快就被书斋外汹涌澎湃的经济浪潮席卷而去了。想当初确也想在经济大潮中当一回弄潮儿，结果在我钻进孔方兄的小眼睛后，见到的金钱风光却让我感到大煞风景。亲戚家的几个姐妹在一起合股开了家公司后，原想利益均沾。但一涉及到“钱”字，她们的态度与做法就让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我大长了一回见识：因为收入分配问题，亲姊妹差点火拼起来，真应验了“亲兄弟明算账”那句老话。最后亲戚们反目成仇，只好散伙、各自为政去了。

我这个人倒还有个长处，那就是相同的错误不愿再犯第二次。通过这场经济纠纷，我隐约明白了金钱的魔力。钱可能会驱使别人为得到它而六亲不认、发疯发狂，不过我却感到钱这玩意儿恐怕很难给人带来安乐。眼见周围的许多人在经历了苦难和贫穷的挣扎后，腰包渐渐鼓了起来，但大多数人在陷入金钱的魔力磁场后，欲罢不能，都只能加快对财富的聚敛。这中间所使用的手段不外坑蒙拐骗，而消费所聚资财的方式也不离吃喝嫖赌。而且不管是已致富还是未发达，人们大都“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在欲壑难填的贪心那里，我终于



看到：社会仅仅依靠物质的富庶永远不可能真正消除精神的贫困；个人把幸福和安宁的赌注全部押在金钱上的结果，也未必能使自己如愿以偿。

带着旁观这次经商活动所得到的创伤记忆，也带着更多的疑惑与不解，1993年毕业后，我来到了垫江县中学当起了一名政治课教师，前后共达五年。尽管不得不放弃为自己建购别墅、添置名车的美梦，但对金钱的淡漠并不妨碍我在别的层次上，继续我对这个社会的探究热望。于是我开始选择人大法学院的民法专业作为我的考研目标，这个小小的垫江县中学怎能让我施展对未来社会的种种宏观构想。我想以法制来约束人们过分贪婪的欲望，以法制来协调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以法制强行把不规范、混乱、无序、疯狂、不均、倾斜等等社会病态现象扭转过来，使我们这个人类社会能在法的阳光下健康成长。然而在北京备考时，在公安大学遇到的好几起上访事件却让我的热望很快熄灭下来。首先，我感到依法治国在一个“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里会受到种种挑战乃至扭曲；另外，社会上存在的不公与强权已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范围。我感觉自己真是幼稚之极；最关键的是，法制如果不以一种文化心理作为底蕴，那就像锁链可以锁住人的身，但却无法锁住人心一样，它只能从外部表面上调控一下人的行为，指望它实现社会人心的长治久安，恐怕最终是会令人失望的。

那我们的文化脊梁、精神品性又在哪里呢？什么又是扭转人心的内在驱动力呢？当时，我仿佛看到人生之海上很多小舟在随波逐浪。而在金钱和物欲的冲击下，



那指路的灯塔却在风雨中飘摇。

苦闷之中，无意间看到了一位明朝理学家对佛门的赞叹：“三代礼乐，尽在丛林中矣！”这句话又把我的思路引向了佛学思想，从此我开始留意起以前从未关注过的佛教世界来了。记得有一回去一个小寺庙里消夏，正逢一老尼师圆寂。当她的遗像挂出时，我惊讶之极：那是一位秀丽的年轻女子，含笑的双眸写满温柔与慈爱。再对照眼前这个眼眶凹陷、牙齿脱落、永远也不会醒来的老人，我怎么也不能把二者联系起来。一瞬间我就想到了我自己：现在穿着高跟鞋，脸面也还算年轻，但连衣裙里的身躯会不会最终也像这位老人那样干瘪、枯干？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在得出这个答案的同时，深切的感伤和失落顿时袭上我心。但事实确实如此！我也终将会成为过去。一刹那间，我想到了郭沫若笔下那火中的凤凰，它涅槃后获得了永生。我的生命可不可以也如它那般永生不灭呢？

从此，我更加专心向佛法里寻找这生命不灭的支柱。一次游五台山，偶遇一师，他告诉我：“世间幻化之事幻生幻灭，寻之如逐水中月影，终究了不可得。唯佛陀宣示万法唯心，能识取自心自可了知。不过，这世间有几人知道一切都是心的幻化？这世间又有几人能知道这心原本无有任何造作、无生无灭？这世间又有几人能像佛陀那样生生世世以生命为代价，向心的本性回归挺进？这世间还有谁会如佛陀一般大悲心切，无处无时不现身为你照破无明？”

老师父几句话让我顿感言下有省，我坚定了继续参





学的信念。就好像一层窗户纸已明现于日头光影之中，就差被一拳捅破、打开自性壁垒了。而这最关键的一拳，恰是在色达喇荣佛学院被上师们一下施予的。

听人介绍来到佛学院后，方知所闻不虚。真正在这闻思修后，才感到佛法乃“止于至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追求完美、弃恶从善的道德观念，如法修行后不可思议的神通自在，乃至祛除身体的疾病等等，并不能精辟地说明佛法的全部。她的精髓之处在于：佛法的五明能解释并涵盖现代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尤其对心的见解与实证更是让所有已知的科学、哲学体系望尘莫及。大脑黑箱一直是哲学家们困惑不已的谜，而佛陀在彻证了心的本性后早已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于空性中显现一切，又把一切都化归于空性。佛陀就这样揭示了世界的真相，并指示我们最终也要回归没有痛苦和不幸的极乐国土——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间。

回想过去，总会有忍不住的一声叹息。在川师的图书馆里泡了两年，为什么就没有留意佛法？工作了五年居然没有看过一本佛学书籍，这到底是自己的无知还是社会有意无意的偏见？不过这一切还是把它们都归之于因缘吧，就像因缘又让我最终碰到了佛法一样。

在金钱的追逐中，我看到并闻到了那么一丝铜臭气。在法律的天平上，我看到并感受到了：假如没有人心的支撑，这法律之天平将永远不可能公正。只有在佛教的世界里，我才头一次感到可以解决一切困惑、一切问题的智慧的力量。这种智慧根源于每个人的自心，而爱心则是她最肥沃的土壤。但太多的人看不到她的枝



叶，更看不到她的累累硕果，这都是因为你的心被外物蒙蔽住了眼睛。

得出了这些定解后，在2001年的6月，我终于下定决心出家修道了。记得那天的天气并不晴朗，但我的心却充满阳光——这一剃度不知剃掉了多少烦恼与多少劫的业障啊！从此就可以轻装前行在菩提之道上了。

我的学佛之路还刚刚起步，但我相信后面的路程会越来越宽阔、越走越光明。那么你愿不愿意也与我一起上路呢？

普英从一个原想以法律来维系社会平衡的政治爱好者，转而成为一个认定世出世间唯有佛法才是最有意义、最值得为之献身的出家人，这中间的经过已如上文那样和盘托出了。仔细审视一下她的学佛之路，那么她最终的抉择也就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了。世间的许多政治风云人物，也每每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当中得出大致相同的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比如清末著名爱国政治家林则徐在《十无益》中就这样说过：“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为富不仁，积聚无益……”而这“存心”之善恶、“为富”之仁与不仁又绝非一种政治体制或法律规则所能强行决定与扭转。风水也罢，积聚也罢，假如没有人心的建设相配套，那所谓的天时地利、物质积累，都不会对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与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决定性的正面影响。

这世道存乎于人心，而佛法则是最好的调心法门。



走在光明佛道上

1998年的春天，我带着母亲、妹妹朝拜拉萨，返回成都后我又特意赶到乐山礼拜了乐山大佛。记得当时我和成都、乐山的许多四众弟子还在朝礼之余，专门在乐山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放生。那天原本大家都很开心，众人齐心协力把一筐筐的鱼儿放归江里。但没过多久，由于众生的业力现前，突然之间，从江边一下子就冒出很多只小船，它们争先恐后地划向刚刚获得自由的鱼群，一大帮可能早已窥伺良久的渔夫们，开始拼命捕捞这在他们看来无异于天上掉馅饼的美餐。

我们想尽各种办法也无力阻止他们！

我悲哀地望着江面，望着兴高采烈的那群不知因果的人们。正在独自伤心之时，耳畔忽然传来一阵阵哭声。扭头一望，只见王德钦正在难过地抽泣。“不用哭了，有时众生的业力是根本不可思议的。”我对王德钦安慰道。

“堪布，我觉得那些鱼、那些人……怎么都那么可怜。”她哽咽着说道。过了一会儿，稍微平息了一下心绪的她又问我：“我这样哭是不是非常不好？”

“那倒不一定。你这样哭说明你的善根很深厚，否则不会流出大悲的眼泪、信心的甘露。”

那次乐山之行是我和王德钦的首次接触，后来她就先后四次到过佛学院参学。在越来越多的接触当中，我们经常有机会在一起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一次较充

裕的交谈中，她向我讲述了她由一个好学生转向一个努力奋进的佛子的过程。我相信她的经历也许会使一些人在感慨之余能变得清醒起来，促使他们也去观察自身的生存实际。

我毕业于某市电子科技大学，现正在读硕士。同时，我还是一名佛教徒。每每想起出生、成长在北京的我能接触到佛法，并值遇许多大恩上师，心中就不由得感慨万分。

我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军队大院里。父亲于大学毕业后参了军，母亲专科毕业后曾一度在中学任教，后又辗转回到大学工作。在儿时的记忆中，我始终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勤劳善良的父母对我关怀备至，一转眼，我便上了小学。在学校里，老师教我要做有理想、有道德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当时许多人都觉得那只不过是一句口号、一个空头大道理而已。我虽觉得我们确应该有远大志向，但心里也总有一些说不出的疑惑。直到有一天，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则“火花”（即名言，都是很有哲理的话）：“志高品高，志低品低。”这则“火花”给了我很强的信心：一定要树立远大理想！因为我希望自己成为品德高尚的人，为此我就必须树立高尚的志愿，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记得当年周恩来总理于青年求学时期所发下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愿，着实让我感动不已。是啊，我们读书不能只为一个人，或几个人，应该为了祖国的振兴、人民的幸福。

小学时的我连“佛”字都很少听到，更不可能对佛



教有什么了解。只有在一次春游时，我们去了卧佛寺和潭柘寺，当时这两处寺庙里人很少，也见不到出家人，俨然就是两处风景名胜。只记得那里很安静，即便是在我们参观卧佛的时候也依然显得很安静。卧佛很大很大，他安详的神情，让人一见便生起欢喜心。

初中时的我一心扑在学习上，每天作息很有规律。这段时间我看了不少有教育意义的书籍，其中记忆较深的有：《安妮的日记》、《牛氓》、《青春之歌》、《爱的教育》等。

这时我开始考虑人生目标的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于集体中，没有许多人的努力，个人很难成就一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能骄傲；另一方面，我应该尽最大努力，为社会、为人类贡献自己的一生。那时我建立的第一个具体目标便是要当一名工程师，虽然我无法想象做一名工程师所应具备的条件，但我肯定当时学的会成为将来的基础，为此我就要学好每一门功课。有一次我的几何晨考才得了70分，心里有说不出的沮丧。下午回家后，我难过得无法改错题。无奈之下便开始写日记，一边写一边重温自己的梦想，结果当一篇日记快要结束时，我的心情已豁然开朗。

有规律的生活和勤奋学习的结果是：我以平均97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市重点高中——清华附中。读了高中之后，我开始了住校生活。虽然我学习依然很勤奋、成绩也算优良，可是生活环境却比以前复杂了许多。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如何面对不同性格、不同爱好的人？如何面对友谊？怎样将学习与生活相融合？如何提高

自己的修养？是做一个圆滑世故的人呢，还是做一个别的什么样的人？此时我才恍然发现我简直就像一个无知的小孩，许许多多的问题萦绕于怀，却不知什么才是最好的答案，也找不到一位老师可以解答我有关人生的问题，于是我变得沉默寡言了。

在高中期间，有三件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一是关于人生价值的探讨。当时社会上有两种风气：一曰读书无用，故而弃学经商。二曰出国留学。前者是说只有通过经商赚大钱，人生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后者的主体则为高级知识分子，由于当时国内的工资待遇很低，老一辈知识分子一生的积累也无法达到外国同行一年赚的钱，因而许多文化人便认为只有出国留学、在国外工作，他们的能力与人生价值才能得到最大的承认与实现。如果说是为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做贡献，那么就不存在国界的限制，从此角度讲，出国留学以及在国外工作也挺好的。可是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这两种人生选择无论怎样都无法使我心甘情愿地就范。有一次，我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爱因斯坦的一段话：“人的价值不在于他从社会索取多少，而在于他为社会付出多少。”我这才算是初步确定了我的人生价值取向。

第二件事便是作家三毛的书。她的一本散文集中讲道：快乐的小花不在某个岛屿上，也不在外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而在每个人的心里。这些看似很普通的话，却给未曾真正了解自己亦未曾真正了解周遭环境、十分想寻找人生真谛与快乐的我以很大启发。

第三件事便是我的姥姥。姥姥在我八个月时便去世



了，她并不识字，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她却以纯朴善良、善解人意和热心助人而赢得了村人的尊敬。在她七十寿辰时，全村的人都为她祝寿。从童年起，妈妈便时常给我讲姥姥一生中善待邻里、乡人，善待有困难的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并不是姥姥告诉别人的，有些是妈妈亲身经历的，有些是听妈妈的姑姑讲的。小时候，我也只是听听而已，觉得很有趣。到了高中，我便开始思考这些故事中许多做人的道理。姥姥虽然对人很好，可还是会遇到恩将仇报的事，但她却始终如一地善待她周遭的人，一直到死。她的这种精神，使我想起了那句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由此我想到，一个人在顺境中做好人可能不觉得很难，难的是在逆境中依然做好人，且不为环境左右，始终坚持最初的善心。于是姥姥便成了我心中的榜样，我就是想做一个像她那样的人，不论别人怎样待我，我都要始终如一地善待别人。这便是我最初树立起的做人原则。

高中三年一晃即逝，努力依旧没有白费，我以较好的成绩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某市的电子科技大学，从此开始了崭新的大学生活。

来到这座城市后，发觉这里的天总是阴阴的，难得见到太阳，不过气候却湿润温和。校园里的香樟树时时散发出一阵阵幽幽的清香，沁人心脾。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开始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大学生活说起来是枯燥的三点一线：宿舍——教室（或图书馆）——食堂。尽管如此，我却乐在其中。我把学习生活安排得井井有



条，既紧凑，又不会令人厌烦。我不看电视、电影，除了适当的文体活动外，从不放逸。就这样一年飞逝，我以年级第四名的成绩，得到了二等奖学金。这时的我可说是春风得意、十分顺利，但我总觉得像是缺少了点什么。虽然我说不出缺的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不是大学老师能给予我的，也不是从文学名著或普通的世间书籍中所能得到的。

在大一的暑假里，一个很偶然的机，我平生第一次在离学校很近的一个寺庙里拜了佛。事后我把拜佛的事告诉了一个好朋友，他从小便信佛。他既没有马上就大加赞叹，也没有轻易讥笑我“临时抱佛脚”，只是微笑着对我说：“你应该想想看为什么要拜佛，否则岂不是很盲目吗？我希望你不是迷信，你应该了解佛教的教理才对。”在他的启发下，我突然想起别人曾介绍说《金刚经》是佛法中的最上乘，我立即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书摊上请到了一本《白话佛经》，里面有《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六祖坛经》及《普贤行愿品》。当晚我便迫不及待地读诵《金刚经》的原文，立刻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虽然当时我并不能了解经文的义理，但其中有几处却给我很深的触动。一是佛经给了我对于佛陀及其教言的信心。从小到大，我不曾对任何一个人或事，产生过如此强烈的信赖感。在经中，佛陀亦亲宣：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这些教言更增加了我的信心，觉得他的真谛之语，远远超出了世间的一切言词。二是经文最后的偈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好像一



道闪电，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使我不得不重新观察我及周围的一切。三是佛陀做忍辱仙人，为歌利王节节肢解的公案，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为什么忍辱仙人对歌利王肢解自己不但不生嗔恨，反而发愿成佛之时首先救度他？虽然经中讲明了原因：无我，可那是凡夫所无法达到的境界。平时我们总是仇恨害自己的人，要是手被刀子割破了一个小口子，我们亦疼痛难忍。佛陀为什么能做到这点，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这便是我初遇佛教的因缘。以前的我算得上是有理想、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人。但同时我又像一个在黑暗中想努力摸索出人生真谛的小孩，费了很大的劲儿，却常常不知所从，始终找不到进入正途的路口。从那天起，我的心里便点燃了一盏灯，尽管灯光尚弱，但我再也不是一个人在黑暗中盲目地寻找真理。

在这里我想插一句：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人对佛教及学佛的人有很深的误解，他们认为佛教徒及佛教大致不外四种状况。其一是人们在遭受很大挫折，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信佛、学佛，是为了求佛祖保佑他们走出厄运，或是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其二是学佛的大都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婆婆，他们大半文化不高，把烧香拜佛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或是求佛陀保佑全家幸福。三是认为佛教是迷信，只是让人烧香拜佛。四是认为佛教是消极的、宿命的。关于后两点对佛教的误解，国内外仁人志士都曾以各种方式予以驳斥，近代高僧弘一法师著有《佛法十疑略释》，专门解释人们对佛法的疑惑。当代大德堪布索达吉所著的《佛教科学论》，更是详细地阐

述了佛教的科学性。而我的亲身经历及周围许许多多的有文化、事业有成、正信的青年学佛者的事实，都说明前面两种认识是绝对错误的、偏激的，那是由于人们并不真正了解佛教的本来面目才产生的一些愚痴之见。

不久之后，我又看到一本《佛教与人生》的小册子。通过它，我了解了五戒、十善以及菩萨的四宏誓愿。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时，心里十分高兴。我开始相信佛法的弘扬对社会的安定与进步将起到重要作用。社会上的一切犯罪有哪一样离开过杀、盗、邪淫和妄语？一切丑陋的现象有哪一样不是和贪嗔痴紧密相连？试想如果一国中人人都奉行五戒十善，那么百姓一定是安居乐业，国家一定是繁荣富强。即便不能如此，哪怕多一个人行持五戒十善，国家都会多一分祥和、少一分危险。仅仅如此也可以看到佛教是积极向上的。同时菩萨的四宏誓愿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我开始模模糊糊地有些了解了佛陀的前生——忍辱仙人的行为。用我当时的想法来说就是：佛陀心量不像我这样的凡夫那样狭窄，他的心胸比大海还要深，比虚空还要广，那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又令人向往的一种境界。我深信，虽然我不能现见佛陀，但他却可以作为我永远的老师！我要向他学习，要成就和他一样不可思议的境界。佛教不仅仅是教条，而是要我们去实践那些自利利他、离苦得乐的方法，最终使自他都得到真正的快乐。

在1993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我和许多人在昭觉寺的大雄宝殿内，以清定上师为皈依师，皈依了三宝并受了五戒。当时的情景让我永生难忘：大殿中人挨着人，



但秩序井然，我们在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下，恭敬地顶礼诸佛菩萨和慈祥的上师。我们跟着上师念诵着皈依的誓词、发菩提心、发四宏誓愿……当时的我十分激动地想，今天我终于可以在诸佛菩萨、上师的面前郑重地发下誓愿，对我来讲，这些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话，更是我的心声。皈依后，我依然每天忙于学习，很少到昭觉寺亲近上师。当时我看了《六祖坛经》、《金刚经》，但却不知如何将经文与我的生活相融，也就是说，我并没有真正开始修行。直到几个月后，一位热心的师兄借我许多书，其中有《竹窗随笔》、《宣化上人开示录》、《印光法师文钞菁华录》、《白话阿弥陀经》。这些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的修行开始有了落脚点。

当时我并不太了解莲池大师、印光法师，只是通过他们的著作，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们高尚的人格。他们那无私的、慈悲的、充满智慧的教言深入人心，令我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信心。在莲池大师、印光大师和宣化上人的开示中，将杀生的过患、茹素的理由讲得圆圆满满，他们从卫生、因果、慈悲等角度，以教证、理证及大量的事实为依据，苦口婆心地规劝，不能不让人信服。我是学科学的，并不是随便就相信一切，亦不是随便怀疑一切的人。信仰也好，其他任何事物也好，如果真正是科学的、有道理的，我便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去信仰，去做。从此我开始发心吃素，并且在饭桌上常常忍不住地对男友讲：“一碗肉羹，仇深似海。”试想，平时我们的身体不小心被针刺到或被开水烫到，我们都会痛得急忙躲闪，感到很难忍受。而那些可怜的动物，却

每天面临着被割喉、拔毛、刮鳞、开肠破肚的危险，活生生地感受着千刀万剐、入沸汤、下油锅等我们无法想象的可怕痛苦。它们也像人类一样贪生怕死，因而它们的痛是刻骨铭心的，它们的恨又怎能不深如大海呢？大概由于这句话太容易使人产生联想，而这种联想又是好心的男友所不忍的，所以没过几天他也发心吃素了。

其次，我开始了解了净土念佛法门，知道有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以及阿弥陀佛的大愿。对于学科学的人来讲，不容易相信这些看似神奇的事物。但我为什么要怀疑呢？只是因为我没有亲眼见到吗？实际上，人的眼界实在太小太小。孔子、华盛顿等伟大的历史人物，还有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我们都不曾亲眼见到，而我们依然相信史书上的记载。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亦为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圣贤、高僧大德和成千上万的无名善士所亲眼目睹，并载于佛经、高僧传、往生传等许多史书中，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总之佛陀的真实语、高僧大德的谆谆开示，都使我对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产生了信心和向往之心。求往生也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安乐，而是为了帮助所有的有缘人得到真正的快乐。从此，我便在上课下课的路上按照印光大师所教的方法念佛。当我专心念佛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与安详。

慢慢地，我对佛教的认识不断深入，这要感谢净空法师的开示、黄念祖老居士（北京邮电学院的教授）讲的《无量寿经》的录音带以及印光大师的文钞。从黄老居士那里，我了解到华严境界、华严十玄（即一多相即、大小相容、广狭自在、延促同时、重重无尽、圆明具德等）的不可思议。而这些不可思议的



境界并非是神话、臆想、反科学的，而是佛陀亲证宇宙人生实相后所见的境界，是自心所具的功德之相。近代及现当代的许多著名科学家、哲学家，也已经从科学、哲学的层面，不同程度地了解到了华严不可思议的境界。如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曾说过：时间、空间、物质都是人类的错觉。这一论点已突破了旧的时间观、空间观和物质观。而辩证法也提出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我相信，科学的发展一定会成为佛教科学性最好的佐证。有人讲佛教是唯心的，因为佛教中讲“万法唯心造”。而实际上，“万法唯心”的“心”并不是指意识，也不是指某种“客观的精神”。从实质讲，佛教不是哲学而是一种圆满的教育，她以三宝为依怙，以戒定慧为宗旨，依靠闻思修证悟诸法实相。而针对不同的个人，佛法又有八万四千法门去因人施教。来自印度的释迦牟尼佛，两千多年来，已让许许多多的人依照他的教言而证得了万法的本性，并获得了大自在、真快乐，在这方面有历史记载的数不胜数。

随着信心的不断增加，我往生极乐世界的愿望也更加强烈，因而念佛也更精勤了。但烦恼却时而销声匿迹，时而又滚滚而来。在我自省之下，觉得原因在于自己并未真正生起世俗菩提心。原先听黄老居士介绍说密宗是果教派，是佛陀究竟了义、最极圆满的教法后，我便对密宗生起了信心。后来又有人介绍说，密宗的加行部分有专门修发菩提心的方法，这使我对密宗的向往之心更加强烈。不久之后，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情便像专门为我预备似的发生。就在我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习，

即将返回北京的前几天，一位朋友通知我说，昭觉寺要举行很殊胜的灌顶，我便毫不犹豫地和朋友一起参加了那次灌顶并受了在家菩萨戒。不过，许多年后我才真正有机缘逐渐深入地接触、了解了密法，并在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上师前接受了殊胜灌顶。所谓“饮水思源，知恩图报”，现在回想起我学佛这么多年的经过，我深深地体悟到，即便是非常微小的进步，亦无不源自诸位上师、诸佛菩萨的慈悲护念与加持。诸佛菩萨无时无刻不在关照着每一位众生，只要我们有一点善根，他们都会以种种方便，使我们的的心趋入正法。

虽然我现在修行并不精进，且还有许多坏毛病，但我已经开始走上一条光明的菩提大道。无论我今后从事哪种职业，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不会离开上师三宝，不会离开正途。为使一切众生都能摆脱痛苦，真正获得永久的大安乐，我愿为此努力、精进地修行，直到永远……

听了王德钦的叙述，我感觉她真是一个非常好学、善良的姑娘。一方面从小到大都对科学有着不懈的追求，一方面又能客观公正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并趋入佛法，这后一点在当代知识界尤为可贵与难得，因很少有人会从世间法里、对远大理想的追求中抽身出来而栖身于佛教的寂静生活。

在这个世间，以智慧，特别是佛法智慧拥抱人生的实属罕见。不知人们知不知道，他们整天连做梦都想得到利益，但他们获取利益的方式，却往往导致最终的结



果与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驰，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其实只有通过真正的智慧，人们才能获得世间乃至出世间最大的利益。所以我希望现在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王德钦能如她所说，更进一步地把比原先有所提高的聪明智慧用来与佛法相结合，争取尽早圆满福慧资粮，为周围的人做一个学佛的科技工作者的榜样，对佛法、对世间科学都能做出应有的贡献。

脑海当中永远都会记住她当年在放生现场洒下的泪水，更期望未来的王德钦，能用真正的大悲泪水去救度更多的身陷不幸的可怜众生；能用真正的智慧双眸去破除愚痴世人的暗昧。

撞击灵魂

在人生的旅途中，除了父母以外，老师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传道、授业、解惑”者了。我读书时，总感觉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各个十全十美。随着年岁的渐长，才渐渐懂得其实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能把于人生真正有益的经验传授给学生，特别是当这个老师不懂佛法的时候。可惜的是，教育界当中又有几人能信仰佛陀宣示的真理呢？

不过我认识的老师当中，有些却早已皈依了三宝。有的还像下文的主人公王老师一样，辞去工作专修佛法。如果了解这位毕业于西南交大的王老师的学佛经



历，那就请听我细细道来。

能生而为人是幸运的，但不幸的是，我却是在父母长期不和的阴影中长大的。也许是因为过早地感受到人世间的苦难，我从小时候起便开始自觉思索人生的真正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但无论是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还是上帝布道的福音，都未能使我的心灵找到最终栖息的港湾。疲惫之极，我又乱投向“外道”之门……好在苍天有眼，我佛慈悲，困惑中的我偶获《密宗断惑论》一书。此书的指点迷津，对我犹如迷途中的导航，使我得以悬崖勒马、回返正途。不仅仅是我，妈妈和姐姐也都顿觉：如要寻觅人生真理、脱离轮回苦海，则唯入佛门方得正果。于是我们娘仨立即同日皈依佛门，开始诚信佛法。我们还在佛前共同许下即生成就、往生西方净土的誓愿。不久，一生饱受磨难的母亲去世，这让我更加感到生命的无常。仔细想来，那令无数人贪著不尽的生命，不就是呼吸之间的一缕游丝吗？醉生梦死的众生又焉知那灭顶之灾实已高悬头顶。看破了那些许多痴心妄想之众如何也放不下的花花绿绿的世事万象，我想我该去追寻最终的去处了。为自己，更为所有的如母有情都能解脱轮回的锁链而追寻那最究竟的、不生不灭的生命之根。

1999年春节，带着母亲临终前的嘱托，辞别了老父亲与家人，我只身来到色达喇荣佛学院寻找我的归宿。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湛蓝的天空一尘不染。在莲



花宫，我第一次见到了《密宗断惑论》的作者——这个在我人生最紧要关头给予关键性指导的人。这位堪布平和地问我：“你想求什么？”

望着他那张略显严峻的脸，我动了动嘴唇，却不知说什么好。见我有些紧张，堪布便从身边取出一张法王上师的照片放在我头顶，并温和地说：“好吧，给你加持一下。”然后他便开始念经加持。

就在这一刹那，一股说不清的能量像电流般划过全身，激动和兴奋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身体在微微颤抖，我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温暖。眼前不知怎的就浮现出印在记忆深处的一幕情景：

小时候我总爱在田埂边的小沟里玩耍，沟里常常有一群群蚂蚁在跑来跑去或者打闹嬉戏，这时的我总会在一旁静静地看得出神。突然上游的田里放水了，混浊的水流卷着泥沙滚滚而下。眼看着这些蚂蚁就要被水冲走了，我急得使劲喊：“快跑呀！水来了，你们要被淹死了。”然而这些蚂蚁却全然不知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还在那儿快乐地忙忙碌碌着。顷刻间小蚂蚁们便被水流吞没了，偶尔会有几只侥幸地挣扎在水面，我便赶紧拿一张树叶一舀，将它们捞出来……

此时的我，仿佛也看到了一张巨大的手慈悲地把我这只可怜的“小蚂蚁”从轮回的苦海中“舀”了出来。小时候的那段经历，常常使我联想到我们人类的生命也同样如此的脆弱与无力。不过，现在我在心中可以欣慰地对自己说：“我得救了！”

拜见了堪布之后，我自己感觉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我为自己今生起能值遇这么殊胜的上师，并与佛学院结下深厚的法缘而欣慰万分。学院里的一切都在促使我思考自己未来的道路该怎么走。这里的每一个修行人都让我感到一种鼓舞，不论男女老少。每当我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我的母亲。如果她还活着，我一定会带她来这里，让她同我一起沐浴法王如意宝的教法甘露与慈悲阳光。

在学院，我感觉自己的灵魂每天都在受佛法的撞击。特别是从天葬台回来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了。那天大约是在中午12点左右，骄阳似火，我独自一人沿着坛城边的小路向天葬台奔去。我想亲眼看看堪布在课堂上讲的“我们的身体不过是供秃鹫吞食的食物”这一景观，同时也想好好思考一下这里面所阐述的修行哲理。

那天的尸体是一具女婴，大约只有六个月大吧。我不想复述她的稚嫩身躯被秃鹫吞食撕扯的场面。我只想说，当第一只大过这个女孩身体几倍的秃鹫扑向她时，我忍不住哭了。不是恐惧，不是恶心，我为我们人类的可怜、自以为是、执著造作、痛苦不堪，但又那么固执的愚痴，头一次感到了发自内心的悲哀！是呀，原本四大皆空，所有曾苦心孤诣营求过的一切，到天葬台上还剩下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夜睹明星悟道后感叹道，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为了让众生证得这久已失落的自性，佛陀不惜说法四十九年！越是想到佛的慈悲、我人的愚昧不灵，我的心就越感到难受。那天，我痛痛快快地在天葬台哭了一个下午。

看完天葬回来，我开始不再贪恋自己的肉身了。不



仅这样，只要一见到有些忸怩作态、浓妆艳抹之人，一观想那身体，我就忍不住翻肠倒胃。的确，深深地去体味，我们为之誓死捍卫和精心呵护的身体，与鸟食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生生世世相伴的其实是一堆烦恼和痛苦编织的网。被染污的心错误地理解着生命的意义，从而把无尽的苦注入岁月之流里，真正地障碍了生命的自然流畅。

天葬对我的心灵撞击、打磨，让我开始重新组合身心世界。我渐渐学会了放下“自我”、放下执著，去努力和心性的本来面目会合。

带着从佛学院得到的对佛法的相似闻思定解，几个月后我回到了成都。再次面对以前习以为常的教学工作，但此时，我的心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说起我的职业，其实我是一名有二十几年教龄的某中专的教学骨干。平日兢兢业业，颇受学生喜爱、欢迎。除教学工作外，我还利用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参加了很多次全国、省、市级的歌手大赛，在现实生活中可谓小有名气。但在佛学院所受到的熏染，使我已不想也很难再回到过去的生活轨道中。我怎么看周围的人与事，怎么觉得都与我格格不入。我也知道“佛法不离世间觉”，但正是想日后能从容游弋于世与出世间，我才想最好在还是能再回学院好好专一闻思修，为将来达到这个境界打好基础。要不然，整天在俗务中磨呀磨，自己那点儿善根怕是不多久就要被磨光了吧。况且在成都，我天天想的都是学院，整天魂不守舍的，这种状态还不如干脆回去算了。

主意一定，我便向单位递交了辞职申请。学校领导看了我的申请后专门找我谈话，希望我慎重抉择，千万不可当儿戏。我拿出法王老人家的法相和有关学院的一些照片给他看，又顺便把在学院的所见所闻、我在学院听闻的佛陀对人生的洞见说给他听。他像听故事般地听完了我的讲述后也深受感动，开始对我的选择表示理解。最后他考虑到我今后的生活没有着落，还特批了几千块钱以示对我的一点心意。我想这些都是上师的加持，否则哪会有这么顺利？为了巩固那位领导的善根，临分别时，我送给了他一本法王传讲的《百业经》。

放弃了二十多年的工龄，舍弃了可赖以生存的养老金，离开了朝夕相伴的工作，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因为我被敬爱的上师、被学院深深地吸引；因为我再也不想仅仅为了混口饭而唐丧光阴。尽管我出家的因缘尚未具备，但为了能更多地在学院听闻了生脱死的大法，更快地积累福报资粮，我想我还是放下该放下的一切吧。我的年龄也不小了，不说无常到来，就这么正常地活下去，数一数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

在学院，再也不必劳心劳力地蝇营狗苟。尽管没有了固定的收入，但也不会为满足不了无穷无尽的欲望而烦恼。在自己梦想的地方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真是自由自在。有了上师三宝的加持和相应的修学，烦恼的心终于开始平静下来：第一念抓不住，第二念总还能回光返照，照破妄念；凡事观心自省、随缘不执为用。漂亮的衣服照样穿，该放的歌喉照样吼；钱财原本不是罪，不贪不执才为真。一位朋友在学院见到我后惊奇地说：“你



现在怎么这么自在啊？”

是的，与佛法的碰撞让我的心灵豁然开朗了许多，蒙蔽了许久的天窗终于可以让慧日之光透进些许的光亮。每当想起这些，我的心总是充满感激：为我拥有如此难得的人生，为我能幸运碰到这样难得的上师，为我能听闻无上的殊胜妙法。

真的，除了感激我还能说什么呢？剩下的便是全身心投入我所选择的永不回头的修行之道了。

王老师虽没给我上过课，不过我还是称她为“老师”吧。以前她曾当面赞叹过我几句，诸如：“在学院最令我神往、最快乐的事之一，就是听您上课。”或者“您传讲的佛理深邃无比，单就教学风格而言，也堪称一位巨匠。听您的课真是一种享受”。这些话也许发自内心，也许是恭维。不过她个人能从单位辞职，一心一意专修佛法已是非常不易，特别是在许多人为保住饭碗而奔波努力的现在。如果佛法没有深入她的内心，她是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但时间会证明这种选择绝对没错！因为人无论依靠何种途径，只要能获得心灵的快乐与真正的解脱就是幸福的。我想王老师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是幸福的……

一百二十五位知识分子的学佛历程



人生定位

无论在汉地还是藏地，都有一些人从小就因前世同行等流果的熏染，而致很小时便与佛法结下了不解的缘分。如果他们前世与佛的因缘比较深的话，那这一世与佛法的渊源也更为殊胜。他们可能从小就对善知识、对佛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好奇与接近，与常人相比，也更能顺利而没有过多怀疑地接受佛陀的教言。对他们来说，以小时候的这些善根为基础，如果得遇具相上师教授的话，人生从此便可走上一条康庄、幸福之正道。

很高兴能在这里向大家介绍北大硕士明光的学佛与人生经历，他就属于这种从小就善根深厚的学佛人之列。多年的学佛经历使他在原先良好善根的基础上，人格、行为、修持都日渐增上，恐怕一些出家人的日常行持也难与之相提并论。

当人们越来越多地向外境趋驰造作时，他们是不会内观自心过患的。而在将佛法融入内心这一点上，明光的经历恰恰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我叫明光，现在北大某系读研究生。说到北大，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全中国最自由和开放的校园，在这里，莘莘学子均可依据自己的价值取向积极演绎自己的生命轨迹。我在感受北大自由空气恩泽的同时，也多多少少对这里的学佛氛围有些许的遗憾。每当向别人讲起我是一个佛教徒时，总感觉对方的目光里马上就有了一种

智海浪花





怪异的注视。于是我就在心里感叹到：“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信仰某种东西、某种价值体系，难道不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取向吗？就像你喜欢清华的荷塘月色，我喜欢北大的燕国风光一样，本无厚此薄彼之处，为何还要对我的信仰佛教大惊小怪呢？”其实我倒是一直觉得，在人们那越来越躁动不安的内心里，有了信仰还可以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否则，他的心里只会装下更多的足以使他倾斜、引发新的身心危机的欲望。

说起我的学佛过程，那似乎是一种水到渠成般自然而然的流程。1976年出生于北京的我，家就住在北海边。小时候大人常带我去那里玩，北海一带的景致中，我最喜欢的便是矗立在翠峦碧波之上的藏式白塔。特别是当人们告诉我那是一座佛教建筑物时，我更加觉得它有一种吸引我的说不出的神秘色彩。四岁上幼儿园时，每当我经过西四的白塔寺时，便总要不自觉地用稚嫩而好奇的目光紧紧盯住那壮观、庄严的大白塔，并总是希望车开慢点儿，好让我多看两眼。第一次进广济寺时才刚刚五岁，别的印象都没有了，只依稀记得拜完佛后偶遇一位老师父，他非常慈祥地摸摸我的头，还送给我一个苹果。末了，又对我父母说我非常有佛缘，长得也极有佛相。回家后，我把那个苹果放在我的床头，一直供到它最后烂掉……

童年的往事总是让人想起来就觉历历如昨日，点点滴滴的从中折射出我天真佛性的率真流露。上小学后，这种对佛的亲近感就更加与日俱增起来。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得了一场病。结果等病好后，我居然再也不想吃



肉了，从那以后就一直吃素到如今。上初中时，寺院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潭柘寺的塔林、戒台寺的戒坛、云居寺的石经板、智化寺的佛教音乐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中时我又开始接触佛教的理念，可能由于从小就与佛有扯不断的亲近关系吧，没有过多的分别念，在纯净的心田里，我很自然地就认同了佛教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因果轮回。当时身边几乎百分之百的同学都对佛法存有疑惑，但我想，如果要追根究源的话，问题肯定不是出在佛法这边，而在于不接受佛法的个人。如果你没有一个明晰、清醒的头脑，再加上受一些世俗教育的误导，对佛法产生人云亦云似的亦步亦趋的排斥、误解，想来也在所难免。但如果不放开胆量、放下成见去实地钻研一番佛法，只凭主观臆想或书本定论、大众舆论就轻易下判断，那我只能认为这种人已失去了自我，他们只是特定社会观念下的复制品或接收器而已。故而，我那时就常常去寺院参加一些佛教活动，如早晚课、水陆法会等。通过佛教的念修法门，我深感自己受益匪浅，至少身心越来越清净安和。备战高考时，就因为有过上早殿的经历，所以我可以在凌晨4点钟就起来复习功课，并最终优异成绩考入北大。

充满情趣的大学生活令我十分满意，二年级时，我还参加了禅学社团，真没想到北大还有这样的一个学佛组织。在禅学社里，我积极参加每一次活动，诸如讲座、参观寺庙、去中国佛学院与法师们座谈等。渐渐地，对佛教的信心之花在我心中越开越茂盛。虽则在北大校园里，我接受的是现代科学的教育，但在内心中，佛法与





科学并未形成两种互不相容的势力。站在佛法的角度审视科学，会使人高屋建瓴，而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感受佛法，你只能更加觉得佛法的远见卓识。我越来越相信孙中山先生那句话的正确性：“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

后来听说河北赵县柏林禅寺举办生活禅夏令营，于是在2000年的暑期，我就又赶到那里参加了第八届夏令营的各项活动。短短的几天时间，禅宗与禅学的理念便使我叹为观止、心悦诚服。回想起大学校园里，各种思潮此起彼伏，令人眼花缭乱。想当初，我也曾竭力追随过各个独领风骚之创造潮流的风云人物，以期能填补心灵面对浩无涯际的时空时，所产生的失落与空虚，恰恰就像时下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追星族一样。但结果却是往往不得其终：信息与知识变化太快，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你根本不知道这些学说会将你带向何方。所以尽管我从小就受佛法的熏染，但我一直试图能在佛法与世间学术之间找到融会点。结果上大学后这段时间的探索，我发现融会二者的基点只能是以佛法化世间思潮，而不能被之所化；世间学术只能以佛法为指导，而不能妄图超越或替代她。得出这个结论之前，我曾一度出现心灵的饥荒、人生的盲点，因我不知道应最终将自己的思想、人生定位在哪里，最终以佛法还是以世间科学立足于社会。虽然我也知道二者并不矛盾，但显现上毕竟有个以何为安身立命、以谁为指归、为主要处世立身之坐标的问题。

接触了禅宗之后，诸位禅门大德对禅宗直指心性的



开示，似乎传给了我一把启开心智之门的钥匙。从此，我的内心渐渐有了一道对付所有纷繁万象、芸芸百态、日常动用这些纷至沓来的幻象之良策：那就是不对境生心，只朗朗照了则已；认真做事，不论科研还是学习。但心无分别，用心处无一丝执著痕迹。总起来看，也即当体即空，但又不妨快快乐乐、无所粘着地大干一场。不唯从理上明了一点儿佛法所言万物归之于心地的观点，而且藉禅坐之修行，我自我感觉往日浮泛的心态也得到了明显调整，心力显著增强，气顺身调、轻安柔软。我终于体悟到，以前不论是学佛还是做学问，我的眼光始终在向外看，在外在的种种努力中追寻生命的支杆。也曾为此而疲于奔命，但效果并不明显。反观自心后，释然明了禅宗活在当下的理念。向外驱驰只能使我离自心越来越远，而内观的修行则可突破一切心灵的障垢，从而开发出本有的大智慧。

同时在夏令营中，大德们还一再谆谆告诫千万不要把禅宗宗师的一些呵佛骂祖之举当作自己修行的样板，原因很简单，我们谁都没有资格说现在我们已证悟了空性，谈空说玄正是禅宗后来流于“口头禅”的重要原因，一定要注意日常的点滴行持。在夏令营与道友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就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先说说我自己，在寺院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自己在为人处事上比以往冷静沉着多了。另外平常没课时，生活依然能保持规律，不像大多数同学那样日日呼呼大睡。回家后也能主动帮着家里料理家务。而在夏令营时，我发现有些营员虽未违反营地纪律，但他们纯属是把夏令营当成是一



次免费旅游。有些则借着“但观自心”的招牌，口口声声要摧毁一切有形有相的执著。他们早晨不起床上早课，晚上还要聊天不止，更不愿出坡劳动。而这些“无相”的修行者在发东西时，则回回抢在最前头。我想这些绝不是对佛法真正感兴趣的人，而且也绝不会修成。

多年的学佛体验使我认识到佛法是最完美的教育。佛法可重新塑造一个人的品格，使失落者再度获得自信与从容；使失望者获得勇气与力量；使暴戾者获得平和与慈悲。佛法确实确实是重建一个人心地家园的最上妙法。可惜的是，有不少知识分子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在对佛法的认知上，他们心里存在着不少的心理障碍。比如我校某系的一位博士向一位师父表白说：“我研究哲学多年，虽已看到佛法的真实与完美，但社会观念、周遭环境都使我还不太敢公开进入佛教。”其实我觉得这纯属杞人忧天或自我掩饰。对在家人学佛而言，某位大法师曾开示道：“应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故而我觉得这位师兄所言，实乃没有放下“我执”，因而无法学会“融化”。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我将依此教言努力实践下去，力争将禅与生活真正结合起来。

现在我已受持了五戒，我准备认真地从戒杀、戒盗、戒淫、戒妄、戒酒做起，受持佛法，并落实在最基本的一些日常生活中。比如在家帮父母做家务；在校主动帮同学打饭；在教室帮老师擦黑板；乘车时主动搀扶行动不便者，并给老年人让座；吃饭不浪费一粒米……我相

信以佛法指导我的全部所作所为，一定可以使我在拥有一个良好品性的基础上，“人道尽”后，而最终“佛道成”。

不过，每当我站在北大的选修课程目录表前时，一种深深的遗憾便常常让我忍不住叹息一声：成百上千门选修课中，唯独没有关于佛教内容的课程。看来博大精深的佛教体系还暂时没法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可惜，同时也让人深感可怕的事实呀！

是我们有意识的忽视？还是社会无意的歪曲？是教育体制的疏漏？还是主流文化的排斥？

我的看法是：失去了以佛教作为道德支柱的文化，将会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东方文明的失落中，彻底演变成一种混乱、失序、没落，因而最终会走向衰亡的文化！

存在于世间的佛法本来就应与社会相应，否则，所有的佛陀教言岂非成了一座空中楼阁？世间法都提倡并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佛法当然也应不离世间觉了。佛陀自己也曾说过：我要随顺世间。况且佛经里也一再强调修行人随顺众生就是随顺诸佛。所以我们每一个学佛之人在日常的行、住、坐、卧之中，都应该时刻用佛法规范、引导自己的生活行持，使别人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中，都能感受到一种既不显山露水，又起潜移默化之功的佛性流露，使他们在我们的人性闪光之处，都能渐渐体味到一种佛性的升华。

假如我们做不到与众生和平共处、平等相待，做不



到上恭下爱，反而处处让别人感觉我们很特别、很难相处、很怪异，甚至乃“挂羊头卖狗肉”之徒，那我只能说这实在是我们的修行走偏、走歪了的缘故。我们应该仔细体会六祖“佛法不离世间觉”这句话的密意所在。

一些修行人不能适应社会，这原因实在不能从社会中去寻找。由于自身的缺乏善巧方便，他们给自己的修行乃至生活增加了许多违缘与不便。而明光应该说比较好地把佛法应用在了自己的世俗生活中，这种平和而又有智慧的态度才是一种务实而明智的态度。

让我们把眼睛从虚无当中挪到地上，把心安住在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吧。

在求索之中

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前、中期，别说博士了，一个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极其微小。而今，大学生可谓已普及于社会民众当中了，以至一个无任何学历、文凭的人，反而会成为人群中的少数分子。在文化教育的层次、范围不断提升扩大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东西方知识分子对世间学问体系表示出了不满意的态度。其实，随着全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人们会越发感受到世间智慧的不究竟之处。因而，佛法的彻底洞穿世事表象的慧眼，才会与日益扩大的探求宇宙人生真理的众生之目光交相辉映。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柏克森旅游至印度时，在灵鹫山亲见了迦叶尊者。迦叶尊者带他到寂静处，整整为其传授了一年的佛法，还为他剃度出了家。当他回到伦敦后，自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众多专家、学者邀请他作了一次演讲。演讲时，他身披袈裟，向大家介绍了佛法，还指出他以前论著中唯物哲学的错误之处，并作了忏悔，又一一回答了听众有关佛法与哲学等方面的各类问题。当时就有九十六位博士等知识分子在他面前皈依了佛法。

而在中国，我所了解的一位博士常德，也在自己的不懈求索当中，皈依了佛法这一最高真理。我想这些东西智者们的同一选择，恐怕不能仅仅以巧合，或者“愚昧无知”来概括。

记得在读初中及高中时，看到《七侠五义》及《说唐》中，那些护法神祇救人危难于水火之中的神迹，我就有一种欣欣然而向往之的感觉。尽管我的这种感觉当中夹杂了不少天花乱坠的幻想，但内心深处，我还是对这个表象世界之外的某些神秘、不可知的因素充满了好奇。我不想简单地就把它归之为是一种神话或一种幻想，因为再大胆的幻想都应该有它的现实基础，无有任何没有来由、没有原因的空想之花，只不过有时发现这种事实需要别样的途径、别样的眼光、别样的手段而已。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期待着能有一天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自由自在地出入于有形与无形的界面。当时还意识不到，这条探索的红线后来竟



一直贯穿着我的全部思索轨迹。我一生的求索，其实都是想突破人身的所有局限，让生命焕发出最自由、最自在的光彩。这种打破所有壁垒的努力，并不是什么“隐身术”、“赴汤蹈火”、“生吞火球”、“刀枪不入”等等的神通追求，而是想发挥出生命原本就具有的潜能，让生命能与天地齐寿、与日月同辉。当然了，那个时候绝对意识不到这一点，只是想朦朦胧胧地飞旋在天地间、穿梭于时空隧道而已。

1983年我考入了云南大学，那时的中国大地正处在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的前夜，而我读大学的这四年期间，更是东西思潮，特别是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涌入中国的最疯狂时期。所以尽管我学的是理工科，但在潮流所驱下，我也半自觉、半被动地读了大量的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福柯等人的理论著作。关于神异之事的考虑暂时被放在了后台，对现实世界的理性思索则冲到了前景。但看来看去，除了感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外，思想上根本理不出个对于人生的清醒认识。小时候反倒活得简单而又痛快一些，长大了想深沉一下，想考虑得更全面，想当一个智者，结果反而适得其反。什么时候才能既保有童年的天真烂漫，又拥有成熟时代的睿智呢？

那时别说把西方智者的思想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了，就连我自己的平常生活都已是混乱不堪。在理想与现实、在欲望与理智、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我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过上学期间，我倒是一次去昆明



非常严重。看着有人非常虔诚地对五百罗汉像磕头礼拜，我心中就非常疑惑：对这些土木做成的偶像，有必要跪下自己的双膝吗？于是一个最简单、最省事的判断便不需要任何理由地产生了：这是封建迷信。后来毕业实习时，我又路过西南部的某个寺庙，见山门墙上印着六个比人还高的大字“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六字洪名，故而印象深刻极了。那黄墙红字非常高大、醒目，在我眼中留下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极为庄严的感觉。

1987年毕业后分配于某事业单位，自此算是领教了以前曾痛斥、鄙夷过的大锅饭的滋味，而且自己很快也沉溺了进去。在社会上工作一个月后，我便知道了“近墨者黑”的厉害。那时于空虚无聊之际，经常饮酒食肉、与朋友聚会、歌舞娱乐、游戏人生。实在没的可玩了，就拿起《诗经》、《楚辞》，以及《三言》、《二拍》，还有明清的笔记小说狂读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不想再碰那些佶屈聱牙的东西哲学论典，因为它们除了让你在文字上费解半天之外，根本无有单刀直入让你豁然明白自身以及社会、宇宙真相的手段与能力；一方面也是实在找不到寄托，又不想整日睡大觉，干脆就看看这些充满了想象、幻想、情感的文字吧。

看得越多，对里面的神魔鬼怪渐渐就有了更深刻的印象，这时又回想起读中学时对《说唐》之类传奇读物的喜爱。两相对照，那时是对想象界的东西充满狂热的探究欲望，此刻则要清晰、理智得多。如果说社会科学无法使我找到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切入点，而我又不甘心





轻易就放弃自己的努力，不想那么快地就随波逐流、自我放逐于众生之海，于是我便想从自然科学角度再去努力一番。这种愿望便导致了我后来的先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读硕士，再考入复旦大学读博士的经历。

1991年在合肥参加完考研后，便到明教寺游玩。在流通处看到有戒杀文、因果感应录等书，就随手拿来翻阅。其文真诚、词义恳切，让我又感新鲜又感害怕。所感新鲜者，因尽管以前饱读诗书，但还从未有任何一本书告诉我同源种性、众生皆做过自己父母的道理；所感害怕者，因自己已杀生无数。如果再算上前世的杀生，我顿觉自己原来竟是一个双手沾满众生血的刽子手。以前在看笔记小说时，就已对大量的因果轮回事例多有耳闻，情感上倒可以接受，但从理智上却总也说服不了自己，这也是选择理科再度深造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在看到这么多活生生的事例后，我不得不重新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对于因果轮回问题，我还是抱有一定的疑虑，但仅仅是我看到的那些佛学小薄册子，就已让我在所有的哲学体系之中，看到它们与佛法相比后的欠缺——那就是慈悲。如果细说我与佛门的缘分，那一年应该算是我的学佛之始吧，而且我所选择的佛学入门途径便是戒杀，从此我才开始一步一步深入佛学殿堂里来。

我的食肉之习气很深很深，故而我先从不食肥腻、不食水族开始。仅仅是这第一步，就已让我彻底放弃了以前认为佛教是迷信、是落后的观点，菩萨的六度万行应该是一种多么伟大的舍己为众之举啊！我连个不吃肉

都不能做到一下了断，看来学佛还真是非帝王将相所能为也，它实在是需要一种巨大的毅力与克制，去与自己的欲望宣战，去与自我宣战。这时，我多多少少有些明白儿时喜欢的那些英雄豪杰的超人之处了——他们的游刃有余，全是来自于平常的自我约束与升华啊！如果不把自己的与凡夫无二的种种贪执与习气全部打磨掉，生命的潜能怎么得以发挥出来？这种潜能如果不发挥出来，那即就是你和张三、李四外在上有那么大的差别，也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而要想打开生命的全部潜能，没有佛法的智慧，没有大决心、大勇气，又谈何容易？

有时嘴馋了，刚想破戒吃条鱼时，筷子已伸向鱼肉了，又猛然看到盘中鱼那死不瞑目的双眼，再想到“血肉团中有性灵”，便不觉心惊肉跳、不寒而栗。后来我又开始戒所有肉食，最后，便彻底吃素了，连鸡蛋也不碰。不过这前后工夫，大约花去了我六、七年时间！

这还仅仅是一个吃素的问题，就已让我了知了佛法的高深与信易行难的特点。所以有时一看周围之人那种根本不懂佛法，但却轻易地对我们佛教徒动辄翻以白眼的神态，我就感到又可气又可笑。等将来他们真的因缘具足迈进佛门了，当他们要想真正吃透一部佛经，真正把一种善行行持终生时，他们就会体会到佛法言行合一、超越有无、言语道断、究竟圆满的科学性、实践性、指导性了。

也就是从戒杀开始，我渐渐深入了经藏，因为我不仅想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况且在我的灵魂深处，





我一直就对因果、轮回总是存有那么一丝芥蒂。而原先读研读博的初衷：试图以科学来找到物质与现实的切入点、以科学来论证生命的本质、以科学来发挥生命的潜能，却在日复一日的学子生涯中，一点点被证明为是一个美好而永无实现可能与机会的幻想。因为我终于明白过来，科学探索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但对我们心灵的研究则几乎是空白。而且科学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是造福人类还是祸害人类，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心灵。而在对人类灵魂的改造上，科学恰恰无能为力。

所以我就把注意力放在了佛教的经论上。首先看到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经云：“若遇杀生者，说宿殃短命报……若遇畋猎恣情者，说惊狂丧命报……若遇网捕生雏者，说骨肉分离报……”接下来又在《入楞伽经》中看到：“我观众生轮回六道，同在生死，共相生育，迭为父母兄弟姊妹，若男若女，中表内外，六亲眷属，或生余道，善道、恶道，常为眷属。以是因缘，我观众生，更相啖肉，无非亲者，由贪肉味，迭互相啖，常生害心，增长苦业，流转生死，不得出离。”经中还云：“我见一切诸众生等，犹如一子，云何而听以肉为食，亦不随喜，何况自食。”有了这些经论作基础，当我后来见到《释量论》、《入中论》等论典时，对它们从因明角度对前后世所作的分析便立刻接受了。特别是后来又看到禅宗经常爱提到的一句话，“与山河大地一个鼻孔出气”，我真的是有种顿悟的感觉。既然万法唯识、三界唯心，你当然就与山河大地一个鼻孔出气；从本性上来说，本来无生的大空性，你当然就与万法同源种性。



而在如梦如幻的显现当中，你执著万法为实，贪别的众生之血肉身躯以供你自己的幻身享用，把自己的存在也执著为实，且执著为高于别的物种之实，那你就永远也不可能回复你的清净本性，永远也无法回复到本来无生的大空性中，永远也不可能开发出生命的全部潜能——那是必定要在无为状态下才可以显发的。你就只能在种种有为的造作中轮转不休。

从方便到智慧，从显现到本性，从机巧到般若，佛法终于让我打开了自己的双眼。

现在如果还有人要问我关于吃素的道理，“大道理”让我们暂且搁置一旁，从我的切身体验来说，我也可以给他讲出我的很多亲身体验：从自身讲，健康少病、聪慧有智；从心态上讲，心安理得，不欠命债；从修学上讲，易发起慈悲心。其实古人早就说过，“肉食者鄙，未可远谋”、“食肉者力，食谷者智”，细想这些话都是有道理的。还有很多人总在担心，不食肉营养跟不上。我的看法是，营养不成问题，这只是一个心理和习惯问题。以我个人为例，这么些年来，不管是搞科研，还是读研究生，也不管任务有多么繁重，吃素的我从未出现过营养不良的问题。倒是往往因贪食过量，而导致脂肪增加。

我一有机会便想向别人介绍戒杀吃素的好处，但碰到的不解总是远远大于得到的认同。比如他们经常会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吃谷麦蔬菜难道不也是杀害生命吗？”“杀害虫当然会有利于社会人类了！”“肉菜都已经做好了，不吃岂不是浪费？”“反正市场上的肉都





已被搁在那儿了，你不吃总会有人吃。”面对这些问难，我感触很多。世法多以个人、团体、人类利益为中心，佛法则以众生平等为基石。别的不说，我只想人们睁开眼睛看一看当今的世界：野生林木被大量砍伐；土地荒漠化速度加快；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日益被破坏；物种灭绝范围的惊人扩大……想想将来，当我们的子孙只能同有限的家畜共存于这个星球上，那岂不单调而又可悲。

从持素戒杀到深入经藏之海，从深入经藏到持咒修持，我的闻思修就这么简单而又实际。我不想贪多，既然佛陀亲口宣说过八万四千法门无有高下，那我何不一门深入呢。故而在初涉佛理后，我就于读硕士期间开始了我的念咒修行。不念不知道，一念方感咒语的奇妙与威力：比如大悲咒能治病防患、消灾解难，虚空藏咒可开发智慧、增强记忆力。我学的第一个咒是虚空藏咒，短短几行字，一会儿就能上口。继而六字大明咒、准提咒等等，一路念了下来，确感功效非凡，如精神易于集中、记忆力突飞猛进等等。这些都还是“小意思”，最关键的是，念咒法门一方面坚定了我对诸佛菩萨不可思议加持力的信心；一方面又让我慢慢明白了，只有当你越来越把诸佛菩萨内在化、与自己同化时，才会得到真正的感应道交。

不过学佛之路也绝非一帆风顺，记得有一阵子，于恍惚当中我就背离了佛法的正知正见，转而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些神通怪异之事上来。那时整天想的都是白日飞升、三花聚顶、长生不老、来去自如……日日妄图打开



奇经八脉。现在想来，一旦执著于神通上，一个修行人便会很快远离菩提心与智慧、忘记那些神通只应该是开发出自性潜能后的妙用，而非般若与慈悲正道、本体。

另外，我还深切地感受到，对任何一个学佛者来说，都必须克服掉软弱以及自私心理，必须勇于持戒，在戒律的严格要求下，努力打磨掉自己的一切凡夫习气。本来末法时代应以戒为师，没有戒律，所有的自我约束、自我升华便都成了一纸空谈。如果一个人连外在的戒律都守不住的话，你又如何指望他能为众生受一切磨难困苦呢？许多修行人一想到戒律，便想到电影《少林寺》中那威严的受戒场面：“尽形寿不杀生，汝今能持否？……”所以很多人不敢轻易持受。而我在圣水寺碰到的几位同修，他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却让我对受戒一事有了崭新的认识。当听到他们都受过菩萨戒时，我大为震惊，又深感佩服。震惊者，乃菩萨戒是尽未来际乃至成佛所应持守的，如若犯戒怎么办？佩服者，乃在于他们告诉我说，根本戒犯者无忏，直下地狱；其他戒违犯可忏，但与其忏悔，不如不犯。我实实在在是从内心佩服他们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坦然无畏，以及强烈的为志求无上道而甘愿灭除自己一切贪、嗔、痴习气的决绝态度。仔细反省一下，是要放纵自己一时的欲望呢，还是生生世世的解脱？因而随着他们的话语落地，我当下也发下了自己的大愿：从今往后，一定要以戒为师，这样便可有善师常随常伴，而且我尽形寿都不能毁坏戒体。机缘成熟时，我也要持守菩萨戒，护持正法、护持慧命。





我越来越感到，求福求慧、烧香礼拜当然不是坏事，因为有求必应、三洲感应啊。继而要是人们能发菩提心、求无上正等正觉，则更值得随喜赞叹。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再不力争斩断生死链、顿超十地，那茫茫苦海何有出期啊！

在求索之中，我将不懈努力！

常德博士的经历当中，我最喜欢的是他坚持吃素这一行持。随着所谓的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越来越多的汉地、藏地民众，把他们口腹之欲的满足、“饮食文化”的开发，都建立在了大量动物们的受苦受难乃至被血腥屠戮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人，特别是打着大小乘旗号的修行人，如果连活生生的生命都不知道保护的话，那他们作为人类所应该具备的最低程度的悲心，又如何得以体现？

如果是为了护持佛法，我们当然可以舍弃一切财物，乃至生命。但当其它动物的生命被迫奉献于我们面前时，动物们的这种“牺牲”又是为了怎样的“佛法”呢？这是我一生当中都会反复思考，并感困惑与愤怒的一个敏感问题。

每当医生拿着针筒要给我打针时，我都会想，如果我连个针管都不能承受的话，那么那些即将被屠杀的牦牛、海鲜等众生，当屠夫们要用刀、电锯等利器割截它们的身体时，它们又如何忍受得了？我们整天提倡自他相换的菩提心修法，如果不能把这种菩提心推及到每一个众生身上，那这样的菩提心与虚伪心又有何异？



生命对每一个众生来说都是至为宝贵的，而每一个众生的生命又绝对是天然平等的。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都应该思维一下，是谁赋予了我们杀害别的众生的权利？

品味人生

这个社会充斥着千姿百态的芸芸众生，每个人都因确立了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而各奔东西。有学识、有胆识的人往往一定要找寻到人生的究竟意义，而凡夫俗子则大多跟旁生一样，在浑浑噩噩中挥霍掉宝贵的生命。但想找到人生的究竟意义未必就真的能如其所愿，所以我想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们，在有一颗探寻真理的心之外，是否还应具备一种公正的态度、持久的耐心，特别是要有一种真正智慧的方法作指引？在这方面，我倒是想建议人们不妨试试看能否把佛法当作人生坐标。

说到古禅这位法师，他已经入藏多年了。在这之前，他曾经尝试着使用了各种方法来探索人生真谛。经仔细观察、取舍后，才最终选择了出家求道的生活方式。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一点便是，在他的眼目中能经常看到睿智的光芒，我想这一线智光应该是出自心地的。

思索人生，记得最早是从小学写作文《我的理想》时开始的。





这个题目让那时的我思绪万千，工人、农民、解放军、科学家……这些形象一个个浮现在大脑中，又最终一个个被我过滤掉。尽管后来作文还是得了个“优”，但不解的我依然打破砂锅问到底地向老师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老师当时把眼睛睁得大大地俯视着我，诧异的目光仿佛在说，这么小的男孩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问题？不过，她还是在课堂上表扬了我，说我是个“爱思索问题的同学”。

又过了几年，那年我刚好十三岁。暑假没事便到大姐家玩，等大姐上班后，我突然发现姐夫他们居然有那么多的藏书！尤其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的书柜上竟赫然摆着一套《托尔斯泰全集》。我饥不择食地翻看起来：《战争与和平》展示了漫漫的历史画卷；《安娜·卡列尼娜》里的情感世界诡谲多变；《复活》的男主人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忏悔与尴尬的两难处境中啊……老托尔斯泰对社会、人性的深刻但却没有最终答案的剖析，让我尚显幼稚的心无所趋从，难道这就是真实的人生？当我向大姐提出一系列关于生命的困惑思考时，大姐以一句话就阻断了我的探问：“你中毒了！”

中毒就中毒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依然持续着对儿时解不开的问题的探索。上大学后，我的思索渐渐变成一种执拗的对生存本质的顽强质疑——我对所谓正统说教下的硬性定义生起了不可遏制的怀疑！尽管我根本不知道真正正确的答案在哪里。好友们知道我喜欢探讨人生意义的问题，就都奉劝我道：“何必那么累呢？人活着能有份好的工作、好的伴侣不就行了吗？”

但我却不甘就此罢休。我对身边的同事、好友、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人，作了一次小型的社会调查，让对方用一句话来概括回答，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后来归纳了一下，大致得到了二十几种答案：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所爱、为了孩子、为了人类的繁衍、为了爱情、为了钱、为了父母、为了地位、为了天伦之乐、为了活着而活着……但再一深究下去，我发现在所有美好或不美好、高尚或不高尚的言辞背后，都浸透着两个字：伤害！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自由地、随心所欲地生活。为了生活下去，为了活得更好，他一生都要进行永无休止的伤害行动：伤害自己的天性、尊严、自由、时间、权利以迎求别人，迎求社会；伤害别人的时间、权利、义务、辛劳、尊严来成全自己。

既然在现实生活中求不到答案，我便又跑到西方哲理中去寻真。但大多数西方哲人的理论都让我感觉莫名其妙——不是以偏概全，便是管中窥豹；不是执著物质便是推崇精神。直觉告诉我，真相应该不在这些理论之中。

可能跟我俗姓孟有关吧，西方思潮难以解答心中困惑，我就一头扎进“孔孟之道”中，希望能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些什么。于是有一阵子便也整天将“子曰”、“子曰”充斥于胸，抑扬道来，倒也不乏颇多耐人回味之处。加之那一阵子社会提倡“奉献”精神，我想儒家教育我们要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于社会、团体、父母尽职、尽责、尽孝的言行，不正体现了“奉献”本怀吗？于是我也就开始在狭小的助人为乐的圈子中寻求



自我价值，寻求“一以贯之”之道……但有一天，我忽然想问自己一句：何为顺应天道？天道如果是真理，我为何却成为了真理的奴隶？我为什么不能发现真理、实践真理，并最终向世间宣示真理？

接下来，很自然地我又把目光转向了老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陶渊明的话总让我感到切中心怀。在我对隐士的生活和神仙道家产生兴趣后，《道藏精华录》等就自然摆在了案前。但看了一阵后，又总觉得不论符咒还是炼丹，大抵都不出术数范围。于是又开始追根溯源，抱着《道德经》、《参同契》体味不已。当时从京城白云观到成都青城山，我经常都在慕寻道长，祈请他们赐教一二……“吾命在吾不在天”之理确实让我潇洒自在了许多。自认为长生不老非我所求，返璞归真当是所愿，大道无为该是何等自在景观。但当妄念纷飞时，“替天行道”便再也不能让我神游无极了。天即真理，我为何一到世俗生活中时，便如同臣属，终不能摆脱纸上谈兵的局限而实证这天、这道？如果动辄妄言“长生不老”、“成仙成道”，这“道”恐怕当有所终极而非圆满永恒吧？……

又遇到了与学儒时同样的困惑，此心茫然而不知所栖。

儒道都已涉足，只剩下佛家。但当时对佛家的理论倒一点儿也不想深入，只因素来受正统教育，对和尚无甚好感：三个和尚没水吃——真是“一群寄生虫”。（谁知

道没隔几年，我也成了这“寄生虫”中的一个小虫虫。）那时宁肯再去涉足气功领域，但转了几个圈圈，发现大多数所谓的功法传人无非是把道家理论稀释一下而已，于生死又有何益？

怎么办？没什么可“办”的，那就接着迷茫吧……

大学毕业后分到一家出版社，每天上班时都要路过西四街口的广济寺。就这样路过了几年也压根儿没想到要去寺里看看。一个星期天，闲来无事，索性也就进去瞧个热闹吧。刚好碰到和尚们在诵经持咒，男女在家二众分立两旁，经咒声随着鼓、鱼、磬而高低起伏。我也只好入乡随俗站在了男信众之中，正在翘首东张西望时，后腰被人捅了一下，一个声音警告道：“老实点儿，心要诚！”我忙向旁边人看去，只见他们大都恭敬合掌、仪态安然、双目安垂，我便也煞有介事地闭起眼睛念诵起来。意想不到的是，我刚刚闭上眼睛、稍微内省了一下自心，眼泪便夺眶而出，一种不可言喻的安详感顿时遍布全身。我有些不好意思，一个大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莫名其妙地掉泪，也有点儿太挂不住面子了。想到这，我便连忙擦去了泪水。看看左右，幸好他们都在闭目轻诵，没人注意我。不过我心里倒一直在犯嘀咕：为什么我会欣喜而泣呢？这阵子并没有什么令我大喜大忧的事发生哪！哪里来的这些泪水？哪里来的这么强烈的欢娱感？难道释迦牟尼佛真的是一个无形的大气功师，随便就能让人生起喜怒哀乐？不行，我得再试试！

再次把双目垂下，静心内观，天哪！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珍珠，怎么挡也挡不住。同时心里也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感觉：如同浪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如此踏实，



如此安然……我在心里抗拒着：该不会是神经质吧？但感觉告诉我，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

再次擦去泪水，再度进入那种境界，难言的愉悦便再次从心底涌出。算了，就让这泪水汨汨地流吧……终于，法会散了，我的身心内外有一种再生的感觉。我问旁边的人：“这是什么法会？”一位老者告诉我：“这是纪念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法会。”一听到“出家”二字，不知哪里来的一股汹涌澎湃的力量，竟促使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心念：我也要出家！

但是马上就有另外一股力量在内心强辩道：为什么要出家？两股力量交锋的结果，便是推动我从此开始了学佛生涯。我第一次跟着别人到了北京居士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请回了几本书：《维摩诘所说经》、《金刚经》和《往生论》。回到家中秉烛夜读，方觉一切疑惑如冰释然，畅快平生。

那年，我二十三岁。

后来再比照佛教经论，我便越发感觉到，所谓的科学其实真的就像是一个在海边捡贝壳的孩子，尽管他偶尔也能捡到宝贝。比如科学于微观世界所探究到的最基本的物质组成基质，还尚未达到佛法小乘之“无方微尘”的理论高度，更遑论大乘。更重要的是，现今整个世界所高扬的，都是提高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物质生活质量这面大旗，而于人类自身的生命本质却知之甚少。所谓的经济活动其实也仅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外部条件之一，而人的实质靠显微镜、靠第几个“五年计划”、靠航天飞机都无法推究。



在此，我不想再多探究人生的意义问题，我只想告诉大家：从二十四岁出家至今，十年的出家生活已让我确信不疑——佛法是解脱生命之灯、点燃众生慧命之火。我个人以为儒道二家也是度生的权巧方便法门，但唯有佛法才无所不包、无所不明。待大家亲知亲证后，必能达于生命的圆满永恒。

从古禅的经历中我们可以了知，他以前曾希图在各种善说当中去把握自己的命运，但最终还是把自己的一生安住在了佛法的教义当中。读者朋友们，无论你是佛教徒还是个非佛教徒，我都希望你能思维一下，短暂的人生过后是否真的人去楼空？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已认同于佛教的说法：人这一世的死亡过后，还有一个遥遥无期的轮回在等着你。除非你能早日了生脱死，否则在六道中头出头没将永无出期！明白了这一点，我想你一定能加快你自己步入解脱正道的步伐，一定会更加精进地寻求趋向彼岸之舟。那时，你对佛法所宣讲的生命科学和世间科学都会产生同样的兴趣。正如沈家祯博士所言：“我本人是科学家，对科学很感兴趣，我对佛法同样感兴趣，我个人认为佛法与科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既然如此，如果你相信世间科学的话，那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佛法这门科学呢？故而，想要参透生死的人们，不妨以古禅为借鉴，勉力思维这一道理。

漫漫人生路

王丽艳的世俗学历是高中毕业，从世间角度来衡量，可能算不上知识分子。但我相信，她的经历会让很多知识分子受益匪浅。

在人生这个大课堂里，苦难是王丽艳最好的老师。它磨练着她、煎熬着她、考验着她，几乎将她彻底摧垮，但最终也成全了她。假如被苦难压倒，人这一生恐怕就将永远成为命运的奴隶了。幸运的是，王丽艳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因为佛法赋予了她再生的力量。

在饱受冷眼的家庭环境中，在一次次受挫的大学梦的破灭中，在颠沛流离的社会闯荡中，在疯狂攫取金钱的变态占有中，在没有一丝人气的婚后生活中，王丽艳很多次都跌入到生活的最底层，品味了一个青年女人几乎不堪承受的所有生活的艰辛与困顿。

这些是很容易把一个人彻底毁灭的。我曾见过不少与王丽艳命运相似的人，他们的结局一般不外两种：要么永远沉沦下去，直至最后，有的以自杀结束生命，有的则在社会的唾弃声中了此残生；要么用一种变态的方式向这个所谓不公平的社会疯狂报复，到头来往往往以悲剧而告终。

如何面对生活的不幸与痛苦？王丽艳所走过的道路应该给我们以启迪和帮助。

人生如梦，岁月如梭，一晃我已步入不惑之年了。

回顾我所走过的这段坎坷的人生历程，真让人感慨万千、无语凝咽。

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具有浓厚的重男轻女思想倾向的工人家庭里。家中三女一子，由于父亲受早已渗透进他骨髓里的男尊女卑思想的支配，故而一直视我们三姐妹为多余的人。除了给予数不清的冷眼与呵斥外，从他那儿，我们几乎没有感受到任何父爱。家中唯一的弟弟，从小到大则包揽了父母全部的慈爱与关注。

记得从我记事以后，印象中好像父母就从未对我笑过。我曾经不解地问过父亲：“你为什么这样讨厌我？我哪里做得不对？”父亲给我的唯一回答，便是翻了一个白眼后，冷冷地说道：“谁让你是个女孩！”

女孩？女孩到底有什么错？难道女孩就不是父母所生吗？我不懂，但我知道这很不公平！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每天看到的都是父母冷冰冰的面孔，日子久了，我那脆弱的幼小心灵便开始对周围的一切都产生了恐惧与敌意，因为就连离我最近的亲人都对我充满敌意，那还能指望我回报以温情吗？

我那时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发愿：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脱离这个愚昧的家庭！

这种强烈的愿望支撑着我，使我能够在父亲的白眼与恶劣的环境中找到生存的动力。我一直不屈不挠地拼搏着。小学、初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省重点高中！当我兴冲冲地拿着录取通知书赶回家时，迎面就碰到父亲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狂什么狂？就知道学，学，学！还管不管家里？”



家里哪有钱供你？自私自利！”

我当时的感觉真像是掉进了冰窟窿里。为什么呀？凭什么哪？背过父亲擦去不争气的眼泪，我又一次默默发愿：“哪怕卖血要饭，我也要上学！”那一阵子，我做梦都想成为知识分子的分子之一，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只有知识分子、只有大学教授才可以武装我，才可以让我趾高气扬地做一个女人！

高中三年是要住校的，费用较高。向家里要钱又几乎不可能，于是我只有亏待自己，经常忍饥挨饿来省饭票。不敢与同学们一起吃饭，总是搪塞敷衍，等他们都吃完了，我才赶快跑到食堂，要一份咸菜，就着干馍、白开水，日子也就这么打发过来了。也就是从那时起，饥饿的感觉成了我最恐惧的心理阴影，有很长一段时间，饥饿感成了我每天都要面对的心理障碍。如果不是后来学佛的话，我想我的最后归宿一定是精神病院，因为我每天都感觉饥饿，每天都恐惧饥饿！这种痛苦真是难以言喻。

看到同宿舍的同学一个个衣食无忧，父母经常跑来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我就感到自己的可怜与孤独，仿佛自己被整个世界遗弃了。不知不觉中，我的心里又多了几重疑问：为什么同是女人，境遇却如此不同？为什么她们的父母不嫌弃她们，而我就偏偏摊上那样的一个爸爸？……

带着这与日俱增的疑问，我每时每刻都在愤愤不平地思索，然而越思索越徒增自己的烦恼，越思索自己的不平感越扩大，心理障碍也越多。渐渐地，我的性格变



得孤僻、冷漠，与人格格不入。有时我竟整日望着江水发呆，脑子里一片空白……久而久之，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大学梦自然也就破灭了。

虽然榜上无名，但我上大学的心依然未死，我还做着“垂死挣扎”的努力。为了能够有复习重考的机会，我就去打工赚补习费。但那点儿微薄的薪水连果腹都成问题，又哪里谈得上交学费呢！万般无奈之际，出于对考上大学的极端向往，加之自己又不谙世事、幼稚无知，最后，我竟轻信了一个骗子的鬼话，被他诱拐到遥远的他乡。那段日子真的是不堪回首……

几年过去后，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我生存在世上的唯一精神支柱就这样无情地坍塌了。没有了精神支撑，我觉得自己的生活马上就堕落为苟且偷生。但即就是我甘愿如行尸走肉一般苟且，这社会依然不给我偷生的机会——我去报考多家单位，都因各种理由而被拒之门外。

我感到了莫大的心酸与愤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生不如死！可由于生性怯懦，我竟然连死的勇气也没有。就这么权且活着吧。

我的心里早已没有了家的概念，而社会也抛弃了我，难道偌大的一个世界，竟没有我一个弱女子的栖身之地吗？我含泪问苍天：我的归宿何在？蝼蚁尚有窝，我就注定要四处流浪吗？同学当中，有的上了北大、清华，有的上了复旦、政法，这原本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啊！可现在它们却离我那样遥远，成为此生我永远的梦想。





我所厌恶的如影随形，我所憧憬的遥不可及，难道这一切都是命运的捉弄？

在四处漂泊的七、八年当中，我度日如年，真不知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有时看着天上的飞雁、水中的游鱼，甚至街上的乞丐，我都会投去羡慕的目光。对自己的不幸，我只有顾影自怜、自怨自艾地唱着那支我为自己写的歌：

我像一只孤雁无奈地在空中盘旋，
又像一叶孤舟飘荡在波涛汹涌的海面。
我是一个弃儿独自飘零，
在冰冷冷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几年的辛酸岁月终因为他的出现而多少带上了一抹亮色。也许是上天垂怜吧，在茫茫的人海中，我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港湾”，虽说不能为我遮风挡雨，至少也能抚慰我那千疮百孔的心灵。我天真地认为，从此以后我那颗浮躁紧绷的心就能得到些许放松，疲倦之极的时候，能蜷缩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依偎在他的身边……

可谁曾想，由于他没有听从家人的百般劝阻而一意孤行地娶了我，致使婚后公婆整日对我横加指责、无端斥骂。当初自以为会真心爱我的他，随着刚结婚时新鲜感的丧失，对我也日渐冷漠起来。

人生这最后的一线幻想至此全部终结。

我不再相信任何人，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痛恨。我不再承认这世上有人情、有真善美，我只知道这个世界充满着冷酷与无情。我成了一个疯狂的变态人。



在80年代后期，席卷中国的“挣钱风暴”的挟裹下，我也不顾一切地投入了“淘金者”的行列，我觉得只有钱才能保护自己。于是我每天都像一个机器人那样不知疲倦地到处奔波。长期的精神压抑与过度劳累，终于使我积劳成疾：心脏像压了三座大山一样喘不过气来，胃里则像是塞进了一块石头，每天只能吃进去一两口饭。然而，钱还是没赚着。

我实在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我无法承受这屡屡的打击，几乎要崩溃了。我逢人便问：为什么？为什么啊？但没人能回答我。当我向母亲倾诉完这一切后，她没有丝毫反应地说了一句：“活该！”

什么叫活该？为什么偏偏轮到我活该？在难以言表的痛苦中，我盲无目的地乱翻着家中不知从哪里捡来的一本发黄且没有名字的书，这时，有两个字突然跃入了我的眼帘——“业力”。

什么叫业力？我常听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难道这善恶真有报？我还听人讲：“我哪世作孽哟，遭到这样的报应？”哪世？难道真的有前世、后世？我陷入了沉思。

如果有些人是因为探寻真理而迈入佛门，有些人是因业缘和合而值遇佛法，有些人是在走投无路后才想把佛教当成自欺欺人的避风港的话，那么我真的是在被生活置之死地后，才想到了佛法，才想到要用这我所能想到的最后一个依靠，去解开我心中的谜团，去与命运作最后一搏。

而佛学院则是我进入佛门后碰到的第一位老师。





记得在听上师传授《百业经》时，听到过这么一首偈子：“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当时的感觉是：心中顿时豁然开朗。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

因果啊！因果！懂得了这一点，你还会再去怨天尤人吗？

忏悔吧！忏悔！我为自己往昔所造的一切恶业深感恐怖与惭愧。如果还不知醒悟、不知止恶向善、不知积累资粮，我的来生又将落到哪一道去受苦受难呢？

正如益西彭措堪布在讲解《随念三宝经》时所说的那样：“从无始以来，有情漂泊于茫茫无际的轮回苦海中——现在若尚未值遇佛法、不能修行，则仍会饱受无边痛苦的折磨，犹如落陷深渊，毫无自在。若已然值遇佛法，则恰如茫茫海面上，碰到了航船——通过依止善知识，就会从轮回的海洋中获得解脱、永无退转。”

对我来说，从今直至菩提间，有上师指引，有佛法相伴，漫漫人生路，我又何惧何畏呢？

王丽艳背负的艰辛，在常人看来是不幸的。但她又是幸运的，艰难困苦引领着她跨过地狱的门槛、升入佛法的殿堂。她所经历的人生可能比她上大学更有意义。许多人上大学的目的何在呢？大约是在获得知识，或者谋求未来生存的金、银饭碗。王丽艳没上大学，但她获得的远不止这些，尤其是她懂得的因果真理，实是佛法中的最精华部分。所以我想，痛苦有时真是一剂最好的

解脱妙药，尽管它太苦了，就看你如何将它转为道用了。如果未遇痛苦，可能许多人还会沉迷在无意义的世间享乐当中，以致越陷越深，最终拔都拔不出来。

还有许多和王丽艳一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朋友，未来的路还很长，而生命却很短暂。不在痛苦中爆发，就在痛苦中灭亡。不幸的人们，为什么不能把佛法当作升华痛苦的导火索呢？有限的生命不要再用来与无边的沉沦苦海相赌博了。

最后，我又想起了古人的一句话：“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愿所有身陷痛苦之中的人们都能三思而行之。

千金散去品佛味

世人多喜追逐财色名食，不惜一生为之牵肠挂肚。也有些人虽然前世善业果报现前，但他却能不贪今世之富贵，而将之再运用到广泛的慈济利民之善举上来。结果福报反而愈发增上，并为来生做好了积极的准备。有智慧之人就是这样从长远角度考虑，力图使人生进入一种良性循环。圆波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记得2000年5月我去广东江门市时就住在圆波家。他家的别墅坐落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山下，整个山谷充满鸟语花香，闲云流水相互唱和、俯仰，真真切切是一个禅修的绝佳去处。在这里呆了几天，其间圆波向佛学院



汉僧经堂捐助了一百万元善款。拿到一大箱满满的人民币后，我在内心真的很随喜他的这一功德。不过与他相处的这么多天中，我最随喜的还是在他家的阳台上，他所讲述给我的他的学佛经历。这种向上、向善、向最究竟的去处攀登不息的努力，才是让我最感欣慰的。

我学佛的境界并不高，但我总愿把我体会到的佛法美味与世人共享。这小小佛味在我是很值得珍惜的人生境况的提升，于别人恐怕也不无裨益。当越来越多的人体味到这妙法滋味，并将之也和盘托出奉献给别的众生时，我想这世界恐怕也就即将归之为纳百川为一味的法海宝洲了。

自小在香港长大的我出生于一个父母都务农的家庭里，家中有八个兄弟姊妹。我们这个家庭虽大，但却不是一个佛化家庭，八个兄妹当中，只有我和一个姐姐最终走上了学佛之道。父母的文化水平只有小学程度，自然无法给予子女正确的家庭教育。他们虽然烧香拜神，但对宗教却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信仰”的层次。他们拜庙的目的只是求个心安理得，当然也包括一些无知的祈求，因为他们认为一切都是“上天”所赐，当然需要礼拜各方天神。至于真正操纵人命运的因果规律，他们却一窍不通。

幸好我还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中小学是在香港读完的，接着便到台湾读大学，念物理系。记得那时很迷数学与物理，但读起书来却读得异常痛苦。一方面是由于没有这方面的天分，一方面觉得，不论用 X、Y 怎

样推理，也无法得出关于宇宙的一个通用运动规律的公式来，更不用说用数学公式、物理定律去解答我日渐增多的对于人本身、社会本身的疑问了。那时我无有任何确定的宗教信仰，但感觉上似乎总对佛教多了一份关注、一份好感。上大三时有次偶然看报纸，忽然发现有一篇介绍广钦老和尚的文章，尽管很短，但它讲述的有关老和尚慈悲心切的点滴话语却长久地打动了，看得我莫名其妙地流了很长时间的泪。当时的我太佩服在一个混浊不堪的社会里，一个老和尚能有如许的清洁悲心，于是懂任何佛教仪轨、教义的我便在心里自觉自愿地“皈依”了他。

大学毕业后返回香港，在新界的一所英文中学里任教，教授物理和数学。那时的我虽对广钦老和尚佩服得五体投地，但由于业缘所限吧，我却一直没有缘分得以深入佛法去真正闻思，思想认识上对佛法的甚深义理仍然处于无知状态。一个很偶然的机，我在一间书店里看到了冯冯居士的作品，就好像久已迟钝的心地突然被一把利刃划开一道口子一样，心间忽然闪过一道灵光：“为什么不把它们全买回去好好看一看呢？”等到逐一细看过这些书籍，我才算是慢慢对灵界、鬼神、六道轮回及佛门六通等现象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但一些基本教理，如四圣谛、十二因缘、真俗二谛、因果律、缘起性空等还是不明所以。因而在读《心经》、《金刚经》时，总是对空有之间的关系一头雾水。虽然如此，但冯冯居士的文章对一般普通大众而言，还是很具有启发性的。不久我终于请到了一本我钦敬已久的、早已在心中皈依



过他的广钦老和尚的开示语录，好像与他老人家特别有缘似的，我总觉得他说的话句句都印在我心里。他教导出家与在家二众修行的一些基本原则，实是所有修行人都不该错过的良训。特别是在读过这本开示录后，我自然而然地对因果律产生了定解。我觉得这就像天要下雨一样自然：为什么我对广钦老和尚情有独钟？如果不是前世积下这亲近之因，现在的亲近之果又何从得生？可叹自以为聪明睿智、远见卓识的人们，恰恰是大自然中最没有眼光的一群。我们可能连刚刚发生过的事都记不得，但我们却那么自信地认为我们没有眼见、没有记忆痕迹的前世、前世之因绝对不存在。老鹰能在三千米的高空发现地面的一只兔子，我们人类能吗？整天说眼见为实，戴上十副眼镜，你的眼见又有多远？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我从心底喜欢、敬爱广钦老和尚的情感，我想这因缘也许很久以前就已种下了。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就一定存在，我只是想说明这世上没有无因之果。

打开了因果律这个结症，我的学佛之路平坦了许多。有了一定的闻思基础后，在一位法师的指导下我开始了禅修。我自己感觉之所以有了一些佛教理论知识并不能全部转为道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没有定力，些微的外部刺激都可以转换我的注意力。还要这么心随境转的话，恐怕当死神降临时就只能再次被业力所转了。再来人可于闹中取静，我想我还是静中求定吧。记得那时我常常带着我最喜欢的一条狗跑到一个僻静的山头，找块平坦的石块后就开始在上面“止观双运”



起来。四周静悄悄的，小狗乖乖地卧在我的脚边。云在青天上、水绕山间流。闭上眼睛，你会感到心融化在蓝天里，万事万物竞自由，与你一点也不妨碍，整个境界空灵一片。每每打坐完毕，睁开眼睛再一次目击山下奔波不停的芸芸众生，我心里就一阵阵难过：什么时候大家都能静下心来一起体会心的平静与幽香啊？我真的是愿意以心香一缕供养所有众生。

在那家英文学校工作了十余年后，为了将全部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修行上，并着手编写佛教普及读物以便与大众共享佛法甘露，我主动辞去了教职，专一把佛法当成工作与生命的全部。可能我的前世所植善根比较深厚吧，这一世显现上的福报还比较大，无论是生活还是行善，所需的钱财倒是从未匮乏过。以前曾认为钱这个东西尽管不是精神富有的标志，但好歹也是养家糊口的必须。与佛法相濡以沫了这么多年后，却越发觉得如果不把千金散在能帮助众生启发灵智、脱离苦海的“刀刃”上，那这财富真的是一种不堪承受之重负。故而下定了万般不求、金银不为所累，但求了达心性并与众生同享佛法甘露的决心后，身心世界豁然通泰，于是便一门心思投入到闻思中来。越是深入经藏、越是定慧等持，我对佛法的殊胜也就感触越深。虽然我自己还不可能超越世间法，但十多年的学佛经历已足以使我以身心的全方位改观对佛法做出一个由衷的评论：她可以让我的生命无拘无束地自由绽放！

由于编书的缘故，我经常往来于香港与内地的一些大城市之间。转的地方越多，越感到末法的悲哀：表面



上看来，几乎每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有一批数量不少的信佛者。其实你问问他们，十有六七连五戒十善都不懂。他们往往是跑道场的最热心分子，东西南北经常都能看到他们成群结队的身影。对他们来说，跑道场、参加法会、拜见高僧活佛、举办佛事活动就像是赶庙会一般热闹。一些人拜佛进寺的理由很难与了生脱死挂上钩。我眼见身边许多念佛的人，一方面对这个五浊恶世如此贪恋，一方面又口口声声一口一个“阿弥陀佛”。因为这种缘故，故而清净的道场实在难觅。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97年当我头一次听闻了色达喇荣佛学院的名字后，我就想无论如何我也要亲自去一趟这个地方。如果真是一个殊胜道场的话，本来就置身于末法时代的我，要是错过这段因缘，那就恐怕百千万劫也难再遇解脱胜缘了。下定了决心后，我便只身奔赴了只是儿时在上地理课时，从地图上了知的那一大片深褐色的高原。

高山反应肯定多多少少有一点，但心灵的反应则让我永生难忘。不想说太多赞美学院的话，因为说得再多也难以打消有些人“眼见为实”的习惯，那就还是让他们去“实见”吧。我记得当我在到达学院的第一天晚上，按照惯例在打坐时，定中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瑞相。当然我并不执著它们，而接下来在学院的闻思过程则让我猛然间回忆起宣化上人的一句话：“只要我宣化在，就不允许末法存在。”曾经对宣化上人的这句话总是作悲观理解的我，忽然对之迸发出强烈的信心。我在想：只要有佛学院在，这正法就能久住！只要有法王在，有



许许多多的汉地、藏地乃至全世界的高僧大德在，这正法就能久住！只要有正信的佛教徒（包括我自己）存在，那就一定不允许末法存在！

佛学院之行，让我对密法生起了很大的信心，对自己未来修行的方向也更加明确了。从学院回来后，我加紧了修持与编书的步伐，因为我想把更多、更新、更好的精彩法味介绍给大家。

回想1995年我正式皈依佛门时发下的誓言，“生生世世不离上师三宝”，我就感到一个誓言的能否达成关键在于你是否有了定解，否则都可以理解为是头脑一时发热的产物。从当初看广钦老和尚的事迹介绍到参访佛学院，我自己感觉自己正是在走着一条越来越理性、越来越自觉的学佛之路。选择、思考，再实践、再思考，当遥远的地平线上的第一道曙光渐渐演变成漫天飞动的辉煌云霞时，我终于见到了心中的那个目标在远方向我展示了她的全部灿烂图景。因而我才愿把全部的生命投入到一场尽管路途遥远，但决定获胜的竞技中。

我无法表述佛法对我的惠泽与再造之恩，我也无法形容尽我所尝到的佛法滋味。就让我这小小的一滴佛味融入有缘者的心间，好让我们一同体会一种久已遗忘的来自心灵的感动！

在舒心悦意的环境中，一边享受着大自然的画意诗情，一边听闻圆波的话语，我的心感受到了难得的一种轻松。几天的相处让我发觉圆波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修行上，他从不执著任何外在的声色名利。这一点





让我感慨万千：贫穷的人在拼命聚敛财富，而有些富贵如圆波者却又把别人为之双目圆睁的钱财投入佛教事业。个中因果实在令人三思玩味。

看到圆波我就想起了香港的佛学博士郭兆明，这个亿万富翁拥有十四家房地产公司，同时又因修有所成而荣任香港显密学会会长。他平时以粗茶淡饭为乐，所穿的衣服等行头价值不过一百元，在外人看来根本不配亿万富翁的身价。有空他就到广东、斯里兰卡等地大兴佛事，广捐善款，过着一个在家居士标准的佛化生活。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人生在世应利用自己有限的生命，为社会、为他人多做些有益的事。”想到这句话，我就想说，对郭兆明这样的亿万富翁而言，最大的财富不是拥有了钱财，而是拥有了将生命依托于佛法的智慧。

圆波是不是亿万富翁我并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也下定决心用全部生命去体证佛法真义。我很赞叹他的这种选择，因为钱财的确是身外之物，人生在世最应执取的是未来的生死趋向，为此我们就要广积资粮，但愿这福智双足能让我们轻松跨越无明与轮回的深壑险滩。



以思辨求真

要想弄懂科学、佛学，都很需要哲学层次上的辩论。佛陀在《毗奈耶经》中说道：“应观察自己所做之事应理否，而不得观察他人之所作所为。”而最殊胜的辩论哲理的风尚则存在于藏传佛教中。每当我经过学院的辩经场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来，现在的许多年轻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很杂、很乱，要想让他们抉择真理，恐怕应从辩论开始进行大浪淘沙般的工作。有道是“真理越辩越明”，此言的确不虚。特别是藏传佛教的辩论，它要求摒弃辩论双方的个人成见，在平等宽松的氛围中，以求真为最高目的，而非辩出个冠亚军，这就更能激发人们对究竟真理的探索。

在汉地趋入佛门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些就是通过辩论的方法才体会到最终真理的。1991年毕业于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黄曦，就是这么一位喜欢思辨并善于从科学方面来衡量比较佛法的年轻人。

刚上小学的时候，一次清明节去给已去世几年的曾祖母扫墓。曾祖母印在我幼年脑海中的慈祥面目，在这冰冷的坟墓氛围中已不复存在，只有一股股的凉意反复袭上心头。父亲感慨道：“人都要死的，走来走去都会走到坟墓里去。”上中学的哥哥则跟我开玩笑：“你也一样，以后在坟墓里又冷又憋气，动也不能动！看你怎么办！哈哈……”我那时就开始感到恐怖，想尽快离开那





个地方……

在高呼“万岁”的年代过去后，死亡的真理更让我感到无力推翻，即就是以帝王之尊也休想万寿无疆。我为自己的必死无疑而感到万分痛苦。这时又一个问题开始困扰我，这个让我感到痛苦的“我”又是谁呢？

那时偶尔可以听到人们说：“神仙可以不死。”但这句话后面往往又跟上一句：“不过这都是虚假的神话。”为了解答这些困扰我的疑问，我决定自己前去探寻，不论用什么方法，也不管要花多少时间，我都会去寻找，因为我不想坐以待毙。

上中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自然科学，虽然当时已经开始接触到一些哲学、非佛教的宗教以及佛门禅宗的书籍，但科学的符合逻辑推理、易于证明的特点更让我感到可信和易于理解。我开始尝试以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去解释宗教。

在所有的自然科学科目中，我最偏爱的是物理。物理学以探讨物质的本源为主。而现代物理学则认为一切物质由分子和原子组成，更小的还有电子、中微子、夸克等。那么这些微粒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除了一些有限的假说，科学家也无法找到终极证明。这也就说明现代科学理论被小小的电子终结了。至于天文物理学方面，有人说宇宙由大爆炸形成。它正变得越来越大。而另一些人又说宇宙越来越小，最后将变得比花生米还小。幸亏它们都还只是假说，否则我早就被吓死了。既然是假说，当然就不能成为科学原理，也不可能成为真理，更无法解释“人为什么会死亡”、“感受痛苦的‘我’是谁”



这些问题。所以，越到后来我越觉得这些都不是我要找寻的答案，于是我又把目光对准了生物学。

生物学是自然科学当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也是建立在科学实践——生物解剖学的基础之上的。在生物学上把生物体分成若干个系统，由各个系统相互协同工作来构成生物体的生理现象和一切行为。各个系统由不同的组织构成，而形成生物活体的最小单位则是活的细胞，正是由无数细胞的简单运动组成了一个生物体的复杂运动方式，我们人也一样。那细胞又是如何形成并工作的呢？生物学上讲细胞是在生物神经系统的生物电刺激下，并在相关激素的化学反应下产生运动的，细胞的形成与细胞核内的遗传物质有关。但在这里，又一个重要问题产生了：生物体中最为高级的动物——人类的思维活动，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生物学家暂时解释为，是由脑细胞内的神经电流活动及化学反应形成的，具体是如何产生的却无人能够回答。当我们每一个人平静下来扪心自问，我们的感受不管是痛苦或快乐；我们的行为不管是好还是坏，千变万化的思维与行动，难道仅仅是电流活动与化学反应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人类的一切成就与文明，也只能归结为一些较为特殊的电化学反应！这样的话，那真成了生物学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讽刺！

另外一个问题产生在与生物学邻近的临床医学中。有人曾倡导我们要努力发展祖国的传统医学，现在，中医学不但为国人所熟知与接受，而且逐渐被倡导自然疗法的西方国家所接纳，其中针灸疗法更是为人们所称颂。针灸在临床医学中所显示的不可思议的效果，是人





所共知的,但在西医解剖学上则怎么也找不到针灸疗法的生物学基础——经络。在传统中医中,对经络的走向、定位等诸多特性有精确的描述,任何一个中国人走进新华书店都能找到针灸经络图。而对一个正统的西方医学者来说,这则是一个千古之谜。若对他们谈起高深的中医理论,那更是让他们感觉一头雾水了。这也许是我们聪明的先辈对妄自尊大的现代人的一个忠告吧!

生物学的路走不通,于是我又开始学习哲学。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的人都知道,这种哲学思想认为物质是运动与发展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但这个论点本身已犯了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当“没有绝对真理”这个命题成立时,这个命题本身也是非绝对的,而它的反面则是“有绝对真理”这样一个命题,这又说明“没有绝对真理”这个命题是错误的。难道哲学在和我们开玩笑吗?当年的哲学课上,老师被这个问题问得哑口无言,后来也无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绕来绕去也绕不到真理的门边,我于是又把目光对准了身边的人和事。我的父亲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50年代大学毕业后,在国家大型企业中从事技术工作几十年,他一直深信自己的认知是正确的。一次我问父亲:“你有宗教信仰吗?”父亲回答:“我不信宗教,我是无神论者。”我问:“那你认为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父亲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精神是物质的产物。”我又问:“你是否承认人体是发展变化的?”父亲回答:“承认,这么多年我不也开始变老了吗?”我又接着问:“虽然你的肉体从小到大直至衰

老,一直都在变化,但为什么感觉痛苦与快乐的那个‘你’没有变呢?同样的痛苦在不同的时间都是由这个‘你’来承受的呀!”父亲想了一下回答说:“我的肉体变化了,但我的染色体是恒定不变的。”我又问:“如果是染色体决定人和动物的思维、感受,那么我国科学家克隆的羊,不管有多少个,只要是同一胎出生的小羊,那它们的染色体肯定是一模一样的,如此则它们的思维与行动也就必定要一模一样。但电视新闻上播出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为什么?”父亲又想了片刻后说道:“也许不是染色体的因素,也许是我的经验和知识形成了思维和感受。”我马上又问:“如果是知识和经验形成了个体感受,那么你上大学前有人打了你的老师一耳光,你不会疼痛。当你学习完他所教授的课程,已经拥有并分享了他的部分知识与经验,这时有人再打他一耳光,那么你的脸上多少也应该有点疼痛或不适感,对不对?”父亲此时一脸苦笑说不出话来。我又紧接着说:“以你刚才提出的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来看,我出生时你是我的父亲。但多年后,新陈代谢使你的物质肉体发生了变化,你的意识精神也发生了变化,以此推断,现在你不是我的父亲了,那你到底是谁?”父亲顿时语塞,从此再也不愿提他的观点了。

大学期间及毕业后,我又阅读了一些介绍各种宗教的书籍,但都不能找到完美的不可推翻的理论,除了佛教。有一次我与一位信仰某种宗教的朋友聊天,我问:“人是怎么来的?”她回答说:“是神创造的。”我接着问:“那神创造的是人的精神还是肉体?”她回答说:





“书上说创造的是身体。”我说道：“如果说是神创造了身体，而由身体自己产生了意识，这是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是无神论的观点。如果说神创造了精神，那么‘仁慈’的神就该只创造好人，不应创造坏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创造身体的时候有外来的‘灵魂’加入，那么这就有点像佛教的六道轮回学说，神造人身体就多此一举了。”她说：“我们的书上讲无神论和其他的宗教都是魔鬼的信仰。”我又说：“既然这种推论都是魔鬼的观点，那你该如何解释刚才的问题呢？”这位朋友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看来她的“神”被我这个“魔鬼”打败了。

我最终没有能在除了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中找到真理的答案。当时，虽然我不能推翻佛教理论，但我也没有找到进入佛门并信仰她的机会，这样的真理“真空”状态又持续了几年。

记得在上初中时，我就为禅门高僧的智慧与行持所折服，但因自己障深慧浅而不能入其门径。最终还是释迦牟尼佛的人格让我产生了对佛教的信心。

历史教科书中讲到，释迦牟尼佛原名乔达摩·悉达多，是二千五百多年前古印度的一位王子，在拥有幸福的家庭及财富、地位的情况下，为了寻求真理出家苦行六年，获得无上智慧，并最终创立了佛教，以教导人们走向解脱。

说到财富、地位与幸福，这不正是现代人们所共同期望的吗？那释迦牟尼佛当时为什么放下这一切去苦行呢？我想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想找寻比财富、地

位与幸福更珍贵的东西——真理。既然我不能推翻他的理论，又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最终对我来说也只有一个结果——追随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我在世尊塑像前立下寻求真理的誓言时，我真为自己找到寻求人生答案的方法而高兴。

在佛教中，真理并未被简单地描述出来。世尊要我们每一位进入其教法的众生，都要以坚定的信心走向对佛教的理解，然后再去实践和证悟这一真理，这不正是科学的态度吗？

现在，作为一名刚入佛门的初学者，我的基础功课也才刚刚开始，并没有什么心得可言。每当看到佛门浩如烟海的典籍，我就会为自己这么多年来白白浪费的时光而惋惜。不过像二十年前一样，这次我决心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无论花多长时间，都要找到真理的答案。

我之所以接触佛教后迟迟未入其门，并浪费许多宝贵时光，主要原因就是一些世间邪见、偏见对自己产生了障碍，现列举如下，以供后来者借鉴：

谬误一：佛教教人向善，所以只要做点善事，“心中有佛”就行了，不一定非要进入佛门。

若是这样，世尊又何苦传八万四千种法门来度化众生呢？况且我们这些普通人又如何取舍善与恶呢？再者，当我们缺钱用时可能心中有佛，等到享受时就只剩下自己一人了。所以佛教讲皈依三宝才是进入佛门的开始。

谬误二：所有公认的正派宗教都教人向善，所以本



质上佛教与其他宗教是一样的。

深入其中后，才知道佛教与其他宗教有巨大差别。如果稍有逻辑概念，就会发现很多宗教不能自圆其说，另外一些与佛教相比则有高下之别。

谬误三：佛家讲“空”，即是什么都空，所以入佛门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否定一切。

那种什么都没有，否定一切的“空”，其实正是佛教批判的一种迷信和偏见，是最常见的一种断灭论。而世尊倡导的是“勇猛精进”的积极生活态度。这点是不是很多人没有想到。

谬误四：学佛就是烧香拜佛，所以年纪老了再来学也不迟。

烧香拜佛只是佛教众多行持中的两种基本仪式而已，而佛教中还有很多高深复杂的理论。年轻时不学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学？恐怕到老了，连烧香拜佛都很难办到了。

俗话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当你亲身进入佛门，才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多么广大而精彩纷呈的世界。

有的读者朋友可能会同意黄曦在以上论题中的相关立场；有的可能还想找机会再与黄曦辩上一辩；有的可能还不知道黄曦与他父亲这爷俩儿在说什么。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辩论需要经过长期的逻辑思维训练才有可能深入进行，至少藏传佛教的辩论是如此景观。特别是当你想通过辩论了解佛法的话，那就一定得



先看看陈那论师的《释量论》、萨迦班智达的《量理宝藏论》，最好还能亲身到一下佛学院。这里每天从下午5点钟开始，辩经场上便会辩声四起了。

我相信，通过如理如法的思辨，特别是面对面的唇枪舌剑般的辩经，智慧的火焰一定能在思辨者、辩论者的相续当中灿然升起，一定会照亮黑暗当中迷茫众生的前程。

黄曦，若你还想与别人辩论的话，我在辩经场上等着你！不过，我可能是藏僧中辩经水平最差的一个了……

对于生命的感悟

有一次出于好奇，我也来到了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九寨沟。到达那里时，发现整个风景区内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同行的道友告诉我说，每天大约都有两万多人来此观光。而当我饱览了这里的风光后，不由得就从心里感叹道：九寨沟的确是人间仙境，难怪能吸引那么多的游客。在人来人往的如织游人中，到处都能感受到周围一片镁光灯的闪烁。我旁边的一位香港游客，短短半天时间就照了十几卷胶卷。

来到五色池时，心中对大自然的造化神工更是惊叹不已。山是如此的隽秀，水更是天地的精魂。周围的山川风物、天上的晴空白云，全都在波光粼粼的碧波之上，





层次清晰地得以呈现。恍惚间，从脑海中就浮现出无忌博士的身影。在一片山光水色之间，不知怎的，我就想到了他的人生感悟。

别人都说我是个单纯的大男生，我自己感觉这种评价也八九不离十。别看我已在浙江大学读到了博士后，不过要从外表上看，谁也不会把我和老成持重、不苟言笑、城府颇深联系起来。我也从未想过要在人面前装出一种假深沉的知识分子样，天性如此，率真流露。把一片童心、真心奉献于人前，本来就是我的立身原则与待人根本。

很多人都觉得我的兴趣和爱好非常广泛，的确如此。我非常喜欢读书、绘画、音乐、体育锻炼、旅游等活动。当然，如果信仰也能归之为爱好的话，那我最喜欢的还是佛法。

回顾自己并不算长的学佛史，有些心得与体会颇耐人寻味。以往的我以及许多同龄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而且明显的事实：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即开始逐步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二千多年的熏陶与潜移默化，她已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层面对中国人的思想以及行为模式，乃至深层文化心理与人格建构起着难以估量的影响。甚至就连我们的许多日常话语，如“世界”、“觉悟”、“顿悟”、“本来面目”等等，全是来源自佛经、佛典。但我们经常都是在开口闭口痛斥佛教为迷信、为落后的言谈中，同时又使用着大量佛教提供给我们的词汇。这是否有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滑稽

味道？

可惜的是，我周围的许多人，当然还有社会上更广大范围内的民众，到现在为止，还在重复着这样的闹剧。也不知他们的发言器官与指挥运作它们的思维器官，是否早已被某种流行观念完全左右？当他们批判我们为盲从、为愚痴、为傻乎乎地只知被佛陀的谎言欺骗时，也不知到底是谁在被流行欺骗？被粗暴、简单的思维定式愚弄？被眼前的声、色、名、利一切假象蒙蔽？所以我常常感叹不已，要是自己能早几年接触佛法就好了，那样的话，我现在至少应能对“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这一问题，多一些体认与思索。

记得当我首次接触佛教时，一看到庙里摆着的一部部《大藏经》，我就傻眼了。天哪！这如汗牛充栋一般的佛教典籍，且别说它到底对不对、正确不正确、迷信不迷信了，单就数量上而言，它就已远远超越了我所了解到的所有世间哲学体系。当时的我只能望洋兴叹！接触日久之后，我想说，越深入越感到它的浩瀚精深；越深入越感到它的科学论证绝对是逻辑组织严密；越深入就越被它深深吸引。只恨青少年时代没有自己打开一本佛经来亲自印证一下，恨自诩为科学工作者的我，实则没有一点真正的科学理念。

进一步走进佛学后，先撇开其不离世间觉的直接指导人心建设的具体规范，只将其形而上的哲学概念单独提出，再与世界上已知的各种哲学流派交互印证一下，明眼人自是不难发现，佛学远较后者更为深刻精详，因为它直抵了万法根源——心的大空性与如梦如幻的显



现造作。这一对比研究令我对释迦牟尼佛的惊人智慧由衷地心生敬仰。

学佛之前，我原本是依照父母的指导、社会的约束与外在目标，还有约定俗成的人伦、道德框架，这种种的价值参照标准去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的。尽管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以及我们三兄妹全都是知识分子，在别人眼中，我们这个家庭不论从学问上还是从人格上，在当今这个污秽不堪的低俗物质社会中，都已算得上是出污泥而不染了。但我却总是隐隐地有那么一丝缺憾：不管别人如何夸我心地善良，我却老有一种脚跟未点地的感觉。因为三十来年的人生阅历让我越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没有根！所有的这些外在表现，这些以世俗眼光看来已属难能可贵的品性特质、家庭教育、待人原则，都无法让我有一种彻底把握住生命的感觉！自己的生命却总与自己似乎隔了一层，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劳作于俗世中时，我真的做到了孜孜努力、不懈追求，我一直在沿着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教授、专业权威的路子攀登着，我也尽量学做一个与人为善、不干伤天害理之事的好人。但在这一奔波不休、费尽心力的过程中，值遇佛法之前，我几乎从未停下过自己的步伐，从未观照过自己的内心，也从未审问过自己生存的意义究竟何在。正像上文我所说过的那样，这么些年来，我没有，也没想到过问自己一声：你这个无忌到底是谁？

直到上博士期间，接触了一些佛教徒后，眼界才陡

然打开。最先看到的两本佛学书是《西藏生死书》，以及介绍意希喇嘛的一本传记。有四个字可以非常恰当地概括我看完这两本书后的感觉，那就是：振聋发聩。从此以后，我才发现自己有了超越世俗生存，并质疑世俗生存的立脚点与批判目光。最关键的，这两部书打破了我自以为是的思考惯例，让我突然意识到生命并不只是从生到死的这一段，也并不仅仅是进行科研创造，也不单单只以做个好人为立身之本与全部。对每一个人来说，他都应该努力探寻永恒生命状态的来龙去脉。这世界上难道还会有比生死更重大的问题吗？既然如此，在没有一个世俗之人能拍着胸脯、大言不惭地说：“我已知道了生命的本质”的前提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从佛法当中去借鉴她的智慧呢？

后来我又看到了《佛教科学论》这本书，至此，以前对世间的诸多抱憾与疑惑，开始得到了全新的诠释。我自己心里很清楚，仅仅有一点佛法的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把它落实在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样我们才可切身感受到佛法的魅力与利益。而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名利本来就不重要，我一直看重的都是事业。但由于业力的缘故，我还得生存于这滚滚浊流之中。况且目前的我，还暂时无法长期依止一位具德上师。故而权衡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我决心从放生与培养大悲心这两个方面入手，去精进地落实我的修行。

其实，即就是不从大悲心去理解放生的意义，佛法也让我得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握放生的价值。整天学辩证法，恰恰忘记了辩证法的精髓——普遍联系的观



点；整天叫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恰恰就忘记了许多科学原理，诸如全息理论、测不准原理、模糊学等。当整个宇宙都处在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帝国里时，愚蠢而贪婪的人类偏偏就要曲解生物链的含义。他们把本应是休戚相关的我们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就是要理解为是弱肉强食的屠戮关系。当你不善待任何一个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物种时，总有一天，这种被你破坏掉的友好共处关系，会以一种暴力的显现再次降临到你自己的头上。让我们永远记住一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成正比的。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存在这么一种定律：你发出去的力量突然消失、无影无踪！

况且，当你拿着刀子去切割鸡的脖子；当你把一条活鱼重重地摔在地上，好让它昏死过去；当你把一条条活泥鳅扔进滚开的火锅里时，你想过没想过，它们是生命！它们也会哭泣！你怎么可以一边与亲朋好友高谈阔论，一边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你“杀人”的艺术杰作？当你把一个个无力反抗的生命，统统以各种残忍的方式剿灭尽净时，我想问你一声：你是人吗？

从放生这件事上，我就充分体会到佛教的伟大与慈悲。比如有一次我生病了，妈妈知道后就要给我煲鱼汤喝。我当然理解妈妈的一片苦心，但我由此更加领会到佛陀的伟大。他所倡导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情感，才真正超越了一切狭隘的以个人、小团体利益为出发点的人间情爱。佛法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人类情感的真实：当我们自以为是在爱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时，可能同时就在伤害、消灭这种美好的感情，因为实现这种感

情，往往是以对别的众生的不美好，甚至残酷的手段来达成的。

也就是从这件小事上，我体会到了“爱不重不生娑婆”的含义。对一个世俗之人来说，爱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啊！但既然母子之爱能让一个母亲不惜伤害别人的生命，那夫妻之爱，你又焉知它不会将你拖入六道轮回中来呢？所以佛法根本不是消极、不是不讲人情人性，她才实实在在是最伟大的一种感情教育——她教育我们去爱整个人类、整个众生，乃至整个宇宙。因为佛法告诉我们，其实你周围的所有一切，跟你都是同源种性，爱他们也就是爱自己；真正善待自己的人，也一定会善待这个大千世界。

后来我就把妈妈准备做鱼汤的小鱼全放掉了。不仅如此，我还把放生的范围扩大到了社会上。记得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看到有人在宰杀乌龟出售，其血淋淋的场面简直让人惨不忍睹。没有任何犹豫，我就花几百块钱买下了它们。当时我还在愤愤不平地想，如果我有神通的话，我一定要让这些卖龟和买龟的，都在自己身上切身感受一下肉被剝割掉的剧痛。在当地没有找到合适的放生地点，后来，我就干脆自己开车到几百公里之外的扬州高旻寺把它们放了。我想我应该对它们的生命负责到底。

就这么在放生中培养自己的大悲心，就这么从大悲心中渐渐认识佛法的般若智慧。当福报资粮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我终于有机会看到了一本晋美彭措法王的略传及法王的相片。这种缘分真是不可思议，想想看，这个



世界上有六十多亿人口，这么多人当中有几人学佛？学佛之人当中，又有几人知道宁玛巴的甚深法要？当那么多人被这么多的邪知识、邪上师误导时，他们又何曾听闻过晋美彭措法王的名字？

法王的内在智慧与高尚情操立刻就打动了我，他老人家的弘法利生的事业让我叹服不已，我马上就将他的象征——大鹏金翅鸟当作了自己信心的皈依处。并且一个愿望自此诞生：无论如何，我都要尽快见到上师法王。

现在，我感觉最欣慰的一点就是我有佛法相伴。因为有了她，生存于红尘之间，我才能时时提醒自己“志当存高远”、心系佛法上；因为有了她，我才可以放下一切对物欲的贪执，心情才得以变得更恬淡、更愉悦、更豁达；因为有了她，我才感到灵魂有了终极的归宿，人生自此多了一条了生脱死的光明大道。

放生只是我的学佛初步，我还要向大中观、大圆满的究竟见地进发。如果说放生让我体味到，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杀害别的众生的生命，根本增长不了你的寿命的话，那么我相信，大圆满的最高见解一定会让我现量证悟到，我的生命与众生的生命全都是一味平等的光明显现。

因佛法而重新感悟生命的我，真的是期盼能在不久的将来，将生命打造成出入无碍、生死自在的从容而任运的状态。有一种心境总像是既壁立千仞般竖穷天际、横断学佛者升进之路，又似小桥流水一样亲切随意地召唤着我前去领略、安住，那就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接近日落时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们渐渐都离开了九寨沟。顿时空旷下来的景区内，只剩下了我和一个蓝眼睛、红头发的外国人。当夕阳毫不留情地收起她最后的几抹光线时，不得已，我也只能向最后的一趟旅游班车走去。

边走我也就边想，在今天这么多的游客当中，信仰佛教的又有多少呢？真是替这些只知用眼睛观看大自然外在风貌的人感到可惜。其实佛法早就告诉过我们，佛陀会化现为一切众生喜欢的东西来救度他们，包括山川景物、花鸟园林。只要众生具备一颗能够感知、能够相应、能够共鸣的心！要是人们都能擦亮眼睛该有多好啊，那时他们就会体会出“同源种性”的妙处了。这九寨沟很可能就是佛陀的化身，当人们仅仅以好奇心到这儿逛逛风景时，他们便很可能错失与佛陀的缘分了。其实按照教证来说，世界上的每一个风景、人文名胜都有可能是佛陀的化身。如果人们明白这一点，那观赏每一处胜地时的感受自会别有一番滋味。大乘经典的这个说法，不皈依佛教的人是不会理解并承认的，就像他们也不会承认佛陀别的说法一样。对此，我既没时间也没兴趣加以解释。

有了佛法当作主心骨的人，看待任何事物，包括感悟生命，都会另有一番境界与观点。这其中妙处，恐怕只有像无忌博士这样的亲身体验者才能领略几分。

有智慧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人，都应该认真思维一下能对今生来世有究竟利益的生存之道。否则，你只能



把大自然的所有万千风情，都理解为是喂给眼睛的冰激凌；你也永远只能是自心清净风景的匆匆过客。

最终的依怙

7月2日的早晨，与往日略微有些不同，空气中多了一丝令人不安的气氛。

跟平常一样，我在佛像前供上水，恭恭敬敬地磕过头，又诵完每日必念的经文，正准备洗脸时，敲门声响起来了。

“谁呀？”我走向门边。

“是我。”门拉开，苏赫那张粗犷又带点儿串脸胡的脸出现在我面前。

原先一直以为苏赫是藏族人，因他长得高高大大，肤色又黑里透红，高原的风已毫不客气地在他脸上留下粗糙的岁月印痕，怎么看他都像我们藏族人。后来一了解，才知道他是蒙古族人，曾在某个美院进修过，是蒙古族引以为骄傲的大画家。

“堪布，我想离开一段时间。”苏赫犹犹豫豫地开口说道。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已有许多人向我提出过类似的要求。有时我真不知道是答应他们好，还是不答应他们好。我问苏赫：

“一定要走吗？”



“您知道的，现在汉族四众弟子的闻思修基本上已全部停止了，呆在这儿也没多大实义。我想到附近的地方去画画唐卡，很多寺庙都邀请我了。不如刚好趁此机会去参观参观，同时也借画唐卡培点儿福报。等将来学院恢复正常了，我再回来。”

看来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挽留他了，干脆让他走吧。主意一定，我的心倒轻松起来。于是我一边洗脸，一边与苏赫聊了起来。

“我记得你好像有一幅画在国际上得过奖，有这回事吗？”

“是的。1994年的时候，我的画卷《白月》两次在日本名古屋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优秀美术作品’中获得优秀奖并被拍卖。就连画卷的复制品也被高价收购。”

“真的是大画家啊！听说你的蒙文书法也被美国、德国、台湾等地的收藏家收藏。好像你还担任过一部什么影片的演员兼美工等等。现在出家了，这些都没有了，后悔不后悔？”我半开玩笑地问苏赫。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那个电影叫《遥远的牧尔嘎乐》，曾在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中播出过。要说名利呀也确实捞到过不少，像蒙古文版的《水浒传》的封面就是我设计的；现在内蒙古的中小学张贴的年画《开门办学好》也是我画的。不过要是与佛法相对照，这些世间的蝇头小利就真的是一钱不值了。”

“怎么会从画画转到学佛这条路上来呢？”

“其实当初画《白月》的时候，确实是想把当时的





心态完全展露出来的。我画了一匹孤寂的白马良久地伫立在荒凉的草原上，它无视外境的一切变化，目光茫然地注视着洁白的月亮。创作这幅作品的那阵子，我的内心充满寂寞与无奈，总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孤寂的斗士，被坚强包裹的外表下，实际拥有的是一颗迷茫而脆弱的心灵。就像画中的白马追循着月光一样，我那时多么渴望能找到心灵的归宿，找到精神的寄托，让漂泊的心不再流浪。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一阶段的心态，真的有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如果不是今年来到学院，我就真不知道那匹白马现在还在何处游荡呢。如果现在还要我重画《白月》，那画面上一定会充满祥和与安宁。白月会不再朦胧，白马不再孤独。因为我已经找到了最究竟的归宿，找到了我最终的依怙——法王如意宝。”

看着苏赫谈兴正浓的神态，我想索性让他干脆把自己的人生经历都和盘托出吧，因为我也对他从流浪的状态中回归心性家园的历程非常感兴趣。苏赫没有拒绝我的建议，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有一肚子话要往外倒。

“说起我的童年，那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度过的。在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深密草丛中，散落着一座座洁白的帐篷。在来来回回地穿梭于帐篷间游戏时，溜走了我的少年时光。那时我就常常去寺庙里玩耍，可以说是在嘎拉增活佛的膝盖上长大的。他对我的爱护让我终生难忘。我的名字——额尔德尼苏赫，就是他老人家给起的，意为‘神斧’，可谓寄托着他对我的无限期望。”

“看来你小时候就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那么长大以后呢？”



“从小就与大自然亲近，但长大后却被无常的命运驱赶得越来越远。很多个远离家乡的不眠之夜里，身边总是飘荡着青草的气息。越是这样，我越是喜欢追寻岁月的足迹，我真想保留住每一份成长的画卷，将我曾经拥有过的、留恋的、向往的，都用画笔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我画了大量的蒙古画，创作了大量的雕塑工艺品。但最让我过瘾的还是为各大寺庙画唐卡的经历：我曾为内蒙古巴林草原聚莲塔处招庙画过《大白伞盖佛母》，还为青海塔尔寺时轮经院画过《时轮金刚》。在画唐卡时，随着成长的历程而被渐渐淡忘的童年时的那种宗教情结又悄然浮现。每创作一幅唐卡，我的心就得到一次净化，那种平和是我在创作别的作品时所难以体验到的。因此，我总想找寻到这种情感背后的究竟原因。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认识了色荣敖力马教授，他成了我真正的藏文老师和藏医老师。在1992年到1997年这四、五年间，我跟随老师深入学习了《四部医典》。也就是从这时起，我才开始系统地了解佛法，特别是密法，童年时的宗教情感第一次得以清晰地浮现在意识层面。经过这几年的钻研，在我对佛法生起了真正的信心后，我感觉以往三十八年的光阴就好像似虚度一般。

1997年之后，我协助老师将藏文的《晶珠本草》译成了蒙文，同时还致力于编撰一本《蒙藏汉互译辞典》。可这时，我在声明学上又遇到了困难，特别是在藏汉互译方面出现了问题。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我终于下定决心来到了学院。本来好几年前我就想到学院



了，因为越深入佛法，就越感觉到必须要找到具德上师。而在全国各地来回跑的这几年中，我又画这个又画那个，结果越画心气越浮躁，心也越静不下来。佛学书倒是看了不少，佛学名相也弄懂了不少，但每每抚躬自问，我就会感觉到现在的宗教情感竟然还不比儿童时代清纯。世俗的与出世的、感性的与理性的、繁多的事务与焦急地想实修之间，总也无法取得平衡，所以我才总想到学院来。2001年的时候，这个机会终于来了。第一眼见到法王时我就发愿了：愿生生世世不离上师，生生世世不离佛法，生生世世出家为僧，永不在轮回中迷失自己！当法王那用言语无法描述的慈悲目光落在我身上时，从儿时以来就一直隐藏心间的宗教情结便全部打开，我的心也豁然开朗。我突然就明白了，自己之所以一直对佛教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亲近感，就是因为只有在佛法当中我才可以找到我的归宿，找到我永恒的家！

家乡的草原已成为我记忆中的风景，而佛法赋予我的家园，则可以让我永远把自由的灵魂安置其中。什么画展呀、拍卖呀、拍电影呀，都让它们统统成为历史吧。我再也不想胡跑乱颠了，就在喇荣佛学院把心安住下来吧。”

听苏赫说到这里的时候，墙上的挂钟正指向7点半。是该我出门的时候了，今天我还得参加几个讨论学院前途的重要会议。一边整理文件，一边想着给苏赫的临别赠言，但我又实在不知该说什么好。

眼前的苏赫已是一名宁玛巴的出家僧人，他在学院



呆了没多久就决定出家修法。瞧他那一脸正气以及浑身上下透出的相好庄严，真是替他感到高兴。

对苏赫这样一个好不容易才找到依怙的修行人来说，离开上师肯定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有哪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不愿在上师的庇护下，利用难得的暇满人身去精进求道呢？

很想再叮咛他几句，但已没有时间了。不过我想，只要真正把上师装在心间，再遥远的距离也不会隔断那普照山河大地的月之清辉的。

披上披单，我和苏赫一起离开了我的小院。

当我们沉默着来到该分手的路口时，我冲他点点头，然后头也不回地继续走我的路。

但我知道，背后望着我的那双眼睛一定湿润了……

日出东方

当佳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眼前这个非常朴素的女孩就是那个已在美国呆了七年的安妮（Anne）。几个月前就听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说要到我们学院来看看，机票早就预定了，就等放假。她还告诉我，她有位朋友就是在我们这儿出家的，她是从他那儿才打听到我们学院的。我知道这位刚出家不久的僧人叫圆丹，当我向圆丹具体了解这个佳颖的详细情况时，他告诉我说，佳颖尽管已取得了美国国籍，还有了三个洋名，



不过骨子里还是个中国人。当时我就在想，这位十五岁就去了美国，并一直呆在纽约的女孩，在那样一个被人称作兼具地狱与天堂本色的纽约城里，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种“东西合璧”的景象呢？现在见到了她，方感觉“清水出芙蓉”这句话用在某些人身上的确是再恰当不过了。六、七年的纽约生活并没有将她熏染成一个“假洋鬼子”，单纯、善良、乐观的品性还是扑面而来，让你感觉到一种铅华洗尽的质朴。

“万里迢迢跑到我们这里来，还适应吗？”我示意她坐下。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先到上海，然后马上再飞到成都。第二天就坐上开往色达的班车，晃悠了整整两天。一到学院，发现自己鼻孔里全都是土，太脏了，要是在纽约，那简直会被人当作叫花子。不过，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我居然一点儿厌烦情绪都没有，特别开心，老想笑老想说，平常我的话其实一点儿都不多。”

看着佳颖略显兴奋的面庞，我会心地笑了。看得出来她真的很开心，即就是不说话时，她的嘴巴也合不拢，还那么微笑着。“可能跟我们这里宿世有缘吧。高山反应有没有？”

“高山反应？”佳颖略微睁大了双眼，“同来的人都说我上蹿下跳样样都行，一点‘反应’都没有。您说说看，我是不是和这里很有缘？本来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个喇荣佛学院，圆丹一打电话说他在学院出家了，我马上就想飞过来到学院看看。其实在美国、在印度、在南亚的许多国家，都有一些或大或小的藏传佛



教的中心、寺庙、学院，我也看过不少关于它们的文字或影像资料，但就是没想过要去实地参访一下。唯独这里，我一听‘喇荣’二字，心就怦怦直跳，就非想过来不可。堪布，您说这不叫缘分叫什么？不瞒您说，我以前从未正式接触过密宗，连‘堪布’这个称呼都是头一次听说。为了怕我闹笑话，圆丹在电话里教了我好多次呢！”

看着佳颖因兴奋而变得红扑扑的脸，我也不由得感叹缘起的不可思议。

“那你知道‘喇荣’二字的含义吗？”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她。

“什么意思？”她一下来了精神。

“就是一到此地就想出家之意。怎么样，还不想回去？”

“啊？这……这个……我还没考虑。”

看着佳颖有些发窘的神色，我笑了。“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随便说说，看你急的，以后再看因缘吧。噢，你刚才说这是你头一次真正接触藏传佛教，结果第一课便是在学院上的，这说明你的善根、福报真的是不错！那么以前你对佛教一点儿都不了解吗？”

“也不是，只是没有正规接受过佛教闻思修的训练，对汉传佛教倒是稍微懂点儿皮毛。小时候我家住在上海，那时每到初一、十五，全家人都要聚在一起拜观音菩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反正就稀里糊涂地跟着他们一起磕头。有一次因我要考试，便偷懒没去爷爷家礼拜，结果被父母痛骂了半天。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不算，



还让我跪在家里的佛像前认罪，说这叫‘悔过’。经历了那次事件，我便开始‘研究’起那位‘神秘人物’的影响力来。曾经问过奶奶，她的解释是，菩萨会保佑好人的，只要你多行善事、善待每个人，坚决不做坏事，菩萨一定会把你保护起来。有个人保护当然是好事，再加上我又是女孩子，更得菩萨多多关照。于是我便经常跟着爷爷、奶奶去庙里烧香拜佛，他们也总是不忘‘应机度化’我一番，诸如要心诚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啦，举头三尺有神明啦等等等等。在他们的熏陶和自己的耳濡目染下，我渐渐相信，我们每个人的起心动念，冥冥之中早就记录在案了。我也知道我跪拜的是这个佛、那个佛，这个菩萨、那个菩萨，但总感觉我做的只是形式上的膜拜，对其中真正的含义，我还是不十分清楚，周围的人也没能帮我搞明白。

“总是听人说，生而为人，来到世间后，遇见的不是烦恼就是挫折。然而也就是因为这些磨难，才可以使人的身心有所进步。以前总觉得自己命运很不幸，因妈妈很早就离开了我，爸爸则几乎从未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小时候，家里有一大堆表兄堂妹，但我总感觉自己好像永远都和她们搭不上边。心里的苦闷没法向人诉说，母亲过世后的那一段日子，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活得天昏地暗。什么生命的意义之类的问题，我想都不愿想，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事或物或人是值得我留恋的。真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好几次我都想到了死……”佳颖停止了诉说，她的眼圈已经泛红了。

我赶忙岔开了话题：“这几天在学院听课了吗？有



时间的话让圆丹带你们到处转转。来一趟也不容易，大幻化网坛城啦、天葬啦，都应该看一看。”

佳颖尽力克制住自己，抹去眼角的泪滴，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本来还以为自己很坚强呢，没想到一提这些还是要哭。这几天我已经听过几节课了，头一次听益西彭措堪布讲《入中论》时，我就觉得自己的脑子简直长在猪身上了。在纽约石溪大学，我学的是商业管理。从大一到大二，回回考试都是最高分，奖学金一次也没落过。自我感觉蛮聪明、蛮厉害的。谁知道一听堪布讲大中观后马上傻眼，这时我才体会出什么叫‘世智辩聪’。不过您放心，凡是我认准了的道路，我佳颖是不会半途放弃的。当初妈妈过世后，我一旦认识到，不能永远把痛苦的心依附在已经离去了的妈妈身上、必须学会独立与坚强后，我马上就重新振作起了精神。以前是没听过正宗的佛法，好的、坏的、正确的、不正确的，拉拉杂杂都往自己脑子里塞。现在听了《入中论》，我马上就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也请您相信我。您刚才不是还说我有一定的善根与福报吗？一听益西彭措堪布的课，我马上就发了一个大愿：今后，每年寒暑假我都要来这里闻思修。这里的所有法本，只要是我能看的，我都请圆丹把它们寄给我。来学院之前，很多佛法的概念都是模模糊糊的，也知道行善，也知道放生，也知道天堂、地狱、六道轮回之类的说法，但就是不知道‘大中观’，不知道最究竟的般若正见，不知道麦彭仁波切，不知道无垢光尊者，现在心里才好像突然被照亮了。二十一岁才接触到宁玛巴的正法，我真的



有点儿替自己惋惜。不过来日方长，以后您可要多加持我啊！”说到这里，佳颖调皮地冲我一笑。

“当然会加持你，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但是我相信你！”我边说边把一张法王的相片递给她。

佳颖小心翼翼地把像片装进随身带的小包里，感激地望着我：“堪布，昨天下午我们去看天葬，到现在我还没有缓过劲来呢。”

“怎么样，尸陀林里的一堆堆人肉、白骨，让你体悟到了什么？”

“我确实确实感到自己的所谓行持最多只能算‘口头禅’而已。不久前刚刚看过一个小故事，印象挺深。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经过一条河，小和尚发现河边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子。他想到佛陀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便抱起那位女子，到附近为她找了位大夫。当他匆匆忙忙跑回河边向师父说明时，老和尚骂他连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都不懂，还当什么和尚。小和尚向老和尚表明了救人的目的，还告诉他的师父说，他已经把那位女子放下了，为什么老和尚还放不下呢？当初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自己还曾讥笑过那位老和尚，觉得他在某些方面还不如自己看得开。当时还沾沾自喜地分析道：人生当中的许多繁琐事、人心当中的许多痛苦与烦恼，如果以‘放下’的态度去面对，那我们岂不是要自在许多。等到去了天葬场，才真正明白‘放下’二字沉甸甸的份量，那远不是口头上说‘放下’就能放下的。秃鹫吃完人肉后，人就剩下那么一副躯壳，什么叫



‘身后’呢？有时候看人很坚强，他们似乎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或信心达到自己的目标；有时候看人又很脆弱，一点点挫折或不如意就可以将他击垮。而在天葬场上，管你坚强也罢，脆弱也罢，留下的只是一副皮囊，还有一股与被宰杀过后的畜生一样的难闻异味，这时，人所谓的高贵又在哪里呢？

“以前我很在意金钱，想着至少它能用来给家人治病、为自己的学业提供物质保障、为将来宏伟蓝图的实现打好基础。看过天葬后，我改变主意了，倒不如把钱用来布施或印经。当你把钱送给困厄中的人时，你可能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那个人的命运，但你至少带给了他一份希望，而回馈给自己的则是双倍的喜悦。当你把钱用来印送经书时，某个人看到这本法本，也许足以改变此人一生的人生走向。”

“堪布，以后来学院的时候，我都想去天葬场上实修一下白骨观。到那时，可能会对‘放下’的体会会更深吧！”

“肯定会有的。再来之前，你在美国也应该经常观修无常，一定要反复观修。这样对你真正生起出离心、彻底放下万缘一定会有帮助的。回美国后，还要经常参与一些慈善活动，多积累福报资粮，同时精进闻思经论。有什么问题可直接与我联系。”

“我一定会的。其实在美国，我也经常参加一些义工劳动。我在纽约的华人社区就做过两年的义务志愿者，还受到过市长的接见和表彰。在服务华人社区的这两年中，我主要是与各种病人打交道。在与他们聊天的



时候，最能让我感觉到人世间的无奈、悲苦与挣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有一个故事情节则都是相同的：他们都像沉浮于无边的苦海中，苦苦找寻浮木的落难者。虽然我曾以种种的方式试图引导他们把信仰寄托在佛陀身上，但我自己对佛陀的教义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让我又如何给别人以真正的精神帮助呢？

“好在我现在来到了学院，好在我终于找到了智慧之源。没准儿等我下回来学院的时候，还会给您带过来几张洋面孔呢！”

“欢迎所有不同面孔的朋友们来我们这里！特别是下次，我一定要再见到你这张熟面孔。”我微笑着结束了与佳颖的谈话。

送走佳颖以后，心中有很多感慨。当年唐玄奘法师历尽千辛万苦、西行印度冒死求法，而今又有许多来自西方、渴求心灵解脱的朋友，把探寻的目光对准了东方的佛教之光。

我相信，佛教，这诞生在东方大地上的古老智慧，一定会随着太阳的升起，把她的阳光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因为海纳百川，日出东方。



三宝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没得到智慧眼之前，我们很难看到顺缘违缘的究竟实义。正像最伟大的藏传佛教佛学家麦彭仁波切所说的那样：“有些情况表面上看是违缘，实际上却是顺缘。反之亦然。”我们世间不也有很多看似生活得四平八稳，实则一直在不断地累积恶业的人吗？只是这种人往往陷于造恶的睡眠中不知不觉而已，而另一些人则暂时性地遭遇许多痛苦的折磨，但他们却往往正因了这个因缘而踏上了寻求光明的正道。来自沈阳工学院的圆礼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弟子圆礼毕业于沈阳工业学院，是文革后招考的第一批大学生。

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是厂里的技术骨干，母亲文革前在部队当教师，后回地方搞行政工作。爷爷奶奶也都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我就是在他们的教育下长大的。记得爷爷总爱给我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等。奶奶也经常从旁附和“心底无私天地宽”、“与人要善、要忍、要容，退一步海阔天空”……诸如此类的话，成了我小时候接受的最早道德熏陶。

怎奈长大后，先贤的教言大多对我已是时过境迁。随着社会的大流，我也被庸庸碌碌地推向世俗的沉浮之海。结婚、生子，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地打发过去。如





果不是生小孩后的第二年突然得病，恐怕今生今世我与佛法也就失之交臂，更谈不上出家求学了。那么往后的日子肯定也就会依旧如原先一般、庸碌而惯性地滑过去。

当时我突然得了心脏病，而且病势来得非常迅猛。医生诊断为严重心肌缺血导致的冠心病。而我那时还不满三十岁，“冠心病”那是在我父亲那一辈人中才会经常听到的名词。医生说：“保持好还能多活几年，否则极易诱发心肌梗塞。”找东找西求到了一位名老中医跟前，他也说：“你这病很特别，精神性的，不好治，能维持现状就不错了。”

大概凡夫没有不贪恋肉身的，我也怕死，想多活几年，于是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病急乱投医的过程。先投靠在一位气功师门下，治来治去，总是时好时坏。最后那位气功师无可奈何地说：“你这是因果病，治不了。”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叫因果，但“治不了”我可不答应，我太明白“治不了”的含义了。不行，我还得治！就这样，我又开始了新一轮治病历程。换个气功师，再找中西名医，尝遍民间验方，吃过无数千奇百怪的药引……结果一无所获。正当我真的感觉天快要塌下来时，一位同练气功的功友对我建议道：“干脆我带你去慈恩寺吧，拜拜佛，看这最后一招管不管用。”

就这样，我进入了寺院。

既不懂佛法，也不明拜法，反正只要能治好我的病，死不了就行。

结果一段时间下来，我非但没死，反而越活越健壮！



这不得不让我对佛、对佛法产生好奇，产生好感，产生了解的欲望。如果说步入佛门，那真正的起点应该从这儿算起吧！

看的第一本佛学书籍是一本介绍因果的小册子，这时我才再次想起了那位气功师所说的因果病。尤其看到杀生所导致的种种夭寿、多病的果报，我就为自己前世今生的杀生行为不寒而栗。“赶快放生吧！”这是当时放下书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

接下来，我又接触了《金刚经》、《心经》、《阿弥陀经》等经文。如果说对因果我尚能生起相似定解的话，对这些经典，特别是《金刚经》、《心经》中所宣说的般若空性，我就有些摸不着头脑了。但有一点我心里很清楚：一切都是缘起的。我的病能治好，也是多亏了佛法这个“缘”进入我的生活，方使我的病有所“起”色的，而别的那些千方百计找寻到的“缘”，都不能与我相应，故而应该说是佛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因此，尽管说现在我还不能一下子把握佛法的般若精髓，但我相信跟着它走绝对不会有错！况且有一天在读《金刚经》时，读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时，我马上就想到了气功。几乎所有的气功都在“气”上打转转，时刻保持住这股气，运气、发气、采气等等全都紧紧执著在“气”上，这不分明是执著有相吗？这又怎能与一法不立但又显空不二的金刚般若智相提并论呢？

这大概是我学佛之路上的一次小小顿悟吧。为了更进一步走进佛法内核，1999年我去朝拜了五台山。刚一到那里，我就像回到了久别多年的故乡一样感到亲



切、熟悉。进入普寿寺大殿，见到那么多的僧众威仪俨然、戒律清净，我顿生欢喜，不觉脱口而出：“我也要出家。”话音刚落，我自己都惊讶万分，不知这个念头是怎么冒出来的。接下来我又拜黛螺顶，在见到五文殊像时，感觉文殊菩萨就好像真的站在我面前，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根本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呆呆地跪在文殊菩萨像前，刹那间所有的往事全都涌到眼底。是啊，自己刚刚捡回一条命，以后用这条命干什么呢？还要再回老路吗？整天读《金刚经》，其实只会嘴上挂着“空、空、空”，你空掉一样世俗的羁绊了吗？如果真的对这个世俗生起了真实无伪的出离心，那为什么不出家呢？你还在等待什么？你还要准备什么？准备再生一场大病，然后再拼命念佛求佛保佑吗？自己也曾自诩过，自己与那般只知烧香拜佛的老太太不一样，自己是由病入门，但最终是为了生脱死而来的。究其实，佛法在自己的生活中还不仅仅只是一个插曲、一种点缀。想到这里，我似放下了千斤重担一般，很平静地在文殊菩萨像前发愿：我要出家！要脱离六道轮回！还要发菩提心普度众生！

在普寿寺我住了一个来月，期间听梦参老和尚讲解《心经》、《金刚经》，对缘起性空的道理又多了一层理解。回到沈阳后，我准备向家里人摊牌了。

我丈夫是当兵的，回地方后在机关工作，他人非常善良。听说我要出家后，他一贯平和的脸上终于有了些乌云：“我从来没反对过你信佛，尽管我并不信。在家不一样可以信吗？为什么一定要到又远又苦的地方搞



得妻离子散才叫信佛？”他平常少言寡语，但我知道他十分尊重人，并很善解人意，对我们的孩子，他都知道尽量要少压抑、顺其天性发展为好。因此，我尽可能把我对佛教的理解讲给他听，末了又对他说：“家虽好，但无法排除干扰，我还没到万缘放下那一步，所以我要到庙里去，那儿清静。再说我活到今天，全亏三宝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世事无常，我一定要珍惜，一定要报恩！更何况我现在对世间八法已没有了任何兴趣，让我呆在这里，简直是逼我慢性自杀。”

丈夫没说话，一个人闷头想了一夜。第二天红着眼睛对我说：“如果你认为你的选择没错，那就走你自己的路吧。其实我在世间活得也很累，整天你争我斗的，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不过人跟人不一样，我还得带孩子，还得顾这个家。我不拦你，你去吧。”听他说出这最后一句话，我高兴得眼泪都落下来了，我的丈夫终于为我打开了这“牢笼”的最后也是最坚固的一把锁。我不知说什么好，嘴里只是喃喃地说道：“谢谢！谢谢！……”

同学、朋友知道我要出家的消息后，她们的反应全都惊人地相似：无一例外地睁大眼睛，然后焦急不堪地说道：“别开玩笑！现在你身体也好了，工作也特别顺，跑到深山古庙干啥？信佛嘛念念佛号、磕磕头就行了，咱也不做坏事，干嘛非剃个光头？你可别信傻了、信迷了、信得走火入魔了！”我也不知该怎么跟她们解释才好，就只能从我的切身体验入手：“你们看，我自己有两点体会：一、我的命是三宝给的；二、我每次遇



到难题、难事、解不开的心理疙瘩时，都能在经论里面找到解决办法，有时真的是不可思议。可能你们对此还没有体会，那就看看你们自己。小王现在是超市的经理，她妹妹却连个工作都找不到。你们仨都参加了健身班，平常都按一个食谱进食、一样的运动量，怎么她前天查出有乳腺癌，你俩咋啥事都没有？这都能怪命吗？那么多人得冠心病，怎么就我一人好起来？如果说不靠天、不靠地，命由我立，你又怎么个立法？靠盲冲猛撞还是杀盗淫妄？回去好好看看《了凡四训》吧！”

我一直在想，等将来我自己修有所成了，我一定先来度化这些姐妹们。

二上五台山普寿寺的时候，我看到了法王如意宝传讲的《百业经》法本，这下我从因果不虚的角度更加深了对缘起性空的理解，空性在我眼中再也不是空无一物了。假若没有亲身证到“心空业亡”那一步，那么刀山剑树的景观绝对现前，正所谓“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在普寿寺我还看到了学院别的法本，诸如《入菩萨行广释》、《佛教科学论》等。很自然地，这个地方就成了我下一个参学的目的地。

今年总算因缘成熟，我终于来到了法王如意宝身边，并最终在学院披上了僧衣。

如果还有人要问我为什么出家，那么放下出家人本具的功德不谈，我只想建议他们去读一读弘一大师的传记，并且我还要告诉他们，清顺治皇帝曾说过：“世间最贵者，莫若舍俗出家。黄金白玉非可贵，唯有袈裟披最难。”

现在披上了袈裟，心中时刻不忘以弘一大师的话激励自己：“出家人是最高尚、最伟大的。”为不负这“最高尚最伟大”六字，那就让时间作证，看我在菩提正道上如何勇猛精进吧！

藏传佛教的大成就者邬金丹增诺吾在《赞戒论》中曾说过：“若于殊胜佛法起信心，仅剃头发披红黄僧衣，果报今来善因得增长，经说种种善聚妙功德。”这首偈颂正恰当地歌颂了出家修行的殊胜功德。因此在这里，我真诚地随喜圆礼以及一切为续佛慧命、绍隆佛种而出家修道的人们的功德。同时我也希望现在或未来出家之人的亲属，都能如圆礼的丈夫那般通情达理。要知道，当一个人内心的佛种成熟时，那是什么力量也阻止不了它的开花结果的。可有些人一听家人要出家，不是大吵大闹就是砸佛像毁经书，甚至以上吊自杀相威胁。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这都是在造堕地狱的业！即就以世间法律衡量之，信仰自由也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什么人有这个权限去干涉别人受法律保护的自由选择？这是彻头彻尾的违法行为！有头脑的人真应当甚深思维之。

佛法让我懂得生活

今天是2001年6月28日。这几天，喇菜沟里雨下



得特别厉害，听说许多房子都已被雨水冲垮了。自然灾害当然是无情的，尽管很多人面对灾难时都想保住自己的房子，但个人的愿望与努力还是很难与外界的淫威相抗衡。有些人为此又难过又焦急，不过，我倒是觉得大可不必为此殚精竭虑，房子垮了并不可惜，只要你的心不垮，就已取得了与天灾人祸对抗的胜利。

大雨还在哗哗地下着。撑着伞，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恰好在一个拐弯处碰到了圆恒。这个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工系的佛教徒，此刻的脸色非常阴沉，一问才知，他的房子怕是也快要保不住了。我笑着对他说：“身体都是四大幻化而有的，再为这个幻身不知疲倦地营造安乐窝，值得吗？”

雨越下越大，我们只好暂时躲在一处屋檐下避雨。趁此机会，我问起了圆恒的学佛经历。

我出生在“文革”中。从小到大，我都很迷科学，并时常惊异于数学的美、物理的深邃、化学的奇妙。沉醉其中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当一名科学家，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我一直十分努力地学习着。

十六、七岁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整天都充满青春活力。情感种子的悄然萌发，再加上追求科学的理想，这二者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当年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那时，最让我惊叹不已的就是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它揭示了宇宙天体运行的一般规律。直到今天，人们仍在用万有引力定律来作为探索宇宙的依据，其伟

大意义自是不言而喻。这个定律告诉我们，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力的吸引，这是为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但除了引出更多的疑问之外，却没有找到任何答案。在遍问师友时，他们反倒一致责怪我为何会提出此等钻牛角尖之疑问。这令我陷入了更深的困惑之中，真是欲揭之而无功，最后只好把它带入了大学。

走进位于美丽的东湖之滨、珞珈山麓的大学殿堂，心情是那样的激动，因为在这个知识的海洋里，我的科学抱负理应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与实现。就像小时候为了实现科学之梦而努力学习一样，一进入武汉大学，我就一头扎进了书海之中，希望能从中寻求到解开宇宙之谜的钥匙。

当我开始进一步研究起万有引力定律的深层结构时，发现牛顿也只是将宇宙的第一推动力解释为“神”的力量。真的存在神吗？难道科学竟也将宗教中的神作为自己的归宿吗？我的疑惑不禁越来越大了。

后来的研究使我更加明白，科学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它所揭示出的种种规律，如果粗而观之，确实可以部分满足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探究，但对于诸如时空的本质之类的问题，科学却始终没有能力给予我们终极答案。不同的哲学流派对此虽各有繁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解释，然又大多流于虽“高深莫测”，实则琐碎且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步。这种种的探寻非但没有让我的疑惑释怀，反倒激起了我对世间所有知识体系的深深失望。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才开始把佛法纳入了我的研究日



程，因为对真理的渴求，让我不愿放弃任何一种试图接近它的认知框架。

很快就到了毕业时刻，同学们都在为自己的工作分配忙碌着。恰在此时，一件也许今天看来很平常的事，却让当时的我不得不对人生与社会去重新体认一番。主管我们分配的那位平常看来道貌岸然且给我们带思想道德教育课的老师，竟然公开地、毫不含糊地根据每个同学对他上供的多寡，来权衡他们的工作分配计划。呜呼！圣洁的校园都有如此污秽之事，那么这个社会在哪里还会有净土存在？

我本来就不愿为一些芝麻粒大的个人利益而卑躬屈膝，要不我也不会把追求宇宙人生的真相当作自己的终生奋斗目标。所以我决定自动放弃工作分配，原本我是可以去一家研究院做材料科研工作的。我想在那里，我也会碰到很多和这位老师相同的人。

可笑的是，即就是放弃分配，也得在上供后才能办到。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行贿，从此我渐渐了解了现实……

我决心去寻找一种真实生活的感受。在欲望面前，既然每个人都是奴隶，都爱钱和女人，那干脆直接拿就是了，又何必遮遮掩掩、故作清高呢？

我找到了大学期间偶然认识的一位社会上的“大哥”，他不仅有自己的经济集团，还有控制地盘的地下势力。说明来意后，他很高兴地让我加入了他的集体。

不久，由于一场经济纠纷，爆发了一场动用黑帮的血斗。在这场血斗中，可能是因为我表现出的冷静和勇



气让“大哥”很感快慰吧，他很快就帮助我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就这样，我开始踏入了商界，这时的我才刚刚大学毕业仅一个月。

进入商界就犹如进入了一张巨大而迷乱的网。当我耐心细致地观察网中形形色色的三教九流时，发现这真是一个洞察人性的好机会，在你死我活的商业角逐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完全成了商业游戏的最高原则。了解到这一点后，对我来说，一个疯狂的时代便开始了：我再也不信什么道德规则了，行走在规则之外的我，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自由与刺激。当穿梭于高级酒店，混迹于醇酒美女之中时，那一掷千金的感觉真是让人麻醉，让人迷失自我……

当然，也有清醒的时候，但那时我还是站在生活的迷网中，惯性地等待着欲望的又一次降临。这时的我，深知自己已沦落为一堆臭肉，然而仍能引来嗡嗡苍蝇无数。周围那些追腥逐臭的人啊，在我的八面威风之下，显得那么可笑与可悲。

有时候也会想起小时候的我，那时是那么的善良、纯真、热爱真理，现在我又该如何面对自我呢？在这样一个连天使也会堕落的世界里，我又到哪里去追求所谓的崇高生活？

不过，随着银根紧缩后的市场疲软，在一场全国性的严打后，我们这些皮包公司都纷纷开始走向衰败。在这个强者得意的世界里，我第一次体会到弱者生存的那份辛酸与痛苦。同样是人，生活所给予他们的却是那样的不同。以前根本意识不到弱者与失意者的悲哀，现在，





当我自己也开始被别人踩在脚下时，我才真切体会到不平等的存在。

“大丈夫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每忆及此，那些忧愁烦恼倒也很容易忘却。这时的我唯一经常思索的就是，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才能不辜负自己的生命？经过这次的跌倒后，我似乎又恢复了以往爱探究生存本意的个性。

生活的风雨，让我渐渐懂得了历史，也懂得了人生。

一日，南怀瑾先生的《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中的一段话彻底震撼了我的心：“做人最宝贵的是心量要无限宽阔，能容得下天地万物。活着就是要为别人好，即便做了一辈子的善事，此亦义所应为，理所应当，又岂足挂齿？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当我看到周围有那么多煎熬在痛苦中的人们时，我就仿佛已知道了自己的一生该怎么走。

这一年，我谢绝了一位公司总裁想把我培养成为他公司接班人的好意，因为我已意识到，我的生活不应再这么沉迷、堕落下去了。于是背上行囊，我就来到了早已听闻过大名的喇荣圣地。当第一眼看到这块地球上唯一没有被污染的湛蓝天空时，我激动极了：我将从这踏上新生之路！

来到学院后，在上师的慈悲摄受下，我时时都能感受到佛法的甘露滋润。1999年，法王如意宝给四众弟子传讲了麦彭仁波切的《澄清宝珠论》。当讲到缘起性空的道理时，我多年来对万有引力定律的疑惑，顷刻间就冰消瓦解了。记得当时我曾写下了这样一段感想：



“所有自然现象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缘和合。牛顿穷其一生所完成的‘第一推动力’的研究结果，实乃分别念建立的一个落入有边的总相而已。任何科学、任何哲学都未提出过远离四边的空性智慧。只有佛陀，才是真正的高瞻远瞩，他用缘起性空的理论，解释了宇宙人生中一切现象的根本原因。”

从此以后，我就对佛法深信不疑。

去年的一天，在上海的一家酒店，几个朋友请我吃饭。席间，他们都很疑惑地问我：“你的上师给你显示了什么神通，让你那么听他的话？”微微一笑之后，我说道：“我从没见上师显示过什么神通，但他对所有人表现出的那份真诚的关怀与慈悲，确实让我感动不已。”听了我的话，他们都沉默不语，也许是现实生活中，他们都已很久未曾感受过真诚与慈爱的缘故吧。

今年，堪布仁波切在《悲惨世界》一书中写道：“我想，我来到人间就是要帮助那些弱小无助的生灵，让他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自在地生活。”看到这句话的当时，我泪流满面，我真切体会到，在这个痛苦越来越增盛的人世间，有几人能具有像他那样的真实无伪的对众生的菩提心呢？曾经苦苦追寻过生命的真义，也曾经一度陷入生活的泥潭。见过了数不清的面孔，也领教了形形色色的众生百态。最后，佛法的爱与智慧，终于让我架起了重新生活的支点。如果要让我描述佛法最打动我的地方，那便是通过我的上师们所流露、所展现出的人性最高的升华，与最圆满的心性本来状态。





当圆恒结束他的谈话时，雨还没停下来。时不时地有一些神色不安之人从我们身边匆匆走过，看样子都像是要赶回家与暴雨决战一场似的。

单单为自己的房子担忧、忙碌、操心，到底有多大实义呢？看着某些人脸上那种天似乎就要塌下来的表情，我就宁愿把注意力回复到圆恒刚才所讲的内容上。我相信他发自肺腑的学佛感受，一定会对许多陷入科技的发达与人类精神的退化，这一矛盾局面中的知识分子带来不少裨益。

佛法让圆恒懂得了生活，那么生活的现实能否让沉溺于其中的人们也渐渐因之而通达佛法呢？

换一种对待生活的思路与方式，让我们看一看佛法能否为我们带来生活的别样感受。

四海求真

对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说，即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求学佛法以期了脱生死。佛陀就曾说过：超越火海剑林，乃至死亡之前都应希求佛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十分赞叹传馨的上下求真之举。她从新加坡先来到泰国，又前往印度，最后终于在这高原藏地住了下来。来回奔波并非为了搜奇览胜，而是为了心中那执著的理想。

在藏地，她已经呆了六、七年。每当寒冬腊月到来

的时候，看着这个来自热带国度的修行者，呆在她那并不能遮挡风寒的小木屋里刻苦钻研佛法，我就感到非常欣慰。在一次次的游历诸国的过程中，传馨渐渐对世间生起了猛烈的出离心，并最终在佛学院落发出家。我本人认为她的求学、求道、求真的精神确实可嘉，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整天高喊“我为人人”，实则骨子里希望“人人为我”的社会里，这种发心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下面还是让我们跟着她的长篇“传馨西游记”，共同游览一下沿途风光，并领略一番传馨本人的心灵蜕变史吧。

我叫传馨，来自新加坡。我的祖籍是广东，家乡在靠近海边的一个小镇上。

从小我都是在丰衣足食的优裕环境下成长的，记得小时候我从未因物欲的不满足而苦恼过，慈爱的父亲总是想尽一切办法逗我开心，不让我受委屈。十岁以后由于家境日丰，加之父母对我也越发溺爱，故而从那以后我就更过上了无法无天的自由生活。记得当时我每天上学带的钱都不少于一百块，下午放学后便约上几个好友上馆子、逛商场、看电影，或到游泳馆游泳及健身房健身，不到天黑决不回家。这样的浪荡日子过了整整三年，以致熏习得我整天想的都是哪里有好吃的、哪儿又有了新玩意、哪家戏院在上映新电影……由于手里有了几个臭钱，再加上没人敢管我，结果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张口骂人。整天没人约束，性子也越来越叛逆。那时我买了大约有二十多双各式各样的鞋子；几百乃至



上千元一套的衣服随手乱丢；一大堆好看不中用的包包……玩到最后，我已是忘乎所以，到上中学时干脆连课也不上了。学校附近有家“德士歌舞厅”，我每个星期都要光顾三、四次。把头发染成最前卫的橙蓝色，夹在一大群红毛绿鬼中间，从傍晚7点一直狂扭到第二天凌晨三点，然后再去泡酒吧，喝得酩酊大醉时就借宿朋友家。早上迷迷糊糊起床后，又开始新一轮吃喝玩乐。那一阵子，我根本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崇高，也不知道人生应有一个目标，叫理想。

想来也是造化捉弄人。十六岁那年，真应验了古人的那句话“物极必反，乐极生悲”，狂颠得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忽然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病情来得非常迅猛，没几天我便全身抽筋，上下关节迅速变形。手指及脚趾关节扭曲、肿大、不能伸直，不久手指就弯曲得不能持笔写字。疾病突发后的三个月中，我随父母遍访中西名医，但全都无济于事。有一江湖郎中说要治好这病，唯有以火烧遍四肢关节，使血液循环加快才能消炎消肿。就这样，我每隔一天便要去体验一次火烧关节的“治疗”，被他这样用火烧了整整两个星期，就差最后被他烧死。不过病情却没有任何起色，反而更加重了。

曾经称兄道弟的“好哥们”、“好姐们”，在我生病期间没有一个人打过来一个电话；妈妈把那么多好吃好喝的摆满在我的面前，我却连抬手拿它们的力气都没有；爸爸对我如此疼爱，看着我痛他也掉泪，但他根本代替不了我受罪，尽管他自己愿意这么做……生病期间，我脑子里开始飘进这些平常瞬间都不会想到的现

象、问题。病痛逼着我躺在床上，无法疯癫的我，这才有了从容的时间去回味自己往昔的所作所为。记得有一次听到爸爸在走廊上对主治大夫说：“先生，求求您了，无论如何也要治好我女儿的病！花多少钱都没关系。”当时我就忽地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家里钱财这么多，为何买不来我的健康？如果得个关节炎就已经受不了，甚至想到自杀，那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又该如何？那种痛苦岂不要将我彻底击得粉碎？”特别是想到这最后一个问题，我确实有点儿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也就是在这种种的煎熬困逼当中，我第一次思考起自己的人生。爸爸的一个朋友来看我时，带给我一本《圣经》，他希望我能有一个信仰。但当我一看到“信我者得入天堂，不信我者则入地狱”这句话时，我就把《圣经》扔在了地上。当时的我偏激地认为，这句话太自私了，它激起了我无比的厌恶。谁说这句话就证明他的慈悲简直如牛蹄子印里积的那洼水，还摆脱不了“小我”的权威与恐吓！

奇怪的是，没过几天又有一位阿姨到我病床前探望。她无意中说出的几句话却让我久久回味不已，那几句话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我赶紧问她这是谁说的，她告诉我这是佛教里一个叫地藏的菩萨发下的无尽誓愿。两相对照，我立刻对这位菩萨、对佛教产生了不可扭转的信心与好感。我惊讶万分，这世上居然还有这等的慈悲！别说我不了解的地狱了，就是把另一个关节炎患者的疼痛转移到我身上，我都会被彻底压垮的。那时我立刻就相信了地狱的存在，这医



院不就是人间地狱吗？！

我急忙问她这个佛教里还有什么菩萨，她脱口而出：“观世音菩萨啊。”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特别耳熟，仔细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我们家供奉的观音娘娘吗？十几年来，我对家中的这位娘娘像几乎天天视而不见，因为我一直把她当成是封建余孽，是没知识没文化之人的精神寄托，却想不到她原来是佛教里的一位大菩萨！

从此我便开始了每天持诵观音圣号的经历。

大约人在困苦中，祈祷亦更为恳切吧！在狂欢纵酒中，我把观世音菩萨抛之脑后。现在，在极度痛苦中，我却想到了她，自己都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但痛得实在没办法，我也就边流泪、边打针、边诚心地祈祷她。疼得实在忍无可忍之时，我真的是放声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大声哀告观音菩萨：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居然，没过几个月，我的风湿性关节炎痊愈了！

病好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到我家附近的一间寺庙去亲近我日日想念的诸佛菩萨。刚跨进大殿的门槛，就听得几声清悦的敲击大磬的声音悠悠传来。那一瞬间，我几乎惊呆了，身心忽然就清爽安宁了下来，原来人间竟还有着这样高贵、从容、淡泊的妙音。当时我就发愿一定要皈依佛门，这才是我梦寐以求的最终宗教。

每个人皈依佛门的因缘都不尽相同，我就是被那一声击磬的声音带了进来。信仰佛教对我是件不需要任何理由的选择，因为我的命都是她赐给的。想起过去的荒唐岁月，我就惭愧得掉泪。幸运的是这一切都过去了。



后来，我参加了新加坡一个为期三年的佛学班，并受了菩萨戒。这三年是我在学佛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的三年，我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佛法甘露，恨不能一天当作两天使。在对佛法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后，我便想离开新加坡到国外参学去。我深深感到，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培培福报、入个佛门还可以，但不可耽著日久，否则就只能在人天道上徘徊而已。我选中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泰国。

当把消息告诉亲朋好友们时，他们一致惊呼：“唉呀，怎么能到泰国去呢？千万别去！”

他们反对的理由，不外乎以下几条：其一，那是小乘佛国，大乘行人跑去干嘛？

其实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后来修习日久，我才发觉问题不是那样简单。佛陀早就说过：法无高下，心有大小。众生根基各有不同，一味平怀、等视群生是体，但用上还是要划出八万四千法门以对治不同的心病，哪一种药是真正可以当万金油使的？就像《阿含经》，一般修行人都视其为小乘经典，但如果你以大乘心态去读，便会发现它处处都在讲大乘法门。况且就我观察到的周围学佛人而言，个个都宣称自己修学大乘，但十有八九戒律都不精严。这样的话，菩提心岂非成了空中楼阁？基础没打好，般若正见如何树立？更何况作为“戒定慧”中心环节的“定”学，许多所谓的大乘行人连禅定的基本功夫都不具备。

他们反对我去泰国的第二条理由便是：泰国既是著名的佛国，又是声名狼藉的色情之都，经常有少女被拐





逮入妓院的事发生。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只身奔赴那样的一个异国他乡，这可如何得了？

对这种意见我更是一笑了之。经历了稳扎稳打的三年学佛后，我的成佛之心日渐增盛。不愿自己得安乐，但愿下化一切有情。就凭此种发心，我相信也必能得到三宝的加持、护法的护念。况且呆在泰国的那么多女孩，难道全都被拐入妓院不成？

父母对我的决定更是惊惧不已，无奈中只得使出最后一招——断绝经济来源。我明白爹妈的苦心，但我更对他们不明白我的心愿表示遗憾。没办法，世上难有两全其美之事。最后我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凑足了路费，经过四天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泰国南部。

泰国真不愧是佛教之都，这里全民信佛（后来接触久了，发觉信是信，但绝少正信，很少有人为了生脱死、救众生出水火而信）。泰国人性情温和有礼、乐于助人，且对出家僧人及守持八关斋戒的在家白衣（持八关斋戒者专用的服装）特别恭敬。只要看到这些修行人身陷困境，一般的泰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在各方面为你提供帮助。本来我一句泰语都不懂，英文也非常蹩脚，独自一人从泰南走到泰中，又走到泰北，最后走到泰国的东北部，这一路一方面多亏三宝加被，一方面就是靠这些热心而陌生的泰国朋友们的帮助，才使我未被任何违缘击垮。

我在泰国参访的第一位师父是南传佛教著名的佛学家及禅师——阿赞布达它萨（佛使比丘），他是泰国当今最著名的高僧之一。他的道场行持仪规如下：早晨3点半，众人集于经堂，按僧腊的长短分序而坐，进行一个



半小时的早课。然后便各回寮房、整衣持钵，开始了比丘们托钵乞食之清净行，这是我在尊者布达它萨这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比丘们整齐地排着队，以十足的威仪、慢步前往附近的村落乞食。尊者布达它萨走在最前面，步履平稳、缓慢，举止端严、眼目慈悲，这一切俨然佛陀住世时与诸大德、阿罗汉们出外托钵化缘景象的再现。

而每当尊者以低沉洪亮的声调布道时，常有小鸡、小猫、小白兔、小鸟依偎在尊者身边。这情景已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脑海深处。

在尊者这里呆了几个月后，我又独自登上开往东北部的列车，继续我的求道之旅。

参学的第二站是离泰国首都曼谷四百多公里的阿赞扬达的空寂道场。阿赞扬达在诸位尊者大德中，比如阿赞布达它萨、阿赞查等人中年纪最轻，但修证境界一点儿也不比任何高僧差。他的确是一位外行小乘、内乘大乘精义的大修行人，他所传授的教义特别着重于修四无量心、菩萨四摄法及般若空性，这也是“空寂道场”得名的原因。1984年之前，有七年时间，他被西方国家广泛邀请前去弘法利生。回国后又受到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便是由于尊者广弘大乘佛法。

空寂道场留给我两点永生难忘的印象：

第一，每当阿赞扬达尊者带领弟子们托钵乞食归来后，全体僧众便以净水洗脚，而后入经堂，礼佛毕便席地而坐。用餐前大家先念诵经文、作餐前五观，然后以



阿赞为首，先将一杯开水倒入钵中，然后再安静进食。倒水的目的是将钵中酸甜苦辣的味道冲淡成一味，以减弱舌头对味觉的贪爱。他们的这个习惯让我在日后的修行中时时都能提起对“五盖”（财色名食睡）的警惕与防犯。

第二，在空寂道场我头一次听闻了空性的甚深义理，这为我后来接触中观，特别是最后闻思大圆满“本来无生的大空性”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也就是在这里，我一方面惊讶于佛陀揭示的“色即是空”这一真理的伟大与深邃，另一方面又隐隐地对这里把“色”和“空”分开表示遗憾。我觉得阿赞比一般小乘行人把“色”一步步分析为空，然后执著空性去求涅槃、解脱的闻思修行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阿赞意识到了色当体即空，而且就像镜中像一样了不可得，但他还是没有达到后来我在雪域藏地、色达喇荣佛学院学习真正的中观时，所了解到的“空即是色”、“空有不二”、“性相一如”那样的高度。当然，当时我不可能有这么清醒的认识，我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难道“色”和“空”一定就是水火不相容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借假修真”岂不成了一句空话？从此岸到彼岸岂不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跨越的天堑？

也就是在空寂道场，我萌发了要去印度探寻以龙树菩萨为发端的般若大乘真正法源的念头。但为了打好基础，我还是按原定计划来到了离空寂道场二百多里路的一代女成就者帕美布翁格的禅林。

帕美年轻时嫁给了一个非常富裕的男子，他们共有三个儿子。帕美出家前还经营着一家美容院，总之家

庭生活非常幸福、丰足。但帕美从小到大都对物质上的享受不感兴趣，她一生想的都是生死解脱问题。终于在她二十八岁那年，她下定决心要禁语，并在每天从美容院下班后，独自一人走到郊外的尸陀林去观修无常，第二天凌晨5点钟左右再步行回美容院上班，这样的生活共持续了五年。这五年期间，帕美还以巨大的毅力持守八关斋戒，并天天以纸条向丈夫祈求允许她出家修行。五年过后，首先是三个孩子被母亲的苦行精神所打动，他们一起代母亲向父亲祈请。父亲在三个儿子的祈求下终于答应了帕美的要求，准许她离家修行。

帕美选择的修行道场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当我来到这个小岛上后，我立刻发觉这里实在是一个锻炼修行人的最佳场所，因而在这里我住了将近一年。后来每当回忆起这一年来的岛上生活时，我的内心便会泛起对帕美难以表述的感激之情！是的，在这里，我体会到了生死的无常；在这里，我学会了坚强地面对一切苦难；在这里，我学会了精进、专一、持久地提持正念；在这里，我打下了禅定最坚实的基础……

在这个名叫吉祥岛的荒岛上，记得从帕美那里接受的最严格的修持便是，从中午12点开始赤脚在热沙上经行八小时！当时我的脚被烫得通红，全身皮肤爆裂，汗水刚开始像关不住的水龙头一样汩汩往外淌，到最后却连一滴汗也排不出。全身骨架似要散架似的让我摇摇欲坠、眼前直冒金星。而且帕美要求在八小时的经行中，不能片刻停顿，不能停下来喝水、上厕所。但你绝不要轻易就下妄断说这是无谓的苦行，因帕美要求我们在八



小时的行走中，每迈一步都要以佛陀圣号这正念来提摄，一步一步、一念一念，用不间断的佛念来扭转并最终荡空心里的妄念、苦念、畏难念，直到最后能所双亡，整个心中空灵一片。经行一两个小时后，你就会感觉到心魔开始作祟了。烦恼魔以种种理由引诱你放弃经行、懈怠放逸。这时如果发心不坚定、求道不真切的人很容易向自心幻化的魔头投降，但我始终心念耳闻佛陀圣号，我不相信自己保持正念的毅力敌不过虚幻的四大合成的假身的疲倦感。结果往往经过了四、五个小时后，在你的精神战胜了肉体的极限后，剩下的经行之路简直就是走向光明的越来越轻松的一段自在之旅……

除了这种难忘的经行修行外，我还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帕美都让我睡在一具玻璃棺材旁，那里面有一具十五岁的女尸正在慢慢枯干。旁边还有有关有漏人身的不净照片，让你顿感所谓的俊男靓女其实不过都是一些流动厕所。在这里呆久了，我一睁眼看人，便觉得他们怎么看怎么像一具具白骨。

真正对丑陋人身生起厌离、对短暂人生生出离心，还是帕美让我们于半夜三更时进行的绕荒岛修行之举。我们半夜2点半便要开始各自独立爬上后山的原始森林中，呆到天亮再爬下来。这座山依然保持着原始的状态，山洞中有各种猛兽毒蛇。爬山过程中，有些路段不得不用双手攀援树藤腾空而上。有一回，大约在凌晨4点钟左右吧，我正手脚并用几乎“爬行”在山崖上，忽然感觉前方似乎有一个大东西挡住了去路。腾出一只手用手电筒一照，天哪！原来是一只大老虎！老虎此刻

正用发亮的眼睛瞪着我。与老虎照面的头一个回合，我心里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这下完蛋了。但瞬间工夫，平常接受的佛陀教言又让我渐渐稳住了阵脚。什么叫“人生无常”、“生命如风中烛”，我总算有了面对面的体验。管他呢，平常你总是口头高喊“无我”、“无我”；整天念诵“空诸所有”、“四大假合幻化之身”；一看到佛祖在因地以血肉之躯布施的事迹就泪流满面；整日说为下化一切有情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念念都自信佛菩萨的慈悲愿力不可思议、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循声救苦，只要你有真切的信愿……怎么一到关键场合便什么也想不到了，脑子空白一片，双腿直打颤……“豁出去了！”当我下定这个决心后，整个身心便似卸下了千斤重担。既然一切都是“唯心所现”，那我的恐惧岂不是杞人忧天！于是我便在心底默默地对观世音菩萨发了一个愿：“如果我前世与这只老虎有恶缘，那我今天葬身虎口也不足为惜，但愿以此功德回向给它，使它早日超升、早获解脱。”

接下来，我就爬在悬崖上开始念诵观音圣号……大约几分钟过后，这只老虎长啸一声便转身离开了。我当时脑子里闪过的又一个念头便是：“帕美平常讲，修行人只要时刻提起正念、对三宝充满信心、放下一切身心枷锁，如果不能证取大道，那这个佛教就算是骗人的把戏了。今天我总算实证了一回！”

后来我还经历了在山洞中禅修，等出定后发现周围竟挤满了豹子脚印；有次在经行时，脚被毒蛇咬伤；睡在尸陀林，浑身上下被毒蚊子叮起几十处大包等等险



境，但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我的心对外境的一切苦乐境界的执著、追逐、分别妄念越来越淡了。也就在此时，我想我应该离开泰国了。在阿赞扬达尊者那里深切感受到的对中观正见、对最究竟的自利利他之路的探求愿望，此时越来越强烈地占据我的脑海。战胜老虎现在看来只是小事一桩，如何使自己及众生尽快与佛陀无二无别，才是今后的首要任务。

怎么办？当我静下心来问自己的时候，“到印度去！”这一念头便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我坚信在这个佛法诞生的国度，一定能找到满自己成佛心愿的最佳道路。

为了筹足旅费，我从泰国又回到了新加坡，干起了所有能让我挣够“盘缠”的工作。父母对我的选择依然不是十分理解，但他们由衷地感到，自己的女儿越发显得坚强、从容、大度了。在横渡马六甲海峡的游轮上干了几个月的服务员后，我终于凑足了旅费，又一次只身奔赴比泰国更加遥远的神秘国度——印度之邦。

在印度，我游历了佛祖成道时的菩提树、转法轮的王舍城遗址，还有三世诸佛成道的金刚座。当然也拜会了许多隐匿人间的高僧大德，甚至包括在喜马拉雅山脚下闭关的瑜伽士。但我最感激印度的地方是，在那里，我听闻了藏密的传承，并知道了日后我将之作为终生归宿地的中国四川色达喇荣佛学院的大名。

当我1995年终于踏上佛学院的土地时，几乎已是身无分文了。但在这儿呆了一个月后，我就认定，我现在终于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曾经梦寐以求的



无价之宝——成佛之道，终于让我在色达喇荣佛学院找到了！这里的教法涵盖了大小乘、显密的所有法宝，继承了佛陀、龙树以来的所有精华教义，特别是有我一直耿耿于怀、朝思暮想的大中观的最究竟最清净的传承，当然还包括尽揽一切成佛阶梯的大圆满九乘次第。

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漂泊了那么久，寻觅了那么久，当疲倦的心性想要找一个最终的栖息港湾时，缘分这只风帆便将我安然送到了佛学院这块可以永久休息的地方。放下了不安，放下了焦急，在紧紧环绕法王如意宝的五瓣莲花山谷中，我建起了自己修行的小木屋。推开窗，大自然这幅巨画便立刻以未经雕琢的笔触扑入眼帘：远处有山，山上有草，青青草地上有穿着红色僧衣的我的同道。他们的头顶上有天，天空里有云，自由自在地飘荡的云儿，能否把我的心声带给所有蓝天下生存的众生？

我想说：我爱佛法，因为我珍惜生命！我爱学院，因为在那里我可以把握来世今生！

记得我在新加坡大众学佛会听说了传馨的经历后，当时看着窗外海天一色的景致，望着茫茫天地间奔波不已的人流、车流，想着越来越高耸云天的大楼，我就不禁感慨道：这真是一个希求财富的时代，像传馨这样的修行人恐怕会越来越少吧。我们很希望真正的修行人都能把握住圣者遗留下来的财富，而非像世间人那样，都争先恐后地把有漏财产当作人生的首选目标。《法句经》云：“信财戒财惭愧亦财，闻财施财慧为七财。”这七财





才是真正智者所应追求的法财、圣财。阿底峡尊者也说：“舍弃一切有漏财，当以圣财为严饰。远离一切散乱境，依止殊胜寂静处。”不过，这么好的教言在现今的环境下又能被多少人奉为金玉良言呢？大多数人在日夜寻觅财富的过程中，大概十有八九都会把这些圣者的教言抛掷脑后的，而这恰恰是智者的呵斥处。萨迦班智达就曾不无悲哀、不无痛责地说过：“漂泊轮回诸众人，昼夜拼命求财富。”

能否有更多的人都能像传馨一样，把佛法当成生命中最值得希求的无价之宝，在勤勉不辍的求真过程中，打开生命本来的无尽宝藏？

不爱西装爱僧装

当今社会，西装可能就像一日三餐那样离不开身吧。上至总统下至清洁工，如果他们都穿上西装的话，恐怕你未必能分辨得出来。有一年国庆，我还见过一位钉皮鞋的鞋匠，脖子上也是工工整整地打了一条领带。潮流所趋，藏地也在所难免。走在甘孜州的大街小巷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藏族男女老少也将西装披在了身上。会不会有一天，连在高山顶上放牦牛的牧童，也会脚蹬一双锃亮的皮鞋、脖子上系一条花花绿绿的领带呢？

而照地的着装史却恰恰跟他们相反：他脱下了曾经



日日为伴的西装，来到我们这雪域高原，换上了庄严的喇嘛服。在藏地，当越来越多的人背弃了他们的信仰，背弃了他们的文化传统的时候，照地的“逆向”行动在我的眼中就显得非常难得了。这个曾在南开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就读的大学生，能下这么大的决心，除了前世善根成熟外，一定还有不少今世当下的努力与因缘，这其中的故事，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是比丘照地，祖籍江苏徐州，生于1978年。大学毕业后，我于驻徐空军后勤学院从事酒店管理工作。由于当时的工作需要，我每天都是一身笔挺的西装。而今，庄严的袈裟却日日不离身。说起此番换装史，那还要从上海的一次奇特邂逅说起。

当时，由于强烈事业心的驱使，再加上自己也认为自己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与能力，我就从单位辞去工作，准备成立一家集商业、餐饮、快递于一体的连锁公司。万事俱备，只因对快递业的运作不太熟悉，便决定到上海去做一番实地考察。

在上海走访了三、四家快递公司之后，拖着疲乏的身体随便找了家旅馆倒头便睡，不多时却被邻床传来的声响吵醒了。朦胧中看过去，原来是一个和尚正给一些人讲着什么。好奇心赶走了我的睡意，我便开始聆听起他所讲的话语。结果怎么听也不明所以，只听到一些“须不提、须不提”等费解的文字。平常我一直自认为挺聪明的，结果听了半天连个什么是“须不提”也没弄明白。后来等旁人都走了，房中只剩下我们两人时，我就带着



调侃的口吻问道：“哎，师父，你为什么出家？”

“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地延续下去！”和尚认真地答道。

意外的答案使我的玩耍态度顿时熄灭了下去，于是我们就有了接下来的恳谈。

师父来自九华山罗汉墩，在家时是位空军中尉，在西昌从事二级火箭的发射工作。谈话中，他内心的祥和、调柔和渊博的学识汩汩涌出，使我的敬意油然而生。他把他领会的佛法再结合他自身的传奇经历很善巧地开示给我。当他讲到“无常”这个问题时，顿时开启了我的记忆库藏，两段遗忘已久的经历此刻悄然浮起，印证着他的话语：有一次，我坐在出租车上，前方的一辆“面的”在行驶中忽然起火，浓烟从车窗喷涌而出，同时伴随着车内的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叫喊。恐其爆炸，我们的车加大油门快速地超过了它。等再回首看时，那辆车已变成“火车”了。还有一次，我在公路边候车，旁边有位年轻人与朋友大声地说着话，后来他开始穿越公路。正当我翘望着班车开来的方向时，就听得身后不远处突然传来紧急刹车的声音和“嘭”的一声巨响。回转身，刚才还在说话的那位青年，此刻已躺在了十几米开外的路上，口鼻出血，全身猛烈抽搐……

师父对我说道：“我们的生死实际上与旷野中的油灯一样，不知何时便会刮来一阵无常的风把它吹灭。”听到这些警语，我开始意识到，一直以来，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视生命为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无常”却一直以种种残酷的方式否定了这种愚昧的想当然，只是我们



的感觉太过麻木而已。“无常”一次次敲响的警钟，在我们的耳朵里却成了一种自然的风铃。是该警醒了！因为真实的死亡会毫无预警地降临，它能在突然之间就使我们变得一无所有。法国作家蒙田不也这样说过吗：“在地球的任何地方，死亡都可以找得到我们。”

“那么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呢？”接着我的这个问题，师父又讲了许多。其中有段话，现在想来还是很发人深省：“我们常常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发现，我们正遭遇的境况似乎非常熟悉，似乎早已经历过，现今不过是在重复而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前世等流习气的成熟，致使我们再次面对和处理同样的事或物时，有似曾相识之感。”那位师父最后微笑着反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三大宗教都承认有来世？是不是三大教主一致协商好了要充当统治阶级麻痹劳动人民的工具，以提供虚幻来生的安慰协助统治阶级安抚百姓现世的不平？为什么在人类文明史上，有数不清的人，包括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乃至贤明的帝王将相都相信轮回及因果？是否他们都是比我们愚痴的笨蛋？”

我们就这样彻夜长谈了数日，直到有一天，当我在师父的引导下阅毕了丰子恺先生的老师，曾经集戏剧家、音乐家、教育家和书画家于一身，而后又出家弘法，成为现代律宗祖师的弘一大师的生平事迹后，出尘志愿便不可遏制地生起。对我来说就好像是顺理成章似的，当天我就奔赴九华山月身宝殿披剃了。待圆满此举后，我才将消息通知给了朋友们，包括当警察的女友。结果



我发现，对他们来说，我的出家比耶稣复活更令人难以接受。后来友人在来信中告诉我，大家都不相信我这个前卫的小帅哥会走进青灯古佛的梵刹；不相信我这个事业狂会放弃即将展开的锦绣前程。他们还预言我将在三年内还俗，否则就会变成一个花和尚。

日月交替，我庆幸并深感欣慰，时间证明了我对佛法的信仰不是盲目的冲动；时间也推翻了他们的预言。我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求法求到了这雪域高原。特别是在学院，当我依止了严父般的堪布后，更加了知了佛法的浩瀚无边及其不共的正理性与堪察性。这一切都坚定了我走下去、不回头的信念。这时我方才深刻地领悟到了鲁迅先生当年深深的感慨：“释迦牟尼佛真是伟大的圣哲，我对人生所产生的众多疑惑，他居然早已在佛经中明示了。”

记得当初我在酒店中搞中层管理工作时，每天都要运用大学中所学的“公共关系学”、“旅游心理学”以及“礼宾学”等专业知识去面对一批批的客人。在处理每一笔业务时，都感觉书上的专业知识是如此的冠冕堂皇，而实际上的运用却不得不蜕化为冷冰冰的仪式。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我和同事们即就是在进行一个最简单的微笑时，潜意识里也埋藏着不可告人的虚伪与造作。久而久之，彼此之间尔虞我诈的隐形关系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每天下班后，我都经常要到迪厅里去蹦迪，以此来宣泄心中的压抑。迪厅里那种歇斯底里的群魔乱舞的景观，恐怕比魔鬼世界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再次庆幸由于出家而能远离往昔那种无助的



痛苦。佛陀，这位无上医王让我从滚滚浊世中睁开迷茫混沌的双眼，去认清清净安详的彼岸风光，由此而得以身心畅然，洒脱自在。

我非常想提醒大家，这世上有智慧之路，也必有愚痴之路。它们往往离得很近，因为真理和谬误只有一步之遥。但关键处走错一步，则会全盘皆输。骄傲无知的现代人，自以为聪明、学识渊博，其实却常常深陷愚痴之中而不自知。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那个超越生命以外的永恒世界，永远不会对幼稚、短视、漫不经心或财迷心窍的人发光。

我以真诚的心，打心眼里鼓励所有的有智之士：以十足的诚心，万分的信愿去踏上精神之旅吧，不要让佛法妙音仅仅成为少数精英人士的奢侈品。如果你想畅游佛法这座广严城，我这个身披袈裟的“专业导游”，一定会为你提供优质服务的。

发心出家，穿上出家众的衣服，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他在百千万劫的轮回中也难得做出的一项举动。伟大的无垢光尊者曾说过：得转轮王妙饰无数次，真正披戴袈裟只一回。无始劫以来，我们可能做过很多次转轮王，但绝少获得过出家身。仅此一点，你就能明白出家的殊胜功德了。从佛教的观点来看，袈裟披身能遣除一切违缘和痛苦。《地藏十轮经》中说：在家人的数以百计的绫罗绸缎，也比不上出家众的一套僧衣。因此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始终认为照地穿上僧衣才是最庄严的。我本人从出家以来，就不曾羡慕过任何款式、质地、颜



色的在家衣服。

心里面老是有这样一个念头：我们的僧衣具足无量的功德，因而永远都是最庄严的，永远都是最好看的！

超拔尘世的佛法

2001年7月10日的喇荣沟尘土飞扬，佛学院整治工作已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整整一天，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因为许多汉僧恐怕不久之后，就都要返回各自的家乡，并且无法再到藏地来了。在与各级领导座谈时，我曾开玩笑地对一位主管宗教的干部说：“学习藏传佛教的遵纪守法的汉僧不能呆在藏地，难道要让那些败坏社会风气的赌徒、娼妓、嫖客及流氓恶棍们占据藏地的地盘吗？”他听了后半天也答不出个所以然，只是支支吾吾地连声说不关他的事。俗语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现在既已在这个位子上，又为何还要敷衍塞责呢？不关你的事，难道要关无色界的非非想天天老爷的事吗？

也就在我烦闷之时，吴铭博士也沮丧着脸来到我的窗外。他见到我首先长叹一声，然后无可奈何地说：“堪布，您看看现在的……”我打断他的话，笑着对他说：“你好不容易才到我这里来一次，就别管这些了。你是个大博士，我倒是对你从博士到学佛的经历更感兴趣，还是给我谈谈这方面的内容吧。讲那些世俗的烦恼于你



于我都无济于事，讲讲你的学佛历程，恐怕对将来的知识分子们倒有一定的实际效益。”

于是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吴铭博士开始讲起了他的从世法转向佛法的过程。

1985年考入北京某著名高校，1992年获硕士学位后分配至广州一所大学任教。当时去广州的唯一目的，就是想那边办理出国留学的手续可能会比北京方便一点。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学校园乃至整个社会都有这么一种风气：作为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如果不能出国留洋的话，后半辈子恐怕也就前途黯淡了。一旦出国，身价顿时倍增，小虫子亦成大龙了。我本一俗人，自然也未能免俗。于是就跟着这股潮流南下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州。

到了广州，我整个儿傻眼了。从小学到大学，我几乎未跟社会接触过。在大学里，我从事的是最不热门的基础理论研究，很少跟外界的人打交道。一日三餐之外，整天也就在图书馆和教室度过了。平常接触的都是和自己状况差不多的老师、同学。到了广州之后才发现，象牙塔外的社会和人们早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每天都能看到周围的同事和朋友奔波忙碌得没有片刻清闲，他们这样的劳苦，唯一的目的是多赚点儿钱。大家都知道，相对于别的行业，老师历来都是比较清贫的。虽然衣食住行方面也并不太缺乏，但与社会上的暴富阶层一比，还是相形见绌。所以被整个社会舆论界鼓噪得不愿再安贫乐道的教师们，便也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一样，像离了弦的箭一般，直射到钱眼里去了。





他们大多在外都有兼职，或炒股票，或做生意。整个社会都流行着一种时尚：笑贫不笑娼。

在这样的社会大气候中，无形中每个人身上都感受着一种一定要发家致富的压力，否则自己都会觉得生活得很失败，在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衡量一个人的尊严和事业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志就是金钱，所以大家日日都在高度紧张地攫取钱财，搞得整个身心疲惫不堪。等口袋里赚足了一笔之后，又开始大肆挥霍，反正大家都认为只有以这种放纵享乐的方式，才可以缓解身心的疲劳，才可以等价以前的若干。在发泄一阵之后，新一轮紧张积聚钱财的过程便再度开始，然后再去挥霍，如是周而复始。

在我工作的高校周围，不论是高级饭店还是街头大排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人声鼎沸、桌桌爆满。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一个个都被那些或者尖嘴猴腮、或者肥头大耳的另一类高级动物们吞食掉。

在这个肉欲横流的社会，善良正直倒好像成了一种弱智、愚痴的表现。以往人们普遍认同的真善美，现在似乎成了风中摇曳的蜡烛一般脆弱。在广州工作了五年，我几乎没看见有人发自内心地微笑过，但人们却天天都在娱乐。我也很少看到有人痛快淋漓地哭过，尽管许多人早已是伤痕累累。人们夜夜沉溺在痴欢迷乐之中：这里有唱不完的卡拉OK，听不完的明星演唱会，吃不完的山珍海味。人世间的痛苦在欢乐的迷醉中被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无明的傻乐和吸毒本质上有什么两样？我总觉得这种其实很苦，但却不自知的愚痴实在是



人间最苦之处。但人们却如飞蛾扑火一般迎向这欲望的激流。外表看来这座城市一片繁荣昌盛，可人们内心的贪欲之火却像火焰山一般炽燃。总有一天它会彻底烧毁这座灯红酒绿的大都会的。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尚未丧失理智的人，不得不对这一切产生怀疑。在学校里接受了那么多关于社会、人生的正面教育，一旦真的步入社会，却发现人们怎么都朝相反的方向驶去？那么我该怎么办呢？一颗刚摘下来的白菜放在一堆烂白菜里，最终的命运也只能是同样烂掉。一想到这些，我就莫名地紧张起来。我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也就是在这种蛛网般的缠覆下，无力突破自我，又不想苟同于现实，最后只能陷入夜夜失眠的痛苦之中。

面对每天招之即来、挥之不去的诱惑，再加上日益加重的身心紊乱，此时，自己开始觉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了。我似乎无法挣脱层层叠叠的空虚与迷惘，而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又是不好受的，不得已，我也开始学起玩世不恭来了。我教育并说服自己应该顺应社会，与潮流同步。但也许是良知未泯的缘故吧，我再怎么跟着外边学也学不像，一到要放纵欲望的时候，我自己就不由自主地束手束脚起来。一个偶然的时机，以前北京的一位朋友到广州来看我，我们坐在一家粤菜馆里聊天，我以略带得意的口吻给他讲了要随顺世间的心得。真没想到，他竟给了我一顿狂风暴雨般的呵斥，其中有一句话“你也太不严肃了”，如同闷棍一般重重打在我的头顶。回到家里反复回味，觉得自己从小到大，学习





一直很认真，成绩也不错，老师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自以为还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也还能适应这个眼花缭乱的社會。但扪心自问一下，我的的确确从未严肃地思考过生存的本质问题。

1994年春节放寒假期间，在家中无意间翻开一本中国佛协编写的《佛教常识》这本书，这是我近三十年的人生阅历中头次遭遇佛典。书里面讲了众生的三大根本苦处：苦苦、变苦、行苦，及八大支分痛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的道理。我一对照自身及周围人的经历、所见所闻，发现全部对号入座。再接着读后面讲的“集、灭、道”三谛，一边读，内心的炽热烦恼一边也就逐渐清凉下来。我不禁惊叹不已，原来世间的真相竟是这样！为何自己以前无缘了知呢？这真好比一只小鼠困在一个密闭的大黑箱中，一片漆黑而又无可逃遁，只能在箱中上下乱窜，左右突奔。这时，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隐蔽的角落突然出现了一缕光明。原来在这个喧嚣躁动的世界外还别有洞天福地；原来世上的人们除了吃喝拉撒、上班挣钱、谈情说爱、生儿育女、读书看报、旅游观光、投票选举、发展科技、繁荣文艺等等之外，还有另一大事因缘被遗忘了。

对于生死问题，年幼时的心智达不到思考这些问题的水平；青壮年时，大多数人整日为生活奔波，整日被功名利禄和种种欲望所鼓动，没有时间、兴趣来思考这些问题；还有些人因为畏惧死亡而把这些问题搁置于无穷远处，就像把头埋到沙土里的鸵鸟一般不敢面对现



实；到了年老时，又因身心衰竭而无力深思。许多人到临死的时候，还未来得及体味这一生的酸甜苦辣，人生之剧就已然拉上了帷幕。很多人误以为这些问题应该留给哲学家去思索，难道这世上只有哲学家才会死吗？

看了那本小册子，自己虽然仅仅只从字面上知道了“苦、集、灭、道”的含义，但我内心深处却生起了一个坚定的定解：人类最深邃的智慧，绝对深藏在二千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所宣讲的经典教言之中。

于是我不得不感叹我们这一代人在教育上存在的先天不足。比如我们对古代文化，除了知道几篇诗词文章以外还能了解多少？至于古代的圣贤们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们怎样看待人生、怎样看待世界，我们统统不知。我们对古代文明这棵参天巨树，最多只看到了几片叶子，而对其硕大的树干和广布地底的树根却茫然无知。但我们却毫无愧色地对之进行猛烈批判，并引以为时髦。蹄洼之水能量海水之量吗？越深入这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佛法智慧，我就越觉得我们这些所谓现代文明人的举止，不过就像那些浅薄又狂傲的北京猿人而已。我相信如果大家能有机会去接触圣者们的经教言说，并且用心领会，使圣言量滴滴融入自己的心相续，那么我想，最低限度也会使我们减轻因迷乱盲目所带来的痛苦。

当今社会，有些人一谈到学佛就认为这是悲观厌世的行为。那么我倒要问，强取豪夺、妖言惑众、下欺上瞒、纸醉金迷、沉湎酒色、唯利是图、毫不为人专门为己或囿于家庭小圈子的幸福、终日散漫悠忽度日的人，





难道反而成了积极进取者了吗？六度万行、念念慈悲、勇猛精进、济拔众生出离生死苦海的大乘菩萨，怎么可能悲观厌世呢？

我虽然学了一些佛法，但因自己的业障和深重的执著，因而对世界的专业仍然放不下来。所以工作几年后我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也是一种因缘吧。等完成博士论文后，掐指一算，为世间学问我已打发掉十年光阴了。

人一生中有几个十年呢？况且这十年又是人生中最为宝贵的时光。

作为一个在基础理论方面学习、研究了十多年的人，而今再站在佛法的高度，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研究领域，我忽然发现了一个被许多科技工作者忽略的问题：古今中外的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所采用的实验观察、逻辑演绎及推理的方式，本身对于真实了达宇宙世界的实相即是一大障碍。因为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分别念，依此种分别念永远也无法通达世界的本质，而只能无限地接近真理。但如果要求所有的科学家对自己所见、所闻、所思的一切，产生一个连根拔除的彻底怀疑，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人们没有这么大的勇气也没有这么大的智慧。

只有依释迦牟尼佛开示的缘起性空的道理，才可能使人类冲破对现世实执的枷锁牢笼，从针眼大的世俗生存中超拔出来，去体悟本如虚空一般广阔的心性。正因为缘起性空的道理太深邃了，它离世间人日常生活中的颠倒妄想太远了，所以释迦世尊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豁



然成佛后即说：“深寂离戏光明无为法，吾得犹如甘露之妙法，纵为谁说亦不能了知，故当无言安住于林间。”尔后四十九天安住于默然无言之中。

世间智者庄子曾说过：“吾生有涯，而智也无涯。”若此种科研继续下去，势必皓首穷经，耗尽一生光阴。所以自己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便立即奔赴色达喇荣佛学院拜见并皈依了法王仁波切。第一次见到法王仁波切时，他老人家那如大海一样深邃、如虚空一样高阔的眼神，立刻深深震撼了我的内心。他老人家的眼神和古代“如我一般”的莲花生大士塑像的眼神无二无别，深住于如如不动之境，超越了世间一切凡夫俗子的平庸神态。自己平生从未见过如此静穆庄严之境，因此内心生起了莫大信心。

上师以年近七旬之躯，不管风霜雪雨，日日都转大法轮。在此世间恐怕绝无仅有。他老人家以不可思议的智慧，一音圆演无量法门。作为他老人家的弟子，身处雪域寂静山谷，日日能恭听法王仁波切的甘露教言，今生余愿足矣！今后纵遇天大的违缘也不足为道了。

对吴铭博士的观点我非常认同。这么些年来的四处游历，使我越来越感触到，其实不论是广州还是藏地，各个地方都在趋向于所谓的“城市化”，而人们的道德文明素养，却在这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点点退失。在这种境况下，如理如法的佛教徒的增加，对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只会大有促进，因为他们行持的最基本的“五戒十善”，将对整个人类贤良心性的形成起到巨大的潜



移默化的作用。不过当今社会又有多少人具有高瞻远瞩的远见卓识呢？在佛学院学习的像吴博士这样的汉族四众弟子们，他们对巩固民族团结、加强藏汉之间的文化交流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而这一点恐怕是那些鼠目寸光之辈所永远感受不到的……

不过，不论是藏地还是汉地，也包括印度，发生在正信佛教徒以及正法道场上的，让人能从中品出无常无处不在的事例，都可谓屡见不鲜。当年印度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在外道的军队侵入后，一夜之间，五百余名大班智达们便所剩无几。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存在形式，都无例外地要受到无常的侵袭。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是要奋力证取那超越一切轮回的佛法！

飘扬的经幡

妙舟来自河南农村，他为人厚道，待人诚恳。在学院里，不论做什么事，他都很下力气，挺有一种老黄牛的精神。一次在复印室里，我碰到了他，不善言辞的他向我讲述了他的学佛历程。有感于他的颇富启发性的经历与叙述的诚恳，我将他的经历记录下来以飨读者。

从我的家世来看，好像没有出过什么读书人。世世代代，我的祖辈们过的都是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生活。在他们的一生中，没有非份妄求，只求平淡地走完自己的人生路。本来我也许会按祖辈们的生活轨迹走下去，但由于稍许有点文化的缘故，1982年我考上了平顶山矿务局办的煤炭专业学院，三年后毕业，算是有了一个大专文凭。从此以后，我不用在黄土地上耕耘了，由农民阶级变成了工人阶级，开始在煤矿上班。但名义上的身份改变并未带来生活实质上的提升，即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它的底层也依然享受不到应得的温暖，特别是井下工人。生活在高层次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采煤的艰辛和矿工生活的悲惨。

在我们那个矿上，矿井生产作业面处在海拔零下180米的深度下，上下班要坐大型电车经十分钟才能到达生产线，然后还需走三十分钟才能到工作面，工作面真可以说是已深入地穴了。在井底生产作业面，地水淹没、瓦斯爆炸、冒顶塌方等经常发生的事故，随时都会给工作人员带来灭顶之灾。死亡的恐怖使矿工们时时警惕着，不敢有丝毫麻痹大意，因脆弱的生命或许刹那间就消失在土石当中了。最初我被分到井下搞安全工作，矿上规定，若当月没有事故发生，安全工作者将有二百元安全奖金，可我从没拿到过一分钱的这种奖金，因为时常都有伤亡事故发生。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厄运也会降临到我头上。在一次抢险中，为救护因塌方被埋在地里面的几名矿工，我也身受重伤，昏迷中被抢救出来，送往医院急救。两天后我才清醒过来，当时感到全身疼痛难忍。这时一位护工走过来对我说：“你在井底受了重伤，小腿部骨折，要好好休息。”在养病期间，我常



常回忆起这次塌方事故的全过程，想到自己从死亡线上捡回来一条命，不禁庆幸万分。但同时也后怕异常，如果当时的运气稍微差一点，我也许就命丧黄泉了。由工友们的死及自己侥幸逃生这件事，我认识到，人的生命是那么的无常，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撒手西去。于是我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善待自己，不能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同时还应做有意义的事，否则也太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工友们了。

在医院住了一百多天，身体仍未完全恢复健康。当时，我心灰意冷，不知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每天混在矿工俱乐部里，以小说杂志、电影电视来消磨时光。一天，我于无聊之中偶尔在一本气功杂志上看到少林气功治病的讯息，这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当即就决定要去少林寺治病。在矿领导的支持下，我顺利地来到了少林寺，并拜见了素嘉大和尚。大和尚亲切地向我开示了人身难得、尽快皈依三宝、积资忏罪等佛法道理，并送了我一些佛学书籍。从未听过佛法的我被师父的话深深打动了。我心想：是啊，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可这二十多年来，自己都是在迷迷糊糊中虚度光阴。除了日食三餐、夜图一宿之外，从没想到过别的什么更好、更崇高的生活内容。而实际上，在晨迎日出、暮送晚霞的表面化生活之外，还有启迪人性、净化人生的佛法如意宝，这可太好了！我一定不能错过，我也要皈依三宝、学习佛法！后来，师父慈悲地为我授了三皈依戒，又安排我到少林塔沟武校学习养生功及武术。在武校，白天练功晚上学习佛法，渐渐地，佛法对人生万象内涵的诠释启



开了我迷茫的心性。一向只知一点数理化的我，才第一次发现世界上还有佛法这么一个广阔天地。尤其是读了《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后，观音大士那无私利他的大悲情怀更是触动了我的心弦。原来在这冷漠、势利的社会人群当中，还有菩萨那杨柳枝净水，把无尽的爱洒向人间，抚慰每一个伤痛的心灵。世界上难道还有比大士那样更伟大的人格、更伟大的情操吗？联想起上中学时，曾读到过的司马迁的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这句话对当时的我影响很大，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在想着怎样才能做一个重于泰山的人，可一直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今天，了解到观音菩萨的事迹后，大士的大悲愿行可以说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人活一世，与其整天在卿卿我我的儿女情长中度过一生，倒不如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觉悟人生的菩提大愿海中去实践菩提道，这不更有意义吗？刹时，一种生生世世依止圣者、随学圣者的愿心在我心中升腾起来。

在三宝的加持下，经过六个月的调养，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拜别师父后，我又乘车到洛阳市朝拜圣迹。在一座寺庙里，我遇到了从五台山归来的一位法师，他在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说：“练一般的功法并不能了脱生死，要想解脱生死，只有学习佛法、追随圣者的足迹、实践佛法才行。你可以慢慢去体会这几句话的含义，以后若有事，可到达鲁城北观音寺来找我。”拜别师父后，我又回到了原工作单位继续工作，但心里却再也定不下来了。想到释迦牟尼佛舍弃王位而出家修行成道的事迹，再对比我一个愚鲁凡夫却被点点小利困滞家中而不



肯出离，这岂不是太懦弱了吗？不行，我也应追随先觉者的足迹出家修道！于是辞罢公职，拜别老母，我便到观音寺找到了那位师父。在师父的帮助下，于六月十九观音圣诞日那天，我顺利地落发出家了。

随后我就在观音寺里呆了三年，这期间早晚诵经，白天帮寺院搞建设，虽然身体感到很累，但心里却暖意融融。想想世间人，几乎各个都希望发财致富、获得快乐，可由于没有正法的指导，在邪见与贪欲的促动下，他们反而种下更多的苦因。而今的自己已趋入佛法，在三宝的道场上，每天都能为自己的今生后世积聚资粮、遣除过恶，这能不令人欣慰吗？每忆及此，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更愿在佛法的修学上精进不懈了。

1997年，出于对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的渴仰，我背上行囊来到了五台山。清凉圣境的风姿吸引着我，对文殊菩萨的敬仰更使我不愿离开，虽然我没有高深的见解，但我总想在圣地苦修的念头却越来越强烈。于是在远离人烟的地方，我找到了一个山洞，简单修葺一下后，便将之改成了一个上好的禅室。以后的生活虽然简朴，但游戈在佛菩萨的智慧海中，日日与般若相对白，自己一点也不感到寂寞。林中的猛兽不来扰乱我，百鸟的啼鸣更使人心意清明；汨汨流淌的甘泉也似乎流进了我心里，洗涤着自己的灵魂。不与俗人交，山居的生活多么美好啊！

1998年我又来到了色达佛学院，求得了一直想得到的观音大法。之后，满怀着喜悦的心情，我回到了汉地普陀山。依然是找一个山洞，依然是手掐念珠而趺坐，

皈依、发心、祈祷、安住……心中的浮躁退去了，清明的智慧显发了，内心的乌云都在观音大士的慈眸中化为水，变成甘露，降入心田。三个月的闭关生活圆满后，我已身无分文，但修法所带来的身心愉悦使我比拥有财产更快乐。为了体验另一种境界，我在游人如织的普陀山道上，披搭三衣，安放钵盂，稳坐路边，开始了乞食化缘的生活。也许是我的贫穷，也许是我的微笑感动了人们，一毛、二毛、一块……一块糖、一个苹果……很快，我的钵盂便堆满了。注视着每个布施财物给我的人，所有那些鄙视、不解、崇敬……的目光都尽收眼底。我边轻诵着观音心咒，边自得地摇动转经轮。打量着人们，人们也打量着我，在一种心照不宣的注视中，我们各走各的路了。

离开普陀山，我用化缘所得到的善资到郑州买了四百多米长的红布，将其带到五台山，同道友一起，在红布上印满了大自在祈祷文。当那一条条火红的经幡在五台山上迎风飘扬的时候，我的心也似乎随着那舞动的红绸升腾飞扬起来。我祈愿着：愿那遍满十方、竖穷三际的大自在加持云加持每一位众生，给每一位众生都带来清凉与幸福……

妙舟的人生路暂时走到了这里。读者朋友们，你们对他的人生取向是赞同还是不赞同呢？妙舟最初在煤矿工作，为了谋生，不得不下矿井掏煤金，从煤中来获取生活的资粮。后来的遭遇让他认识了佛法，从而使他淘去了凡情的沉渣，筛选出佛法的金沙。在我们学院的



周围，也有一个大金矿，人们因之而把色达称为金地或金马。许多淘金者也在这里辛勤地淘着金，他们中有些淘到了世俗的金子，有些淘到了真正的妙法金子，还有人则一无所获。

希望人们都能像妙舟一样，大浪淘沙之后都能得到真正的纯金！

学佛有感发誓愿

我们学佛或做世间任何大事，往往都要在因缘成熟的时候于事前发下誓愿，这样在未来的实际行动当中，就会始终有一个高悬在心间的目标去鼓动你把事情进行到底，直至成功。只有行动没有誓愿，恐怕难以持久；只有誓愿没有行动更是一纸空谈。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也曾经说过：“成功的奥秘在于多动手。”而对学佛者来说，要想成佛也必须在大誓愿后接上大行动，努力在实际行持中去达成目标，这样坚持不懈必有感应道交的那一天。

圆勤曾就读于广西大学中文系中英文文秘专业，她在出家前就曾发下过要落发的誓言。现在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佛学院出家后成了一名庄严的比丘尼。这里面的详细因缘确实很值得所有人——不管他信不信佛，都体味再三。



我原名钟冬云，出家后上师给我起法名为圆勤。

自小接受的教育，使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唯物论者。对于佛教，我从未接触过，只在高中上历史课时，才从教科书中了解到：学佛是专修忍辱、甘受人欺的愚者行为，是一种颠倒错乱的迷信。当时再对照一下通过道听途说得来的有关基督教的印象，倒觉得耶稣的事迹还有点感人。也就是从高中时候起，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人活着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过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答案，直到八年之后的1996年，当我进入佛门后才得以解开这个心结。

上大学期间，同学们都热衷于各式各样的联谊会、五花八门的舞会，不过对这些我总有一种强烈的厌烦心，不愿涉足。但我一直挺推崇雷锋精神及“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刚好那阵子时兴气功热，加之外婆与父母又都是经常这里痛那里病的，一听说气功能治病，我马上去学了。在所有的功法中，我最欣赏的是自他相换治病法，我觉得这个功法最能体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过究其实，我没有一次给人治好过病，尽管我常常出于好心，现学现卖为别人诊治。

不知为什么，在二十来年的人生履历中，我总觉得自己的命运充满痛苦，毫无快乐可言，这也许是所谓运气不佳的缘故吧。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印刷厂、私立幼儿园等处工作过，也做过自由翻译，帮别人翻译文章。在踏上社会的这几年间，我的亲人们几乎以每年一个的频率相继离世。每一次亲人的死讯都似当头棒喝，而每当我刚从一





个死亡的震波中缓过劲来，另一场家族的变故又迅速把我击垮。印象当中，那几年好像三天两头都要往火葬场跑。第一个离世的是外婆。1991年，把我们从小拉扯到大，住在我们家近二十年的外婆，突患脑溢血去世了。1992年，爷爷也猝然谢世。第三年轮到我的父亲，这回他得的是肝癌，全家人拼尽老命也没能挽留他。第四年，奶奶又因哮喘病而亡。我还根本没来得及擦干因痛失亲人而夜夜长流的泪水，第五年的春天，一纸医院的诊断书就又递到我手里：癌症晚期。这次遭遇病魔的是我的妈妈。

我急坏了，老一辈的亲人当中我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依靠了，这次，无论如何我也要妈妈从死神手中拉回来！不过指望气功可能是没希望了，因为妈妈为治疗她的胆囊、肠胃等慢性病，学气功至少已四、五年了，钱也花得个稀里哗啦，到头来依然没能摆脱恶性肿瘤的结局。而且在治病的过程中，她不是头痛好了腰痛，就是腰痛好了胃痛，如此循环不已。后来学佛以后才知道，大多数气功都执著身体、执著气感，根本不知此身亦是幻有，实乃诸苦之本，祸患之源，有身本身就是痛苦。至于说有病要求治病，贫穷要求财富等等，不能说应该去求。相反，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就应该积极努力去争取改善自身及周边状况。但所有的努力都应当从根本上入手，否则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这里好了那里又开始痛了，还得再去求东求西。这样的话，人一辈子就被这身体、被这疾病、被这贫穷等等自身状况牵着鼻子走了。

医生告诉我，即使母亲动完手术，最多也只能活五年。怎么办？对当时尚显幼稚的我来说，这一切叫我该如何应付？万般无奈之际，我想到了“佛”。以前一直以为学佛是迷信，看见别人去庙里朝拜总觉得这些人愚不可及。现在只要能救回母亲，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

于是我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到市里的两个庙轮番祈祷，然后再专门翻山越岭爬过一片荆棘林，去一间比丘尼寺庙里烧香祷告，每次还不忘请一份供过佛的斋饭带回给母亲吃。当时的虔诚和愚昧让现在的我一回想起来就感慨万分：一方面如此精进祈祷，一方面又因听别人讲我妈的病需要吃鳖和吹风蛇来进补，故而，我经常是刚拜完佛就又风风火火地到菜市场买蛇买鳖。几个月下来，大、小蛇一共买了上百条。直到有一天，在寺庙里请了几本讲解因果的小册子，回家一看才吓得浑身瘫软。一方面后怕得要死，一方面又恍然大悟，原来在我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应验了“因果丝毫不爽”这六个字：我爷爷是肉联厂杀猪的；父亲在爷爷的影响下，经常开导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吃吧，吃它个片甲不留！吃它个肚皮溜圆！”父亲因在供电局工作，故经常都有饭局，他是什么鲜活就吃什么。有时我们不敢吃那些活物，他竟逼我们看他杀、看他煮！而外婆因在我们家长期帮着买菜、做饭，故而也不知杀了多少生。看完佛学小册子之后，我马上回想起来，在我这二十来年的生涯中，我们一家人围桌吃饭的二十年，一直就是吵架不断的二十年，餐餐有人吵，顿顿有人骂，从未看到过如邻居家那般的和谐景观。这不是杀生过多、怨魂汇聚所致



又是什么？

好好忏悔吧！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所有做过我们刀下鬼、腹中餐的亡灵表示最真诚的忏悔！今后只能通过努力修学佛法以及大量放生的功德来回向给它们。

明白了一些佛法道理之后，我便给母亲准备了一部小收录机，日夜不停地给她播放佛菩萨的圣号，并用我了解的一些浅显的因果道理启迪她如我一样暗昧的心灵，还引导她不断地唱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说来也怪，在她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也不知怎的，就在家里的观音菩萨像前发愿道：“祈请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保佑我母亲手术顺利，并能引领我的亲朋好友都皈依佛门。我愿吃长素以表谢恩，并发誓今后纵遇命难也决不杀生。如果还能保佑我母亲存活五年以上，我愿落发出家并终生献身佛教事业以报佛恩。”现在想起当初说的这句话，我还是深感欣慰。如果不是母亲得病这个因缘，不是救母心切，也许我往昔所种的那么一点可怜的善根，还不知要到哪一世才能成熟呢！多亏菩萨加被，才使我在那一瞬间立定脚跟，当下成熟往昔善因。否则的话，不置之死地，我焉能得以新生？！

往后的事态发展让我不得不再次感叹佛菩萨加持的不可思议。母亲的手术非常顺利，伤口愈合神速。别人做化疗都会留下永久性的难看印痕，她却一点痕迹也没落下。

母亲康复后，我便把我们家的经历，特别是母亲的奇迹到处向人宣说，我多么渴望能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



分享佛光的普照啊！而且生活当中发生的几件真实事例，无形中又给我的宣讲做了最好的注脚。跟我一起参加工作的咏梅，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比我小两岁。她参加工作后由于特别卖力，很快就被提升为采购兼饭店主任。有一阵子，她每天都很风光地开部三轮车进出菜市场，大量采购鲜活动物让人宰杀。结果没过多久，在她生子后还未满月，她就莫名其妙地披头散发、骑辆名牌摩托车跳河自杀了。

咏梅的悲剧让我更加体认到因果的不虚，从此我每到佛菩萨的圣诞日及初一、十五都去放生。结果坚持了一两年后，我的命运竟发生了完全的转变。我后来在一家工厂的生产科谋到了一份差使，一年之中，奖金由每月五十元上升到五百元。再后来，光奖金一个月就有两、三千块，加上工资，最多每个月可拿上万元。我知道自己福浅障重，消受不了这么多福报，便把工资的绝大多数又拿出来放生，结果就像良性循环似的，工资反而越涨越多。

等母亲于1996年出院后，我们全家便集体皈依了。

皈依后，我越来越渴望得到大善知识的接引，因为我越深入佛法，越感到自己愚昧无知。正如憨山大师所言：“修行容易遇师难，不遇明师总是闲；自作聪明空费力，盲修瞎炼也徒然。”的确如此，就拿《金刚经》来说吧，一碰到“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这样的句子，我就犯迷糊。而不懂般若智慧，光有一颗爱心，这种爱心绝对长久不了。没有智慧的修行、没有上师指引的修行，绝不可能通达成佛之路。怎么办？我又一次面临不



知所措的困惑。

恰在此时，我身边又发生了一桩怪事。雷燕珍是我中小学时的同学，因谈恋爱受刺激得了精神病，最后把半瘫的父亲从五楼一直拖到一楼而活活拖死。当时我就在想，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她父亲从小到大那么疼她护她，但最终却被女儿整死，这样的父女母子的关系，其实质不是讨债就是还债。撕开亲情温情脉脉的面纱，骨子里的东西不就是这回事吗？从此以后，我对世间凡人琐事的兴趣越来越淡了，求法的烈焰却日盛一日地炽燃起来。

我先是去了四川新都的宝光寺，依止了一位在家师父。从他那里，我感触最深的，便是他结合教证教理揭示给我们的“人身难得”这一真理。他说：“人身难得而易失，偶一失此人身则万劫难复。你想想看，我们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包围：车祸、疾病、意外天灾……得人身者诚如佛言如指上土，而失人身者则如大地土啊！”老先生的话让我一下就想起了以前放生时在菜市场看到的情景，那么多的鱼苗，数不清的泥鳅……与我们人身一对比，数量的多少就显而易见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更激起了我的求道之心。接着，我就开始了一段曲折而又艰辛的求法修证之行。这期间曾遇到过大善知识，也遭遇了不少假法师、假活佛；也闻思修了一些正法，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在歧途徘徊。特别是有一阶段，不知受了哪位法师的“点拨”，一个劲只求顿悟与直超，专事枯坐死定，根本不事闻思。这样地一味盲修，贪简求易，几乎将我彻底引入迷途。好



在最后这一切都过去了，每当回首往事时，心中最感慨、最庆幸的便是：1997年“五·一”期间，我终于和妈妈及妹妹摸索到了色达喇荣佛学院！

没见过珠穆朗玛峰的人，可能连家门口一个小土丘都会当成高山而仰止；没在大海搏击过风浪的人，可能淌过一条小溪就以为已能够做中流砥柱了。在见到法王如意宝、见到学院的闻思修情况后，我们娘仨才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佛菩萨、什么是清净的道场。

喝过牛奶的人，恐怕不会再对臭水沟里的污水甘之如饴了，因此我做出了一个此生都不会再更改的决定：永远留在佛学院！

想起与妈妈同时开刀的几个病友，现在都已全部撒手离世了，只有我妈妈还健康地活着；想起当年一起参访的道友，除了一个跟我一起呆在学院外，其余的则大都还在江湖上飘荡，有的甚至于沦落到了谤佛、违法、弃圣的地步；想起妹妹来信告诉我，在离家不远的菜市场，每天依然在重复上演着大量的杀戮生命的惨剧……我的心就不能平静。

这样在学院闻思了一段时间的正法后，在母亲的同意下，我终于在2001年剃发出家了，此时，距我当初发下为报救母之恩而出家为僧的誓愿正好五年。倒不是害怕我妈妈已存活了五年以上，如果此时我不出家，恐佛菩萨再收回对妈妈的“恩赐”，我相信佛菩萨的慈悲绝非我们凡夫以分别心所能揣度。是我自己真的感到，如果说佛菩萨给了我母亲第二次生命，那么我则要以佛法来重塑我自己的慧命。





把目标高悬在头顶，把责任落实在双肩，一步一个脚印，我要向前，向前，再向前！

如今的圆勤确是正在向前行进在菩提大道上，但不知她是否能长期坚持。有很多曾经精进过的学佛人最终却半途而废；有些则干脆走上歪门邪道；还有些虽有心学佛，但又无力“回天”，因他们周围的环境非常恶劣，想从中孕育佛法的秧苗可谓难上加难，故而能真正一辈子修持圆满的人真如凤毛麟角。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位老喇嘛，从我七岁认识他起，三十多年来，他留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在念诵经文、精勤持咒，似乎从未间断过，也没有任何风云变幻能让他停下一直拨动念珠的手。不过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再看看周围更多的人，今天依止这位上师。明天改皈依另一位活佛，这样地东奔西跑、不专一而修何来成就？在台湾有位专弘净土宗的大德，他也提倡一门专修，我想他这样做可能也有他自己的密意所在吧。其实我不怕别人不学佛，我最怕的是他们学佛后又半途而废。我们藏族有句古话：“稳固的修行是开悟的证相。”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又都很短暂，所以我才牢牢记住我的根本上师法王如意宝的话：“我一生中做过很多选择，依止的上师是托嘎如意宝，修学的佛法是大圆满，最终的愿望是往生极乐刹土。”有智慧的人们都应该记住上师的金刚语啊！



我的学佛经历

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是智慧，智慧当中最彻底、最纯洁的就是佛法的智慧。可惜的是，因无明的黑暗笼罩，智慧之光在愚人、恶人当中始终无法显现。藏族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根登群培说过：“处于五浊恶世的狮子般的智者，往往被狐狸那样的狡诈者制服。”这话放在当今社会来看更显振聋发聩。现在的人们除了注意钱财名利外，有几个能以毕生追求光明智慧为己任呢？智者在众人眼中被轻易忽略，而无有任何智慧的愚痴狂妄、胆大妄为之徒却成为人们的座上宾。不过，即就是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我还是很欣慰地看到有部分明智的知识分子加入到了探寻般若正智的人群中来。毕业于重庆工业管理学院建筑工程系的彭措江措，就很幸运地从徘徊于佛门之外转为一脚踏上菩提正路。

“人死了，永远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从小，我就常常在心里冒出这个对生死看法，而每当想到这里，我就感到非常非常的沮丧和害怕。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单位的党委书记，母亲是大学哲学系教授。生活在这个极其崇尚唯物主义的家庭，但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书却是《西游记》。

我的爱好非常广泛，唱歌、绘画、下棋样样精通。小学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过市里的歌咏比赛，还获过奖。再往后，从中学到大学毕业后进入工作单位，我一



直都担任各级各类的干部，并获得过市里、省里的优秀干部称号。应该说我的人生还是挺顺利的，各种荣誉也从未间断过。这种种荣誉曾让我几度快乐过，但久而久之也就觉得寡然无味了。快乐越来越短暂，而为了获得这些荣誉所需付出的辛劳却让我越来越感到疲惫、厌烦。况且小时候就萦绕脑海的对人生的困惑，仍长时间地缠绕着我，让我觉得心里空空的，总觉得欠缺些什么。直到我接触佛法后，我才变得充实起来。佛法对人生的论述让我如释重负，我就像找到失散了多年的亲人一样，整天处在欢欣鼓舞的状态中。

1994年，由于学气功的因缘，我偶尔知道了色达喇荣佛学院以及慈诚罗珠堪布的名字，当时就决定即使请假也要前去参访。由于我那时心中一直存有也不知从哪里来的“藏族人比较野蛮”的成见，故而我小心地藏好了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出发了。一路上对着慈诚罗珠师父的相片猛厉祈请，希望他能够加持我，千万别让我遇到坏人。就这样从成都绕道雅安、康定、炉霍，经过四天我才赶到了佛学院。晚上我请一个小喇嘛带我去见堪布，想到马上就要见到从未谋面的师父了，心里不免又激动又紧张。一走进师父的禅房，就看见他正在看经。当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平静地说：“你来了。”这平淡的三个字却带给了我极大的震动，让我在心里忽然对《西游记》里的故事产生了一种真实的感觉。莫非真如禅宗所说，大成就者其实就是证悟了自心的本性而已，正因为除去了心的障垢，故而才开发出自家心地的本有神机妙用。我忙问：“堪布，您知道我要

来吗？”他微笑着点点头。我立刻扑拜在堪布面前，再也不愿起来，并不断地请求传法。我心想，当年孙悟空在菩提老祖处，一晚上就求得了七十二变化，我今天少说也得求上几样。当时尽管从道理上已了知，从胜义谛来说，本无实法可得，也无法可修、无所证悟，但贪著神通、贪著显现的习气还是一下子就涌上心头，特别是见到眼前这位气度不凡的大堪布。我的贪心让我把以前接触过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教言，立刻就抛到九霄云外。师父连忙说：“慢慢来吧……”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学修殊胜密法，自己必须堪为法器。而且一个初学者必须先修加行、前行，在初步调伏了自相续以后，才能学正行。可当时的我对密法一窍不通，还以为是自己诚心不够，于是决定长跪不起……

以后，我得到了大圆满的灌顶，接着便开始次第修习大圆满法，这样的修持使我觉得自己在出世间、世间方面都得到一定的收益。本来得到殊胜的大圆满法，应该按上师的教言，去寂静处认真修行，我心里也一直向往能这样做。但可能是习气太重及因缘未至的缘故吧，我却始终未能走出这一步。不过即就是这样，仅就世间方面而言，佛法甘露也给了我极大的利益。生活中我能与人和睦相处，内心也不像以前那样对各种荣誉充满执著，不过荣誉却还是接连不断地涌来。我的内心有时也会像一般人那样掉入负面情绪中，但我很快就能解脱出来，因为大圆满的本来无生的大空性教言，让我已相似地了知了诸法如幻的本性。最主要的是，发起自利利他的菩提心后，在试着学会对别人、对众生真诚付出后，



内心得到的平静与喜悦越来越增盛。我内心的充实与快乐，使我衷心希望每一个众生都能沐浴佛法甘露，共享心灵安乐。我想对在佛法大门外徘徊的人们说：佛法并不是宿命论，并不是什么都不要去我们去争取。虽然佛法不能保证你想得到的马上就能实现，因为佛法告诉我们，果实的成熟必须具足因缘。但她却绝对能保证让你拥有平静面对结果的智慧。

正像彭措江措所言，只要你以佛法去实践你的生活，真心实意地按佛法的要求去做，我相信或迟或早你都会得到实际利益。这一点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现量见到很多，比如许多现代医学对治不了的身心疾苦，佛法都可以让你脱却沉痾，再度自由自在地重享生命阳光。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何还要对这样的一个无上法宝、大医王视而不见或见而诽谤呢？

哲学引我入佛门

在色达喇荣佛学院的北山脚下有一个哲钦山沟，为群山所环抱。清澈见底的哲钦河水，宛如一条银链在飘动；绿茵茵的草地上，铺满了各种鲜花，尤其是那一片片盛开的黄色小花好似黄金镶嵌在大地上，耀眼夺目。坐在草地上，我静静地品味着在盛夏的都市里领略不到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这大自然美妙的风光。一抬



眼，就发现不远处赵恩清居士也撑着一把伞陶醉在这如画的美景中。对他我算是很熟悉了，经常都能从他口中听到不断蹦出的古今中外名言。后来一打听方知他毕业于河北电大，曾当过老师，并带动过不少人趋入佛门，难怪他口中会有如此之多的教证理证。此刻听着潺潺的溪水声，欣赏着远处一些年轻的僧人在一起欢快戏耍的情景，我开始问起了他的学佛历程。

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的边陲某市。童年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记忆，我的家庭也没有什么特殊背景，父亲是工人，伯叔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大中专毕业生，而曾祖父则是清末的秀才，勉强也可算是书香门第吧。至今家里还珍藏着已发黄的古籍，成为一种已失去光环的家族荣耀。我从小就受到父母这样的教育：要努力读书，拼搏进取，以便光宗耀祖、显赫门庭。在这样的教育下，初中时代，求知的火种就开始在心中点燃，而兄长考入大学对我更是一种无形的激励与鞭策。在种种的动力驱使下，学校举行的外语、物理等竞赛，我都能经常名列榜首，真可以说是在鲜花和掌声中度过了那段难忘的初中时代，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本地区重点高中。又由于我的健壮，遂又被选入体校。在那洋溢着青春活力的韶华岁月里，除了想当冠军外，我对知识的渴求更强烈了，不满足的心灵促使我在书海中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类知识。

记得当初开始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时，我便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世界观”、“人生观”从此



成了我经常思考的课题。也就是从那时起，想探索世界奥秘、揭示终极真理、探寻生命意义并成为智者，便成了我人生的理想和奋斗的驱动力。

当时，一巫婆的通灵现象引起了我的深思。那位巫婆在具备些许治病能力之前，生了一场大病，进而被狐精附体，并受其控制。此类现象，国内外都有过报导。它引发了我对“人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这一问题的思考。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是自由的思想，让我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对人怎样才能获得自由以及如何使生命更有意义的沉思，应该算作我进入佛门的主要原因吧。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站在凳子上借着灯光研读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情景。不仅如此，当时对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等，我都认真地做过思考。尤其在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和尼采的《快乐的科学》时，自认为从中能找到人生的支点与归宿。但再往下深入一步，他们的哲学便开始令我大失所望了，以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陷入在一种苦闷与迷惘的状态中。叔本华认为：世界仅是一种表象而已，无有实质，生命意志贯穿其中，若想获得安宁与永恒的自在，唯有放弃生命。而尼采的权力意志，又把某些人对自我的执著推向巅峰，使本来就痛苦不堪的人类更加痛苦。尼采本人最终也以其生命的悲剧宣告了其哲学的破产。

三年的体育生涯很快就结束了。带着对人生的困惑，我进入了本地区的一家公司。由于我的敬业和耐



劳，很快就在一个部门升任策划工作。我的成绩赢得了领导的赏识和垂青，大有春风得意之感。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被长久思索而不得其解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那里去”等心灵的乌云所遮蔽。

坐在办公室里，常常陷入苦思冥想之中：人活着应该能够觉醒与思考。随波逐流、与世人沉浮，终其一生有何实义呢？人之为人即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把握人生、探寻真理，不能碌碌无为地活着。但我对生死却茫然不知，精神无所寄托，这使我经常处于莫名的痛苦当中，那种痛苦很难用言辞来表达。现代名作家萧红说过：“说不出来的痛苦最痛苦。”也许指的就是这种寻找生命根基时的茫然无绪吧。

即便是在家里，这种苦闷也没有丝毫的减轻，以致父亲曾非常忧虑地对哥哥说：“这孩子年纪轻轻，工作也顺利，却整日愁眉不展，这可怎么办哪？！”父亲哪里知道我内心世界那无可言说的迷茫啊！有人对父亲说：“你应该给儿子请一尊佛像，也许这样能解除他的痛苦。”父亲于是真的到商店为我请了一尊送子观音像，还给我弄来了一份《念佛灵感录》。其实他也不明佛理，只是病急乱投医，只要能让孩子高兴，他什么法儿都愿意使。

在我的头脑中，素无神佛之观念，历来接受的都是唯物主义教育和一些西方哲学。这尊观音菩萨像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但《念佛灵感录》所讲到的虔诚信众念佛得到感应的故事，以及往生净土时的瑞相，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般引发了我的探究之心。





通过向商店的营业员打听，我在本市找到了一座比丘尼的寺院。初进佛殿就有一种敬畏的感觉，于是我恭敬地磕了几个头，并从寺院里请了《心经》、《觉海慈航》等书。翻开《觉海慈航》，书中有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六道轮回的论述等浅显的佛学入门知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佛法，对于六道轮回的思想当时怎么也无法接受，因它们与我所学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大相径庭。这种矛盾在我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冲突，而这种痛苦的状态竟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几乎摧垮了我的身心。在这里，我要深深地感谢音乐家贝多芬的那句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绝不能让命运使我完全屈服。把生命活上千百次该有多好啊！”在那段灰色的日子里，我就是靠这句话的力量而存活着。在这期间，我又获得了河北省电大的一纸文凭。

我也订了一些如《哲学研究》、《哲学译丛》等哲学理论方面的刊物，以期能廓清心头的乌云。我也研读了中国的古典哲学，诸如《道德经》、《易经》、《庄子》等。《道德经》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我以观复，夫物芒芒，各复归其根……”《易经·系辞》的“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等思想对我迷茫已久的心稍有安慰。这时，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通过特定的禅修和静坐，可以开发人固有的超常功能，也能洞视常人所见不到的世界，可以发现科学所不能揭示的宇宙规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的“内景隧道，唯近观者能察之”，想必即是指此而言。）

加之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又对人的理性作了彻底的批判与否定。他认为人的理性仅仅

表达了现象界而已，逻辑的思维、推理、判断对认识世界的本质是无力的，但书中没有给人留下进一步探索世界的钥匙。而东方的先哲贤人却在认识世界上有着西方人所没有的认知方式——“万物静观皆自得”，这种认知方式被称为“内求法”，是东方哲学的特质。因之我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老庄哲学上，从此，我那不安的心灵才渐渐有所止息。

一日，偶读《六祖坛经》，感觉却如久别重逢的故友般亲切。但当时只是把它当作哲学书看而已，但经中的“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万法从自性生”等观点和老庄哲学颇有相似之处。经中智慧的善说，不同凡响的见地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更何况六祖惠能大师千年肉身不坏的奇异现象，也促使我不得不对佛法进行深思。

一叶障目的做法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为什么不能放弃自我的偏见，以宽容的态度重新阅读佛经呢？对于不了解的认知领域，你可以存疑，但最好不要轻下结论。天文学家拉普斯曾针对人的狂妄与骄傲，尖锐地指出：“我们知道的是有限的，不知道的则是无穷的。”而哲学家苏格拉底更谦虚地说：“我一无所知。”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思考、抉择，去亲自读一读先贤圣哲的论著，看一看他们的传记，你才可能有发言权，才能做出取舍。

我抛弃了以往的固执与幼稚，开始读起了《宗喀巴大师应化因缘集》、《根造上师修习藏密的体验》、《什么是佛法》等书。以往认为信佛是愚夫愚妇的行为，这种



错误的认识在心中开始动摇了，强烈的寻根意识和探寻真理的努力终于有一天得到了慰藉。诚如索甲仁波切所言：“当我们长久祈求、渴望真理，经过多世，业被完全净化之后，奇迹就会发生……‘内在老师’会以‘外在老师’的面目出现，几乎像奇迹一般，我们就跟他相会了。这相会是生生世世最重要的事。”1993年，一个殊胜的因缘，我见到了一帧清定上师的庄严法相，顿生欢喜。第二年，我就辞去了工作，告别了双亲，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前往川西第一禅林——千年古刹昭觉寺，并拜见了大恩清定上师。上师无尽的慈悲和自在解脱的胸襟，初见就让我感觉如沐春风，又如游子归乡，感受到了无比的加持。值遇清定上师是我此生的荣耀，也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一日，我在上师面前发愿：愿我对上师三宝生起永不退转的坚固信心。上师即从法座上伸出右手赐予摩顶加持，并慈言相慰：“三宝加持，三宝加持！”当时我欢喜莫名、激动万分。时至今日，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上师那慈悲的话语今天仍在我耳边回荡，催我自新、令我奋进。在上师的垂念下，菩提种子开始在我心中悄然萌生。

在1994年8月3日到达昭觉寺的那一天，我就有幸看到了《莲花中的宝珠》一书。书中讲述的至尊一切智法王如意宝的殊胜功德和弘法利生的广大事业，使我对尊者生起了净信，欲亲近尊者的心情与日俱增。经过漫长的等待，因缘聚会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1997年在喇荣圣地，我终于亲睹了法王的尊颜，并听闻了殊胜

的法要。

四年多过去了，现在我深深地体会到，探寻真理的路是艰辛的，但只要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不畏磨难，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真理之光。如今我已找到了人生的支点与归宿，在喜悦当中，我常常想，前方的路还很漫长，但明天总会来临！特别是想到我还未报上师恩、佛恩、父母恩、众生恩，我就更增添了铁肩担道从头越的信心。

赵居士叙述完之后，远方开始飘过来一阵阵藏族牧民高声唱诵观音心咒的悠扬音声。我想，藏族人是有福分的，尽管科技、物质生活远不及内地发达优越，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富足的。德国文学家海涅说过：“我不赞美行为，我赞美的是人的精神。”而在这浓厚的全民信仰佛法的氛围熏陶下，每个藏人都沉浸在怡然自得之中，佛法已成了他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与精神寄托。然而在汉地却截然不同。由于受环境、教育的影响，若非宿具善根，普通民众则很难进入佛门、投皈三宝。因而很多学佛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往往都有一段艰难曲折的学佛历程。我们希望，汉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佛法都能普遍地兴盛起来，与藏地一道，大家共同谱就佛法辉煌大同世界的乐章！

电话铃响了……

7月3日下午，呆在自己到处漏雨的小木屋里，看着窗外扯天扯地的从天空泼下的雨柱，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这几日来，喇荣佛教大都市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持续多日的暴雨造成部分山体滑坡、坍塌，“三身”区地段的几乎所有房屋全部被毁。据大略统计，近一千四百多间僧俗弟子修行、生活所用的房屋被彻底冲垮，财物损失巨大，十分令人痛心。万幸的是，人的生命基本上没有遭到损害。但四众弟子的情绪已受到明显干扰和影响。目睹这凄凉萧条的场面，我不能不倍感心酸。

但我心里很清楚，世事原本就处于无常变迁之中。原来繁华兴旺、十方学子云集的佛教都市，顷刻就在天灾面前几成废墟，这除了证明“苦空无常”之理的颠扑不破外，只能让我们对这个永无实性可言的世界，更加生起不可遏制的厌离心。

据天气预报预测，未来的十几天内还将有连绵阴雨及特大暴雨。这意味着，幸存的几千间房屋也将再次遭受冲击。并非人人都可将无常观得异常牢靠，在许多凡夫面前，这无情的灾难让他们措手不及且悲观难过。其实房子与修法比起来，的确是小事一桩。我希望这次的事件不会对人们的心灵造成创伤，希望他们能尽快平复

这次灾难带来的阴影与负面影响。

让我的心稍感宽慰的是，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听道友讲圆卓还安心地守在已空无一人的办公楼上研读佛经，这让我感觉他真的有几分英雄气概。正在思维之时，“嘟嘟”的电话铃声把我拉回到现实。拿起话筒，恰恰是圆卓打来的电话，他向我询问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借着这个机会，我问起了他的学佛历程……

我是在广西西北部，一个比较落后又缺乏佛法甘露滋润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儿时对佛教的理解，基本上是在电影《少林寺》带给我的近似扭曲的认知层面上。我所接受的教育与生长环境，使我从小到大都是把佛教当作一种愚昧、落后的产物而加以排斥的。当然最终，我很幸运地得以披上袈裟，走上修学佛法的道路。这期间，从排斥到信受的整个过程，并未杂有丝毫盲目冲动的因素，完全是一种理性的抉择。

从小生长在农村，对农民的生活还是比较了解的。少年时代虽然没有听过关于哲学家与牧童对话的故事，但也常常为农民那种仅为果腹和生儿育女而年复一年地奔波忙碌的纯粹动物式的生存感到悲哀。尽管只不过是一种模糊的感觉，而且当时也尚未认真地去思索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但总觉得农村之外的生活应该是另有意义的。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父亲是国家干部的缘故，使我在生活、学习等方面比一般的农村孩子优越些，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并没有经历太



多的坎坷。

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了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并最后在那里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当时，听说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是广西作家的摇篮，于是我就想，那就好好做个作家吧。

满怀憧憬地踏入了大学校门，而系领导在开学典礼上关于历届学长们在社会上功成名就的介绍，更是让我激动了好长时间。在那些跃跃欲试的日子里，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似乎成了生命的全部意义，于是我拼命地在报刊、杂志、电台上抛洒小文章，以期获得社会的注意与认可。等到后来实际接触了一些作家后，原先自己为他们涂抹上去的神圣光环顷刻间就荡然无存了：他们也一样在为油盐柴米、儿女升学就业而疲于奔命；他们在作品中开出来的所有药方，无一能对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比普通人还炽盛的烦恼。我忽然意识到，这样的“作”其一生，同样是沿袭着动物般的生存模式，与我曾悲哀过的农民的生存又有何异？

理想的大厦已被架空，失落的感觉促使我钻进图书馆的书堆里，试图到哲学的世界里去找寻理想的支柱。从老庄、孔孟到程朱，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尼采、萨特，一一浏览下来的结果，并没有符合我原先的期望，尤其是现代派哲学更令我大失所望，我甚至觉得某些现代思潮已堕落为一种空洞无聊的文字游戏。稍感欣慰的是，古典哲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哲学，倒使我那颗失落躁动的心得到些许的清凉和抚慰。

现在想来颇为遗憾的是，由于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



作怪，我曾一次次地与佛法擦肩而过。记得读高中时，在历史读物中我就知道了佛教中有个“六道轮回”的观点，那时觉得这种理论真是可笑。等后来接触了西方现代生命科学的一些研究报告，尤其是西方科学家有关灵魂方面的研究结果，我那固执的神经才受到深深的触动，从此，我对“六道轮回”的说法也就有点半信半疑了。可惜的是，当时总觉得有那么多蕴含深刻哲理的高深理论还等着我去研究，“六道轮回”的问题就暂且搁置一旁吧。

虽然对于《中国禅宗哲学研究》之类的书籍也曾有所接触，但结果却发现，不论是自己还是作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种所谓的批判目光去分析佛教，而事实上，我们往往都是以一种狭隘的、充满偏见的目光去审视，因此不可能获得太多的实际利益。

不过，可能我还是稍微有点善根吧，对古圣先贤所宣说的关于做人的道理，我一直都能接受，甚至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曾想，若是每个人都能好好学习这些圣贤们的著作，世间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悲剧发生了。常常感慨于人们只会做事，有的还算是挺能干的，然而在做人方面却往往一塌糊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获得幸福、快乐，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常常是在给自己制造痛苦和灾难。于是我发愿毕业后要好好教书育人，将古代圣哲们的智慧传递给学生，以求他们能拥有健康的人生。

一次在火车上，一位长相不错而举止却极为轻佻的青年女子主动和我搭话，当时我就问她：“知道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她说不知道。我就告诉她：“人





生最大的遗憾是时间不会倒退，我们永远无法回到从前。我们可以轻率地迈出一步、做出一个决定、说一句痛快的话……然而，我们却很难将之收回，于是世间便产生了很多痛苦。”她开始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沉默了一阵之后，她问我这些是从哪里学来的？我说，在古圣先贤的著作里比比皆是。她带点感激的样子说，以后一定要好好看看这些书。当时我就很有感触：古人的智慧其实并未过时，只是现代的人们在几近疯狂地追逐物质享受时，渐渐把它们淡忘了。

大学毕业后，我如愿地被分配到桂西北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河池师专教书。我在这里工作了三年半，曾担任写作学、中国古典文学等课程的教学。在教书的过程中，我那“育人”的初衷始终没有冷却，然而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是在我进入佛门之后。

我越来越体会到，自己若没有一个高尚的人格，想“育”好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面对自己粗重难消的烦恼，又如何去完善别人的人格呢？也曾想借助现代科学洞彻这个问题，但一个明显的事实却是：用现代科学仪器装备起来的现代医学，想竭力延缓某些首脑人物几个月寿命的愿望，在冷酷的死亡面前都会被粉碎得一干二净。现阶段科技的发展，除了增盛人们的物欲外，于宇宙实相又了得几分呢？面对浩瀚无边的宇宙，依靠现代科学手段，人类也只是上了一趟离自己最近的一颗星球而已。我承认科学在某些方面的功用，但我不会迷信它。带着未解的困惑，继续寻找吧。

好在教学任务并不重，闲暇时我便开始接触《印光



大师文钞》、《弘一大师文集》等书籍，还有国内外一些法师讲经说法的资料。这些书籍和资料都有一种深入浅出的特点，渐渐地我被佛法博大精深的内容吸引住了。加上在大学里对“六道轮回”的些许感受，我的偏见渐渐地被佛陀所宣说的甚深道理所折服。

偏见在真知面前一点点消融，反省在探寻之后慢慢生起，往昔的无知浅薄在真正涉足佛教后暴露无遗。这时才发现，原来那些喜欢诽谤佛法的人，往往都是些没有看过佛经、更谈不上研究过佛经的人。记得我学佛之初，曾有一个学生问我：“老师为什么也迷信这些？”我就反问他：“你看过佛经吗？了解佛经中所宣说的道理吗？”他很茫然地摇头，我再反问他：“那你凭什么说它是迷信呢？我并没有见过你父亲，我说你父亲不是人，行吗？”他很不好意思地笑了。

学佛后，在没有违反国家教育方针的基础上，我尽量把佛陀的智慧融入我的日常教学和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中。虽不敢说效果很理想，但我觉得，这对我的学生肯定会有利益，哪怕只是一点点。尤其是在我教学生涯中的最后阶段，自我感觉自己这“教书育人”的工作算是渐渐上道了，学生也比较满意。

本来我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教书、评职称、结婚生子，直至老死。然而，学校通告栏上频频出现的讣告却时时刺激着我那安于现状的神经，其中有老教授，也有年轻的教师。如是地生活，如是地死，这难道就是我生命的模式？我今生要做的事难道就是让学生了解那些情执深重的文学家？介绍那些宣泄情爱的作品，并指



导学生们也创作出如是的作品？这样的一生，对自他能有多少利益呢？时间永不停息地流逝，解脱未了，而生命却在一步步走向终结。这时，对那句“如少水鱼，斯有何乐”算是稍稍有所理解了。

思维宇宙的无边无际、时间的无始无终，倍感自己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对世间中无义的空耗深感痛惜。也没有经过翻天覆地的剧烈思想斗争，我便做出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抉择。

因为考虑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没有公开辞职，而是选择了悄然离去的方式。

要走了，才发现割舍掉亲情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当然也舍不得离开那些挺调皮也挺听话的学生。母亲很善良，而且也学佛，这让我多少有些放心。父亲干了几十年革命工作的老党员，对我学佛的事，心里总是有点疙疙瘩瘩的，所以离家求法的事还是别告诉他吧。母亲虽然通情达理，但儿子毕竟是心头肉，我知道她心里其实很难过。

离家的日子终于来了。那天，母亲没有哭。望着风中她苍老而慈祥的面容，我忍住了几次想落下的泪滴。

回到单位的宿舍，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刚要走，电话铃响了，是一个已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打来的，她告诉我说，做我的学生很幸运。我真想对她说，最幸运的是，我们都值遇了佛法。

接完在单位中的最后一个电话，背上行囊，悄悄地离开这片我仍有点眷恋的土地，我就只身上路了。

在雪域圣地——色达喇荣佛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



闻思后，我对佛法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对缘起性空等甚深的道理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对科学的那一丁点儿执著也已完全淡化，身心上的受益难以言说。深深地感受到了佛法的伟大与世间琐事的无义，于是我决定舍俗出家……

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叙述，这时外面又传来了房屋倒塌的声音。于是不得不中断这次谈话，约定以后与他再谈。

走在大雨中，迎面碰到很多来去匆匆之人，许多人的脸上都挂着一副怨天尤人的表情。我却没有什么怨恨、愤怒、无奈的情绪，因为我知道，这次水灾乃是众生福报浅薄所致，属共业所感。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全世界最著名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当时的寺院里圣者辈出、名噪一时，实为南赡部洲的一大庄严。但当它被外道摧毁时，已具足神通的很多大成就者，因众生业力所困，无一人能显示神变挽其厄运。有些班智达带着几百人跑到了克什米尔，有些则流浪到萨霍国……仅在几天内，那烂陀寺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面对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自然灾害，人力是如此的无助。但就在此时，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英国诗人雪莱那振奋人心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想着想着，我从内心就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潇洒学佛

人类作为所谓的高级动物，我想“高级”之处便应在于我们人类能时刻思维真理。思维归思维，能否获得真理则另当别论。叔本华曾说过：“真理几乎经常是从后门溜进来的，因为它这是由于偶尔从某一附带情况中产生的。”无论如何，不论通过何种渠道得到真理，特别是通过学佛得到最殊胜、最究竟的真理，都值得我羡慕并随喜。

有一次在某个大城市里，我邂逅了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的冯山山女士。她的人生寻真的历程说奇特也不乏平凡，说平凡倒有几分独特之处。我们还是来听一听这位潇洒走过学佛路的当事人自己的坦言。

我出生在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里，家中有姐妹、弟弟六人。那时家里很穷，但一家人在浓浓的亲情关怀下，活得特别开心，尤其是我，因我身体较其他姐妹弱，故得到的呵护和偏爱也就最多。以致直到我上高中时，还不会洗衣服，也不会梳头，逼得妈妈没办法，只好剪掉我的长辫子，给我留了个“小子”头。

也许是姐姐带头带得好，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几个孩子懂事都比较早，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我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那种特聪明、学习特

拔尖的好学生。可以说我完全是在顺境中长大的：在父母眼里，我是令他们骄傲的乖乖女；在同学眼里，我更令他们又嫉妒又羡慕的榜样。1989年，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自此，我的人生开始了在世人眼里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大学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由于课时较松，有许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我的很多兴趣和爱好就是在此时培养起来的。

我喜欢跳舞、唱京剧、打球；我也很淘气，爬墙头偷桔子……什么都干，当然最喜欢的还是去报国寺喝茶。一壶开水，一杯茶，听着音乐，看着书，很自在也很舒服。有时同学多了就打牌，一群人高兴到忘乎所以时，便狂呼乱叫，为此经常遭到庙里出家人的呵斥，而我们依然没皮没脸，乐此不疲！

虽然，我也曾被誉为班里的“逃课大王”，但在学习上我可从不马虎。我们班有很高的补考率，但补考一直到毕业都与我无缘。

在我担任校学生会女生部长期间，英国首相，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活也正搞得如火如荼。由于我经常与学生会上属于男生的其他部门相抗衡，同学们便给我冠以“交大铁娘子”的称号。那时我是交大几位有名的学生头儿之一，知名度相当高，同学们都认定我将来绝对是一个“女强人”。虽然当时的我根本就没有在意，可后来我却真的走上了一条“强人”之路。

西南交大是铁道部直属的高等学院，毕业后，我就



被分配到铁道部下属的一家工厂。吃着大锅饭，过着一张报纸看半天的生活，对于我实实在在是一种煎熬。

于是，我于1993年10月毅然决然地奔赴了一个我毫不熟悉的城市——深圳，开始了我的“下海”生涯！

“同是天涯飘零客，受苦受难亦相知。”初到深圳，吃过的苦、受过的罪，与报纸、杂志上报道过的打工妹们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是，我没有跳过槽。在一家电子公司，我从最基本的做起，一步步往上升，最后做到了销售部经理的位置，工资也由最初的八百元升到了一万多元。由于资格老，在公司里的地位也就只在老板一人之下而已。此时，我的事业可说已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生活上于是也同步奢华起来。现在想起来，那可算是我造业颇多的时候。

1996年，互联网逐渐在国内兴起，一位国外的客户，因看中我的能力，遂邀请我去北京，组建其在国内网络公司的市场部。由于我天性喜欢新鲜事物，喜欢创新，再加上他的游说，1996年底我就辞去了深圳的工作，到北京开始了对一个崭新领域的探索。在北京的这三年，我的工作取得了更大的成绩。由于推出了一系列超前的网络服务，使我们占得了市场先机，加上我们的技术实力，更使我们争取到了多个国家部委及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我的能力再一次得到了承认，我的人生又一次趋向成功！

然而，此时的我却越来越发觉自己活得很迷茫。此前，我生活的目的是为了父母过上富足的日子，也为了好好地供弟弟妹妹们读书。现在，弟妹都已大学毕业



且学有所成，姐姐们也都过着很好的生活，父母也丝毫不缺钱花。多年来，一直作为家里支柱的我，此时却找不到自己生活的精神支柱。当家人已不太需要我的金钱接济时，我发觉自己的心马上就变得空洞起来。接下来我又该为什么而活着呢？难道就在吃喝享受中度此一生吗？

1999年因生病，我回东北老家疗养，期间认识了一位医生，他是一名佛门弟子。聊天时，他常向我谈及佛法，我亦略感兴趣。后来他劝我去四川，见一见清定大和尚。当然，他于此曾告诉过我清定大和尚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修行人，见一次就能消很多业障，病也许会好转起来等等。从小到大我就没见过多少出家人，更别说什么大成就者。受了他的鼓动，我也突发兴致，游说父亲和姐姐，以陪他们旅游为名，揣着几万块钱就去了四川。幸运的是，我们此行不但见到了清定大和尚，更见到了几位修藏密的大喇嘛。他们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吸引着我，我开始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研究研究佛法。

回到北京后，我始终无法忘记这次四川之行，每每忆及那些大成就者的音容笑貌，我总是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尽管说不出任何理由，但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觉却时时震撼着我。到了年底，我终于忍耐不住，便与爱人一起辞去了工作，南下成都，开始了一边求学一边求法的修学旅途。至此我才真正成为了一名佛弟子。

我所拥有的是令很多人羡慕的：年轻；不缺钱；可以很潇洒地想工作就工作，想学习就学习；没有负担、





没有压力……甚至很多人要以我为榜样，像我一样活着。因而对于我的学佛，他们都有许多不解：她的一切都那么顺，那么好，干嘛又要学佛呢？

在很多人眼里，学佛是与迷信划等号的，学佛就等于生活遇到了挫折，就等于厌世！其实，我学佛时间并不长，佛学知识也很有限，但就我这一年多的学习和了解，我认为佛法根本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阴暗、消极，她是积极的，是鼓励入世的。佛教里所提倡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推崇的“救苦救难的菩萨道”都在教育每一位佛弟子，走入人群、走入大众，以帮助众生为己任，这难道能说是悲观厌世的说教吗？

且不说佛法在了生脱死方面带给我的极大震撼，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她也让我获益匪浅！以前由于紧张的工作而带来的压力，使我脾气很暴躁。通过学佛，我的心开始变得很平和、很调柔，心态也很好。对于生活上的波折，我亦不会慌乱，我会用平常心处理很多事情。另一方面，我学会了善待别人，对于整日为生活而奔波劳苦的人们，我的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怜惜。如果我不是因为机遇好、前世种下的善根成熟，我可能也跟他们一样，整日为柴米油盐而折腰了。我的心里不再有仇恨，即使是曾经害我至深的人。因为是佛陀告诉我，所有众生在无始的轮回中都曾做过自己的父母。而且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要找就从因果上找吧，干嘛还要以仇恨对仇恨呢？那岂不是又种下了一个新的恶的种子。

在这纷繁复杂的、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人们大



多在痛苦中挣扎着。穷人苦，富人亦苦，我的经历使我对此深有感触。而此时我的心里却那么怡然，那么快乐，因为我有佛法的理论在指导我！我愿用我的快乐去感染周围更多的人，使他们不再麻木、不再被痛苦压迫。

在我的生命里，还有什么比学佛更重要的事情呢？

有些人可能会羡慕冯山山一帆风顺的生活，也有些人知道了她的经历可能会产生自己也要研究研究佛法的兴趣。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冯山山自从内心接受了佛法以后，心情便变得非常开心、快乐。佛法带给人的收益无可言说，单表一点，即就是心情快乐这一项“指标”，都能让人活得更健康、更长寿。莎士比亚就这样说过：“快乐的人活得长久。”如果更进一步地净心学佛、净心行持，则今生来世都能快乐逍遥，一定能像白莲花那样绽开生命最美丽的花朵，把幸福的芬芳带给更多的人。

在求真的旅途上

提起妙文，佛学院的汉僧都比较熟悉，他性格很稳重，人品也非常好，办事能力也较强。在汉僧显密经堂从最初十多人发展到一百多人的过程中，他曾担任过理事与管家，竭心尽力辅助管理汉僧事务与经堂的建设等事项。在近十年的长住期间，他也曾热心帮助过许多人



藏求法的汉人。

我与他有较长时间的交往，因而非常了解他的人格与智慧。记得1994年我到沈阳时，他母亲曾流着泪对我说，希望儿子能在上师的培养下成为一名合格的僧人。如今，他已成为一名真正实修的出家人。不仅如此，他的许多学生也通过他的教化与引导而来到学院闻思修行。我听他的学生讲：“在大学里，我们对佛陀的教法能够有所认识，完全是妙文师的教诲所致。”现在，他的学生当中的一些已皈依佛门，有的还对佛法生起了稳固的见解。更有一些受他点化而出家的学生，因品学兼优已被评为堪布。

他是怎样由一名高等学府的物理教师转变为一名志求解脱的出家人呢？且听听他自己讲述的一些经历吧……

我的俗名叫关德成，1960年生人，家住美丽的渤海之滨，父母都是当地的小学教师。记得青少年时代，我对科学就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那种因缘则来自于十六岁时的一次经历。当时家中新添置了一台收音机，对它为什么会发出声音的原理，我一直迷惑不解。这个木头匣子里怎么藏得下一个人？苦思冥想了好长时间还是想不出个道道来，于是只好问哥哥：想知道收音机的道理，该看什么书？哥哥告诉我，应从物理学开始学起。

那时正赶上文革后期，班里的同学整天忙着胡闹，我恰恰利用起这段空闲，沉入了对物理学的研究。没有

老师授课，也没有学生听课，混乱的年代却成了我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有一天，我突然想到电场与磁场是可以相互转变的，于是欣喜若狂，自以为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关氏定律”。后来在高中物理课本中看到，这是法拉第早已发现的电磁感应定律。但当时的我依然对自己信心十足，自认为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

上了大连工学院后，尽管读的是化学工程系，但对物理的兴趣丝毫也未减弱。那时我最喜欢读《爱因斯坦文集》，他说：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也正是这种对自由思想的推崇，使他推翻了传统的物理学大厦。他在物理概念上的最大突破就是证明了时间和空间不是绝对的不变，而是相对的存在。

爱因斯坦对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作为一个物理学家，追求真理，揭示一切事物的道理，是他生活的最终目的，他活着就是为了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学习物理学的过程中，我也把追求真理当作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为此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如今的我虽然已成为一名真正的佛教徒，不再从事物理学的研究，但年轻时追求真理的精神却从未改变过。

说也奇怪，那时的我并不信佛。只是在1982年毕业被分配至抚顺石油学院任教后，由于不会照顾自己的身体，工作没几年就得了一场重病。在养病期间的无聊日子里，一天，我偶尔看到一篇有关在巴黎举办的古印度瑜伽术表演的报导，并配有一张一位瑜伽师飞行空中的照片。这太稀奇了！这可能吗？难道万有引力对这位



瑜珈师不起作用了吗？这张照片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内心世界，如果它是真实的话，那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决心为之献身的物理学大厦就彻底坍塌了。因为现代粒子物理学中的几种场中，最微细的万有引力场对这位瑜珈士来说根本就不存在，而这正是现代物理学的奠基石。如此，物体的重量也就不存在，重量不存在，质量也就不存在。缺少了质量这样一个基本的物理量，整个物理学就无法建立。同样，如果万有引力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成了多余的了。

也正是因为这幅“升空飞行”的照片，我开始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许多同事看了之后都轻率地摇头说，这是骗人的。我不想轻易地相信一种现象的真实性，但同样也不愿轻易地否定一种现象的可靠性。拿出自己的眼光，认真去看吧！只要为了求真，什么样的理论、实验我都不想放弃。

就这样，我开始接触起佛教和道教的典籍。一日观看《米拉日巴传》，其中说道：尊者米拉日巴在山洞中苦行，一日生起暖乐，风入中脉，顿证无生空性，智慧现起，身体升空飞行，当时他的叔叔正在耕田……而佛教经典中，这样的记载还很多。因此我对佛教的兴趣日渐浓厚起来。而越研究道教教义，就越发觉得它不符合我的根性。即就是一个高明的道士可以在山洞中活一万年，风餐露宿，但一万年零一天到来时，他还是抵挡不住生死的轮回。他可以尽量拖延果的成熟，但他无法改变因果法则，更不可能超越因果，因为他不能认识到因果的究竟空性！瓜熟蒂落的那一天，他依然要受报。

越研究佛法，对她的信心也就越大。特别是读了《入中论》一书后，再反复对比整个物理学与佛法二者价值的高低，最后得出结论，物理学只是揭示了相对真理！你若以为物理学对大千世界的来龙去脉已做了最究竟的解释，那你自己最终一定会失望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里有A、B、C三个普通人，科学可以马上界定出他们之间最简单的一种逻辑关系： $A+B+C=3$ （人）。但佛法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她最究竟最彻底的地方就在于，她首先要看A、B、C这三个人是否真实存在，如果他们在胜义谛中缺乏真实存在的理由，只是世俗中的一种虚幻显现而已，那么空上安空，头上加头，再研究A、B、C这三个人的逻辑关系又有何实义？

你一定会说，他们怎么可能不存在呢？眼见其色，耳闻其声，身触其体，再经过大脑思维分析，就可知道其人之大概状况了。对此我不想作更多阐述，只希望人们能亲自打开一本佛教经论，所有的困惑便都可一目了然。所以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正如我以前未接触佛法之前，对佛法抱有偏见一样，许多人还在重复着我的轻率、无知与盲从。我想再举一个例子，以辅证刚才的论述。

再来看看我们日常交流所使用的话语。我们知道，语音通过声波在空气中得以传播，它的意义依然是由人们附加上去的，单从声学角度来看，这传到耳中的话，不过是空气中分子的振动而已，在振动的空气波中哪有什么语言的含义？既然声波中的语言的意义是人们主观人为的附加产物，那我们还要随着这本无自性的振动声波而欢喜或愤怒，这岂不是自寻烦恼？



有些科学工作者可能会反驳说，我们研究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你所说的主观臆造啦、人为设定啦，并不适合我们的研究对象。这真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天大笑话。客观事物如果丧失了看待它们的主观性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它的客观性又何从体现？既然一切都是看待而立，那又哪里来的所谓独立自存的客观本性？

这时再返回头看看上文提到过的那位瑜伽士，在他通过实地修行，消除了人类在客观事物上所产生的习惯性错觉、主观臆造以及妄加分别，又体证到万法唯空，无一物有所谓永恒不变、独立存在的自性之后，万有引力当然会消失，他当然能飞行空中、自由自在了。

对一个以求真为己任的科学家来说，该是正视事实、正视自己的时候了。

佛陀才是我们这个世界真实面目的彻见者，我们普通凡夫依然沉浸在种种的主观臆造的迷乱之中，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正在从迷乱走向清醒的实践者。这种实践只要你用心努力去做，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难，也不神秘。

对我来说，求真之路永无停息。1991年冬我在五台山圆照寺出家，1993年我又来到了色达喇荣佛学院。从此，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我又踏上了不悔的征途。

本来妙文以物理研究者的目光，科学阐释和论证了佛法的许多原理，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但限于篇幅，在这里只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很希望如果以后因缘成熟，各方面的条件都允许他为自己写自传时，他能够广论自己的学佛心得和他的佛教科学观。这样做的结果，我相信一定会对众生有利。

学佛之路

不说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单是那些名闻中外的名胜古迹，如故宫、颐和园、长城等就已令很多人为之神往，希望着有朝一日能踏上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然而，作为一名毕业于北京北方交大的大学生，圆珠却最终离开了这座让许多人留恋不已的城市，来到了远离喧闹、繁华的雪域去净心求法，这种选择可能会让许多人困惑不解。

那就看一看她的学佛之路，听一听她的学佛因缘吧！这也许会使你对生命的意义产生另外一种想法，对她的选择因而也就多了一份理解……

我毕业于北京北方交通大学，毕业时获工程学士学位。

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我开始信仰并研究佛学。周围的同学对我学佛的举动甚为不解，尤其是看到我到寺院顶礼佛像、参与放生时，有的竟甚而怀疑起我是否精神有问题。还有的则开始杞人忧天起来：这人以后可怎么活呀？每当放假回家，在家里我也是喜欢静坐念佛，



并为家人宣讲因果道理。家里奶奶、父母也认为我在搞迷信，不现实，是不是头脑太简单了？面对亲人的反对与指责，我并没有动摇对佛法的信心，相反，一有时间我便涉猎有关佛教的杂志与佛经，以加深对佛理的进一步认识。就这样，我一直边生活边学佛，直至最终来到喇荣圣地并成了一名出家弟子。

对于人们的种种疑惑及看法，我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我是如何走上学佛之路，又是什么原因使我又无反顾、信心坚定呢？

回想起来，那最初的学佛缘起应该追溯至1996年。那时，我平日里学习勤奋，从不懈怠。由于学的是机械专业，面对陌生的《机械原理》、《机械制图》，我总是要花费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来钻研，有时一张零号的大图纸要连续画几天才能画完。

平时我就特别喜欢钻研，并因此而参加了学校和北京市举办的多次数学和物理竞赛；另外我也曾在学校举办的绿色军营演讲赛中获得过第二名……不过这些如梦如幻的往事，大多我都已淡忘了。

没有晚自习的时候，我就到校图书馆四楼的阅览室去读报刊杂志。有两种杂志我最喜欢看，一个是《名人传记》，一个是《气功与科学》。虽然从未曾练过气功，但我对那些神秘的事情和养生之道却甚感兴趣。一次，看到《佛教文化》一书中有一则简讯：当代一位著名生命科学专家将在北京云岗举行生命科学讲座，我便马上跑去了。在他滔滔不绝的讲话中有一句话触动了我的心灵。他说：你们听了这堂讲座后，也许就会特别喜欢读

佛经。而后他就发给大家每人一本书，书中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解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读佛经。满怀着喜悦、好奇，我开始看《心经》的解释。其中说：“房子有成、住、坏、空，而人的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所以身体不是真正的‘我’，它就像一座房子一样，本性是无常空性的。”我反复琢磨，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既然此身没有什么值得执著的，那么身外之物就更没有什么值得执著的，所以没有必要为此身再造作恶业。从此以后我在待人处世方面便不再像以前那么执著，对饮食、着装、财产、名利、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等等不再有非理的过高要求。这些改变让我开始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幸福和安宁。一位大德说过：“知足是最大的财富。”而知足只有在明了佛法中最基本的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之后才能真正做到。

一次偶然的机，我在校门口买到一本《净土五经》，随后我就非常恭敬、认真地阅读起来。当时，虽没有多少佛法基础，可是看到佛经中说的诸如对人莫造恶业；莫要杀生；莫欺诈经商；不要对父母不孝；要尊敬师长；死时独去独往，唯有善恶业如影随形，其他富贵、权势、亲人等无有任何助益等等教言，我却深有感触。后来又阅读了郑孝时居士在五台山编写的《释迦牟尼佛传记》，顿感整个身心都受到了洗涤。看到佛陀如何舍弃荣华富贵、如何苦行、如何谆谆教诫开示弟子，自己经常都会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从此我才算是理解了印度前总理甘地所说的话：“释迦牟尼佛的巨大贡献，他的出家学道和毫无瑕疵的生活，在印度教中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印象，印度教也会永远感激这位伟大的老师。”

记得佛说过：“人身难得，心即是佛，心能作天堂，心能下地狱，心能成饿鬼，心能作修罗。心善则一切善，心恶则一切恶。”这些深入人心的话语，更使我认识到佛陀的伟大。我想：我要听佛的话，好好修自己这颗心。

1997年春天，我从《英语周末》上看到一篇介绍北京千年古寺法源寺的文章，并且还附有彩色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一个出家人正在寮房门口静坐，他身穿蓝色海青，双手结印，身体端直。这张照片令人油然而生敬意。于是，在一个休息日我便和同学一起朝拜了这座寺院。临走时，我们遇到了一位老师父坐在千佛殿门旁的长椅上，他见到我们后，示意我们坐下，然后开示说：

“学佛好啊！皈依三宝，不堕恶道；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好好做佛弟子吧！”老人手捻念珠，嘴里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不快不慢，满脸红晕，眉毛垂至眼角，我和同学从心里都很喜欢他。4月份，我和同学又第二次去了法源寺，当时正好赶上受三皈五戒。我问身旁的居士：“皈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皈依的善人与皈依的恶人有何区别呢？”她说：“皈依就是一心一意地依止、依靠。世间的天龙鬼神以及亲友都不能救度你跳出六道轮回，只有佛陀已超出三界才有这个能力，‘天上天下无如佛’啊！不皈依的人虽然行善，然福报享尽后，终要堕于恶趣之中，解脱遥遥无期；皈依的人万一作恶，当然要受恶报，但恶业受尽后，他还会投生善趣，因其往昔皈依的善根种子能使他速遇佛法，从而得到究竟解脱。”



我一边思考着居士的话，一边心想，我到底要不要皈依呢？我的同学也陷入了犹豫之中。大殿的门此时已经开启了，求皈依的善男信女们开始陆续进入殿中。我发现人群中与我同龄的，还有小孩子，而且又大都长得慈眉善目，于是我便也拉着同学进入了大雄宝殿……从此我们便也正式成为了佛弟子。只不过后来，我的这位同学一心专注于世间八法的追求，根本不再研究佛学了，因而她的烦恼丝毫都未能减少。

再后来，我便知道了法王如意宝的名字，那得益于一本介绍圣地喇荣的书。书中写道：“凡对上师如意宝有信心，见到照片、听到上师的声音，与上师如意宝结缘的所有众生都必将往生极乐世界。”当时因我迫切地想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每天晚上都要观看上师如意宝的照片并祈祷能早日见到上师。又因为知道了喇荣圣地有讲经说法，并能闻思修行，而且圣者云集，所以我也非常向往能到这里来。结果正像人们所称叹的那样，上师如意宝不愧是圣妙吉祥文殊菩萨的化身，他与佛陀无二无别，了知每个众生的心愿。果不其然，毕业后不久，我就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顺利地来到喇荣并成为了一名出家人。

从离开校园到来学院之间的这一段日子里，我留在了北京的一家公司工作，当时许多人都为我能留京而羡慕不已。但我呆在公司的时间越长，心里反而越难受、不安。我真的无法忍受在公司里你必须承受的溜须拍马、尔虞我诈的这些行为。我看不惯虚伪狡诈，更不忍黑心骗人。但在公司里，作为一个职员，你能干的只有



这些。我的厌离心也就是在此时才开始真正无伪地生起来。而家人的庸庸碌碌的生活方式更增上了我对这个世俗的厌恶。记得父母曾给我买过上千元的华丽服装，二姑还在电话里说：“趁现在年轻，还不好好享受享受、打扮打扮？人死如灯灭，再不玩玩就晚了……”我很难跟他们解释，但我由此知道了我必须去喇荣，而且越快越好。因为在那个没有一间寺庙、没有一点正法的家乡，我如果回去的话，父母家人一定会将我这刚刚萌发的一点善根，连拉带拽再次拖入生死河中。

对我而言，前面的故事已告一段落，在未来的修行之路上，我将牢牢记住《二规教言论》中的两句话：“虽此大地满恶人，然当自持高尚行。”我也愿以此教言与所有有缘者共勉！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都把豪华别墅、宝马奔驰当作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他们对名利地位趋之若鹜，对声色犬马津津乐道。可他们并不明白，这一切对人的灵魂塑造、心理健康有着多么大的负面影响！因而我个人坚定地认为，圆珠的选择才是真正明智的。

再来看看我们藏地的孩子，他们一般都秉性善良、心地纯朴，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未过多受到所谓现代社会那种穷奢极欲、纸醉金迷的浊世生活的影响。而这种所谓现代文明指引下的现代生活方式，在大都市中，却正以影视等媒体为先导，在畸形膨胀的经济浪潮裹挟下，铺天盖地地渗透进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想到这，为藏地的未来，我也不免忧心忡忡起来。

任何一个品行端正的人都会感觉到，在那些浓妆艳抹掩盖下的往往都是一张张苍白的面孔；奇装异服里包裹着的常常是一颗颗干瘪的灵魂。美好的青春年华怎能在歌舞厅、酒吧、网吧里被寻欢作乐、百无聊赖打发掉？年轻人，应该反省反省了，沉溺于物欲的生活，对你的精神发展到底有多大助益？

青春易逝，切莫让年华付水流啊！

幸福人生

在2000年的喇荣草原上，学院举行了盛大的金刚娱乐法会，当时的四众弟子们表演了自编自演的精彩节目。我和那时在场的许多观众都记得女众表演的两个很出众的歌舞：《走进西藏》和《打青稞》。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女居士格外引人注目。她穿着独一无二的康巴地区藏族姑娘的服装，白色长袖被她舞得似玉带当风，水獭镶边的氍毹也非常引人注目。再加上身材又高又苗条，惹得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窃窃私语。这个姑娘是谁呀？

这个跳舞跳得让许多人生起欢喜心的姑娘就是现居比利时的彭滢女士。她不但舞跳得好，歌也唱得不错。我想她的学佛经历恐怕很多人也想知道吧！那就还是让她自己给大家“展示”一下，在人生的舞台上她的幸福履历吧。



我是益西措杰（彭澎），今年二十八岁，现住比利时。原来在国内时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后来在武汉市一家大房地产公司上班，工作条件挺优越的。来到国外是1997年的元月，当时远嫁欧洲的我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只是为了赶时髦，所以在披上洁白的婚纱时，我选择了教堂。

我并没有很多爱好，虽然有时去俱乐部骑骑马、打打高尔夫球，再跳跳国外流行的有氧健身舞等，但那些其实都是附庸风雅罢了，我真正的爱好是看书。我爱看各种各样的书，不仅是烹饪书、美容服装杂志、建筑装饰书刊，甚至连枯燥的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的书籍我也要。记得高中时读了一本蔡志忠画的漫画《六祖坛经》，看得很过瘾，于是就又按书中的地址索要了一本《不二法门》。《六祖坛经》是关于禅宗的，也是我看的第一本佛教方面的书，而且讲的是空性。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表面看来，好像很容易懂，但实际上又很难完全明白。所以到国外时，我特地带了一本《释迦牟尼佛传》，打算有空时看一看佛教里到底讲的是什么。结果，这不经意的一看，让我从此就把全部身心投注在佛陀从爱心中升华出来的智慧里了。我被佛陀的觉悟和慈悲所震撼，这是一种全新的境界：宠辱皆忘、名利如尘、去留无意、平等博爱。于是从内心深处，我感到自己以前所习惯的生活竟是那么空虚肤浅，没有任何实质内涵。从此，我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总想找更多的机会去认识佛教、了解佛教。1998年，我终于如愿以



偿地专门到成都皈依了法王如意宝，正式成为一名佛教徒。迄今为止，我认为我此生中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便是真正成为了一名三宝弟子，而且有幸值遇了无比殊胜的大恩上师。

谈起我学佛的动机，那是为了使自己的人生更充实而有意义。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未充分利用，则稍纵即逝，正所谓“仇敌化虚无，诸亲亦烟灭，吾身必死亡，一切终归无。人生如梦幻，无论何事物，受已成念境，往事不复见”，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过分希求外在的事物呢？这一切毕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呀。内心的平静、安详才是真正的幸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方能获得暂时与究竟的安乐。在上师三宝的慈悲引导下，我现在的的生活较以前更加积极有序，我的内心也更富于同情心，并且能比较透彻、冷静地应事接物。

不但是我，每一位对佛法生起信心的朋友都在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化。大家共同的一点变化就是：越来越善良而且富有智慧。我的朋友中，有一位比利时老太太，她在读了一位堪布仁波切的《放生功德甘露妙雨》（荷兰语）后，深受启发，从此以后再不杀生了，包括苍蝇、蟑螂等。她说，佛教很了不起，教会了她平等地尊重每一位生命。人们并没有理由强行剥夺其它众生的生活权利，尽管这种生命形态在人的眼中也许会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但在大自然的广阔胸襟中，没有哪一类生命是多余的，没有哪一类生命不应该占有它的一席之地。

现在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佛教的观点。我觉得这种趋势肯定有其必然性。从我自己的经历



来看，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开放，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是一片荒芜。丰裕的生活条件并未使人们得到真正的幸福，反而，从人们茫然呆滞的目光里，尽可以看出他们痛苦不安的心灵。当我们放下成见，敞开胸怀，虚心地向先哲们求教时，我们一定会发现自己的无知与浮躁。我深信，佛法所启示的人生真理，必定会吸引每一位思想开放、爱思索、有智慧的人。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我的一位在美国微软计算机公司工作的朋友，教红英。她毕业于清华大学应用物理系，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她和许多人一样，坚定地认为，幸福的生活那是要靠丰厚的物质基础来堆砌的。为此她一直玩命地努力学习，一心想出国深造，将来好出人头地。后来终于美梦成真，短短的几年中，她不仅在国外读上了研究生，还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甚至连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在美国工作也实现了。但在她寄给我的信中，她却一次次向我提及，所有这些事业家庭上的成功、幸福感，没有一样能够让她在短暂的欢娱过后，踏实地认定自己已把握住了终生的安宁与从容。原先对物质生活的渴望，又转为唯恐以后失去的担心；生活中更诱人的机会又逼使她再度马不停蹄地驱驰不已；而工作中与人相处时产生的矛盾，则一如从前般地困扰她的心；烦恼丝毫没有减少，痛苦以别的方式再度降临……她反复向我表白，难道这样的生活要持续到死吗？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吗？我没有更多的宽慰她的话，我只给她寄过去一本《心经》。我相信，观自在菩萨因照见五蕴皆空而度一切苦厄的境界，明眼人是不会错过的。

红英把《心经》整整翻看了一年，最后她来信告诉我：“我下定决心了，一定要成一名佛教徒！真正净化自己的心，从一点一滴做起，这才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幸福的真谛。”

我和所有信佛的朋友们都希望，这幸福的真谛能被更多的人分享。

彭滢的幸福人生舞台剧到此暂时歇场，相信未来的她，一定会把这辉煌人生演绎至人生的落幕。她虽然现居经济非常富庶的欧洲国家，但我相信她的根、她的心都在学院，否则她也不会一次次千里迢迢跑来学院了。在学院求法期间，她给人的印象也是整天呆在自己的小木屋里一心思维佛法正理，从不惹是生非、东闲西逛。她有一次曾非常感慨地告诉我，这一生她最想希求的便是佛法甘露了。不仅如此，她还想把自己的爱心、慈悲以最大的可能供养给众生。其实她不仅这样想了，更这样做了——几年来，她经常向新龙、道孚等地的医疗机构捐助医疗器械及药品。

从彭滢身上，我想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能感受到在她的行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佛法光辉——智慧与慈悲。

天涯咫尺

今天中午，我和慈诚罗珠堪布到色达县办事。办完事后出来，刚好碰到中小学生放学回家，本来就不宽敞



的路面顿时显得拥挤起来。叽叽喳喳的欢笑声、五颜六色的服装,在我们的耳旁喧闹着,在我们的眼前晃动着。我和慈诚罗珠相视一笑,这场面对我们来说既亲切又遥远,毕竟我们都曾经历过学生时代。

一队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行列此时闯入了我们的视线。

“你上小学时戴过红领巾吗?”我对我这位好朋友的儿时生活忽然有了兴趣。

“我上学的地方很偏僻,那阵子我连这个名词都没听说过。”

“我可是戴过。当时戴上红领巾后,睡觉都不愿扯下来。自己骄傲得不得了,觉得我这也行那也行,学习、行为都很好。现在想来真有些好笑。”

看着“红领巾”们渐渐远去,我们又聊起了现在的学校教育的内容与体制,特别是有关佛教的教育。我俩上学期间,似乎从未听受过正式的佛教教育课。若有,也是教材中零星散落的对佛法那种简单、粗暴的批判。现在的中小学课程里想必也没有对佛教的正面介绍,更谈不上弘扬了。

其实我们都觉得,即就是把佛教仅仅当成一种传统文化来传授给学生,也会使学生终生受益。至少,佛教会教育小孩子都能有一颗慈悲心。没有慈悲、缺乏爱心的孩子,你就是把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灌输给他,也只不过是组装了一台无生命的电脑机器而已。搞不好,这台机器还要出偏差、干坏事。看着刚刚远去的孩子们的背景,想着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关于少儿犯罪乃至杀母弑



父的报导,我们的心就渐渐沉重起来。

慈诚罗珠又向我提到,如果把佛法的智慧与慈悲引入中小学乃至大学的常规教育体系,应该是于世道人心只会有百利而无一弊。就像现在的美国、韩国等一些东西方国家的部分地区,都已在学校中开设了佛教课程,听说效果非常不错。

的确如此,就我了解的情况看,在西方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许多学校及社会团体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佛教教育,学生、家庭、社区都普遍认为,此举能从根本上改良社会风气。

谈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前些天,有位在韩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权哲千里迢迢来到学院的事。他一方面在学院闻思,一方面断断续续地给我介绍了韩国一些学校开展佛教课教育的情况。特别是据他讲,韩国的佛教网站非常发达,这样即就是地处边远地区,只要有台电脑,在家也一样可以闻思佛法。同时他还向我叙述了他的学佛因缘,这几天来我一直都在回味他的话。

我叫权哲,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我是在那里出生并长大的,一直到考上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为止,从未跑到过外面的世界去探探风景。小时候的我,大半时间是在乡下姥姥家里度过的,简单的生活和无法无天的自由,是我对那段时光最深刻的印象。

这种印象在我进入小学一年级后变得更加强烈起来,因中小学十二年再加大学四年,这十六年的压抑使我对自由的向往变得不可遏制。这种痛苦在我进入韩国



罗州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后方得以缓解，在那儿，我可以拥有相对自由的个人空间。

回想这十六年来的学校生活，我都学到了些什么呢？在小学，我明白了只有听班主任的话、好好表现才能当上班干部。于是我就拼命表现，并终于当上了班长，而且这一当就是十二年。十二年中，我充分领略了夹在班主任与同学之间的两难处境，小小的我似乎也体会到了什么叫“人格分裂”。

上大学后，看着那些头发花白的老教授们，认真地拿着几十年前他们的老师讲授给他们的讲义，再一个字不漏地传给我们，我就想：要这样的知识于人生、于世界、于每一分每一秒都跳动着的年青的心，到底有什么助益呢？

从他们那里得不到，我就自己去看。在那个喜爱思考人生价值和宇宙奥秘的年纪，我阅读了很多如《飞碟探索》、《奥秘》等类的科普杂志与书籍。本想从中获得一个清晰的对生命、对社会、对时空的头绪，哪知越看越糊涂。而且不光我糊涂，我发现科学家获得的关于宇宙、人类的知识越多，他们遇到的疑难之处也就越多。他们一个个自我构造出来的理论框架，往往在现实面前漏洞百出。而大多数的人们却偏偏非常迷信这种种的科学与理论。

我本来就有逆反心理，既然科学解答不了我的疑问，那我就转向历来都被科学斥为迷信的佛学，没想到这一转向却影响了我的一生。从看《觉海慈航》这本小册子开始，到听学院的堪布讲《入中论》的磁带，我一

步步开始了学佛的历程。

在这个过程中，电脑和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可以说大大加快了我的学佛进程。首先，通过互联网可以查询到许多佛教网站，比如菩提树、中文佛法作品选录、南无阿弥陀佛、佛教导航等等等等。还有其他大量的专题网站，比如关于学院的网站，我就是在这个网站上拜读了《佛教科学论》和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这两部著作。刚一翻阅，就深深地被它们的内容所吸引，在几天之内就把它们一口气读完了。这种状况在我上学期间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读教科书时，我绝对没有这样的兴趣。

在韩国的网站上，我还阅读了《三主要道论》和《菩提道次第广论》。宗喀巴大师的深刻见解为我未来接触宁玛巴的究竟见解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也使我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极大的信心。

通过互联网还可以轻松地查询佛学中的法相名词，利用网上的佛学搜索引擎下载各种版本的佛学大辞典，可以让你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查到所需的佛学词汇的各种注解。更方便的是，下载这些佛学书籍和资料，除了支付网络使用费外，不再需要其他任何费用。也就是说，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花上两元钱，就可以在电脑上下载并安装一本厚厚的佛学大辞典，而且版本还非常齐全。如果你到书店里去买这些书的话，那价格一定会让你咋舌。

更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互联网的论坛功能，可以使每一位登陆论坛的人发表对某些问题的个人观点，还可





以进行信息发布、焦点讨论和疑难问答。利用互联网的在线即时聊天功能,更可以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同一软件及其平台上同时进行广泛交流。可以说网络上的交流已经跨越了时空和国界,可以使天涯若比邻了。一个佛教的初学者可以通过网络及时地获得有缘善知识们的指点,我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通过网络我结识了许多网上善知识。

当然,这次到了佛学院以后,一对比我才了解到,我以往所认定的那些善知识们,许多宣说的都是一些邪知邪见,至多不过是关于正法的一鳞半爪。记得刚来没多久就听堪布说:如果是真正的善知识当然是件好事,不过仅仅凭借网上的文字往来,恐怕很难断定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善知识,特别是很难断定他的证悟程度。而对密宗来说,认准上师是一个人修行的最大保障,一心一意依止一位具德上师,才能保证一位密乘行人修有所成。一旦错认上师,则生生世世追悔莫及。堪布还千叮万嘱咐,要我们在网上一方面可尽情浏览佛教风光,一方面一定要慎加鉴别,不可盲目听从。

现在我非常清晰地认清了一个事实,即网络也跟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在网上,我经常看到一些不如法的现象:比如不加保留地大量发布忿怒本尊的像,甚至不知从哪里搜罗来的男女双运法也堂而皇之地登陆公共网站,使许多人对密宗生起邪见,真是罪莫大焉!更有一些别有用心之徒,在网上胡乱发布消息,或利用网站进行反动政治宣传,这些都玷污了佛教网站的纯洁性。想当初,在一方面受惠于互联网的

佛教网站,一方面,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网上信息又不知何去何从时,为了正本清源,为了找到真正的根本上师,为了能在闻思之外实地实修,我才从罗州大学休学一年,专程赶到学院来聆听上师教诲的。

自从开始了在韩国的留学生活之后,我几乎天天上网。实话实说、平心而论,尽管网络还存在许多缺欠,但毕竟利大于弊。通过互联网的方便条件,我接受了佛法的甘露滋润,因此我也想借助互联网让更多的人从佛法中受益。这次从学院回去后,我就准备把在这里的听法笔记整理出来在网上发布,并准备把这里的一批法本向网友们介绍。不来不知道,来到学院才知道,这里才是正法的所在地,这里才真正是宁玛巴的中心,这里的法王如意宝才真正是三界众生的唯一怙主。认真听了几位堪布传讲的《入中论》、《金刚经》、《大圆满前行》,特别是法王讲授的《上师心滴》后,才发觉网上对学院的介绍远非真实、全面;才发觉以前认识的一些所谓的网上“善知识”与学院的高僧大德一对照,不论人格还是佛法的修证层次,其差距都不可同日而语。我一方面为自己庆幸,一方面又为更多渴求解脱、渴求佛法甘露妙药的众生感到悲哀。也许是因缘还不具备吧,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像我这样来一番实地取经。而如果真的受“邪知识”的误导,正法没学到,反倒步入歧途,那岂不是令人难过、痛惜?本来末法时代就正邪难辨。我真的是为很多网友在这儿郑重祈求你们:赶快由学院的高僧大德们组建一个学院自己的正规网站,把学院的情况,特别是学院所传讲的清净正法以最快的速



度向世人公布。要是几位堪布、大成就者能亲自回答佛友们学法过程中的一些疑问，那简直就是所有学佛者的大幸了。我觉得真是很奇怪，这里有电脑，有电话，你们为什么不上网啊？有那么多私人网站，有那么多胡说八道的网站，有那么多愚痴和别有用心的人在网上天天叫嚣、蛊惑，这些都被允许，而你们作为正法的代言人，为什么却始终保持沉默呢？我要是没有看到韩国网站对你们的介绍，压根儿就不会知道学院的存在。难道学院的高僧大德真的忙到没有一丝空闲去关注网络吗？能不能慈悲为怀，挤出时间搞一个“学院在线”呢？……

记得当时权哲眼巴巴地望着我，但因种种原因，我却却没有马上回答他这个问题。

是的，这里的一切硬件条件都具足，但软件呢？

地藏菩萨曾发过一个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其实这也是我们这里每一位行者的共同心愿。别说建网站了，对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来说，以生命来救度众生都是份内的事。但往往越是善良的愿望，反而越要引起人们的误解、怀疑。我们的境遇也同样。

放眼望去，草青了，花开了，大自然一片生机。

什么时候，佛法也能像这遍地盛开的鲜花一样，绽放在每一个众生的心田呢？

希望今夜不要有暴风雪。

……

惠我以真实之利

一切皆从因缘而生，我们学佛之人迈入佛门，依靠的也是一种因缘，只不过有些因缘我们几乎一眼就能把握，有些则显得扑朔迷离一些。比如崔国平的接触佛法、走入密宗，就很有些说不清的味道在里面。其实“说不清”也只是方便说法，如果追究前世、宿世，再复杂的因果也能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我倒是觉得大多数人对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因缘却熟视无睹，比如就说喧闹非凡的城市吧：绝大多数人在城市的污浊欲海中，每天都为自己日益增盛的贪婪而不知疲倦、不惮烦恼地日夜奔波，他们好像永远也不明白自己的心性、自己生命的本来状态，他们似乎永远也参不透繁华背后的无常本质。对这些人，我们当然不可能依靠他们生起智慧，但面对他们，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生起大悲心，悲哀他们的不懂佛法、悲哀他们的不懂以智慧去选择人生。

所以说崔国平是幸运的，依靠着不可思议的因缘，他得以走入佛门，并真实品尝到佛法带给他的利益。

我叫崔国平，是一名体育教师，毕业于吉林省四平师范学院体育系。如果不是佛法赋予了我些许智慧的话，恐怕我这一生也只能在跑跑跳跳、打打闹闹中虚度



过去了。

小时候经历的一件事让我久久都难以忘怀，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有些似懂非懂地记住了一个大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因果报应。”我的二舅并非一个学佛者，他曾经给我讲过：我二舅母的哥哥是个宰牛的，一生中连续杀了十七年的牛。有一天清晨，他突然自己吊死在绑牛用的木桩上。那木桩比他还矮，平常根本不会被一些轻生者当作吊死的横梁。而他却像他平常所杀的牛一样跪在地上，并最终自己勒死了自己。死前他无任何异常反应，村人全都说这是他十七年杀牛的现报。

可能是受从小就对因果感兴趣的驱使，上大学期间，我就主动接近了佛教。记得当时，有一个早我皈依佛门的师兄郑重地递给我一本《金刚经》，并说道：“如果能完全理解并实证，你就可以成佛了。”我对佛教尽管不太了解，但却有一种天然的好感。不过我想这本《金刚经》恐怕也没他说的那么神吧，就这么在半恭敬、半不经意间接过法本，顿时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与畅快便从心间升起，而且整个身体似乎都在颤动。最不可思议的是，两眼禁不住竟要往外喷涌泪水。我从没有过如此强烈的觉受，整个人都傻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等夜深人静之时，读至“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一股慈悲之情绪便由心间涌起，瞬间就遍布全身，最后我再也控制不住没来由的眼泪，干脆就任它纵横流淌吧。在这一过程中，我感到身心是如此的通畅，感觉是十分的清凉。好奇心让我翻出一个小镜

子，想仔细端详一下自己的神情，那时我才真正明白了“泪流满面”的含义。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怎么刹那间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子一般。但当时的感觉就是那样，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了自己不是爹妈亲生的，是另一位母亲生育的，就是那么一种又委屈又难过又高兴的复杂心情，尽管我自己根本就说不清《金刚经》到底给了我什么。

从此就想深入佛门，从此就想认真思考、反省一下自己的生存目的。

接下来又看了《药师七佛本愿功德经》，经云：“世尊，我于如来所说契经深义，不生疑惑。所以者何，一切如来身语意业皆无虚妄。世尊，此日月轮可使堕落，妙高山王可使倾动，诸佛所言终无有异。”捧读这段经文，内心深处的感触与读《金刚经》时无异，泪水又一次模糊了双眼。我真想对全天下的众生都说：“你们生活得这么苦，为什么不信诸佛所说呢？他们要骗去你们的什么宝贝呢？你们又有什么可值得骗的呢？”

反正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佛教，我是下决心要用全部的生命去证取她了。

第三次的强烈震撼，来自于看法王仁波切和堪布上师相片时的观感。有一天偶过一家佛学书店，看到里面有《密宗断惑论》、《澄清宝珠论》两个法本。以前从未接触过密宗，但当时也是受了一种莫名的召唤，我进入书店并翻看起了这两本书。首先看到的就是法王和堪布的相片，“咦！怎么这么熟悉而亲切呢？这不就是您二位吗？”其实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您二位”到底是谁，



只是不自觉地就脱口而出“您二位”。他们的大慈大悲与甚深智慧完全就刻写在他们的脸上，而书中的金刚语只要看了几句，就吸引着您由不得要把全书看完。这两本书更加坚定了我对佛法，特别是对密宗的信心，从此，我就把到色达喇荣佛学院去听闻正法当成了最大的一个人生目标。

而这个目标在今年年初时，终于实现了。

来到学院，听到法王说：“我唯一的贪求就是贪求你们摆脱烦恼、痛苦，得到解脱。此外，我别无任何贪求。”听到这里，凝视着经堂外的青山白云，我这次是痛哭失声了。合掌当胸，我默默发愿道：愿生生世世都能跟着法王，永远在他座下听闻佛法，直至成佛！

如果要问佛法带给我的切身利益，那便是我渐渐在教理的指导下开始调伏起自己的内心来了。控制着自己随境而转的心态，遇到任何情况都提醒自己要保持平和，将忍辱当成最高的般若波罗蜜来行持。在以上总原则的指导下，我一般将这个过程中分解为四个步骤：一、以般若空性而破；二、以因果律而治；三、以深信教言、教理而控；四、以大圆满而住。

以般若空性而破时，我总是牢记《金刚经》中的话：“忍辱波罗蜜，佛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那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忍”这种行为，因无能忍之“我”，亦无施辱之“人”，三轮体空，假名安立而已。就像达摩祖师所说：“法、法、法，本无法，法乃自性；空、空、空，不落空，空乃为真。”一切都是大空离戏。



以因果律而对治时，我就想，如我被污损，此果必有因。而且还应感到庆幸，因《金刚经》中说：“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如果不能以前二者之理调伏，那就必须做到“深信”、“坚信”，相信佛菩萨的教言、教理真实不虚，努力培养自己的顽强毅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力争忍而不嗔。

而最高境界则为安住在大圆满的本性当中，如如不动。

在日常行持中，应首先以大圆满而“住”，不能则以般若空性而“破”。还不行则以因果而“治”，再不行便以信念力“控”。如果我还是没法调伏自己的心态，便使劲忏悔，多祈祷三宝、忏悔积福。不光是对付嗔心如是行持，对于其他的烦恼也如此调伏。这样的修行，对我来说，就是将上师的教言、佛陀的经论，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中，力争从自己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做起，真实地向世人，也向自己展示佛法对于人心的巨大改造力量。别的不敢说，至少现在，我能做到相似地不为外物所转、不为凡情所累，这一切当然让我对佛法生起更大的信心。《楞严经》中说：“心能转物，即同如来。”而现代人也把心理与身体的双重健康当成了健全生命不可缺少的指标。但在面对诸如易怒、自卑、偏激、烦躁、狂傲、自私、阴险、歹毒等等心理阴暗面时，不知现代人有没有考虑过，佛法就是专门用来对治“贪、嗔、痴、慢、疑”的？





佛法已惠我以真实之利，而且我坚信，她还将惠我以生生世世之利。孔子曾说过，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既然佛法能独树一帜于世间所有理论及实践之林，那么“择其善者而从之”，为何不可以成为我们也向佛法靠拢的一个理由呢？

尝试着去接近一下她，也许你从此以后也会以一种惊喜而感恩的心情，迫切渴望着能把这种美好而洒脱、自由而从容、慈善而智慧的经历与别人共享。

崔国平在学院过的基本上是一种苦行生活。如果说他进入佛门还带有某些“偶然”因素的话，登堂入室后的行为则纯属他个人的理性选择了。假如佛法只是幻术师幻化出来的魔术，那她绝不可能把一个人搞得如此长时间地“颠倒错乱”。

因此，佛法一定有无言而喻的巨大魅力，一定有她吸引每一个求真、求善之心的究竟所在，一定有她带给每一个深入她的人的那种改造，乃至再塑身心的力量。

而愿不愿从佛法当中去接受真实之利，则在每一个或智慧、或愚痴之人的选择了。

光明在前

我记得 1996 年末、1997 年初的时候，整个藏地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据说仅石渠一带就冻死

了八千头牦牛，而平均海拔近四千米的山麓，也毫不例外地处在暴风雪肆虐的中心地带。那一阵子，我几乎整天都被一片银白色的世界所包围，耳旁听到的除了风的怒吼外还是风的怒吼。佛学院很多修行人所居住的茅棚门口，都已被大雪掩埋，铺天盖地的雪花让你看不到一条通往外界的通道。就连长期生活在高原的牧民，面对这样的严寒天气也充满了恐惧。如果大雪还持续不断的话，别说牦牛，人恐怕都会被冻僵。

也就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1997 年 1 月的某一天，我却看到了远处有一些人扛着大包小包，在白茫茫的原野上正向佛学院这个方向艰难地趟过来。等他们走近了以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是一批从汉地前来求学的修行人。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便是周溥先生。

冰雪世界会不会把他们的参学问道之心给冻僵了呢？特别是像周先生那样已不能算作青壮年的老人。结果恰恰是他在这一拨人中呆的时间最长——他一住便是四年！

冰雪终归要消融的，草也一定会返青的。几度春秋，周先生的学佛热忱始终没有消退过。作为一名毕业于北大的物理教师，再加上几十年丰富的人生阅历，我相信他的学佛绝非偶然冲动，在这种选择背后，一定有他自己的深思熟虑。

我叫周溥，生于 1939 年。我的生活一直到 1958 年高中毕业之前，都还算风平浪静。但就在毕业考试之后，由于言论方面的原因我被错误批判，后又被开除学籍，



这可算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最大一次波折吧。后来我经原学校甄别又得以重返校园，于是我抓住这一机会奋力拼搏，终于考入了北大物理系。毕业后我被分配至冀南农村当了一名中学教员，直至1986年才调到县志办公室负责编辑、出版县志工作。

说起我与佛教的缘分，那还得上溯自1972年。当年的《参考消息》上刊登了一篇《无际大师肉身供奉东瀛》的文章，这则消息让我阅后顿觉耳目一新。为什么唐代佛教高僧的遗体能千余年保持不坏呢？在这具肉身的背后有一股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呢？作为研究物理学的我，当时怎么也想不通这件以世俗常人眼光看来极不合理的事件。难道物质真的会不灭吗？就在我与其他教员就此事热火朝天地展开辩论时，我们亲身经历的一件怪事，却在更大程度上颠扑了我的神圣科学信条。

有一天傍晚，我们几个正在屋里闲聊，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篱笆的“咔咔”扭动声。我们急忙赶到外面，这一下大家全都傻了眼：只见一个怪物正落在上面。那家伙有一个人那么高，两只大眼又圆又亮。在我们的群起围攻下，那怪物开始夺路奔逃。这时最让人震惊的事发生了，“他”边逃边变小，开始还像兔子一般大，后来竟钻入地洞再也寻觅不着。说是错觉吧，可几个人确实同时发现，而且所见相同。说是事实吧，这事实却让我如此费解。“他”没翅膀却能离地飞行，空气动力学显然帮不了“他”的忙。那万有引力定律对“他”起作用吗？“他”又不是处于绝对零度。而且“他”居然越变越小，消失了的又是什么东西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萦绕在脑际，但在那个特定的年月里，我却无从得到答案。直到1976、1977年之际，在我遇到了人生道路上第一个指导我趋入佛门的张老师后，这些问题才渐渐有了眉目。

记得我当初被张老师接引的因缘，还是因为看了他的修法实践，后来思量方知，这可能也属于“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道”的佛菩萨们的一种方便示现吧。张老师似乎早已看透了我这人喜新乐奇的心理，便先给我示现一些小神变，然后再告诉我神通乃圣末边事，搞不好成佛无望、着魔有份！学佛最主要的是开智慧、发菩提心。我见张老师的当儿，他正在指导几个弟子修藏密中的破瓦法，只有几天工夫，一个弟子的头盖骨上便消失了一块顶骨，并可插入吉祥草，而他的头皮却丝毫无损！这是多么神妙的一件事啊！张老师却淡淡地说，这在佛法看来实乃小事一桩。佛教的修心法门可让你改变一切物质存在，只要你懂得了什么是佛法的正见、什么叫“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什么是心的本性……你就可以体认到“一花一叶皆是如来”的出入大千世界的那种自在无碍。

更让我增强信心的是，一位不识字的老太太乐新师兄也修开了顶，而且预知时至。她在临终前交了几句后，立即卧床以狮子吉祥卧式洒脱往生！

我开始渐渐接近了张老师，也由此而接近了佛法。有一阵子，我脑子里的物理学、科学概念使我对张老师的开示十分反感，我一遍一遍地告诉他说，我们现代天文学认为，太阳在几十亿年后会演化成什么样子，而地



球也终将在巨大的热能包围下开始毁灭……但张老师就那么淡淡地笑着听我讲完，然后他呷了一口茶，轻描淡写地说：“你是不是为此而深感悲哀？其实大可不必。佛教也认为世界有成住坏空，在地球毁灭时会有大火等灾变。只不过我们更有与天地同化，甚至完全超越任何形式存在的理论及实修法门，可以让我们逍遥于三千大千世界之间。信不信由你，更何况我们的本性原本无生，又从何有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在凡不减、在圣不增的才是你的实相啊！而且即就是地球被毁，也不过像烧毁一座房屋那样，你作为房子的主人难道也要困死其中吗？”

望着张老师坦然、自信的面容，我头一次在内心深处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人类的希望只有在佛教里才能找得到！

越来越多地了解了佛法，也就对佛陀的超越一切的大智慧越来越佩服。特别是当我接触了佛教中观的般若正见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此生都要用来体证生命的最究竟状态！此生都要为众生都能体证生命的圆满实相而奋斗不息！想想看，正因为空故而可显，而当显时自性又为空。现空不二的这种境界，你在哪一个哲学流派里能找得到呢？空性并不可怕，它只是摆脱了一切精神、物质束缚后的结果。我相信，证悟空性一定是一件大乐事，而且于我们并不陌生，就像禅宗所谓在十字街头忽然遇见亲爹一样——那么的自然，又是那么的惊喜！

当我在学佛的大道上迈开步子往前走时，1995年，

我的上师——张老师却不幸圆寂了。对他来说，“死亡”应该是一件乐事，他终于可以回归法界本体了。但对我来说，张老师的圆寂却留给了我两点严峻的启示：第一，生死无常；第二，明师难遇。好在张老师于圆寂前还留给了我一份人间最珍贵的遗产：他告诉我要到色达喇荣佛学院去，去终生依止法王如意宝及其他的大德们。

我不知该怎样感谢张老师！在我于两年后，也就是1997年最寒冷的1月份，在历尽了千辛万苦赶到佛学院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师恩难忘”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张老师把我送进了一个也许是整个南瞻部洲都独一无二生命“再造场”！

我的年龄已不小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都经历过来了。如果没有值遇佛法的话，我想，横在像我这样已过花甲之年的人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趋向死亡。一想到坟墓里的阴冷黑暗，我就为自己感到庆幸。尽管我早已不是年轻人了，但我却最终走在了永远年轻的青春之路上。世间的名利之路谁愿意走就让他们走吧，这条路只能是使生命无意义地走向终结而已。尽管我也不过是个凡夫，但我相信，我所选择的道路通向解脱，前方一定是无限光明！

周先生现在已六十二岁了。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无神论的氛围中度过的，晚年又来到了白雪皑皑的雪域神山，在寂静的喇荣沟守着一间小木屋、守着满头银发精进修持白法。有时候，我看见他拿着笔在钻研佛经，那神态真的神似知识分子参研学问时的神情；有时候，又



见他完全以老修行的姿态，手拿念珠、气定神闲地念咒。每当看到他的苍苍白发，我就从心底希望更多的老年人在垂垂老矣之时，也能从世间的过眼浮云当中清醒过来。看看老周吧，你一接触他就会感觉到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散发着快乐。虽是年过花甲之人，但无论看他磕长头或是挑水，一点衰败的迹象都寻觅不着。且不说学佛带给他的了生脱死的希望，单就使他心情愉快、身体健康而言，明眼人都能感受到佛教对一个人生理、心理的再塑。周先生的景况总让我想到俄国著名生物学家巴甫洛夫的一句话：“愉快可以使你对于生命的每一跳动，对于生活的每一印象都易于感受。不管躯体和精神上的愉快都是哪些，它们都可以使你身心发展、身体强健。”

而周先生有次在跟我探讨完一个佛教方面的问题后，曾深有体会地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是世间人都能感悟到学佛带给我的愉悦那该多好！这样，他们至少知道佛法是断除烦恼的一个多么有效的法门。”

行医与学佛

人们在生病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医生、医药，在患者眼中，医生往往显得非常高大，因为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似乎都由他们操纵。如果医生都能了解患者的这种心态，并进而以佛教的慈悲发心去对待病人的话，那病人

则可获得真正的利益。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病人在患病时，特别是得了重病时，对死亡都特别恐怖。而在这方面，一个训练有素的佛教修行者则可坦然面对种种疾患，因为佛法的广大无边，早就给他提供了正视乃至超越人生各种痛苦的良方妙药。为了避免得病后的手忙脚乱，免除对死亡的不必要的恐惧，不论你以世间法还是佛法作工具，对生老病死提前做好各种准备都应该算是明智之举。一位观世音菩萨化身的智者曾经说过：“人们都希望看到美好的前景，但从心里更需要准备对付最大的不幸。”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倘能时时忧虑着最大的不幸，那么在较小的不幸来临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可以安之若素了。”不过，要想彻底去除身心疾病的困扰，恐怕唯有佛法才能满足这一愿望，否则，人们也不会公认佛陀为大医王了。

我就认识一位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的佛教修行者——圆空，与他也有相当长时间的一段接触。平日就能感觉到他对佛法及医道都有一定层次的研究，故而被诸烦恼、疾病折磨的人们，不妨认真倾听一下这位医生的开示，也许他的话就正对你的病机。

医如其人，相信每个医生的医德、医风，都与他的信仰、德行、学识有关。

在医疗工作中，我本着为医以“仁慈为本”、为学以“勤求古训”、为人以“求善求真”的原则，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医疗风格。



大凡了解我的患者都知道，我几乎从不使用动物药，这一点是受佛教“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影响，而在古代名医先贤的著作中，亦能反映出这种体物长仁的思想和教诲。

《楞严经》中说：“无有食众生肉而名佛子。”更何况用众生之血肉来滋养自己的身体呢？唐代的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之《大医精诚》中也说过：“杀生求生，去生远矣。”即就是用动物药也“必市有先死者而后用之”。他还讲出了这句非常接近佛法真谛的话：“虽曰贵人贱畜，至于爱命，人畜一也。”

其实只要慈悲为怀，就一定能想出替代动物性药品的良方。《千金方》中就曾这样说过：“药有善代之品，而无善用药之医。善用药者姜有桂枝之用也。”这就提醒我们医生用药可灵活互用，从而尽量避免使用动物入药。

“医乃仁术，非仁者不能达之。”医生如果没有仁慈博爱之心又怎能于社会有益、对患者负责？我从黑龙江中医学院毕业时，有位我最尊敬的老师就告诉我：“为医要有菩萨心肠和精湛的医术，才能谈得上济世利民。”

现今社会中的人们为追逐物欲，对伦理道德、因果报应不屑一顾。医疗行业也受其熏染，发生的恶劣事件比比皆是：河北某医药公司竟用玉米面伪造抗生素；哈尔滨某市立医院为提高经济收入，一些科室主任居然带头添改化验单；更令人发指的是某些医生竟在患者病危之时，勒索红包。究其根本原因，皆由不信因果故而才敢胆大妄为、颠倒错乱。也许有人会说，这因果报应只



不过是子虚乌有。且不论佛教认为因果报应如影随形，就在《千金方》中也能找到相似的观点：“人行善则鬼神佑之，神明庇护；人行恶则鬼神毁之，神明抵之。”我在南京中医学院实习时，病理老师说：这里的外科医生，几乎60%在晚年都患有痴呆症。这难道仅仅是偶然吗？

说起我的皈依佛门，真的是与我的学医生涯密不可分。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习医，上可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想到父亲患中风因医生误用药物而死，母亲腰痛多方求治无效，我就立志要终生学医。入学后，我奋志于岐黄，寝食俱忘，殚精竭虑，希望能于医理、生理、医论中找出生命本体规律的答案。由于中医涉及到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的许多命题，以此为契机，我将探寻的目光扩大到道、易乃至佛教经典当中以汲取养料；又为了与西医作对比、了解西医所以诞生的西方社会文化心理背景，我又广泛浏览了西方的各种社会学、哲学、心理学代表著作，以资借鉴。

最早接触的佛教读物为《楞严大义今释》，一看到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自从一读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这两句话，我的探究兴趣便被激发了出来。也正借助此书，使我对佛法产生了真正的信仰。为了与《楞严》相印证，我认真研读了孔孟、老庄之说，又试图从黑格尔、叔本华、费尔巴哈等人的论著中找到能驳倒《楞严》的佐证，但最终发现佛法所阐明的宇宙规律真的是颠扑不破。唯物论者，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应用心识，唯心



论者也不能脱离物质世界的束缚。哲学上将理念世界与物质世界分而为二；科学认为主观而外有一客观世界存在，这些理论总是相互矛盾。唯心论者于心执有，于物执无。唯物论者又于心执无，于物执有。二者各有偏差，莫衷一是。

而佛陀在《楞严经》中指出，宇宙本体本无万事万物建立，皆是本体真心起妄而生万法。就连所谓的本体真心也不过是为了认识万事万物而假立的。以喻为例：水是心（平静状态的水），万事万物是波浪，假如根本没有波浪之相，平静假名又由何而生？安立也不过是我们随顺众生的分别念假立而已。这一观点给了我认识宇宙本体以明确的指示。

在佛法的参照下，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医。中医学是建立在传统阴阳五行学暨《易经》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认为阴阳是一切事物形成变化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宇宙人体由金、木、水、火、土五种不同物质组成，其间又存在生、克、制、化的转化与联系，以之说明人体生理病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阴阳平衡则百病不生，反之就会导致疾病与死亡。依此建立的脏腑、经络、八纲辩证、气血、津液、卫生营血等理论及实践体系，经时间与实践验证，在有效性、合理性上，甚至超越某些现代科学。

但与佛学一比，其差距则明显暴露出来。中医理论只是对生命过程中某个层次的局部认识与解释，它不能解决并回答人的生所从来、死又何去的问题。比如尽管中医提到过“天地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

“非出入则无以生、长、状、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但对于阴阳的本性及从何而起、如何最终解脱疾病的方法，是什么动力推动“生、长、状、老、已”、“升、降、出、入”都几乎未曾提及，或者仅笼统地以“提契天地，把握阴阳，与天地同寿”这样的叙述含混带过。而佛教认为人的生命是精神依附于四大种性：坚性的地、暖性的火、湿性的水、流动的风假合而成。四大失去平衡，身体就产生疾病。心理五欲不遂亦会影响四大平衡。生、老、病、死是无常道理的具体表现，是一切有情的必经阶段。“遗传基因”、“阴阳变化”只是受业力因果推动而已。变易、不易等各种表示变化的名相亦只是相对而言，宇宙本体真心，实则远离一切对待。若能离诸名相，无有方所，本体自然觉悟，宇宙人生真谛现在目前，身心自然解脱。

如此再来观照世间生活，你会发觉实在是了无实义。人们日夜奔波劳碌，到头来多半是在病床上饿死的。我亲眼看见很多危重病人，不能饮食，只能靠输液维持，最后致衰竭而死。医生也不能幸免，他在死神面前同样回天无力。

因此唯佛教能让人背尘知觉；唯佛教能让人解脱生、老、病、死（不是靠药物而是靠般若空性及大慈大悲）；唯佛教能救科学之偏；唯佛教能真正裨益于社会。

近代著名医学家张锡钝说过：“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我虽一介匹夫，但亦发愿将佛法融会于医学中，为济世利民、自觉觉他而终生不懈努力！

现在我已来到喇荣佛学院闻思修行，又亲蒙上师开



示教诲，受益难以言表。在温和的丽日下过着山居的静修生活，每每感到超然外物、神怡自悦。

圆空讲的话与医理有关，对医学爱好者来说，他的话也许会使他们也能从医道趣入佛道。正如萨迦班智达所说：“耆婆良医以巧法，以食为药治重疾。吾以随顺世间理，宣说殊胜此正法。”这个耆婆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一位名医，他治病的方法非常善巧，经常以食物入药或当药饵，在满足众生口腹之欲的同时又治了对方的痼疾。真希望人们都能好好体味一下此话的深义，特别是佛教徒。当你没法用佛法引导众生时，当人们一时还无法接受你所信仰的教义时，我们可否换一种方式，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以设身处地的宽广胸怀逐渐让对方接受我们？文殊菩萨当初为了降服外道，也是先到外道当中以种种赞叹吸引外道本师，然后渐渐引领外道趋入佛法。因此我们一定要懂得，大同世界的到来并不是以“一刀切”的手段去迎取的。

不论你生存于何方，也不管你是否学贯中西，也不论你从事任何科技行当，如果你懂得了佛法的真理疗法后，则对治八万四千种烦恼病都并非难事！

明明白白我的心

记得有一年冬天时，吉祥戒抛开在大学任教的一切



纠缠，风尘仆仆地来到学院闻思佛法，结果没过多久，他的妻子就泪流满面地追了过来。也难为她了，只身奔赴这海拔近四千米的藏地高原，为了把丈夫拉回世俗之海。我曾当面目睹过他们二人的争执，印象最深的就是吉祥戒不顾妻子的一再哭泣与挽留，斩钉截铁说出的一句话：“即生当中我一定要求解脱，一定要出家，绝不反悔！绝不回头！”

最后他的妻子只能带着哀怨回去了，而吉祥戒也最终在学院满了他的出家愿。我总觉得人世间要想十全十美甚至两全其美，都是不可能的一种奢望，在这种情况下，就看你要什么、选择什么了。

当年的弘一大师出家后，他的太太也曾经找过他，但弘一大师连见面都尽量回避，他的太太也只得抱憾而归。所以我总在想，我们当然应该争取别人对自己出家的支持、理解，但当沟通尚显不可能时，我们只能，而且必须走自己选择好的究竟解脱之道。因为一旦抓不住现在、今世，那等待我们的就只有轮回了！

我的俗名叫刘玉鹏，法名吉祥戒。出家前原是烟台大学化学生物理工学院的讲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我所在的科研课题组曾多次荣获国家、省、市、校等各级各类的奖励，本人亦曾在《生命的化学》、《中国粮油学报》、《烟台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科研论文。正当即将被学校晋升为副教授之时，我经过再三权衡，还是选择了出家学佛的道路。

回顾我所走过的人生轨迹，几多辛酸、几多欣慰、



几多坎坷、几多风雨。当静下心来想要打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时，才发现恍惚间我已走过近四十年的人生路了。

我记得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对人的身体、人的生命，以及人的来龙去脉有着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那时的我总是在面对自己瞬息万变的内心变化、奇妙诡谲的梦中风景、天天生长发育的稚嫩身躯时，不由自主地就惊叹不已，同时又大惑不解：为什么我的眼光只能看到眼前的物体，但心却可以纵横上下几万里？为什么过去的人与物都不能以同样的面目再现眼底，但心却可以任意推拉许多年的岁月，以至于很多年前的往事就像刚刚发生过一样，历历在目？为什么白天的感觉实实在在，梦中的情景在正做梦的人看来，也同样实实在在，但你一觉醒来却发觉那只不过是一场梦幻而已。那么白天与梦的界限到底又在哪里？前年我比门前的小树高，今年我已超过它半头。它长大了要被人们采伐掉做成木材，我长大了会不会也像它一样，被人拦腰砍取？为什么它只能被我们利用，却不能反过来利用我们？那我将来又能不能自己做主呢？是谁在控制着我们的一切行为与思想？是大脑还是心？这个心是心脏吗？如果是心脏的话，那为什么肝脏控制不了我们的行动与思维，既然同样是生理器官？为什么好多事情我都控制不了，包括控制自己的身体都做不到？思想既然可以一会儿就跑到外太空去，这么大的能力为何在对付一个小小的躯体时，往往表现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到底是谁？我从哪里飘来，又最终流向哪里？是像爷爷奶奶那样，死后就被埋在土里吗？……



与生俱来的敏感与好奇，让我一方面比同龄的孩子多了几许成熟与思考，同时也让我丧失掉了很多少年儿童应该有的无忧无虑与天真烂漫。因为那时的我毕竟还不知道思想与思考的魅力，我只是觉得这些很明显的问题摆在那里，不思考岂不太愚痴了，但我又实在得不到问题的答案！

这种困惑让我最终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生物系，那年我十七岁，带着不解的疑团，还有对未来最美好的设想，从偏僻的山东农村来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都市——北京。

第一次在高倍显微镜下看到细胞的结构时，感觉诧异极了：难道我们人体就是由这千千万万个微小生命组成的吗？详细观察，一个细胞很像一个小社会，那里有指挥部、有加工厂、有通讯组织、有交通运输部门，它们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分工的精密程度，简直让人目瞪口呆。然而让我不解的却是：细胞的神奇有些像电脑的特征，即它们都是物质的结构与运作，毕竟没有灵性。我们都知道，计算机是由人设计制造的，比人脑还精确的计算及处理数据、信息的能力，都要靠由人脑创造出来的各种零部件来承担。那么人体细胞那种微细而精密的结构，又是靠谁来设计、安装、指挥运行的呢？那个能设计制造的具有灵性的“我”又在哪里呢？

从小而来的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与苦恼，此时并未因迈进神圣的大学殿堂而得到缓解。我开始以更大的困惑、长时间地思考这个问题。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兴奋地接受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自以为对生命的思索从此





就可以划上休止符了。进化论告诉我：在宇宙形成之初，原始的、没有生命的分子海洋中，由小分子相互间的作用，逐渐形成氨基酸、核苷酸等分子，这些分子进一步的衍生，便形成了一些较大的分子，如：蛋白质、核酸、糖等，再由这些较大的分子开始形成原始细胞。而有了细胞，便意味着最初的生命就此诞生。生物体长时间的生活经验信息贮存在染色体上进行遗传，最后由类人猿就进化到人。这种自然演变的进化学说可谓已达到了相当精确的地步，以至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都自认为那个有关灵性“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就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但时隔不久，我就发现自己被自己的思维欺骗了，自然进化产生生命，就如同计算机可以不经人类设计与调适，自动就会产生并运行一样，都是那么的滑稽可笑。

随着大学生活的结束，我带着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一种欣喜，也带着那份长时间的迷茫，进入了社会这个更为广阔的课堂。如果说在学校里主要是靠大脑，并借助显微镜来推理并验证关于生命的种种假说的话，工作和生活又从另一个侧面让我愈加混淆了我的身份与职责。原先我是不明白我的生理与心理属性，现在我连我的社会属性也搞不清了。我先是被分配到青岛医学院工作，由于在工作及个人生活中产生了一些烦恼，故而现实逼迫着我反复思维人生，反复思维我是谁？在父母面前，我是儿子；在领导面前，我是下属；在学生面前，我是老师；在师长面前，我又是学生；在妻子面前，我是丈夫……



仔细想想，一个人竟然可以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身份与定位，难怪人被称为最复杂的社会动物。那么作为人，他最基本的属性又是什么呢？再比如一个人的名字，小时我叫玉爽，上小学后更名为玉蓬，最后才定名为玉鹏，取“大鹏展翅九万里”之喻。显然，名字与一个人的本性是没有任何必然关联的，你可以叫张三，当改名叫李四后，别人也就随着叫起了李四。在背后，人家还会给你起上各种别名以及外号。以此类推，如果名字不是你，那么骨头、血液、器官等等就是你了吗？

在一个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之人的眼中，假如你连真理的边都摸不着，那么这样的生活，即就是以锦衣美食来包裹，与一个躲在贵妇人怀中的哈巴狗又有何异？在艰难的求索中，终于有一天我抬脚迈进了一座寺庙，也许是因缘所致，也许是偶尔机遇的促使，也可能是当时久已疲惫的心，总算想到了要到这红墙碧瓦之内的殿堂里歇上一歇，反正在一种难以说清的情绪之中，我走进了青岛的湛山寺。

一个老和尚见到我后，很和蔼地送给了我几本佛学小册子。他当时说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小伙子，只要能用一生的时间去窥探到佛法对我们本性揭示的一点点光亮，就足以让你对佛陀的悲与智感激涕零了。好好努力吧，莫辜负他老人家呀！你自己体会体会，看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在骗你。”老师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居然有热泪滚落下来。我真的是很感动，感动于一个老人对一个素不相识之人那种掏心掏肺的赤诚。当时我就在想，恐怕只有佛门中



人才会如此以向众人传授真理为天然职责吧！不管这种真理是他们自以为是的真理，还是真正的真理，我都必须认真拜读一下这几本小册子，因为我不想违背一个老人的善的心愿。

在那本书中，我第一次看到了“人是从光音天而来”的说法，这让我既震惊又好奇。书中说，光音天的人看到地球上蓝色的海洋、绿色的大地后，便飞到这里玩耍嬉戏。结果终因贪恋我们这个星球的甘泉与地肥，而失去了飞行的神通，只能居留在地球上，并逐渐将由光组成的身体变成为有质碍的肉身了。这种理论给了我一个最直接的启发，那就是：光音天人到地球上是一种生命的轮回现象。同时它又引起了我更深的思考：光音天人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对佛学的认知打开了我认知世界的另一扇窗口，从此，我开始留心起生命的轮回理论，而且连我都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我渐渐认同了佛法对生命的解释。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儿时同一个村子的同时上学的伙伴，在同样的教育环境、同样的老师培养下，学习成绩却相差极其悬殊，而且每人的性格、爱好、特长，乃至长大后进入社会的不同境遇，绝不能简单地以随机理论来解释，因为很多时候，人们的境遇相同，但命运却截然相反。所以我相信，人应该是有前世的，每个人前世的行为、习惯、积累、好恶都不尽相同，这就是所谓的“天赋”。我认为这是我了解到的最合理的一种解释。

而那个一直萦绕脑际的有关“灵性”的问题，也在



佛法的观照下涣然冰释。我相信存在一个自性的觉悟，此自性觉无始无终、无来无去。正像我们人体，因为心脏不断跳动，呼吸瞬间也不能停止，乃至睡眠时也不能让心脏、呼吸等器官处于“休眠状态”，这才能维持生命的延续。同样，有一个无生无灭的觉性，我们才有了各种眼能看、鼻能嗅、耳能听、舌能尝、身能触、意能思的种种能力。否则，缺乏这么一个背后的主宰者，那些所谓的器官都只不过是一些无生命的零部件而已。正是觉性在背后主控着这一切，而人们最大的愚痴与悲哀之处则在于：他们只认识到冲在前头的各种零件，恰恰忽略了背后的这一“将军”。况且这觉性也绝非来自父母的遗传，他们自己都迷迷糊糊的，又如何能把这灵动活泼的、能现起大机大用的觉性传给子女呢？所以自性本觉是无有生灭的，当它们因缘和合、与某个具体显现的张三、李四结合后，便因张三李四的俱生无明而被遮蔽了起来，张三李四便无从得知自己的本有状态。但这个觉性却依然在起作用。明白了这个道理，我高兴得差点儿在大街上就翻起筋斗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可以永远不死，只要他真正体认到了这不生不灭的觉性。

1993年的春天，单位派我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进行单克隆抗体的研究。这期间，我的大学恩师，著名生物学家吴国利教授死于癌症的消息让我沉默了好长时间。我在悲痛之余不禁感慨万千：吴先生毕生致力于研究抗癌的生化机理，但在抗癌机制还没搞清楚的情况下，自己却不幸死于癌症。这仅仅是他个人的不幸



吗？不，这是许多知识分子乃至一般民众的共同不幸。人们在忙忙碌碌中，无暇顾及生命的本质问题，于不知不觉中就将生命消磨殆尽。但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却在最终如梦幻泡影般消失得无有踪影。我们生命的价值究竟在什么地方体现？

我越来越觉得人生在世需要一种最究竟、最崇高的信仰，否则无明烦恼何以消除？个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无力感又如何得到排遣？而且随着学佛的深入，我越发感到现实世界的虚幻，以及追求永恒觉性的必要。就拿我们的身体来说吧，从出生到衰老，我们的躯体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不仅外在面貌、形状于不同时期各不相同，内在的生理、生化改变也是一刻都未停止过。一般来说，组成人体细胞的组织蛋白的半衰期为120天。也就是说，每过四个月，我们体内的蛋白质就要更换一半。既然组成身体的基本物质在不断更新，那么恒久不变的身体又在哪里？但人们却往往为了这根本不实的身体，造作下如山的罪业。明白了身体不是我，我就更想追求那是我真正本体的觉性了。

况且，因果律是宇宙万有的根本规律，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既然现在存在，那么在久远的过去也必然存在一个人类社会以为远因。否则，没有远因何来后果？且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现在不住，因此在这迁流不息的表象背后，是人类乃至宇宙同一本性的无有始终的存在。但由于无明暗覆，我们却对自己的过去世难以回忆，也难以认清当下、未来的生存实际。但我相信，从今乃至未来无有穷尽的时间里，如果我能将之用于探索宇

宙人生的真理，那我一定可以成为洞彻宇宙实相的智者。于是我发愿要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探索真理之中，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么真理又在哪里？真理就在佛法中！

曾经有一位科学家找一位禅师辩论，禅师不与他辩，科学家对此很不理解。禅师就问：“科学是否已发展到究竟尽头？”科学家答曰：“没有。”禅师就说：“待科学发展到究竟处，你再来与我辩论。”听到这个公案后，我认真阅读了很多遍《楞严经》，最终确认禅师的话一点儿也没错。你相信吗？如果不相信的话，就请你也打开《楞严经》去亲自验证一回吧。

在上海的日子里，我皈依了前来传法的清定上师，从此正式进入了佛门。同时我又发了一个大愿：愿我能尽快出家求道。因为从那时起，我就渐渐对世间工作丧失了所有曾经有过热情与幻想。

但是这个愿望的实现却整整花去了我近七年的时间！2000年秋天，我才来到四川色达喇荣佛学院正式出家为僧，这其中的原委实在是一言难尽。我只想说，所有真心求道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尽早趋入菩提正道的話，那就千万别过早地背上家庭、情感的包袱。有些尝试完全可以推迟或彻底放弃，因现世的生命只有一回，抓住最要紧的吧！

明明白白我的心，做人方才可以踏实而又安稳。问问苍茫大地，有多少人能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心呢？既然如此，我们匆匆忙忙地到这个世界走一遭，又是为了什么呢？？



通过吉祥戒的叙述，我已了知了他的整个观点与内心世界。因而我特别想对当代、后代的人们说几句心里话：去研究、了解、掌握、超越生命吧，特别是如果你想学佛的话。而要想了解前后世的存在，确认生命的延续性状态，你也只能通过学佛才能把握。因此，佛学实在是关于生命的最究竟科学。如我这般的一个人物，一生都在用佛法的观点及修证策略去体悟生命，因为我总在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抓不住生命本质，不能让它达于最圆满的觉悟状态，那这样的生命就只能与恶业、愚痴相伴了。

吉祥戒依靠佛法已了知了生命的来龙去脉，当他走在实证生命的大圆满状态这条正道上时，沉迷于肉体生命与物欲生命中的人们，不知还要在黑夜中昏睡多少时日呢……

人生转折

学习佛法需要一颗稳定的心和一种持久专一的精神。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今天依止一个上师，明天又另攀高枝去学别的上师所传之法，短暂的一生就在这种毫无定解的东飘西荡中被打发掉，那此生的这种“修持”究竟有多大意义？

在我的印象中，有些地方的道友研习佛法非常稳重

而求实。而另有一些地方的人则喜欢南来北往、逐流而去。故而对四川绵阳地区的在家人一向评价颇高，他们基本上做到了一门深入。记得第一次到绵阳的金刚道场大约是在1991年，整整十个年头了，那里的道友们无论是闻思修还是做放生、印经等功德事，都能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行持下来，这样的修行人真值得赞叹。

蔡建就是这其中的一位。感觉当中，他对佛教的虔诚总是让人感动。在用世间法，特别是以科学观念思维人生的真义而不得后，他最终决定按佛法究竟而深妙的教义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中间当然会有一段转变的历程：

我姓蔡名建，今年三十五岁，出生在川中的工业重镇——绵阳，父母均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如同大多数的厂矿弟子一样，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风雨，顺理成章地我就从幼儿园上到小学、中学，再到技校，而后参加工作。1987年我考上四川广播电视大学，1990年毕业后回原厂继续工作。

从小所受的教育，使我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深信不疑并孜孜以求。而对那些名人专家所说的话更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但科学发展的事实本身却是，新的理论取代旧的理论并使其日臻完善。因此，纷繁变幻的事物和层出不穷的种种理论，真的让我们有些无所适从——即使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了今天，也已然暴露出它的局限性。

对外部物质世界的探究不断延伸的同时，我们对自



己内心世界的探索却相形见绌。各种哲学思想流派之间的纷争已经延续了好几千年，至今仍难以建构起一套令所有世人心悦诚服的理论体系，更遑论指导人心及社会的健康走向了。这就造成了思想领域中，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十年的热闹而混乱的局面。

正如佛陀所说，众生本来都想得到安乐，所谓财、色、名、食、睡，凡夫无不想借此以达安乐，我也未能免俗，普通人所有的七情六欲我样样不少。因此，从平常的琴棋、书画、歌舞、体育，到玄妙莫测的奇功异能，乃至邪门外道，我样样都想尝试以期庆快此生。就这样忙忙碌碌、乐此不疲。但每每新鲜刺激过后，我不禁要扪心自问，难道这就是生活吗？这就是快乐吗？这就是人的一生吗？

虽然全社会都在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这无疑是一高尚的人生理想，但在我看来，它似乎缺乏一个赖以支撑、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即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奉献的目的是什么？我算不算人民的一分子？为自己服务难道不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吗？人人都为自己服务那岂不也就成了都在为人民服务吗？看看身边那些追名逐利、沉溺于自我享乐的匆匆人群，我就知道这种倡议将很难得到大家的响应与认同，因为它只是口头上的空喊口号，而没有深入人心的内在改造。只有内心自愿自觉的认同才是驱动行动的最大动力。

带着许多疑惑，我开始走入佛门。虽然后来接触过一些佛教方面的书籍，也得到了一些大德的加持，但因



自己愚劣，加上没能按次第系统地学习佛教知识，故而一直在似是而非、不得要领中过活。感谢佛菩萨的垂怜，1994年我终于踏上了色达喇荣佛学院这块净土。记得当我们一车人历尽了一路的艰辛，总算跨入了学院的大门那一刻，就如同流浪多年的游子回家一般，泪水不禁潸潸而下，许多人的眼泪一直流到大经堂方才停止。虽然来之前就听说了学院的壮观，可我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呈莲花瓣的山谷中，一排排木屋如繁星一般围绕着中心可容纳万人的大经堂，那气势真是庄严无比，不愧“佛教都市”的称号。同样令我惊奇的是这里浓厚的闻思修气氛。尽管以后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无缘更多亲聆法王如意宝的谆谆教诲，但单从那些活佛、堪布的日常举止中，就已令我体验到如饮甘露一般的感觉。他们安详、平和的自在神态；深入浅出、犀利如剑的学识与见地；悲天悯人、等视群生的慈悲胸怀，总让人感觉如沐春风，其乐融融。而且更主要的是，我心中的诸多疑惑，在他们的点拨下，如乌云见日般越来越少。现在，我对因果是世间的法则、空性是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等这些正见，已有了一点相似的定解，因而也明白了追求快乐正确的方法是信守因果、善待他人，而快乐的至极则是要证得显空无二的无上大圆满境界。

佛陀以他深广博大的智慧，对宇宙万物做出了深刻、彻底的阐述。这不仅仅是佛教界人士的共同认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认同。前不久，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的“世纪大讲堂”节目中，著名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教



授，在谈到量子物理发展到今天对物质的认识层次时说道：“物质的结构是如此的精细，这绝不能用偶然来解释。对物质的最终认识不是科学能解决的，也不是哲学能解决的，也许只有宗教能解决。”在谈到科学发展的前景时，他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宗教”。另外一位量子物理学家也曾做诗赞叹道：“一粒沙中含一世界，一朵花中有一天堂。”这不禁令我想到《普贤行愿品》中“一尘中有尘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的偈句，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佛陀智慧的无上，以及佛法的伟大绝伦。

在与一些佛教界高僧大德的接触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他们那种严于律己、慈悲待人的高尚人格。这种高尚人格所带来的魅力，使每一个与他们接近的人都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乐、宁静与感动。如果世间的每一个人都有如此高尚的人格，那这个世界不就已成了人间净土吗？法律与制度只能从外部制约一个人的行为，却无法从内心彻底改造一个人，而佛教在这方面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所接触的为数不少的佛教徒，因为敬奉因果，并以佛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准则要求自己，因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能自觉地遵守国家法纪，充满爱心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我在这些大德们和佛教精神的感召下，虽然也发心做了一些事，但不要说与那些大德相比，就是和身边的师兄们比起来，都感到十分羞愧。如果说佛教给我带来了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每当看到身边的人为一己之利而产生无尽烦恼时，我就会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无比的庆幸。

通过几年来的闻思，使我对佛法及上师三宝产生了不可退转的深信。我会以不变的信心，继续我对佛法的追求。同时也希望那些还没有走入佛门的人，能尽早领受到佛法的甘露，共同走向究竟解脱的大圆满之境。

蔡建给我讲完他的人生转折后，时针正好指向正午12点。可能为他的表白所打动吧，此刻的太阳竟放射出一阵强烈的异光照到我们的头顶上。我感觉周围的氛围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在这种让人由不得就会迸发热情的空气中，我的脑海又一次回响起他刚才在谈话结尾时所发的誓愿。如果他能保持这种永不退转的信心，在三宝不可思议的力量加持下，仅通过这种清净而坚定的愿心，他也能速得成就。正如《信力增上经》云：“若人三宝前，即使敬合掌，亦不堕恶趣，获得如来果。”更何况蔡建并不单单是“敬合掌”，他的心已全部放在了佛法上。

理智之道

圆度原本不想让我在文中提及他的真名，大概是怕出名吧，但我还是要告诉读者，本文中的当事人叫圆度！

初识他大约是在1997年，地点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湖。当时，他把我于课余时间写的随笔打印出来呈送



给我，而我也没意识到他是学历较高的高校教师。只是在一大堆人头攒动当中，当一张陌生的面孔费劲地挤进来，再递给我一大沓打印稿时，我才被那张脸上洋溢的真诚打动了。

没过多久，他就到学院出家了。四年的交往使得我有时间去充分了解这个非常聪明的修行人，他的确是很聪明，无论是在对世间法还是对佛法的掌握与理解上。出家前，他曾就读于武汉工业大学资源工程系，后于浙江大学化工系计算机仿真专业取得硕士学位。在苏州大学计算机工程系工作两年后，来到了圣地色达喇荣佛学院出家。利用他的专长，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学院的打印室发心，有关上师法王如意宝的传记、系解脱法本，还有许多法像，都是他负责排版印制的。在做这些工作时，他常常会迸发出许多独特的充满智慧的点子，表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不共思维特点。

这么一个聪明而又有前途的人，不但舍弃了一切世间工作，以出家身份研读佛经、实证佛法甚深法门，而且还坚定地于2001年初受了比丘大戒，我想真正有智慧的人都会随喜赞叹他的举动的。

这其中因缘，还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细细品味吧！

我的家乡在风景秀丽的皖南山区，那里有许多历史名胜与游览圣地。坐落在黄山与九华山之间的太平湖畔的一个小山庄，就是我的出生地。

1971年夏天的一个拂晓，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据大人们说，小时的我不爱哭泣，经常沉默不语。

在体弱多病中度过了童年时光，六岁时就被父母送进了学堂。贫穷的农村，读书是孩子们跳出农门的唯一希望。在父母的严厉管教和谆谆教诲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好思考的习惯。

尽管这里是九华山脚下，但父辈们都是在新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都不信佛。只是偶尔能从奶奶等祖辈人口中听到诸如“菩萨保佑”、“消灾免难”、“儿孙平安”等祈祷的话语。她们生病了，就托人去九华山上的佛殿里弄点香灰，冲水喝下，并说这是仙方，能治百病。这时，我们这些孩子们就会笑话她们：“都新社会了，你们还那么迷信哪？书上说病是由人体中的病菌感染而引起的，一定要打针吃药！”但有时她们的病确实就这样不治而愈。

小时候，由于我既钓不到鱼也打不来鸟，故而常被伙伴们冷落。所以我就自己去看书，自寻其乐。《西游记》、《封神演义》、《上古神话演义》等也就是那时候读的。我对小说里的神奇故事非常入迷，看着看着就进入了角色，仿佛自己也成了那腾云驾雾的神仙。大人们常常斥为“神话与幻想”的荒诞故事，我却不以为然。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坐着，恍惚中好像看到了墙那边邻居家的情景，且历历在目。当时并不觉得奇怪，第二天却感到十分诧异。我的视觉怎么会透过那堵墙呢？小说里说的神话难道真是实际存在的吗？

为了抹平心中的疑惑，我在心里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把这些事弄明白。

一天，邻居家的奶奶去世了，很多人都去哀悼。当



时我不明白，究竟什么是死呢？大人们就告诉我：人有生就有死。年纪大了，人身体里的精华消耗完就死了，就像油灯里的油已经烧完，自然灯就灭了。“人死如灯灭”呀！

他们的说法根本解答不了我对死亡的困惑，而两位表哥的死，更使我由困惑进入对死亡的恐怖中。大约八岁那年，大舅一家因采食野蘑菇时，误食了有毒的蘑菇，致使全家生病。而大表哥更因抢救无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同时我二舅的独子，只有十五岁，却不幸得了骨髓癌，几个月后，也命丧黄泉了。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死亡事件使我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看来人并不一定要到老年才会死，油灯也并非要到油尽了才会灭呀！

带着儿时的这些困惑，我进入了中学。中学的学习非常紧张，同学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尽管如此，我对人生真谛和宇宙奥秘探索的兴趣却有增无减。

记得那时，一本杂志上登了一篇关于“印度小姑娘回忆前世”的文章，看后令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佛教说得对吗？六道轮回真的存在吗？若佛说的是正确的话，那么生命本身就是永恒的，我何必还要惧怕死亡呢？

同时我也认真思考过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 $E=\Delta mc^2$ ，如果真像相对论所说的那样，当我们以光速运行时，就可永远保持年青，那我们不就可以不死了吗？

孰是孰非？这种未竟的探索又一直延续到我的大学时代。

先是拼命从西方哲学思想中汲取养料，不论是黑格



尔的辩证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还是尼采的“太阳之子论调”等等学说，统统全往脑子里填。尽管后来从中了知了“心并不完全从属于物质”的观点，但却始终抹不去心中“生死问题”的阴影。

再把目光转回自然科学。物理课上，老师讲到一个正电子与一个负电子接触后将产生两个 γ 光子，电子是有静置质量的，而光子却没有静置质量。这让我陷入深深的思索：那么宇宙最小的颗粒到底是什么呢？百思不解中，现代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的一句话深深吸引住了我：“现代微观物理学研究的尽头竟然是来到了老庄的墓前。”也就是说一切是从“无”产生的，即中国道家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受此启发，我又把注意力投向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我发现西方文明是从外而求道，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从内而探玄。儒家强调“诚心正意，在明明德”，主要是讲做人的道理。道家主要强调要“至虚极，守静笃”、“心如太虚，返本还源”，主张一切清净无为，即可入道。这些观点都使我受益良多，但生死究竟、宇宙实相问题还是没得到根本解决。

90年代“气功热”开始流行，我当然也“理论联系实践”，天天学习“站桩”、“静坐”，没过几天就有了“气感”，而且很快就体验了“意念力”。但越练越发觉，这样练下去终究没有太大实义。当时练气功的口号和宗旨无非是“强身健体，祛病延年”、“开发智力，造福人类”等等，然而不论是身体还是智力，再好又有什么用



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就算自己一个人长生不死，那世界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天午饭后，到临宿舍串门，见桌上有一套《三言》，随手一翻，看到了一个关于《金刚经》的故事，是讲诵读《金刚经》的功德的，故事情节很生动感人。出于好奇心，当天下午，我就到了学校旁边的“宝通禅寺”取得了一本《金刚经》。一口气读完后，心中似乎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心如止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佛经。

心中的迷茫自此开始烟消云散，思想境界也陡然打开。我知道了，世界是无边的，时间也是无尽的，众生因无明而虚妄执著“我、人、众生、寿者”，故而流转轮回，受苦无尽。佛教原来不是迷信的，她乃是阐述宇宙人生真理的宝库。特别是对其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是名为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等法句感触非常深。我知道强行把念头空掉，根本不是道，而应该心如明镜一样，“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如此则全妄即真，则一切皆无非般若妙用。

此后，我又读了《六祖坛经》、《心经》、《圆觉经》、《维摩诘所说经》等，对佛法渐渐有了一定的了解。尤其佛陀宣讲的“缘起性空”的观点，我觉得非常科学，因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逃不出缘起性的规律。因缘聚合，万物产生；因缘分离，万物消失。如果仅有种子尚不能萌芽，必须还要有水、土壤、一定的温度等助缘方可。

记得看了《楞严经》后，心中大快，佛陀对波斯匿王说：一切外境都是无常的，而人的认知能力——“觉性”则是永恒的。也就是说，人死并非如灯灭。经中通过七处征心、八还辩见，终让阿难尊者认识了觉性。并且经中还指出了世界的由来：“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有漏微尘国，皆依空所生。沤灭空本无，况复诸三有……”

至此，儿时的疑问全部得到了解决。

上研究生之后，我一边进行专业的学习研究，一边继续研究佛法，并越发觉得科学里面包含很多佛法的道理。就拿我的专业来说吧，所谓的计算机仿真就是用计算机模拟现实事物的发展变化。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一定规律的，这些规律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数学抽象，也就是建立数学模型，事物的状态完全用数据表示。然后依靠计算机的强大计算能力，输入一定参数后，就可以计算出事物的具体发展状态，这样就会发现很多预先没有预料到的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已发展得相当先进，它的原理与上述“计算机仿真”一样，但它是更全面的仿真，即用计算机来仿真现实的外境。身体虽然只在一处，可心却能亲临其境地到其他处旅游，甚至能感受参加足球比赛的滋味等。不过实际上，这一切全都是虚幻的，只不过是做一些数据游戏而已。

其实，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也是虚幻的。我们的大脑好比“数据处理中心”——计算机，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等感官系统将外境的信





息变成数据后，传送给大脑，大脑经过模式识别，就认知了外境，然后指挥人体相应的部位，对外境做出相应的反应。

然而，感官有它的局限性。比如一个距离我们100亿光年的天体，等我们看到它时，说不定它早已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它100亿年前的情况。同样道理，从眼睛看到物体，再到形成认知时，有一定的时间差，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事物的过去”。不仅如此，我们的感官在告诉我们外境的信息时，也并非永远正确，特别是当感官出了问题时。如眼睛有问题时，会看到虚空中总是有空花。因而爱因斯坦感叹地说：“时间和空间都是我们的错觉……我们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

不仅五官会欺骗我们，其实我们的心更会骗我们。如“杯弓蛇影”、“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朝遭蛇咬，十年怕草绳”、“望梅止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等。大量的事实表明，人的心灵能改变物质。现代心理学的许多研究也说明，心理状态的改变，外境也随之有相应的改变。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外境的实质性，我们是否要用新的眼光来看问题？

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佛陀就在《金刚经》中揭示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就这样在探索中临近结束了。毕业前夕，我常常在西湖边独自散步，静静地思考着未来的路。何去何从呢？大部分同学要么是“铁托派”（铁了



心考托福出国深造），要么是“直博派”（硕士、博士连读），我该是什么派呢？尽管尚未十分明确今后的人生方向，但我已对这个虚幻的世界生不起丝毫留恋，这一切全都得归之为佛法的熏陶吧。

苏堤上的依依垂柳在晚风中轻轻摇曳，翠黄色的嫩枝似乎要抹平心中的思绪。金色的月亮缓缓升起，湖中的小鱼不时地窜上水面，荡起层层涟漪，圆圆的水月顿时变得奇形怪状起来。当波光粼粼的水面慢慢又恢复平静时，我不禁想到了“猴子捞月”的故事。世人都笑猴子太傻，其实我们人又能聪明到什么地步呢？“千江有水千江月”，千人当中又有几人能返本还源、直认心月呢？哪个不是“起舞弄清影”，与幻象共舞？就这么思前想后了很长时间，最终为了有一个良好的学佛环境，我还是选择了教师职业。

在苏州大学计算机工程系工作的日子里，我总是给学生重复着那些老教材里早已落后的知识。因为计算机行业属于新兴学科，每半年知识就有较大更新。所以每次领工资时，我的脸总是发热，心中很惭愧，这是误人子弟呀！再看看满头银发的老同事，他们有的已工作三、四十年了，为了多涨几十元的工资而谋求提职称，竟还像中学生一样，为应付英语考试而忙得不亦乐乎。我不禁想到：他们是不是我未来的写照呢？

在年终庆祝宴会上，一位老院长即将退休。我对他说：“您身体这么好，六十岁了，还像四十来岁的人，为什么不去西藏旅游呢？那里有很多美丽的风景。”我的意思是想让他来藏地看看佛塔、僧人，也算结个善缘。



“算了吧！有空了，我去钓钓鱼，打打麻将，平时炒炒股，还是挺好玩的。”老院长一笑了之。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结果好玩了没有四个月，他就被查出是胃癌晚期，两个月后，就撒手人寰了。

几乎每隔几天，布告栏上都有新讣告贴出来，也有很多是年轻人的。那时我也正在按《大圆满前行》反复观修无常：一切都是无常的，有生必死，聚极必散，高极必堕……我真的觉得，我们所有众生那脆弱的生命简直就像秋天里的苍蝇，还能蹦跳几天呢？

不行，我绝不能就这样度过我的一生！

那就走吧！真真切切给心找一个不生不死的归宿吧。

就这样，我来到了喇荣。

这里没有大城市里那种恼人的喧嚣，也没有社会上那种难以相处的人际关系。在自己的小茅棚中自在度日，闲时看书，累了可以自由地享受阳光的温暖。有人说，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诚哉斯言！

人生的道路是短暂的，也是漫长的，明天的话就留到明天再说吧！

我经常在打印室里与圆度为编排法本而熬夜苦战，这次听他讲述他的经历也同样。大概是太劳累了吧，他边打瞌睡边讲，有好几次都快要进入临睡状态了。

他的故事我暂时记录到这里，如果他明天还愿意接着讲的话，我明天也还愿意接着听。

动脑学佛

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当中，有很多杰出的专业人才并不受人云亦云的某些观点所左右，他们往往凡事都要经过自己的理智思索才会做出判断，就像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当中，不为以往的权威理论及实践框框所套住一样。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毕业于沈阳工业学院的圆晋，曾经有过一些非常出色的科技小发明，但他后来的进而学佛也如上述一样，是他自己的理智选择。就我在学院的现量所见，这个人如果不出家而投身于世间科技创造的话，一定会成为科技界的风云人物，但他却在学院安心地一下呆了近八年！这八年让我有了充分的时间去了解他的嬗变：从原先对电子科技的痴狂，后转而为思维心灵的内在世界。探讨佛法之余，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佛学院，只要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电路设备电器设施出了问题，你都会看到他轻松地驾临现场、手到病除的那幕场景。我一直觉得圆晋在电学方面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神通智慧”，我还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有关电的难题难住过他，这的确有些不可思议。有时学院添置的一些复杂的电子器械出了故障，为保险起见，我们往往会邀请成都等一些大城市的电子专家前来会诊。但当他们一筹莫展之



时，一直谦虚地站在旁边不吭不哈的圆晋，此时则会当仁不让，而问题也就会在片刻之间得到解决。诚如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上师所言：“这个圆晋，什么电子科技都懂。”

许多专家在惊叹之余往往会向圆晋建议，凭这手艺，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里都可以迅速发家致富，不过圆晋对此总是一笑了之。我很赞赏他对一位专家说过的话：“钱算得了什么？精进修持才是人生大事。”关于他的具体情况，读者朋友们不妨参看《宁玛的红辉》这本书中，《披着袈裟的电子专家》一文，那里有对他的详细介绍。

在一个晚霞绚烂的黄昏，披着黄色袈裟的圆晋来到了我面前。似乎很长时间都没有清洗过，他的袈裟显得很脏，不过那张憨厚的脸却和他的心一样清静无染。这个经常动手的比丘又是如何动脑学佛呢？其实我和大家一样都急于了解。

小时候，我的动手能力是很强的，这可能是家族遗传吧，我的哥哥也非常擅长于各种科技小制作。记得上小学时，我就经常跟在哥哥屁股后头，和他的那帮哥们儿捣鼓一些小玩意。有时我们会制作一些航模飞机在操场上试飞；有时我们又会心血来潮自制几台电话彼此“喂、喂”地大叫不已；有时还会制造几个小小的只有火柴盒那么大的收音机听听流行歌曲……当时的我觉得整个科技是多么的了不起。古人要是想从沈阳走到北京，少说也得个把月。现在，如果坐飞机，不到一个小



时就可飞抵首都；古人经常感叹“家书抵万金”，现在打个电话，一分钟只有几毛钱；古人要想了解外边的世界，还得亲自远行或依靠文字材料，现在拥有一台电视，便可放眼观全球……那时我感到，如果我将来一头扎进科学的海洋，说不定也会对人类科技的发展扑腾出几朵浪花来。

对科技的兴趣让我对科技的发展分外关注，小小年纪的我也经常翻阅许多哥哥订阅的科普杂志。对电子技术的偏爱更是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以至于放学回家什么都不想干，就想摆弄那些无线电，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组装一些电器设备。在我心目中，万般皆下品，唯有“电子”高。年少的我还斗胆为整个人类设计了一张未来电子社会的蓝图，连撒尿都实现了电子化，早上起来会有电子人主动帮你穿衣、洗漱，还会把鸡蛋剥好皮喂进你嘴里。当然，最让我头疼的作业，也早有电子人帮我做好，我所要担心的只是活得太长可怎么办才好……

对科技的狂热，让我最终选择了沈阳工业学院的电子技术专业作为我的跨向电子时代的桥梁，这下可谓如鱼得水，一下子我便泡在工学院的科技氛围中不想自拔。不过人毕竟不是一件电子装置，可以拆开了装、装了再拆，或是坏了再修、修了再用。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发育、社会的影响，我渐渐开始懂得，人的这套“机器设备”实在是比任何高精尖的仪器都更精密、更神奇，因而也更值得去探寻它的奥秘。冷冰冰的机器没有情感，而人却有着根本无法用电路图表示出来的“心”。有时候一边设计着电器的图纸，我心里也就一



边在思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设计人的灵魂呢？我们创造发明了那么多东西，为什么却对能创造发明的“能动性”这一主体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研究呢？有时对这一问题思索得久了，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扔掉手中那些零零碎碎，十分苦恼地问自己：“我为谁，又为什么要干科技工作？”

上大学期间，还有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与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一个哥们儿，也是一个科技迷，而且也跟我在同一个系里读书，也同样是心灵手巧地搞出了许多小发明的同宿舍舍友，因为恋爱失败最终跳楼自杀了！

这真的有点像一幕悲剧！又带点儿闹剧的影子。记得他在恋爱最苦闷的时期，曾不无调侃地对我说：“要是能发明台‘恋爱成功机’就好了，通上电，马上就可以把恋爱双方牵引到教堂举行婚礼。”是啊，在得到他自杀消息的当晚，我彻夜未眠，翻来覆去都在想，这世上可有人发明过痛苦治疗器？这世上可有人发明过烦恼永断仪？为什么我们可以无限地把自己的探索领域延伸进太空，但就是无法面对自心的黑洞？

有时候人的立足点、人生观的变化就发生在刹那。当我一旦意识到无线电可以无限改变人类的生存空间与生活实质，但就是无法给灵魂提供安息、无法给心灵充电时，我便开始了茫然而艰难的发明“心地”的探索过程。我很想知道是谁在指挥我去做一切科技活动？这个“指挥者”安住在什么地方？我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意义何在？它们符不符合“指挥者”的本义？这个“指



挥者”最终会把我引向、或我最终会把这个“指挥者”引向何方？

那一阵子社会上正流行气功热，就像每回爆发流感我都会被传染上一样，这次也毫不例外。可能是物极必反吧，气功当中有许多根本无法定量分析的神秘因素，这让厌烦了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科技实验的我，立刻对之产生了好感。再加上先我练功的一个同学介绍，什么练功练得好了，强身健体、焕发精神都是小意思，最要命的是可以成仙成佛、长生不老、凌空飞行……现在想来真是可笑之至，以往那么崇尚实践、崇拜科学的我，听了他的介绍，居然立刻欣然颇有向往之意。可能这也是属于我爱刨根问底的一种习气显现吧，我马上抱着好奇的心理参加了一个气功训练班。这下可好，不出一个月我就来感应了，而且这感应之强烈、迅速甚至让我感到有点儿害怕。但疑惑也越来越强了，因为所有的这些感应都无法用科学公式来加以解释。我的牛脾气又泛上来了，越是这样我越要把这个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就这样，从不爱看人文科学理论读物的我，也不得不翻开了一些道家典籍，试图从里面找到能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到了一些佛教典籍。

记得有一回无意间翻阅到一本禅宗公案，它里面提到了我的气功老师推崇备至的一位道教人物吕纯阳，这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它讲述了吕纯阳碰到黄龙禅师的一段经历。当年的吕纯阳自认为已炼成了不死之阳神，正当他在黄龙禅师面前沾沾自喜之时，黄龙禅师一语道



破天机：你吕纯阳就算能活八万劫，八万劫过后呢？还得落空亡！这个禅宗公案对我不啻当头一棒。我马上反问自己，你有了感应、有了气感、有了遥视的功能，有这些的目的又何在呢？它们又能有多大的作用呢？生死面前，你就能像X光机一样透视张三、李四的脏腑，于你的解脱，于你一直探寻的那个“能动”的“指挥者”又有什么干系呢？而且一个人即就是入定活了一万年，于这世界、于这社会又有何益？我们生存的本质又是为了什么？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原想通过练气功找到生命的本质答案，哪想越练问题越多。不过我这个人好在比较皮实，我可不愿像我的好友那样，轻易就以生命为代价向烦恼、困难交出一份不合格也没有任何意义的答卷。我非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不可！从此我才开始正式走近佛法。这个转折在我一生当中都将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尽管我现在才走了人生之路的三分之一，但我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特别是当我后来又接触了密宗的大圆满后，我终于明白了：我、人的一切造作，其实都是背后的那个“佛性”在指使，只是大多数人都明白了此点，结果越造作离佛性越远，清明妙心越被蒙蔽；只要随缘应变，心不起分别、执著，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佛性的真正起用。那时，山河大地无不与你一个鼻孔出气，全体为用，全用为体，把心安住在无分别的平等性当中，你一定能证悟生命的最圆满状态。到那时，科技、创造、发明，乃至穿衣吃饭，无不是佛性的妙用，如不明白这一点，你就永远会被自己所从事的一切科技、创造、

发明，乃至穿衣吃饭的外相蒙住双眼，而持续不断地进行这一切离你自己的本性越来越远的造作。明白了这一点，则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将在这“即此用，离此用”的不执不离状态下，向我们的本性回归迈进。那时我们的科技将更发达，而我们根本不执著这些，因为我们明白这些都只不过是心的显现而已。故而我们的心态也会越发平和，社会也会越发走向良性循环，因我们已不会被欲望所左右了，我们真的是在“随心所欲”地欢乐生存、欢乐发明、欢乐创造。

曾经想依靠电子技术发明一些东西，后来明白了如果你不明白发明这些东西的真正目的何在，那就只能更进一步地刺激人们的欲望而已。更何况现当代的情况是，我们基本上已坐上了物欲的风火轮，科技这股旋风不知要把它，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吹向哪里。

因而在冷静地思考了很长时间后，我决定还是出家修行为好。对这个社会而言，少一个科技工作者，地球会照样运转。而对我个人而言，我不想再把自己按到轮回不息的生死业流里去。也曾为是出家修行还是在家修行苦恼了很长时间，但后来一跺脚、一咬牙，大丈夫本当顶天立地，于此末法时代，要做就做一个能修有所成的出家比丘。要不然呆在家里，恐怕这点儿雄心壮志又要被儿女情长耳鬓厮磨了去。人生已走过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岂不更要格外珍惜？难道还要把这宝贵的一分一秒，再分出些比例用于无谓的凡情琐事上吗？

要做就做最有意义的事吧！反正横竖都是在以生命为本钱。



就这样，1994年我就来到了色达喇荣佛学院正式剃度出家。

转眼时间已过去了将近八年。如果要让我用一句话概括我这几年来的出家生活，我想最好的描述便是，我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附带说一下，在学院我负责管理全学院的电器设备，当我拿起工具去修理大大小小的电路、设备故障，或因工作需要为学院发明、制造一些电子小设备时，我的内心感受到了以往酷爱科技小发明时，所未感受过的一种平和自在的喜悦。

快乐和平静伴随着我，我将在上师的指引下把未来的修行之路走完。我想亲身体会一下到达终点的感觉，就像我一定要把某个发明进行到底好看到它的结果一样。这期间需要多少时间，我并不十分确切地知道，但我亲手栽下的梨树，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亲自品尝到它所结出的满树硕果。

圆晋不希求外面的形色世界，反而对心的本性孜孜以求。其实当你睁开对准外境的眼睛，凡夫的五蕴便马上会被尘色所转。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人类物欲极限的又一次刺激，人们的内心将不得不随着科技的调动，而离清净的生活越来越远。我这样说并不是站在佛教徒的立场上去贬斥科学，这一观点其实正是许多哲学家、科学家的洞见。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汤因比就说过：“在20世纪，人类已陶醉于工业技术的力量。但这毒害了环境，会招致人类的



自我毁灭。人类必须获得反省和控制自己的智慧。因此，需要警戒极端的放纵和极端的禁欲，需要走中道。我认为这是21世纪人类应走的道路。”

平心而论，当今的现代科技正是在刺激人们“极端的放纵”。因而圆晋能从这一洪流当中抽身退出，不能不说已具备了智者“急流勇退”的勇气与聪慧。

真正的灵魂工程师

几乎人人都有自己的学生时代，当学生时也总习惯于以仰视的角度去看自己的老师。如果碰到真正的良师，我想对任何一个学生来说，那种感激都将是永生难忘的。再更进一步要求，如果有老师按照释迦牟尼佛的教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去教育学生的话，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将会是一个和谐社会所一直期望，也会是众多家长们所一直向往的真正的社会栋梁。

不过，这个愿望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却很难实现：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只把眼睛盯在经济发展上，衡量经济指标的唯一杠杆便是金钱这种硬通货。在这种条件下，教育最多只能作为经济的助缘而存在，而非作为经济的基础被提上议事日程。再加上很多家长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无力也无心把投资放在子女的教育上。而有些愚痴的富翁又不懂如何培养子女贤良的人格，只会让小孩在金钱的堆积中过早地染上铜臭气。这样的教育前景





怎能不令人堪忧呢？

我经常接触到的圆论对此也有同感，他原先也曾当过老师。毕业于山西师院的圆论以他多年的教学生涯最终感触到，唯有佛法的教育体系才是最完备、最殊胜不过的。

1988年，当我从山西师院西山矿务局师专数学系毕业后，便怀着满腔热情开始站在讲台上演绎起我的为人师表的生涯。第一次挥动起教鞭时，望着台下那一双双纯真的注视着我的大眼睛，我的内心有说不出的自豪。我终于体会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的沉甸甸的份量——那是让教师在一张张心灵的白纸上描绘整个人类未来的蓝图啊！老师必须在教书的同时又要育人，在传授给学生相关专业知识的时，把人类代代相传的优秀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及人格操守，一点一滴灌输进学生的心田，使他们能健康成长，并成为未来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人公。这种美好而神圣的工作让我感到是多么的光荣与满足！因此，从一踏上教育岗位起，我就把全部的心血扑在了工作上。每天从早到晚我都与学生们泡在一起，辅导他们的学习，关心他们的身心成长。在我与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下，许多学生都在国家、省级等各种数学竞赛中获过奖，在中考时也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战果。

在事业上，我的成绩可谓有目共睹；家庭生活中，我的妻子小成也是一个标准的贤内助。我们夫妻感情十分融洽，旁人都非常羡慕我们夫妇俩的幸福生活。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朋友小王夫妻俩，可能我和小成就将沿着我们既定的生活轨迹一直平稳地走下去了。但在我们相隔很久终于又碰面时，小王夫妇的生活却在不经意间悄悄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轨迹当中。尽管刚开始时，我们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后来仔细一回味，学佛的最早因缘便是从见到小王他们时开始萌发的。

当我们与小王夫妻团聚在一起时，我和小成都感觉到他俩说话随和而又庄重，较以前完全判若两人，一问方知他们开始学佛了。可能想把自己的全部心得尽快与好友分享吧，谈话间小王一个劲地给我讲人生如何痛苦、山河大地等器世间都是业力所感召、六道轮回的真相等等他们所掌握的一些佛法道理。一直接受唯物论、无神论教育的我嘴上尽管不说什么，但心里却一直在嘀咕：“唯物主义不是说世界是物质的吗？怎么会是由什么‘业力’形成的呢？况且现在人们的日子不是越过越舒坦吗，怎么又说人生皆苦呢？”我想到了小时候看过的《西游记》，就觉得小王说的可能是神话故事而已吧。

以后我们又去过小王家几次，他们还是很积极地向我们宣讲佛教常识，并反复申说皈依三宝的好处。但我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固执，我从不轻易接受一个新的我并不太了解的观点。有时我也偶尔翻阅一下小王送给我们的佛学入门书，不过仅仅把它们当作一种消遣罢了。

生活还在照旧进行，当日历翻到1995年的暑假时，我和小成决定到五台山参观游览一下。

虽处盛夏，但五台山给人的感觉却是那么的凉爽，



阵阵山风给来自四面八方的朝山者和旅游者送来缕缕清凉。在山西呆了几十年，我还是头一次登上这座佛教名山，也是头一次见着出家人，他们身上的那种超然物外、清净古朴的气质，让我感到了一种似乎又熟悉又陌生的舒心悦意的感受。我们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在各个寺院参观着，时不时地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旁边的善男信女们在文殊菩萨像前磕个头、点炷香。路边的商店里播放着佛曲梵呗，悠远的音声似乎来自天籁之乡。我隐隐约约觉得心中好像总有一股莫名的情绪跟这种乐曲共鸣激荡着，于是便请了一盘观音圣号的磁带……

五台一游，那巍峨的大白塔、雄浑古朴的寺院、庄重端严的出家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五台山回来后，山上的清凉也被我带回到了酷暑难耐的家中。

有一天深夜，因工作上的烦乱我久久不能入睡。忽觉心头一亮，便打开了收录机，把那盘观音圣号放了进去，“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便立刻弥漫在静谧的夜色里。刹那间，小王送给我的书中介绍过的观音大士救苦救难的故事，便不期然悠然浮现在脑海里。四周悄然无声息，清亮的月光下只传来一声声清净、悠扬、充满悲悯的圣号声。我一遍遍地用心听着观音菩萨的圣号，只觉得今夜这宁静是属于我的，这蕴含着平和气息的空气是属于我的，这天地与我同一，而我早已悄然融入了观音菩萨的心里……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才从空灵一片的沉思中回过神来，一低头，却发觉不知何时我早已是泪湿胸襟了。不知为什么，这充满慈悲意味的圣号，让我生平第一次感



受到一种犹如站在高山上俯视人间痛苦的凄怆，我开始有些明白小王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人生皆苦”的些微含义了。当时我就在想，三年来小王给我讲了那么多佛法，却被我全都给漫不经心地忽略过去了。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仔细看看那佛书里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扫荡干净了漫不经心，我小心翼翼地在夜深人静之时，认真地打开了第一本佛经：《金刚经》。

今天想来，就是当初那一声声“南无观世音菩萨”，才唤醒了我那沉迷已久的心，才让我体会到失去母亲的游子、孤儿的心境。

参阅了一段时间的佛教经论，对佛法有了一个比较基础的了解后，我和小成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同时皈依了三宝。不久之后，我们又在皈依恩师的指点下，共同来到了举世闻名的正法道场——色达喇荣佛学院。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人天导师、众生怙主法王如意宝的慈悲摄受，并从此走上了一条趋向解脱的光明大道。

从佛学院参学回来后，我和小成对佛法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释迦牟尼佛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揭示让我大开眼界；佛菩萨们的深广智慧与无私大悲令我自惭形秽。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及周围的一切：辛辛苦苦教给学生的那些世间知识，其实都是一些谋生技能，这些当然有用，但于生死、于生命的本质意义到底又有多大关涉？作为一名教师是要为人师表的，自己及同事们平时确也道貌岸然，然而在内心，哪个不充满贪嗔痴等种种烦恼？每日为油盐柴米奔波，大家为你长一级工资、我当一回先进吵得不可开交，并将一直吵到退休，这难





道就是人生一世的最大目的？再一对比诸佛菩萨们、高僧大德们的伟大品性，我感到自己简直无地自容。佛陀告诉我们应观察并调伏自心，开显自己本有的智慧，升华、完美自己的情操，悲智双运以期从根本上再塑完美人格、再造理想社会。但漏洞百出的学校教育在这方面能够提供给学生们的帮助实在微乎其微，我个人更是很难在其中扮演一个“改天换地”的角色，因为我自己首先就“营养不良”。原先以为自己好歹也算是个正人君子了，不偷不抢，工作还挺认真，但与佛陀倡导的五戒十善相比，还是相差甚远。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内心深处都有一些很难对治的阴暗面，这让我如何真正面对学生？为人师长，不仅要传授给学生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塑造他们美好的心灵，我能做到吗？再一想到同事之间经常抽烟、喝酒、打麻将赌博等行为，我就越发感到“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称号实在太难名副其实了。况且如今的学校教育都是为了追求及格率、升学率，连思想品德教育都要以分数来衡量。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污染，这种学校教育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常常想，要是能用佛法教育学生，那该多好啊！佛陀揭示的因果规律、善恶业报、大悲心、菩提心、平等心，该是最好不过的思想品德教育课了。可是有几个老师知道用佛法调伏自己内心的五毒，并进而塑造学生的美好心灵呢？又有几个家长知道取舍因果，并真正当好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呢？在一个不讲因果、不讲轮回、不讲善恶有报的教育体系下，我们能指望孩子们健康成长吗？

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越来越丧失信心，我也就把越来越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在对佛法的闻思上。但越深入下去，我越发感到，自己一方面虽然景仰诸佛菩萨的崇高人格，另一方面，自己的学佛又大都停留在书本或口头上，很难融入心相续中。学了几年佛，内心的烦恼依然未减，自己觉得再这样下去，学佛真要变成口头禅了。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没有上师调教；二是因为没有在清净道场专一行持。自己毕竟还是一个凡夫，在浊流当中打滚久了，那点儿善根别说增上，只要不被吞没就谢天谢地了。

也就在此时，我和小成有幸拜读了《佛教科学论》，上师的金刚语让我俩叹为观止。有时候，善根的成熟可能就需要那么一点酶的催化，《佛教科学论》中的一些真知灼见就恰好充当了催化我和小成善业成熟的那一点“酶”。我们反复品味着这么几句话：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无常而没有实义，夫妻感情再好也有分离的时候，父母的养育之恩，仅靠给点钱或呆在身边孝养天年并不是最好的报答方法……

思前想后，我俩都觉得为了不辜负此生，只有到色达喇荣佛学院这个清净道场，跟着大恩上师出家修行才是最好的解脱之道。要不再这样晃荡下去，大好年华就要被空耗殆尽了。

下定决心是在2000年春节左右，那时学校刚好给我们分了一套房子，工资也马上就要上调了，但我和小成对这一切已是毫无兴趣。我们毅然辞别双亲，登上了列车，向着学院飞奔而来……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里，大恩上师满了我俩的愿——我们出家了！

出家，百万劫当中也不知能有几回啊！因此我格外珍惜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我想把上师传讲的无上甚深微妙法全部吸收到自己的脑子里，我想快一点儿真正尝到法乳的甘美之味，我还想尽早把自己的所学奉献给全人类……作为一个曾经有十几年教龄的老师，在学院我才深刻体会到：“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美誉，只有献给大慈大悲的上师、三宝才是最合适的。上师的慈悲让我感动；上师的智慧令我叹服；上师的恩德催我奋进！每当我和道友们迎着晨曦前往经堂听闻上师们传讲妙法时，我的内心总是激动不已。我真想告诉每一个人，这条路我绝对走对了！

圆论和小成一方面自己不断在成熟善根，一方面又在因缘具足之后最终踏上出家之路。他俩放弃对家庭美妙欲乐的贪求，来到这寂静的喇荣山谷过少欲知足的闻思修佛法的生活，没有坚定信仰的人是怎么也做不到的。有人可能会百思不得其解，但对享受佛法甘露的人来说，这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寂静生活不唯是出家人的专利爱好，许多世间淡泊寡欲的人也非常向往这种人生享受。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就主动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不当国王当农夫，回到蒙特维尔农庄当起了他的种植园主，重温“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绿茵下”的宁静生活。因而我十分随喜圆论、小成的选择。



作为一名凡夫，尽管我偶尔还会对世间美景产生瞬间的贪恋之情，但大多时候，我最满足的还是以简单的饭食过我的修行生活。我非常喜欢孔子的一句话：“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还想在孔子的“粗茶淡饭，拿手臂当枕头，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心境上，再加上“清净地闻思佛法”这一内容，不知道这是画蛇添足还是画龙点睛？

音符间跳跃的佛法妙音

一个人不管学不学佛，兴趣、爱好终归是有的，基本上每一个众生都有自己喜欢的对境：有人喜欢欣赏田园风光，有人喜欢名花异草，有人喜欢唱歌跳舞，还有人喜欢文学艺术。而对音乐的迷恋，恐怕是许多人共有的一种审美倾向。在佛教的万千法门中，也有利用各种金刚歌去饶益众生的方便法门。这样的歌声能吸引很多人从对世间无聊爱好的沉迷中，一步一步趋入佛门的解脱天地。有些原本就从事音乐创作与研究的世间专业人才，相对来说更容易接受佛法的胜义智慧。因音乐本身的无自性特质，使他们往往顿悟佛教的缘起性空教理。这样他们便很快从“1 2 3……”等大多使人沉溺于感官享乐的五音中，滑向金刚歌的引人步入光明胜境的领地中。



比如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圆藏，就是这么一位窥探到无常女神神秘歌声内涵的修行人。

从小喜爱艺术的我，因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打幼儿时起便开始了漫长的音乐生涯。

初拉小提琴，中弹古筝，后又研究音乐理论，直至无常女神的歌声中，邂逅佛法。

被称为人类第二语言的音乐，以其巨大的魅力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界限，成为一种跨越时空的艺术形态。在这个娑婆世界中，几乎人人都对音乐有着不同程度的喜爱与执著。多年的音乐为伴，虽然自己最终未落入“音乐人”的网络中，但时常也会傻傻地想：若世上没有音乐，那人们将怎样生活呢？

在上海音乐学院一呆就是七年。面对中西音乐家们创作和研究的历史，时常触发自己想探究音乐本体、揭开音乐实相的念头。以至原打算毕业后考托福，到美国哈佛大学音乐系攻读音乐理论专业。

谁料不期而至的佛法，闯入了我的生活。因缘的驱使，让我放弃原有的设计，来到这虹光萦绕、鲜花遍野的喇荣圣地。在五瓣圣洁的莲花组成的清净闻思道场中，自己就像一只小蜜蜂，快乐而勤奋地吮吸着佛法的甘露琼浆。

上海音院的七年，让我浑身上下的每寸肌肤都渗透着音符的律动。而在喇荣圣地一住也是七年。这七年，佛法的甘露一点一滴地融入自己的内心，并渐渐浸透进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悄悄挤跑了曾经占据整个身心的音



乐世界。偶尔在傍晚的夕阳下，看着天边翻滚飞动的壮丽晚霞，听着耳边隐约传来的不知名的歌手在远山雪峰下高扬飘逸的歌唱，我的思绪便又拾起当年与师长同学们音歌声舞的记忆，不由得就感慨万千、情难自抑。每当此时，那遗忘已久的音乐实相问题便又重新悄然浮起。

音乐是以音阶、调式、节奏等几大基本要素构成的，再加上作曲家、演奏者、欣赏者的完美配合，便整合成一个生动的音乐世界。

音阶由七个基本音高组成：1 2 3 4 5 6 7，若有“1”则才会有“2”音，有“2”音则才会有“3”音，别的音则以此类推。反之，无有“3”音，“2”与“1”则无法建立。故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配合又相互观待的程序。如不观待，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音高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它的特性必须有赖别的音高方才得以确认。在这观待的基础上，基本音高间的升降变化，派生出美妙动人的音乐。

调式的确立也具有观待性。如D调中的“1”音在G调中是“5”音，而在固定音高中则成“2”音。虽然是同一音位，但其名称则随调式而改变。音乐学专家们也许会说，虽然音乐的名称不同、作用不同，但在听觉上仍有一个固定音高的概念。如钢琴键盘上的小字一组中的a音是乐器演奏的定音标准，这难道不是稳定不变的吗？

让我们把问题的探究更深一步：音乐乃时间艺术，其“a”音的频率为440分贝，即由440频率振幅构成。





若将每一分贝细分析至无分刹那，这无分刹那亦无有实有的自性，因这无分刹那亦是依观待而建立，无有实质的刹那分贝的聚集组合成“a”的音高，故而，所谓的标准音也只是存在于人们听觉思维中的一个假立概念而已，并非有个实有的本性存在。

对音乐的灵魂——节奏来说，若节奏有个独立实有的本性存在的话，那么所有的音乐都应该是一种节奏型、一种速度、一种情绪的表达了，那该多令人乏味啊。事实上，正是相互观待的节奏关系，才使音乐呈现着千姿百态的局面。

从以上对音乐构成基本要素的分析中，我们已可了知，音乐的一切表现皆需要以观待的程序来架构。无有观待、独立实有、恒常不变的音乐性是无法存在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体会出了佛法不离世间觉的伟大智慧，在跳动的音符中，流淌而出的正是佛法的妙音。印度最伟大的智者之一，龙树菩萨曾说：“有此故有彼，无此故无彼。”这正准确地揭示了观待的真理。正因为观待，所以无自性。正因为无自性，所以本性为空。而般若空性恰恰就是佛法当中最有智慧的一道风景。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音乐及其基本元素，皆无自性。

而就在这无有自性的极为神奇的音乐空间里，古往今来的作曲家们却插上幻想的翅膀，无中生有地谱写出一曲曲天籁之音。更进一步地考察作曲家、作品，及演奏者、欣赏者之间的关系，你会对音乐艺术的观待性有个更清晰的认识。你会认识到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因缘聚合，音乐根本不可能存在，也根本不可能传递到你的

耳中。那时，你就会不得不叹服佛陀揭示过的“缘起性空”的合理性。

音乐艺术的存在是必须观待欣赏者的存在的。他们对作品的认知与评价，决定了该作品的流行与发展趋势。离开了欣赏者，作曲家的“儿子”、演奏者的“朋友”由谁来“看望”与“交流”呢？然而每位欣赏者的文化修养、心理素质、社会背景等等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差异，这就使得他们在对同一首作品的接纳上，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倾向。这个时候，音乐的独立性、永恒性又表现在哪里呢？

同样，不同的演奏者在处理同一支乐曲时，每人都会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按照自己的情绪对作品进行演绎。作曲家有可能去制止演奏者们的这种灵活性吗？

越是深入音乐世界，越会发现那个简简单单的事实——缘起无自性。佛陀在圆寂前曾谆谆告诫弟子们：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故而一切事物必定会消解。用你的生命去证悟圆满吧！确实，透过音乐无自性的分析，我们可逐步通达一切音响、一切声音的本自无生的大空性。这样我们就可将之视为空谷回声，此时你还会再去实执它吗？了知这一点，对世间万物你还会看不破、放不下吗？

明白了这稀奇稀奇又稀奇的缘起性空真谛，我更能无有耽着地、轻松愉悦地去体悟音乐的美丽。

缘起真的是不可思议。那年初春，逗留在东京的我，漫步在一幽静的石街上。绚丽的晚霞将夕阳柔和的影子印衬在屋檐下盛开的桃花上。东京的音乐晚钟正敲响着



“667——1667——1……”《樱花谣》的旋律。我不觉蓦然停下，回首望去——那无人的小径，仿佛传来一阵轻微的木屐声。心中悠然就浮现出弘一大师的身影，也许他当年也曾在这条小径上驻步流连过吧。那时他正风华正茂、激浊扬清，不知他当时可曾留意过这东京的晚钟？这旷远而清悠的乐音？

几年后，我终于踏着弘一大师的足迹，也跟他一样，于三十八岁时剃度出家了。

从此，我的音乐生活降下了它的帷幕，我又拉开了新的生活篇章。

在佛法无尽的宝藏中，作为“淘金者”，我的心中充满收获的喜悦。我多么想把这喜悦的甘露，奉献给我的老师以及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同学们。知道吗，我想念你们、感激你们！唯一的回报，就是用佛法供养你们！

小时候我就想周游世界，不是探奇览胜，而是想寻找真理。不期然，我却在雪域高原找到了最后的归宿。永远我都会记住泰戈尔的那句话：

“我曾寻遍全世界，却在家门口草叶的露珠上发现了整个宇宙。”

圆藏的经历让我最感慨的一点便是：有理想、有人格、有智慧、有道德、有前途的世间人，如果不出家的话，那实在是对自己生命资质的最大浪费。但许多这样的世间人恰恰不愿把出家当成归宿，他们只愿做个好人，并都抱有一种在家也能修成的“理想”。在家当然能够修成，不过反观一下我们周围的人，有多少是在家



修成的呢？就一般情况而言，在家人整天都有数不清、理不清的俗务缠身，每时每刻都会陷入你不得不做，但做了就会违反戒律、教规的尴尬处境。

佛陀在佛经里面多次宣说过，对一个真正的人来说，除了修行，他应该别无所求。而我可以负责且大胆地说一声，最好的修行方式就是出家，最好的修行人一定来自出家人。其实只满足于当一个好人的想法，根本就是不了解佛法的标志。

圆藏已经出家了，还会不会有别的真正想精研佛法的知识分子跟上她的脚步呢？

感悟人生

刚给汉族弟子们传讲完《君主法规论》，张雷就找到了我。不过，这次不像往常那样来向我提问，而是想让我分享他三十年来对人生的感悟，特别是学佛前后的体会。

张雷住的地方就在我住房的旁边。朝来暮去，他的那张平和而略显清瘦的脸常常在我眼前晃动，因而对他也就多了一份注意。很少看到他“激扬文字”的年少轻狂，常常是静静地坐在经堂里；有时则文雅地抿着嘴，看着别人辩经，有了问题就来问我。一来二去，我对他的了解也就多了起来。

张雷有一个在常人看来非常值得称羨的家庭：外公



是高级干部，父母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哥姐全都留学美国并获博士学位。特别是哥哥从美国回国后，在北京创建了国内非常成功的一家中文网站公司，由此成为站在这个时代浪尖上的风云人物。张雷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下出家求道的，这使他在望子成龙的父母眼中，多少成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不过，我却因此更喜欢这个年轻人了。假使他呆在世间奋斗一番，充其量不过成为千千万万个奋斗者中的一员。风云变幻之后，这世间也许就少了一位从容静观云卷云舒的特立独行的清醒者了。无数人在无数世的时空里，已经演绎、正在演绎、还要演绎无数个大同小异的故事，“顷刻一声锣鼓歇，不知何处是家乡”。既然百年浑是戏文场，为何不能允许我们的张雷，乃至更多的张雷们放下纷纭虚幻的戏梦人生，去寻找一条通达真实的光明之路呢？

我相信张雷会找到的！一如我相信他的品性，相信在他那看似并不壮实的身躯背后，深藏着一个饱含睿智的灵魂。

记忆当中，有一幅画面，印象总是那么深刻：每当喇荣进入多雨的季节，在汉经堂的门前，总有张雷的身影。他正趴着身子掏水沟里的泥巴，脸上还是那种平和的表情……

我讲得太多了，还是听听张雷的心声吧。

每当我站在都市的街头，看着东奔西走的人流，我就会为自己感到庆幸：庆幸自己没有落入他们当中，整

日忙碌于世间琐事，而无暇思维生命的意义；庆幸自己有缘进入佛门，在佛陀的慈悲目光中，认真地修学佛法。

在今日的社会里，人们崇尚科技文明，追求物质享受，而对中华民族的血脉——释、道、儒的内涵已渐渐地完全淡忘，甚至还有人曲解诽谤。这真令人十分遗憾与不解。作为在新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我，又是如何放弃世间的奋斗与追求，重新认定自己的人生目标转而趋向佛法的呢？

提起佛教，不少人认为那仅是一种劝人行善的说教而已，只有那些在社会上落魄潦倒的人才会出于无奈而将之作为避风港。对这种看法，我绝对不会同意。在自己的感受中，我觉得实践佛法才是最现实且最真实的。反倒是社会中的人们，由于受到种种外在观念、境界的影响，从而淹没了内心的觉性，他们在飘忽不定的分别念中虚度时光，从未想到去内求心性的光明本性，这实在令人惋惜。

我出家的时候，周围的人大都不理解，他们嘴上不说，心里却想：“这个人有这么好的家庭条件、那么远大的发展前途，他却偏偏要去当和尚，恐怕是有问题吧。”每当我忆及他们的这种看法，一种被人误解的悲哀总是掠过心头。当一个人内在的觉悟力显发的时候，当他去追寻更完美的人生的时候，怎么能说他有问题呢？

回首往事，我觉得自己走上这条路是顺理成章的。出生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我，从小就被父母告知要靠自己的拼搏奋斗去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的家庭有一种浓



厚的积极向上的氛围，我也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斗志昂扬，充满奋斗精神，想象着自己也应走大哥开辟的道路，成就一番事业。在母亲的鼓励下，从十五岁至二十二岁这七年间，我几乎都是在书桌旁度过的，竭尽心力地学习文化课程。在西安西北大学物理系学习的几年中，我基本上都是泡在图书馆和教室里。当时，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我的奋斗目标一定会实现，有时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一番……

每个人的心理确实是各不相同。若换一个人在我的环境下，他或许会很自然地按这个路线走下去，即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开公司、开创事业，他或许会很满足于这种生命流程。但对我而言，即使是在最繁忙的日子里，我的内心深处也隐隐地有另外一种感觉。特别是到大四时，我开始渐渐觉得自己多年来一直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努力拼搏着，但为什么内心却始终没有一种真正的成就感？而且越奋斗，内心竟越感到空虚。多年来，我费了那么大的心力去学习知识，内心不仅得不到安详明净，反而感到更加纷扰杂乱、无所适从，好像没有着落一般。难道生活就是建立在念啊、写啊、算啊等上面吗？难道人生就是在这种公式化的程序中度过吗？什么样的生活才能让自己的心真正回复到无忧的状态：不为烦恼所缚，不为名利所驱？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了佛教。

第一次去西安卧龙寺拜见禅门大德智真长老的情景是刻骨铭心的。一进寺院，看到那雕梁画栋的门庭、相好庄严的佛像、令人向往的禅堂，内心顿感亲切清凉。

特别是见到师父端坐在那里，巍巍堂堂、一尘不染的样子，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师父说：“大街上的人大多醉生梦死，你懂吗？回去看《大佛顶首楞严经》，把它背下来，自己参参看……”

当我郑重地打开《楞严经》时，心里既欢喜又恭敬。原来世间上还有佛法这么个广阔天地！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呢？佛经中说，众生愚迷向外驰求，舍却自家心性宝藏，妄受轮转。这不就是说的我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为父母的希望而活，为社会的标准而活，为别人的评价而活，就是从来没想到过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没想到自己的心应安住在什么地方。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我应皈依三宝，学习佛陀的智慧。

从那以后我就常去卧龙寺，静静地坐在师父身旁，听师父用那如洪钟般的声音开示佛法真谛。渐渐地，我的内心也明朗起来，觉得应将佛法作为自己生命的主流，心思不应死盯在世间的区区小利、小我上，而应放开胸怀去了悟真实的自心，实践自觉觉他的理想。后来，我就瞒着父母干脆放弃了托福考试，并最终走上了出家之路。

转眼间，出家已近八年。时间愈久，信仰弥坚。我觉得既然人生最可宝贵的就是生命，那么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菩提觉道上才是最有意义的。

记得一位熟人曾对我说过：“你常年在深山古寺中伴随着青灯黄卷，能耐得住寂寞吗？你的哥姐在社会上的发展都很成功，他们才可说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才最现实最实际。你整天在那空洞的理论中打转转，



这不是活得太虚无了吗？”对于这样的提问，我要说的话很多，但最想说的就是：且不管佛陀怎么说，也不用考虑世间哲理，让我们静下心来观察一下自己的身心。现实中，我们大家都希望远离烦恼、获得安乐，人之常情千古如是。我们也确实能感受到世间的不少快乐，但我们不应仅停留在这种快乐的表面上，我们应冷静地观察快乐的实质内涵。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所谓的快乐背后隐含着许多过患，由于快乐的不稳定性、无常刹那性，所以快乐是变易的、脆弱的、不实有的，刚才还很快乐，但马上就会变成痛苦，有谁能长久地留住了快乐呢？因为快乐是造作无常性的缘故，它的本性是不快乐。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倒是坚固难化的痛苦占据了我們大部分的生活内容。更何况死亡并非痛苦的终结，人死后并非如灯灭，其心识之流会随业力表现在来生。若我们今生的行为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话，则来生定会感受与之相应的苦报。所以，世间的快乐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其本性是苦谛，我们不应当将自己宝贵的人生建立在对其的追求上。

当我们内心远离了一切贪求、嗔恨、愚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为小乐所拘，反而会柳暗花明一般进入一种博大恢弘的光明天地，获得真实究竟的无上大乐。所以舍弃世间暂时的蝇头小利，而去体悟、实证圆满的佛果，你能说那不是更现实、更贴切吗？真正以佛法御心的人，他所获得的那份寂静安宁、喜悦善妙的人生境界，有几个被世俗所累、所缚的灵魂能够品味？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浸淫着贪执、滴淌着欲望的现代人，往往不息妄

心，一味地只知心向外求。而外境无边故，那么所知也无边，所求亦无边，如此下去，永远也没有满足的时候了。而一旦当我们回心向内，息灭一切贪执时，内心的清净光明就会显现，人才能真正成为万法的主人，而不是外物的奴隶；才会成为精神的自主者，而不是异化的拜物教徒。

实际上，佛陀所宣示的道理是真实无谬的，可现代人往往都忽视过去了。因现代人太热衷于外在的追求，只知满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贪著，很少有人去观察现象界的本面，去探寻造成万事万物的本质根源在哪里，从而从根本上把握自己的人生，创造自己的美好前程。

了知此理，我更愿在佛法上精进求索了。《华严经》云：“譬如热时焰，世见谓为水，水实无所有，智者不应求。”智者了知世法如梦如幻，如影如阳焰，如水中月，如谷响声，因而弃之如敝屣，难道我还要对之孜孜以求吗？或许踏着兄弟们的肩膀，我可以走出一条舒适安逸的成功之路，但我想告诉大家：“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一个人已经得到了金子，他还会再去捡破烂吗？

等张雷谈完的时候，天空中又细雨霏霏了。不用说，等一会儿他肯定又会儿去疏通排水沟了。没人要求他这样做，他会默默地做，就像没人逼他出家，他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一样——这是他的本性使然。

此时我又想起了一副对子：

劝君为善曰无钱，有也无；祸到临头拥万千，无也



有。

若要与君谈善事，去也忙；一朝命尽丧黄泉，忙也去。

张雷选择了让心回复到本来清净状态的道路。我想，面对未来的人生之路，他一定会越走越从容。而当大多数心随境转的众生，真的走到黄泉路上时，恐怕就不会那么自在了。

好自为之吧。

设计灵魂

广阔无垠的天地间生存着智者、愚者等各式各样的人。愚者以盲目的生活了其一生，智者则总想活得明白、活得自在一些。不过，“智”也要区别对待，要不人们也不会说“世智辩聪”了。世间公认的知识分子们，如建筑师、医师、教师、工程师等等，在各自的专业研究领域里，往往自认为自己的研究是有价值的，自己揭示的真理是最正确的。不过我们藏人有句俗语：“山上有天，水上有桥。”这就是在告诉我们，不要认为自己的见地已臻圆满，如果以佛法来衡量世间的每一个专业的话，那就好似登上泰山极顶而“一览众山小”了。

我相信刘芸以她曾学过建筑学的身份，而今再来叙述她对佛法的了解，一定会帮助大家加深对伟大佛法的认识。

千里茫茫戈壁滩的落日中站着一个小女孩。待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美丽的霞光渐渐从视野中退去的时候，小女孩便心满意足地牵着羊回家了。那个小女孩就是我，刘芸。

童年的这一幕总是历久弥新地刻在记忆深处，我也总忘不了小时候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一个普通的双职工家庭，一家五口人其乐融融。那时作为家里最娇宠的女儿，我总是第一个品尝父母用微薄工资买来的种种美味。刚开始时觉得天经地义，可偶尔回过身望望父母苦涩的脸上挂着的满足幸福的微笑，我的心便沉重了起来，尽管那时我还很小。从此我学会了体贴父母、谦让兄长，尽量让爸爸妈妈的心情更愉快、笑容更开朗。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长成了一个孝顺、听话、乖巧的女孩子。所以有时我经常感叹命运的不可思议，谁能料到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孩，最后竟会成为一名出家比丘尼呢？父母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眼中的小公主最终会落发为尼。

当我跨出某个著名大学建筑系的大门，怀揣一张毕业文凭奔赴社会的时候，心中的感慨油然而生。终于要进入社会了！终于要开始设计图纸了！这个社会未来的建设景观将会留下我刘芸的一道风景线了。

坐在北京一家宽敞明亮的设计室里，我开始废寝忘食地工作。走上工作岗位后接的第一个设计方案，是一项上百万的路标工程。这个根本难不倒我，当我把十几





天熬夜熬出的一纸图样送到老板手中时，老板的双眼立刻变直了。没过几天，他就得到了这项工程，至少几十万的利润就这么轻松地流进了他的腰包。按理说水涨船也应当高吧，但我却一丝甜头也没尝到。这倒也罢了，我的贪心本来就没那么强烈，但渐渐地我发现周围同事的目光开始有些不对劲了，他们看我的眼神总带着那么一丝嫉妒。不久，各种流言蜚语便漫布于整个公司。我这时总算体味到什么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了。

老板看我的眼神也有些不对头，到最后，为了防止我跳槽，他竟然扣下了我全部的设计费与奖金。我本没想过跳槽，但看来这次真的是要逼上梁山了。

不想再干唯命是从的奴仆工作，我便当上了直销员。有一天偶过一间寺院，看着蓝天下那红墙碧瓦的庄严，听到一阵阵清净悠远的唱诵声，不由自主我便迈步走进了殿堂。

刚进大殿门口，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便扑面而来。我也不知该干什么，就这么呆呆地站在大殿里。

“有事吗？”一个师父轻轻问道。我回过神来，不由脱口而出：“我想摆脱烦恼。”

师父笑了笑，然后转身进殿里拿了几本书出来递给我。我一眼瞥见最上面的一本书上赫然印着“因果”二字，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使我潜意识里已把“因果”置于迷信之列。我眉头一皱：“我想摆脱烦恼，不是想了解这个。况且我从不相信什么因果、轮回。”

“为什么不相信？”师父还是那么和蔼地笑着。

“我根本看不到轮回。”我有些不服地顶撞着他。



“你没见过你妈妈生你，你就可以断定你妈妈不是你的亲生母亲吗？”

我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句话呛得我三天没吃下饭。

从此我便成了寺院的常客。师父对我格外看重，特意为我开示了整部《法华经》。记得头一天师父为我宣讲《法华》，刚讲到序文中的“生死流转，无有出期”八个字，我就已止不住地泪流满面。每个人与每个人的入佛因缘都不一样，我常常想，那个师父是不是在庙里已等了我很久呢？

对我来说，接受佛法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好像我离佛法只隔了那么一层窗户纸，只需一个明眼人一捅就破。否则我不会对佛经里的说法涕泪纵横的！似乎一切都是我本来就已经掌握了的，但后来不知怎么又流失掉了。再次归家，能不喜从心生吗？

当师父从《金刚经》讲到《心经》，又从《心经》讲到《华严经》时，我便对师父说：“我要出家。”当时，师父高兴地答应了。

千里迢迢回到家乡，我想先从引导父母吃素开始，慢慢带他们走上佛道，然后再告诉他们我要出家的决定。谁料在新疆这个佛法的边地，当我刚把佛像摆上书案，就遭到了全家的一致反对。为了对抗我的吃素，平日里一贯对我言听计从的父亲，竟要当面杀我养的一只小兔子。我没有一点办法，只有流着泪大声念阿弥陀佛圣号和往生咒，悲哀地看着它死去。当天晚上，我拼命地祈祷上师三宝，请上师三宝慈悲摄受我的父母，让他



们早日忏悔。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在默默祈祷着。

第二天，母亲就告诉我，吃过兔肉后有一块骨头卡在了咽喉，又是吃醋又是催吐，折腾了一个晚上也没有弄出来。她问我该怎么办？我淡淡地说了两个字：“因果。”

就这样在家里大约僵持了一个多月，母亲在寻遍了当地所有的医疗机构都无法取出那块骨头后，终于跪在佛前忏悔了吃兔肉的罪过。当天下午，那块骨头就奇迹般地消失了。如果不是父母亲见、亲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天方夜谭”的。

一个多月来我天天祈请上师三宝总算功不唐捐！为了再巩固他们那刚刚生起的一点信心，我又在家多呆了一段时间。在第二年正月十三的黎明，我想我该走了，我要走我自己的路，父母的路也要靠他们自己趟出来。以我现在所掌握的佛法力量，还远远不能从根本上解脱他们，所以我要早点儿出家求道。

天才刚刚显出鱼肚白，我就悄悄地掩好了门。望着家里的方向，我在心里说，再见了，爸爸妈妈。你们醒来就看不到女儿了，但愿我留下的那封信能让你们感伤的心有所释怀……

我先是到了一个深山里的一座小庙，庙里只有两位尼师。老尼师对我非常好，她非常希望我能留下来。但一个月过后，我就决定要离开这里，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讲经说法。不过，现在回想起在那个庙里度过的一个月时光，我觉得收获还是挺大。因为在那儿更让我体味了世态冷暖，更让我渴求听闻正法，更让我明白了自己



肩负的使命——要续佛慧命啊！我人生旅途上遇到的那第一位精神导师，不就是这么谆谆教诫过我，并百般殷殷期盼着我吗？最重要的是，在那间小庙里，我见到了一本介绍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上师的略传。

于是二话不说，带着身上仅剩的六百元钱，我又向地处雪域圣地的色达喇荣进发了……

曾经以为设计一些美丽的建筑物就是我此生的全部生活内容了。及至到了这里，住在根本不用设计的简陋不堪的板皮房子里，心里才总算明白过来：房子就像我们的躯壳一样，把它搞得再富丽堂皇也抵挡不了无常之风的！多么希望朋友们能跟我一道，走上设计灵魂的光明之路啊！

刘芸的故事尽管比较短，但我觉得她的经历倒是非常精彩。应该说她真正的生活从现在开始，她才刚刚拿起佛法这只无上妙笔，正展开人生旅途的画卷准备设计未来的前程呢。

再回首

有时候想想圆照的经历，我自己都会感慨不已。这个出生在华北平原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一直梦想着摆脱贫穷和闭塞的农村，过上城市人的现代生活。当他真的带着泥土气息考进大上海的重点高校，又带着学生气





走进首钢公司，刚要“脱胎换骨”，混上一张城市户口，过上“北京人”生活的时候，他又踏上这世界屋脊，带着不被世人理解的追求，开始修学佛法了。在他走过的三十六个人生之旅中，匆匆步履曾漫过大江南北。而今，在色达喇荣他一驻足便是七年。

七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普通僧人发展到被评选为汉僧堪布，这期间的进步与成长自是不言而喻。我并不太清楚圆照的证悟境界，但多年的相处使我坚信，这是一个智慧相当高的修行人，否则他也不会舍弃上海、北京那花花世界的风景，跑到这寂静的雪域来内观自心了。

记得他刚来时，穿的是一身蓝色的在家人服装，现在他当然是一身标准的红色喇嘛服了。如果记忆真的可以被凝固、定格的话，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圆照的人生纪录片的精彩片断吧。

如果三十六年已足够使一个人对前半生做出回顾的话，那我最想说的话便是：感谢佛法！人非草木的地方在于他有一颗跳动的心；不同于其它畜生的地方，在于他有一个喜欢思考、渴求精神解脱的灵魂。正是这个不安分的灵魂，使我在尝尽了苦涩、绝望和脱胎换骨的痛苦后，终于认定佛法才是唯一可以把我从漆黑、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力量，否则我真的无法想象以后的岁月该如何度过。

1965年出生的我，孩童时代是在妈妈的怀里、姐姐的背上度过的。稍大点儿就跟在哥哥屁股后面，田间

林中到处乱跑。总也玩不够的童年，是在上小学的第一天遭到终结的。那天老师在填登记表时，问我家的成分。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就回家去问母亲。母亲想了半天后，终于难以启齿地对我说：“咱家是地主。”

我当时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难过极了。自己幼小的心里早已把地主和万恶不赦、人民公敌等同起来，怎么自己家竟也跟电影里的黄世仁一样呢？从此，自己幼稚的身上就像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天真烂漫过早地被它压垮了。于是我变得内向，开始喜欢独自思考周围发生的一切。

在农村长大，亲身感受了农民的朴实和生活的艰辛，也感受到了社会围绕自己的出身所形成的无处不在的歧视，这一切都在促使我形成一种爱恨交织的观念：我要认识这个世界！我要铲除邪恶！我要让父老乡亲过上富裕生活！

由于一直笃信科学知识可以让我获得改造世界的力量，故而我对学习始终很自觉。十年寒窗，终于迈进了大学那神圣的殿堂。大二时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开始涉足气功领域，并亲身感受到气脉的存在及打通小周天的奇妙感应。这段经历对我以后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发觉从小就信赖的科学，对气功现象几乎一无所知。科学在我心目中不可动摇的地位，此时开始真正受到怀疑。也就是在同一时期，我开始用异样的目光去审视平日里奉若神明的老教授们。那些颤颤巍巍的学术权威，他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依靠这种知识怎么实现我获得改造世界的力量



这一理想呢？

上大学后，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我开始思索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萦绕在脑际的一个问题：人到底为什么而活着？原先以为农村人很苦，城市人很快乐。及至进得城来才发现，喜怒哀乐是不分地域的。叔本华说过，我们一个希望的消失就是另一个希望的产生。人生就像一个上紧发条的闹钟，不断地向前、向前。当发条力尽时，一生也便终止。叔本华描述的一生有什么意义呢？生活贫困固然痛苦，摆脱了贫困照样痛苦。我没有能力让所有人变富，即使有能力，富人的痛苦又怎么办呢？

后来又遇到尼采的超人哲学，很合我的胃口。他说：人是连接猴子和超人的一根绳子，人要努力做超人，否则会堕落成猴子。又说：我是太阳，我给你们带来光明，照亮你们。但是怎样做超人？超人又是什么呢？伟大的哲学家可以唤醒沉睡的人们，但醒来后发现根本没有出路，这种绝望的痛苦是从里往外的痛，非常难忍，想重新睡去已是不可能了。此时，我原先的世界观快彻底崩溃了，因为我发现人是那样的渺小，科学是那样的无能。

带着一颗没有寄托、迷茫的心离开校园，1988年来到了首钢电子公司，从事炼钢的计算机控制工作。和大多数国企一样，这里很多人都在混日子，管理死板，毫无生气。除了个别人为一官半职忙碌外，也看不到什么值得奋斗的目标。

此时，我又趁机阅读了一些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及稍后的古典主义时代、浪漫主义时代的作品，使我大约了解了一些西方文化的特征。读雨果写的《悲惨世界》时

很感动，主人公冉·阿让历尽磨难，经过神父的影响，彻底放弃了对社会的仇视，把恨转为无条件的爱，爱这个世界，爱自己的敌人。正如圣经所说：宽恕他们吧！他们自己都不知做了些什么。这些观点对我影响很大，此时的我，心中已开始原谅早先社会对我的歧视所造成的伤害。但是空洞的“泛爱论”并不能解决很多人生紧要的困惑，我内心的苦闷还在继续着。1989年下半年后，由于长时间的苦思冥想，我的身体也逐渐垮了下来，曾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饥饿感。那时我才二十四岁，就已体验到了老年人的衰老。从1989年开始，大约有四年时间，我一直在迷茫中徘徊，这期间也曾想到过自杀，但又想到父母恩尚未报，还是活着吧。也曾认为做人不如做猪好，它就没有那么多的精神痛苦。

说起与佛法的因缘，那是始自《金刚经》的。1990年的一天，偶尔在王府井新华书店购得一本《金刚经》，打开一看，佛陀自然流露出的智慧，以及与弟子须菩提活泼的对话，深深吸引了我。佛陀和佛经完全不同于以往自己所熟悉的任何伟人及知识体系。在上海读书时，在静安寺曾见到过几个老和尚念经，当时没产生任何兴趣。以前总是认为，佛经肯定是死板、枯燥的教条，及至第一次看到佛经，才觉得耳目一新，从此我的宿舍书架上便摆满了佛经。通过对佛法的学习，我才渐渐了知，佛并非供人祈祷的万能的神，而是和我们一样通过对自身的修炼而彻悟世界的本来面目，并开发出自身本来具有的智慧光明的先觉者。成佛并非是欺骗愚人的安慰，也不只是提供来世的希望，更不是永远实现不了的乌托





邦。佛法在提供一套完整理论的同时，也提供了实际修证的一步步次第指导。

佛法的光辉开始照亮了我黑暗的心灵，而且不可思议的是，我羸弱的身体也慢慢恢复了生机。但在随后几年的学佛历程里，自己观察自己的心，贪心还是那样多，烦恼也还是那样重。怎么修了几年一点儿不见效？看来必须找明师指点！

1994年初，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已到了三十而立的年龄，但自己一无是处。若做在家居士，也早该成家立业了；想出家修行，又找不到明师。再不能这样犹疑下去了，我应该做出决断！4月份我请长假离开了单位，怀着一线希望去了自称“佛子”的×××在西安的气功辅导站。一个月过后，我就了解到，所谓的佛陀第二十七代传人“佛子”张大师也只会一点儿气功、测测病而已。最可怕的是，他竟公开宣称自己不信因果！而且非常可笑的是，“佛子”当时正与北京记者为分钱不均而打得不可开交。

再继续找！我在心里给自己打着气。后来，我又随学员中的一位气功师在东北过了两个多月的江湖生活，依然毫无所获。记得在东北的一个夜晚，面对晴朗的夜空，我至诚祈祷：“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我的师父，请赶快摄受我，我快要受不了了！”当时，我的心在默默祈祷，泪也无声地流淌。

再后来又去五台山圆照寺体验了几个月的实修生活，早晨2点半起床念经，白天参加修庙劳动。但最遗憾的是，这里只管念经，不讲法义！



怎么办？再找吧！好像不找到对生命有个交代的答案，我那颗心就永远不会停息一样。于是我从山西跑回北京，又从北京跑到成都，并在昭觉寺住了一个来月。也就是在昭觉寺，我头一次遇到了从色达喇荣佛学院回来路经寺庙的居士。因缘终于到了！看着他们黝黑而满足的脸，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去学院！

时值1994年底，我决定再回家看一看父母亲朋。春节刚过，瞒着父母，我终于坚定地来到了这块陌生而神秘的土地，并且一住就是七年。七年的时间足够我反思以前所学过的种种学说，特别是对科学又有了一个更全面、更本质的认识。别的不想多谈，仅举两例。比如说地球是怎样毁灭的呢？科学的回答：到地球毁灭时，太阳发生大爆炸，产生很多倍于平常的热量，使地球燃烧。佛教的回答：劫末之时，次第出现第二个太阳、第三个太阳乃至第七个太阳，此时大地燃烧。

再比如有人会说人类认识世界用的是大脑、意识，根本不是什么人本具的佛性。对此我要说：第一，大脑和意识不是一回事。佛教认为人的意识是更深层次的佛性大海上的波浪，它不是佛性的本体，但却是佛性的起用。第二，如果说大脑认识外界则明显不合理。我们知道大脑和石头都是由相同的中子、质子、电子而构成，虽然因这些粒子排列不同，形成了有机物的大脑和无机物的石头，但粒子排列的不同不会改变物质的本质特征，一块石头永远也不会认识一块木头。所以离开人本具的佛性，就无从认识世界。

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基督还是孔子、老庄，特别是





佛陀，他们的智慧绝非时间久远就愈显落后，我们这些现代人还远未成熟到可以抛弃他们的地步！科学的日新月异常常使人产生眼花缭乱的错觉，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人类面临的问题，这种错觉发展到极端，便会产生新的迷信。当我们把佛陀的智慧从心灵中剔除以后，一种现代迷信便会占据心间。这恐怕是盲从科学的人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对我而言，多年的闻思已让我认清了一个事实：留有先贤足迹的道路伸向远方，我要做的便是坚定好再不会动摇的信心，生生世世修行在菩提正道上！

看过关于圆照的“纪录片”后，你也许会觉得很有趣，也许会觉得平淡。但无论如何，圆照面对以往的岁月时，他获得的是心灵的平和与思想的升华。我很想问问世间人，当你们再回首时，特别是当生命走到尽头时，那种回首往事的感慨，是昏聩大于清醒，还是无奈、悔恨胜过自在与欣悦？

至少圆照把握住了现在，并能从容而坦然地面对未来。

这种自信来自对命运、对人生、对自己的清醒认识，而这种认识，则毫无疑问来自佛法所赋予的智慧。

从崔铁建到圆照，从北京到色达，圆照的脚步越迈越稳健了。小时候，他梦想能获得改造世界的力量，我想，这种梦想恐怕曾是许多人挥之不去的理想。

圆照的人生选择与历练，我相信会成为连接梦想与现实的桥梁！

心路历程

当我要求那些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家求法或在家学佛的道友，能否谈谈他们自己的学佛感悟时，陆陆续续有些人便找到我倾吐了他们的心声，隔三差五我也收到一些人写来的关于他们学佛心路的文章。每当听到他们在世间的声色犬马之中迷失了自己的经历，我就禁不住替他们扼腕叹息；而当看到他们终于摆脱无明烦恼业力的牵引，重新在智慧之光的照耀下打造新生命的历程，又抑制不住地为他们感到庆幸。真希望他们在已经选择好的道路上勇敢而坚定地走下去，直至谱就一曲美丽人生最光明的交响。

来找我交谈的人当中，有这么一位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就是善缘。至于她的学佛情况，还是听她自己来介绍吧：

我是辽宁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一九八〇级的学生。1984年毕业后一直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到我出家整整十六个年头。

我的青少年时代可谓一帆风顺。那时唯一的理想就是读书，读书的目的也从来都是为了争第一。恢复高考后，这个愿望才得以真正实现。

上大学后开始广泛接触中外文学家的思想及作品，



我一下子就被老子、庄子的思想吸引住了。他们的“无为而治”被我很快接受，而一些古代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也影响了我，致使我在以后的人生境遇中淡泊名利、淡泊家庭，而独醉心于中外哲学、历史、文学的涵养。在那里，我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托身心的天地。

毕业后来到了学校，和孩子们整天呆在一起。中学毕竟是一个较少纷争、相对纯洁的地方，可是十六年的教学生活，常常让我觉得力不从心，所学的知识无法说服我自己，也就更难以说服学生。站在讲台上，面对孩子们那年轻纯洁的面孔，面对他们真诚寻求的目光，真是欲言又止。我无法用究竟了然的知识，来满足他们对人生不解的困惑。他们往往真诚而迷茫地寻找一种心灵深处、除生存之外的有关生命本质的答案，可我却无法回答他们。此时我感到了我的文学阅历的浅薄，它无法使我洞悉人生深义。

说起我的出家因缘，说来也巧，我家就在辽宁锦州一个古老寺院的对面，但我却从未走进过那扇大门。也见过许多出家人，却没能真正的走近过他们。

偶尔有一天，在书摊上看到了一本宣化上人的《开示录》，这大概可算作我的学佛初步吧！没想到这本小册子里的话却处处打动了，我，尽管读起来很费劲。我很听话，书里说的我马上就照着做。通过这本书，我第一次知道了大悲咒，并且还了解它的作用。我试着读诵，居然没几天就能背诵出来。当时母亲胃痛，我又尝试着念诵了几遍，没想到还真见效了，这让我感到了佛菩萨

的神奇。后来我又得到了一本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白天装在书包里，晚上放在枕边，有了烦恼，随时翻开几页，便都能解除掉。从这时起，我开始感到我离不开佛学了。

就像是佛法里讲的因缘汇聚吧，一个偶然的机，我终于踏进了一家寺院。我记得那天，一位师父在寺院门外笑脸相迎，他大概在等待他该等的人。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第一个来的人，与我最有缘！”而我就是那第一个来的人。事后的一切证实了他当时的话——就是这位师父带我来到色达喇荣佛学院，并接引我出家。

以后的日子，我就离不开寺院了。只要有休息日，我就必须去一整天，不然心里就总感觉空荡荡的。就在这个寺院里，我又遇见了一位从长春三步一拜朝五台山的比丘尼师父。孰料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是：“我和你一样，没有结婚，四十四岁出家。”听过此话后我心中一愣，似乎它触及到我内心深处的那个“结”。

事后我问自己，难道我会出家？但很快我就回避了这一发问。此时的我皈依佛门才不过两个星期。

从那之后又过了一年，当时我已朝拜过一次喇荣佛学院了。一天，在家里诵完早课，我的心情非常安乐，不自觉中就开始喃喃诵起弥陀圣号。唱着唱着，我居然自然而然就跪到了佛前，两眼还流出了热泪。最后，我竟脱口而出：“佛呀！让我早日走出三界的家宅，出家修道吧！”此话刚一出口，我不禁愕然。这是心底的声音吧？！当时我记下了这一天，是1999年农历9月19



日。这是我发出心声的一天，也是我的心真正出家的一天。

剩下的事情就是关于母亲的安排了。母亲是30年代沈阳女师的毕业生，一生为人师，平平淡淡、与世无争，经历了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政治运动。记得母亲临终前七天，我开始为她诵《地藏经》，而临终前三天，她居然自己大声呼号，祈请弥陀接引。要知道她是一生未念过佛，也从无任何信仰的啊！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她临死的时候竟出现了种种瑞相，让我亲见了弥陀接引。当时整个房间完全显现为一朵大莲花，母亲跟着阿弥陀佛缓缓上升。我涕泪纵横跪于佛前，完全深信了极乐世界的存在。后来母亲火化后，骨灰里竟出现了很多舍利花！这让我更加确信母亲往生了。没想到是母亲反而以现身说法度化了我，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

母亲走了，她老人家获得了一种永恒。我的内心没有丝毫的留恋，反而非常的平静。做完了女儿应该做的事，我开始考虑我的后半生了。自自然然地，我放下了我的学生和工作，来到了我朝思暮想的喇荣佛学院。

当我再一次步入汉经堂，再一次念起祈祷文，再一次聆听法王、堪布老人家的法语时，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相依为命的母亲离我而去，我没有一滴留恋的泪水，而在这遥远的藏地，我却泪流不止。我似乎找到了我失去多年的家，找到了失去多年的亲人，也找到了迷失多年的我自己。我清楚地意识到，这里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在世俗生活中，我周围聚拢的大多是一些所谓的“读书人”，然而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感受到他们的



内心没有一刻的安宁，充满着纠缠不清的欲望与垢秽。但在学院接触到的一些出家人，却显得那样的清静、平淡、安详，充满着超脱的智慧。他们绝不是曹雪芹笔下走投无路、没落至极的贾宝玉，而是一群努力探寻人生真义的大写的“人”。我为我曾经佩服过的作家们感到叹息，又为自己不早点儿走到这些智者们中间而懊悔。早能如此，又何必苦苦地在那些文学作品中去追寻生命的真义呢？不过这一切，也许都是因为自己福德不够吧！好在一个迟到者，终究还是上了正路了。

佛法以她的博大智慧与宽广爱心，吸引了无数像我这样的人来到雪域高原，来到法王他老人家身边。每当想到法王利益一切众生的不可思议的大悲愿力，我的内心就有一股潜流在冲动、在爆发。想起在世间颠倒黑白的四十余年人生经历，想起与不明生死的人为伍的几十年，真是惭愧并且懊恼不已。再不出离更待何时啊？！

披上袈裟，登上戒坛，我周身毛孔竖立，浑身颤抖不已。一种从未有过的跃跃欲试、一种神圣的使命感顿时注入心里：佛陀给予我智慧的力量，为利益众生，我发愿生生世世做佛的弟子，生生世世跟随法王如意宝出家修道、广利众生！

听罢善缘的出家因缘，感慨之余，不禁触发我想到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经常提到、碰到、看到、遇到乃至了解到的一些“读书人”，一些“知识分子”，我真想问问他们，都读了些什么书？脑袋里都装了些什么知识？儒家教人有句格言：一物不知为耻。那么关于佛法，关





于出世间究竟智慧，这些“读书人”知不知呢？什么时候，真正的佛学精髓才能放进知识分子的读书目录，乃至他们的人生体悟之中呢？

愿善缘的话，能引发真正的人类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知识精英们，去重新打开智慧的天窗，接纳佛法的甘露阳光。

真实与虚幻之间

六、七、八月的喇荣是最美丽的。被漫长的严冬摧残过的田野重新又焕发了生机，放眼望去，满眼无尽的绿意随着连绵的群山延伸进远方辽远的虚空，一切都是那样的明净而透明。

在这样的季节里，一个雨后初晴的温暖的黄昏，当西边的斜阳正要收回她洒向人间的脉脉温情的光线时，巴丹赤诚如约来到了我的小屋。

记忆当中，对巴丹赤诚的印象并不完整。隐约记得1999年他第一次只身来到佛学院，后来又断断续续来了二、三次。有一点我倒是记忆犹深，那就是从1999年之后，他每次来都要带一大批学生。而当他向我介绍他的学生时，又总是说这个是学导演的，那个是学录音的，还有学摄影的等等，好像他们都与电影有关。最近的这一次，他的许多学生还兴奋地对我说，他们是来“观礼”他们的老师剃度的。如他们所愿，巴丹赤诚在



2001年四月初八，这样一个殊胜的日子里落发出家了。真希望他今后能从世间老师成长而为人天之上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话题自然而然就从电影拉开了。

“我学的是电影，教的也是电影。1987年我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毕业后又在中学当了五年老师。实在厌烦了千篇一律的中学教师生涯时，电影这个由光与影所构成的梦幻世界，就在此时占据了我对后半生梦想、规划的领地。于是，1996年我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1999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后，就被分配至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专业任教，那些我带来的学生都是北师大或电影学院的学生。”

“你工作才一年多就决定出家了？”我多少感到一些诧异，“你来喇荣也不过从1999年开始，是不是学佛学了很久，经佛学院这个催化剂一点化自然就生出了出离心？出家的因缘跟电影有关吗？”我有一大堆问题要问他。

“我1998年才开始真正接触佛教。出家的源头要是追溯的话，可以一直上溯到我的童年时代。”

一个正规学佛只有三年的人便萌生舍弃尘缘的志向，确实有点出人意外。不过既然源头在童年时代就已隐然伏下，细想这因缘也在情理之中。这其中端倪倒越发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从小就怕死！”巴丹赤诚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

“记得小时候看过奥立弗演的《王子复仇记》后，就整夜整夜把父亲用来健身的太极剑横放胸口，害怕死



亡的魂灵会乘我昏睡之际夺去我的生命。那时尽管很小，但也许由于早熟的缘故吧，我已经对自己的稚嫩身躯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与留恋，总是想探寻个究竟，我到底从哪里来的？我会不会永生不死？邻居家人死时的僵尸影像总像一道巨大的恐怖阴影，久久笼罩在心头。因而我很小时便习惯于一个人捧着大部头的著作，坐在门前的柳荫下废寝忘食地囫圇吞枣般阅读，妄图从书中找到答案。因为我小时候头特别大，脖子又特别细，故而直到现在，老街坊邻居见到我，还不免咋呼一番：“哟，这不是张家那个大头娃吗？你的脖子还没折断啊！”十岁之前，我就把《红楼梦》看了好几遍，其实什么也不懂，但依照陪着贾宝玉、林黛玉落了不知多少‘感伤’的泪。”

听到这儿，我也笑了：“落了那么多冤枉泪，到底明白了没有？”

“肯定不会有答案的。不过这种对生命的幼稚体悟，却激发起往后的我越来越自觉地思索人生的真义所在。我上大学时候的1987年，正是西方文化铺天盖地涌向中国内陆达到最高峰的一个年头。那时的我，也如同大多数盲目而热情的莘莘学子一样，饥不择食地吞食着这些或新鲜或陈旧或充满真知灼见或良莠不齐的西方论典。那种感觉现在依然记忆犹新，我往往一次又一次从一个个兴奋的顶点跌入一个个深不见底的深渊，经常是在一种流派或观点里面发现让我心动的答案，但这种答案在另一流派或论典里面又被证明为一钱不值。我先是推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一阵子又狂热地



爱上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过不了多久，结构主义符号学又占据了 my 脑海……但探究愈多，迷惑愈深。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流派、思想，能从根本上解决生命的本质、去来，时空的实义，宇宙的实相问题。特别是自小就困扰我的那个问题——关于生命的意义所在及生死究竟。

1989年后，我又把目光对准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两家，依然得不出个所以然。倒是对小时候不理解的《论语》中的一句话，有了更深的体味。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及至年岁渐增以后，我才领悟出这句话的真义——如果一天得不到生命的‘道’，那么这一天的生存又有何益？

但是直到1998年之前，我一直没有把佛法放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内。我想我与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从小我们就接受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宗教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工具！我们便想当然地把佛教天然地与封建迷信划上等号。再加上每次经过寺庙门口，看到里面的经忏、水陆道场；没牙的老头、老太婆；香烟缭绕之处，算命看相的也掺杂其中，便更坚定了这一认识。现在想来，这真是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乃至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当时我根本不懂得即就是对佛像双手合十，都会有无量功德的道理。我们有谁去打开一本佛教经论，特别是有关般若空性方面的论典，放下成见去认真研读一番呢？这种现象的最为可笑之处就在于：绝大多数斥佛教为麻痹工具、为封建迷信的知识分子，可能正好跟1998年之前的我一样，从未接触过一本真正的





原始佛典，仅凭感官印象及教科书的主流话语就认定了佛教的本质。

1992年我第一次去五台山玩的时候，恰逢一座寺庙的佛像贴金。当看到许多人正为一尊尊土制的坯胎上色、装饰时，我就满含讥讽地对身边正顶礼膜拜的同伴正色说道：难怪基督教骂你们佛教是偶像崇拜，一点儿不假！瞧瞧你们，给一尊尊土堆叩个什么头呀？！愚昧！

现在想来，真正愚昧的其实是我！造了如此大的罪业，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忏净。199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终于平生头一次打开了一本佛经，不看则已，看罢感慨万千！自己孜孜以求的全部生命及宇宙答案竟全在里面！我第一次发现世间上居然存在着一种不离世间又超世间的大智慧。特别令我惊叹、信服、推崇备至的是：第一次，我在所有的西方理论体系中发现了它们所根本不具备的一条致命缺欠，而这恰恰是佛法的耀目之处，那就是般若空性及显空不二！没有任何一位古代、中世纪、现当代的西方哲人揭示过这条真理。如果说缘起法在一些西方智者的理论框架中已初具雏形的话，特别是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点已非常接近缘起法则，但缘起因而是空的观念，更进一步，空因而缘起，乃至显空不二的观点，在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迄今，没有一人涉足这一领域。我想，当黑格尔如果知道万法唯空的道理后，他的‘绝对理念’又能在哪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而结构主义符号学苦心孤诣建构起来的‘能指’、‘所指’符号语言体系，又将在佛法的‘能所双亡’中‘无有二取’！



再来看看东方的圣人孔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孔子一生最伟大的梦想，在他以‘仁’为本的人生、政治理念指导下，这位先哲一直标榜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伦道德规范。这毫无疑问会对整个社会的心理建构带来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但对我个人而言，却总是在孔子‘不知生，焉知死’以及‘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话语背后，感到一种无法洞悉生存本质、心物关系的遗憾。而且在实用主义哲学本来就很浓厚的中国大地上，他的宏伟伦理道德的大厦将因之而很难建起！我们的民族性中本来就缺乏高瞻远瞩的品性，又没有三世因果的长远时空观规范，因而大多数中国人很快就将孔子的伟大理想庸俗化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

只有佛陀的智慧！只有佛法！一方面是本来无生的大空性，一方面是森罗万象的妙有三千！一方面是无为之治，一方面是有为精进！一方面是破除一切实执，一方面是不废弃一切名言安立！有哪一种理论及实践体系达到过如此和谐的高度？

而那本重新赋予我智慧生命的法本就是《金刚经》。从此我就踏上了寻求无上正等正觉的不归路。苦也罢，乐也罢，爱我所爱无怨无悔！因为选择在我，此生求索不停，乃至生生不息！”

巴丹赤诚讲到这里，心绪似难以平静，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明亮的双眸里闪烁着年轻人特有的率直、无畏的光芒。

“那你从事的电影研究、创作、教学与你的学佛有



什么互动关系吗？就我个人而言，我到喇荣已近二十年了，几乎从未看过电影。从上小学开始，到中学、师范期间，我看过的电影大概只有两部吧。我总感觉电影是在一种虚幻的光影背后，力图把握住生活的真实。但能否达到真实，那就得另当别论了。况且我也有所耳闻，在演艺圈子里，这是一个可以牟取巨大名利的职业，你的选择恐怕让很多人费解吧。”

“上师，的确如您所说，几乎所有的编导都希望在银幕的二维空间假象之中，创造或演绎生活的真谛。接触佛教之后，回过头再看我所从事的电影工作，就像完全换了一个角度。以前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现在，佛法赋予了我全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佛法的智慧让我得以跳出‘此山’，以俯视的高度去重新审视影像背后的世界。

在所有电影人的心目中，都矗立着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那就是前苏联电影大师塔尔科夫斯基的作品。我永远都记得在他的杰作《安德烈·鲁勃寥夫》中，开场的这么一组镜头：一个流浪者抓住热气球的绳子缓缓飞升，当气球掠过广袤的俄罗斯原野时，他的眼神充满了惊奇与疑惑。不过，最终他还是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悄无声息地死去。这个镜头简直就是塔尔科夫斯基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他那么眷恋俄罗斯的土地，但这块土地上的灾难又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他总想超越这多灾多难的历史，但沉重的现实又总是一次次地折断他期冀起飞的双翼。他想超脱，但又总是深坠深渊，就犹如



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在世间社会所能提供的所有解决矛盾、解脱痛苦的方案中，无一能自圆其说，超越世间本身这一怪圈。所以塔尔科夫斯基站在世间的立场、处身局面之内，试图突出局限之域，就只能是越思索越痛苦，越痛苦越思索，但却永远也突破不了这自设的围城。

而且，我将永远记住塔尔科夫斯基干下的这一桩事实：在拍摄这一痛苦的反思历史苦难、揭示阴郁的历史实质的影片时，塔尔科夫斯基为剧情的需要，竟然将一头牛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痛苦的塔尔科夫斯基带着他对这个社会、对整个人类历史未解的困惑与悲观的预见，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就永不瞑目地离开了我们。不知道现在他的灵魂沦落在六道中的哪一道里？”

巴丹赤诚讲到这里时渐渐停住了，似乎陷入了沉思。我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亮晶晶的泪光。我理解他的感情，也许他正为自己曾经热爱过的大师扼腕叹息吧！透过窗棂打进来的夕阳光线，在我们的沉寂当中悄悄抹去了它最后的光芒，夜降临了。我打开灯，泡上一杯茶后，巴丹又接着说了下去：

“还有基耶思洛夫斯基，他是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全世界最重要的导演之一，也是一位真正的电影大师。他一生都秉承人道主义的光辉理想，但人道主义在以人为本的同时，客观存在的局限于人本身之中的缺点也越来越清晰地暴露了出来。以人为本，关注人、悲悯人、认同人，但就是无法超越人本身！这种超越并





不意味着如造物主一般的万能上帝，以优越的视线俯视他的子民，而是指人类能突破自己的局限，站得高，望得远，能纵览自身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并找到突围之路。这种超越自身的能力，在未接触佛法之前，我几乎绝望地认定，人类是不可能拥有的。只有在打开佛法的一扇窗口之后，微微透进来的些许‘人无我’、‘法无我’的光明，才让我看透所有烦恼痛苦的本质，那就是我执。而基耶思洛夫斯基则依然故我，还在狭窄而痛苦的人道主义圈子里打转转。我记得在基耶思洛夫斯基的《蓝色》、《白色》、《红色》三部曲里，始终贯穿了人类的救赎主题。《蓝色》的主人公是一位刚刚丧失了丈夫的孤独而脆弱的女人。她不仅要拯救丈夫未完成的乐曲，更要重新塑造自己的生命。《白色》写了一个患有生理障碍的丈夫，如何以扭曲、痛苦的方式千方百计地挽回倾颓的苍白爱情。《红色》写了一个姑娘如何让一个窃听成瘾的老教授重新拾回自尊自爱的过程。三部曲里面的人物，几乎各个千疮百孔，从灵魂到肉体无一例外的都是伤痕累累。但与塔尔科夫斯基一样，基耶斯洛夫斯基永远也不放弃拯救人类的可能性探索。与塔尔科夫斯基相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多了一些亮色，在《红色》中，所有在《蓝色》、《白色》中出现过的主人公又在一艘沉船中相遇。不过，这一次他们全都被拯救上岸。以此方式，基耶斯洛夫斯基完成了自己对人类社会乃至未来的想象式人道主义救赎。

但我却总觉得这抹人道主义的光芒来得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牵强。”

“我曾看过这个三部曲的一些文字资料，”我打断了巴丹赤诚的叙述：“我也感到呈现在你所说的这位导演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似乎总在悲观与希望之间摇摆不定。”

“其实从19世纪中叶波德莱尔写出《恶之花》开始，人类的审美经验就开始遭遇颠覆。光明的理想主义渐渐退去，一个物化的，因而也是异化的世界，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化进程，渐次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中。面对一个距离人的本性越来越远的疏离世界，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们都感到心在滴血、灵魂在痛苦地找寻出路。但路在何方？”

1994年时，基耶洛夫斯基宣布退出影坛，原因看似很简单：那就是电影除了给他的个人生活添加痛苦外，对于现存的一切丝毫也带不来任何实质性的改观。

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在一道找不到出路的迷墙里面，除了自我安慰，乃至自我欺骗，或者声嘶力竭的呐喊、颓废的自我放逐之外，痛苦又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宣泄？而这位现当代的电影大师也于1996年离开了我们。不知他的轮回之旅能否有阳光为之照亮。

所以，我庆幸我碰到了佛法！”

我相信巴丹赤诚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态度绝对是真诚的。的确，有哪一种理论或职业或方法能让我们了生脱死呢？又有哪一种生存方式能让我们摆脱痛苦呢？

“明白了这一点，我对电影的兴趣也就越来越淡了，更何况现在的电影行业真的是一个可以把人的欲望调动到无以复加的一个行业，它已远远背离了塔



尔科夫斯基们的探寻电影背后的真实这一初衷。大师们以之为认知生活真相的手段尚且以痛苦而告终；庸俗电影人把它堕落为博取名利的娼妇后，难道我还要趋之若鹜吗？以一个普通的编剧为例，一集电视剧的稿酬大约在八千元左右，有些快手两天便可以完成一集，名编剧的价码则更高。而名导演、名演员的报酬那就更是天文数字般的暴利了。不过，我总在想，我这一生难道也要用来投入到这种永无休止的纸币的赌博中吗？

有一段时间因为要做一个电影栏目，经常要去采访一些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想起有些演员为了争夺导演的注意力而在镜头前做出的种种搔首弄姿状，我就替他们感到可怜。有时与那些所谓的超级名导、名演员谈不上两句话，你马上就能洞穿坐在你面前的这位衣冠楚楚之人，真的犹如‘沐猴而冠’，一肚子草包与糟糠；还有的简直就像一团肉欲之球，横身躺在你面前。而我从1999年以后，已四次奔赴喇荣了。就像一个已看到真理之光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再退回黑暗呢？否则就真的枉活一世、白受人身了。

我的前辈电影大师们，也许是因缘不具足的缘故，他们没能接触佛法，没能从光影中走出一条通向解脱之道。精英分子尚且如此，贩夫走卒们的如猪狗一般的苟且生活又怎能使我违心俯就？生起了坚定的出离心后，没有丝毫犹豫，我就选择了出家修行这条在我看来乃最光明的终极解脱之道。”

巴丹赤诚以斩钉截铁的口气结束了他的讲述。



巴丹赤诚回去了，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抬头仰望星空，那颗极亮的金星又衬着月亮出现了。朝曰启明，暮曰金星，她的亮度足以驱遣黑暗的无明。

我又想起唐太宗李世民有言道：学佛非帝王将相所能为，非才子佳人所能为。出家需大智慧、大勇气。于是一边回味巴丹赤诚刚才所讲的话，一边在心里为他真诚祝福：真希望他能具有并保持这种智慧、勇气，以此之光照亮他前行的路程，一直到清净光明的彼岸。

迷茫的一代

“垮掉的一代”、“愤怒的青年”等等这些专有名词，在社会学、文学思潮等领域内都有它们特定的含义，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看，用“迷茫”来形容学佛之前的梦云，以及她的那帮同样在热闹的红尘中，痛苦摸索人生真谛的伙伴们的精神状态，倒是非常贴切。认识这个女孩大约有近十年了吧，最初那一阵子，她好像才上初中。一个小姑娘，瞪着忽闪忽闪的眼睛，好奇而迷惑地看着我们这些身着袈裟的出家人，还时不时从妈妈背后探出头来，这就是刚开始交往时她留给我的最深印象。

看着她从初中到迈进大学的门槛；看着她有好长时间处在“迷茫”当中；看着她拼命涉猎古今中外的名著以求探寻生存的意义；看着她与她的那帮伙伴们在痛苦中沉沦，在沉沦中挣扎；也看着她终于开始接触佛





法……这近十来年的交往，让我几乎成了梦云精神历程的目击者。当然我最高兴的是，她总算摆脱掉迷茫、空虚、痛苦的生活状态，并最终找到了理想的生活之路。看到她也像我们——当初她并不理解的出家人一样，趋入佛门、披上袈裟，我真是从心底随喜她的选择，并赞叹她的功德。

俗语说：“三岁看到老。”接触梦云久了，对此话体会颇深。她在上初中、高中时就不太喜欢说话，也不喜欢多接触人。尽管她上大学后曾一度频频与同学聚会，但在我看来，那也仅仅是空虚灵魂的一种宣泄而已。她甚至连家里的电话也不接，觉得那纯属干扰。

不过这个不愿与外界接触的女孩，内心世界倒十分纤细、敏感。她从小就喜欢读书，以致家里到处都是方便面——因她害怕做饭、吃饭浪费时间。她经常把从书里得到的体会，乃至后来产生的出家想法，滔滔不绝地讲给我听，也把她内心深处的疑惑与苦闷倒给我，并征求我的意见。

我们都知道越是敏感的心灵，越能感受到常人感受不到的痛苦，因为它往往更关注生活表层之下的深层含义。因而对那些迷惑着又探寻着的敏感心灵，我总是给予更多的时间与关注。因为我知道要塑造一个坚强而清晰的灵魂，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就这样，一直关注着这个常常自己思维人生真义，常常自叹迷茫、困惑的年轻人，一直等了近十年！十年磨一剑，现在也该扬眉剑出鞘了。

印象当中，梦云毕业于某市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工

程学院，专科学历，专业是计算机软件及其应用。她毕业后曾在某市的一家工商银行工作了四年。家庭及她自己的工作环境，在旁人眼中都是非常优越而值得人羡慕的。但在悠闲的物质生活背后，她内心世界的感受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我叫梦云，四川人。平日也没别的什么嗜好，就是喜欢读书。记得海明威有部小说《迷惘的一代》，我觉得简直就是我与同龄人的精神标签。从初中开始，我和同伙便开始看各种杂书，从武打到言情，从传记到哲学，从心理分析到《圣经》，什么东西都往肚子里填。似乎看杂书是那时的我们窥探学校这牢狱铁囚之外的风光的唯一一扇窗口。但不知从何时起，这份热情却渐渐消逝。升入大学，坐在大而压抑的阶梯教室里，虽然周围坐满了同学，但我的眼里只看到一片充塞着各种颜色的虚空。

小时候看过关于苏东坡的一个故事：一天苏东坡吃完午饭，在院子里晒太阳，他问身边的侍妾：“我肚里装的什么？”有的说“满肚酒饭”，有的说“满腹诗书”。只有朝云说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东坡听罢点头称是。其实我和我们这一代，都同样感受着“不合时宜”的无奈。读的书越多，非但不能充实自己，反而徒增痛苦与迷惑。

波蒙曾在她的作品中写道，女性一生所受到的教育，令她难以逃脱“内囿性”。但我觉得，大到整个人类历史，小到每一个众生，都逃不掉各自的“内囿性”，



就像无数的小说、历史，描写得再多，也始终逃不出它自己的圈子一样。就拿《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来说吧，他广闻博学、聪明细致。虽曾遭受痛苦，但“幸福”也并未彻底放弃他。可最终呢？他还是重新被关回他那个狭窄的牢笼——他自己那郁闷忧愤的心里而不得逃脱。即就是写出这部杰作的俄罗斯伟大文学家托尔思泰，尽管他一生都在寻求拯救整个人类社会的改良方案，确实堪称一位忧郁的思想者。但在他妻子笔下的传记里，他也只不过是个枯燥、毫无生气的糟老头而已，甚至很多作品还要由她来代笔！

我曾仔细研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很多人都会被书中的主人公冉·阿让所打动，可我怎么看冉·阿让怎么替他悲哀。他一生东躲西藏，虽然有一颗“比天空还广阔”的心灵，但他周围，养女与女婿弃他而去，而那个卑贱的小人却仍然一往如昔！还有个沙威，也落得个投水自尽的结局。这样一个人，能拯救整个悲惨世界吗？而生活中的雨果，这个在他死后全法国为之举行国葬的伟人，却与女儿阿黛尔·雨果格格不入。女儿的感情历程，做父亲的完全不能理解，更谈不上帮助。饱受情感折磨的阿黛尔·雨果，最后在疯人院中了此残生。

而 D·H·劳伦斯，写出了《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来探讨人的情感与理智的激烈冲突，自己却常常被妻子在肉体上痛打……这些闻名于世的人物的生活似乎比他们的作品更精彩。作品中的理想的人道主义色彩、悲天悯人的宽广情怀、救治社会人生的种种方案，与他们一团乱麻的个人生活竟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文如其人



在他们身上何从体现？

梦云讲的对这些名著作者的质疑，也引起了我的同感。在我的学生时代，在美丽的宗塔校园里，我也曾读过部分以上的著作。等到后来出家。却发现它们都不究竟，诚如爱因斯坦所言：“我所拥有的知识在生活中毫无用处。”不过言归正传，还是让我们接着听梦云的人生自述吧：

这世间智慧就像一个沉于一个无边的大海中，无有舟楫，甚至连根朽木都没有的无用之人。“我们要做什么？为什么、为谁而做？”这个简单又让人痛苦的问题，我却怎么也回答不出来。有一段日子，我和我的同学们经常泡在网吧、书吧、迪吧中，我们甘愿被各种形色所包围、所填充。但那就像吃迷幻药，药性发作时，可以迷糊又兴奋地快活一阵，药性过后又怎么办呢？空虚是可以令人发疯的，若想不沉醉过去，便得像一具活尸体。“酒后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所以必须一再地醉，最好长醉不醒。看过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和《玩笑》吗？它令你窒息吗？当我读到《笑忘录》中葬礼的那一段时，我竟放声大哭。因为那一刻我极为清醒，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生活是场多么大的笑话；所谓的“美丽与幸福”是如何地具有欺骗性。所以我才哭！哭我的沉沦，哭我的麻醉，哭我的无路可逃！

但有时，不，应该说常常，我都在希望——梦总会有醒来的那一天吧！就这么在痛苦中希望着，希望着。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那一线曙光竟就这么来了。

一个偶然的机，我遇到了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上师。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今生从此就扭转了方向。只是坐在法王的身边，竟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和平静。每次上师开口说话，即使话不多，但却让我从心里发出笑声。常常他的一句话就足以让我欢欢乐乐一整天。这种快乐与平静交织的感情，为什么我以前从未体会过呢？我真的有点儿想弄明白了。

接下来，我又看到了《百业经》。这本书最令我着迷的是它叙述的世尊前生的许多事迹。我不解，同样一个人，为什么当他受到他人的危害，甚至要他的妻、儿、王位乃至活生生的血肉时，他竟能欣然接受？在成就自己善业的同时，对于伤害他的人，竟也发起不可思议的大愿：宽恕造成伤害之人的所有恶行，并帮助他早证菩提！以前看过的无数小说中也有无数视死如归的英雄，但却从未见过如世尊这样的勇士——他为善不是出于任何私人的目的，而是以广大、温柔同时又坚强得无法表述的心，将这份历经千辛万苦才获得的善果完全地、谦卑地，却又无比高贵地奉献给别人。当时我就想，经文中叙述的佛陀，有着无比的庄严相好，一见就能令人生起无比喜悦而坚定的信心。这些即就是一种赞美之词或文学夸张，那也毫不为过！这样的一个人，仅凭他的这颗心，我都甘愿匍匐在他的脚下，接受他的教言。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理解上师的“魅力”所在了。我还感到，以前看过的所谓“万卷书”和佛书相比，竟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

没过多久我又看到了《入菩萨行广释》。刚开头就有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修行的最大障碍就是傲慢与脆弱。”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于是，我立即就将“是否傲慢？是否脆弱？”贴在了床头。又往下看，读到“除往昔感受，吾今复何余。然因执著彼，屡违上师教”时，更是唏嘘不已。没错，我所做的一切事，最终只会有“往昔感受”留下来，但自己却屡屡因执著那时的感受而自我折磨、自我痛苦，一再重复过去的故事乃至创伤。越往下读，越觉得在我以前接触过的所有作品中，从未见过这等的旷达、智慧与慈悲。在世间，你可曾见到过被流放的犯人还在欢乐地唱歌？而在佛教历史上，就有人在被押送到批斗场的路途中，安详地端坐于马鞍，念着经文而死去！当年米拉日巴尊者在山洞中苦行，无衣无食，最后连赤裸的身上长满了绿毛，但他还能唱出“艰苦越深乐亦深，比较无病更快乐。一切苦痛变成乐，稀奇稀奇甚乐哉”的道歌。这些正是无数佛教徒所真实实践过，并正在且还将继续实践的路。

也正是看到了佛学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洞悉，感受到佛陀及佛的追随者们不可思议的善良、勇敢、无畏的品格，使我终于能抛开过去多疑、痛苦的心，而皈依了佛门。唯有佛，而非世间的任何财产、地位等等，可作我们真正的依怙。无论何时何地，甚至我们一瞬间的心念，佛陀都会给我们做最详细的明确指导，引领我们那狂躁不安的心逐渐踏上调柔之道，直至安住安乐之境。关于这一点，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作担保！

我曾经照顾过一位生病的上师，当时她全身上下到



处都肿着，脚上轻轻一按就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窝。但当她站立行走时，她的那份仪态简直令我震惊！不带一丝病态，也没有故作坚强，平和而坦然地用我无法描述的步态向问候她的人们走来。步步寂然无声，却又步步踏在我的心上。她随意而放下万缘的神态给了周围的人们以无比的安慰与力量。当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放弃一切，只想拥有与上师一样的伟大！这不是“自我”的伟大，而是“我”痛不再痛，“我”乐不再乐，只愿众生皆乐皆坚强！

明白了这些道理后，没有过多犹豫我就出家了。我真正学佛的时间并不长，因而我也讲不出太多高深的理论。只是我开始慢慢明白，也希望还在“迷茫”的一代也都能明白，在世间如波涛般汹涌的苦痛之海里，要想不沉溺于其中，只有追随佛陀的足迹，去找寻心中那片乐土，才能达到永久的大乐之境。

很高兴从迷茫的人群中站出了梦云，很希望更多的迷茫者们都能赶快清醒。每当我站在熙熙攘攘的都市街头，看着身边南来北往的人流匆匆而过时，心中就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个强烈的愿望：人们要是都能像梦云那样摆脱红尘羁绊，用心寻找生命的本真意义，那这个世界该减少多少无谓的争执与烦恼啊！即就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也由衷希望人们至少都能做一个贤良正直的公民。

一位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曾说过：“我以前希望所有的人都来学佛，其实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狭隘观念。现



在我并不希望人们都皈依佛教，只要他们是一个善良的人就足够了。”

那就让我们都来做一个善良的人吧！

学佛随想

每个人的想法、爱好都不尽相同，有人喜欢经商，有人热心钻研世间学问。对我个人而言，我最倾心的还是修学佛法，并力争让更多不了解佛法的人们同享佛陀的无漏智慧，这就是我一生为之奋斗不已的目标。在我了解的范围内，除了藏地及一些佛法真正兴盛的地区，大量的身处佛法边地，或表面佛教兴盛，实则缺乏正见与善知识指导的地方的人们，大都目光短浅，缺乏对因果的长远考虑。在他们的人生计划当中，几乎从未涉及对后世的安排，眼界仅仅盯着眼前的一小蝇头小利，真可谓鼠目寸光。即就是有人大略了知了一些因果的概念，但也绝谈不上形成对前后世的稳固见解，最多可称之为相似见解而已。我从内心深处很可怜那些否认前后世的人们，因而我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们去说服那些固执而愚昧的众生。但可惜的是，知识界学佛的朋友们却有很多不敢站出来从佛法的角度剖析世间科学与公众认识盲点。的确，宣讲佛教科学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但这项工作却具有长远的永恒价值。如果不宣说佛法，又如何使她成为照亮众生暗昧心田的智慧明



灯？相信随着知识分子们的深入研究，并普及关于生命延续的学说，很多人对佛法的误解、毁谤便会因之而逐渐趋于消亡。

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随着科技的昌明，原先被认为是迷信学说的佛法，反而越发获得了如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一般的地位。尤其是对佛法阐述的生命科学理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之用于指导自己的生活，因果轮回的观念已在西方受到了普遍的认同。也许来自英国的郑戈的切身感受，会增加你对这一观点的理解。

人生像是时间隧道上的一架列车，载着我们走过生命的一站又一站。从童年到暮年，从学习到工作，从健康到衰老，从出生到死亡。虽然在旅途上会遇到不同的景色，时而美丽时而荒凉，但这旅途的终点却都是一样：死亡。因此，世界上的许多哲学和宗教都谈到这一主题，但是却有太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那么，我们到底又应如何看待和把握自己的人生呢？自从接触了佛法以后，对这一问题我才有了新的认识。现在，尽管我已来到了英国学习，有机会了解西方的文化和社会，但也因此更加感到了佛法的博大精深，也深切地体会到佛法绝非迷信，而是蕴含了无尽智慧与科学性的认知与实践体系。因而在这里，我很想把自己的学佛因缘和一些粗浅认识介绍给大家，希望有缘的您可以从中了解佛法，并进而把握和提高自己的人生质量。

在高中二年级的一次暑假聚会中，一位同学的朋友

特意留下了我的住址。结果没过几天他就来看望我，还带来了三本佛学小册子：《佛法在原子时代》、《真智慧之门》、《什么是佛法》。由于受长期的唯物论教育，当时的我是抱着怀疑的心态去阅读它们的。然而，这几本小册子却带给了我许多对待人生的新理念。例如：因果的定律与生命的三世流转，宇宙和人生的关系等等。通过当时对佛学道理的粗浅认识，我对自己的人生从另一方面得到了新的观察思路，那就是对因果的认知。佛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因缘关系，就像我们播下了芝麻、苹果和西瓜的种子（因），只要加以阳光、水分和肥料（缘），到一定的时机我们就可以收获果实——芝麻、苹果和西瓜（果）一样。我们的一言一行甚至每一心念都是我们播下的种子，这些全都被我们自己种到了生命的八识田中，然后便等待在不同的时间，其因缘聚合时去收获应得的果实。我们的生命其实是连续的，它有前世、现世和来世，这正像有昨天、今天、明天一般，我们的生命甚至从未停止过一刹那的迁流。生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有能量的波体，它是遵守能量守恒定律的，每一次生命的再生都只不过是换了不同的形体而已。过去世，我们曾种过一些好的种子，但也种下了有毒的种子。因此，现在一旦过去的好种子成熟了，我们就会感到很顺心；但当坏的因缘成熟时，我们又会遇到很多麻烦。简言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因果业报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了解了它的真相，我们就可以成为改造命运的主人——我们可以用现在的心念与行动去改造我们未来的生命。



后来，我步入了高三，并因此而面临很大的学习压力。然而正是靠着这些新的佛学观念的影响，我的学习状况才有了明显改善。因为我抱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源于因果关系）的学习心态，老老实实地从自身学习的每一个环节入手努力，我确信所有洒下的辛勤汗水都不会成为浇灌无果之因的唐捐用功。就这样，我平时上课和做作业时会很专心和勤奋，而考试时却很放松，并没有太多的得失心态。另外，当时我也注意尽量多做一些好事，比如下课主动帮助老师擦黑板，甚至路上遇到清洁工人推车上坡也来帮忙推一下。这样做并不是刻意要去积功累德，只是感觉，如果说阳光默默促成了万千物种的孕育与成熟的话，为何我不能如瓜熟蒂落一般，自然地加入到让别的众生也感受善业成熟、收获果实的微小助缘中去呢？我肯定会注意自己的因缘果报，但我也慢慢明白尽量为别人培植善缘的重要。这种种的因与缘共同编织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关系之网，我相信，所有心田中种下的美好、善良的种子，不管是针对他人的，还是针对自己的，都将帮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培育贤良社会与贤善人格的人类发展与提高的温床。感谢佛菩萨的慈佑，再加上学习的勤奋和心态的转变，我的学习成绩终于有了显著提高，并在高考时顺利考取了经贸大学。

日后，随着不断的佛法学习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我对佛教的道理又有了更深的认识。1995年，经朋友介绍，我参加了河北省柏林禅寺的佛学大专夏令营，并且正式皈依了三宝。自此以后，我更与佛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且越来越从中受益。我深深地希望能生生世世不断此

缘，因为佛法的因果甘露已擦亮了 my 双眼。在今后的 人生征途上，可能还会有漫天大雾，也可能长夜漫漫、 同行寥寥，但我都不再会迷失自己。佛法与我的碰撞让 我渐渐心明眼亮，再加上因果正见这柄慧剑，我将特立 独行于茫茫江湖之上。

郑戈在英国读的是经济学硕士，这在时下的普通人 心目中可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专业吧。在一个讲求发展 经济的全球背景下，恐怕很多人都会将发财致富当作人 生的首选目标。在这种环境中，想发财的三宝弟子也为 数不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打着供养三宝的旗号去挣钱， 等到真的发财后又不愿上供下施了。为了经济利益 而丧失佛法，实在是太不值得了。非佛教徒们则更是追 逐个人利益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般紧张、专注，有许 多人除了上床休息外，大多数时间与算计都花在挣钱上 了。

所以郑戈的认识才显得难能可贵。他不仅研究佛 法，还将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世人，我们很赞赏并 需要这种责任心与智慧。不知有些学佛多年的人对前后 世的认知，具不具备如郑戈一样的定解与知行一如的实 际用功呢？我们应该知道，进入佛门绝不应仅仅从形象 上入教，我们最需要获得的是佛陀的智慧。不论身是何 形，都应当将自心与佛心融为一体。就像我们走进西藏， 并不能仅仅靠走马观花旅游一趟就算完事一样，只有走 进藏族人的内心世界，走进藏族生活的底蕴与精髓—— 佛教，才叫真正的“走进西藏”。如果享受不到佛



法慈与悲的阳光，你就是把西藏跑上几百遍，全身皮肤晒得焦黑，也不叫走进西藏，只能算是到过西藏而已。

因而希望人们能用心去体会佛法，并真正进入到她所宣示的生命轮回理论中去。

新生命

在现代社会这张弥天大网里，每个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于其中演绎着自己的人生轨迹。有太多的人发挥不了自己的生命潜能与价值，还有更多的人则根本不知生命除了吃喝玩乐、拼命占有之外，还有哪些本身就拥有却从未被认识到的更崇高的内涵。迷乱社会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致人迷乱之因：电视、报刊、酒吧、迪厅……所有这些构成繁乱表象的存在，都引发人日甚一日的心灵散乱及行为放荡。在一片灯红酒绿之中，了解生命实义的人实属罕见。能够在放纵度日与空虚无聊打发时日，或在遭遇挫折时，重新体认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并进而再塑新生的人，就更属凤毛麟角。

来自某大学的博士智妙的人生境遇，倒是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指示：对一个把佛法已融入自己心相续的知识分子来说，心的清净状态一定可以现前，哪怕眼前的环境有多浑浊，哪怕这个人以前曾有过多不堪回首的岁月……

我出生于一个比较优越的干部家庭，从小就受到父母的百般呵护与慈爱，他们用自己的全部身心为我和妹妹构筑起一个非常温馨幸福的成长环境。在他们无微不至的关爱下，我无忧无虑地长大了。记得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学习成绩便一直十分优异，几乎回回都是年级第一名。那时的我十分争强好胜，为了门门功课都拿第一，我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异常灰色、压抑与病态。每天除了上课看书以外，便是抓紧一切时间做各种习题，基本上牺牲了所有的娱乐活动。生活目的因只有一个——考上重点大学而变得很单纯，在这种境况下，当然也就很少对人生做什么思考，也没有兴趣注重高尚道德情操的培养。

后来总算如愿以偿地考进了一所名牌大学学习热门的计算机专业，但自己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理想之实现，却让我感到无以言表的失落：学习任务繁重，而我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却无丝毫兴趣，那种选择纯粹是受当时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说法的影响所致。故而在随后的大学生活中，我逐渐在找不到明确生活目标的迷茫中，慢慢演变成一个愚痴且没有责任心的人。生活上我很任性且散漫，对物质享受充满贪求，而在学习上却根本不用功努力，总是得过且过，为此常常让父母操心和失望。

不过可能是本性使然吧，我在贪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并未完全丢掉对精神世界的探求，我很想找到一种身心的和谐与纯净感。在计算机的软硬件当中，自然无法得到这种满足，于是我便想在文学艺术方面去寻找



答案。不过现在想来最可笑的是，当时尽管我接触了很多现代派的文学及哲学作品，但出发点却是基于一种赶新潮的时髦追求。因而在表面的蜻蜓点水之后，我整个人迅速地滑向叛逆和虚浮，还傻乎乎地以反传统面目自居于潮头浪尖：我不愿再接受任何约束了。

回顾这一段日子，现在的我倒可以清晰地发现，很多现代派作品对现代人身心世界的孤独与迷惘、矛盾与痛苦、失落与压抑、焦虑与恐惧之类的人性疮疤的揭示，都非常形象、贴切，但它们最大的问题便是仅仅停留在生活表象的展示上。而我们最需要的恰恰是超越这些表面描述之外、对通达幸福快乐之人生境遇的途径提供，一个真正的思想家绝不应该只成为生活的同流者与旁观者。现代派在让我们感同身受于痛苦、繁乱的人生处境外，又从文字上再一次复印了这种真实的生活感受。但仅有感受是远远不够的。

怎么办？文学作品提供不了我对人生答案的探究，那就让我还是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寻觅吧。那时我又不知从哪接受来这么一套理论：爱情是人生最美好和最值得追求的东西，能拥有一份真正的爱情，生命之花才能绽放得最艳丽，特别是对女性而言。受此影响，我又开始愚痴地把追寻所谓“真正的爱情”当作人生意义与价值所在。然而在实际的为爱而生活中，我却不得不悲哀地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恋爱中的人其实真正爱的是恋爱中的自己。故而情侣反目、真诚被愚弄和欺骗、为了爱情饱受创伤甚至痛苦得难以自拔等现象，可谓比比皆是。爱情的确很无常而且残酷，它带给人的痛苦往往远



大于幸福。

经历了爱情的创伤，也越来越多地了解了人性及社会的阴暗面后，我的内心真的开始渐趋迷乱、孤独与无助。

应该说我还算是个佛缘很深厚的人吧，在一片迷茫之中，虽然我还尚未涉足佛教领域，但已多少接触到一些赞美佛陀的慈悲与安详、出家人的纯洁与庄严、普通人对佛法的虔诚与礼赞之类的诗歌，而且每次读罢都感慨不已。就这样，在希望与失望、痛苦与等待的轮番交织中，大三时，时节因缘所至，我终于认识了一些信佛虔诚且乐于弘扬佛法的人们。

在他们的指点及帮助下，我开始阅读一些《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之类的浅显读物，并发觉书中所述很有意思。接下来我又开始看《无量寿经》、《地藏经》等经文，起先是从文学角度来看，觉得佛经真是“信、达、雅”的典范。佛经的文字精练朴实却又优雅动人，章法结构也严谨合理。再深入下去，我便不得不惊叹于佛经中所蕴含的深广智慧与慈悲了。看《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时，一方面感动于佛陀劝人感念、报答父母深恩的婆心切切，一方面震惊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佛陀，居然把胎儿在母腹中从第一个月到第十个月的种种变化说得如此清楚明白。

从此我下定决心要深入佛法、深入经藏了。

入得佛门没过多久，受清定上师德行的感召，我便千里迢迢地来到成都昭觉寺拜见并皈依了他老人家，还蒙赐法名智妙。这是我人生道路当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从此我就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三宝弟子。

如果说刚开始时的进入佛门，主要凭借的是对佛经文字意义的迷恋，及对佛陀不可思议之神通智慧的向往的话，受了三皈五戒后的正规学佛经历，则让我的生命从内到外都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我终于认识到，有了佛法指引的人生航船才可以最终驶离心性的无明港湾，奔向辽阔、自由的蔚蓝色家园。

我开始吃素并打坐念佛、礼拜诵经，还经常参与放生及慈善事业等活动。在一种重新打造自我的过程中，我的心境与身体状况都在慢慢地趋向好转，对自己、他人及社会的责任心也在逐步增强与日益自觉。特别是在大学毕业后分配于一家计算机公司从事商业部门的工作后，因工作环境中免不了的一些尔虞我诈和弄虚作假之类的事情，让已从佛法中重获生命支撑与价值坐标的我，深感这大染缸绝非久留之地。于是在工作几年之后，我终于考入了现在攻读的这所大学的宗教研究所，并从硕士一直读到了博士，因为我发觉自己此生已不可能再从事佛教之外的其他工作了——这里才是我的生命价值维系所在！

父母亲朋刚开始时对我信佛吃长素，并放弃原来的专业去从事佛教研究很不理解，也不支持，但我相信上师三宝不可思议的加持一定会让他们最终理解我的选择。一方面我努力争取在各方面表现出众，一方面又不断地祈求佛菩萨加持我父母能尽快信佛。在看到我的身体状况一天天好转起来，智慧也大为提升，且多次荣获优秀研究生奖学金，并积极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之后，

他们对佛教的态度真的在几年之内就有了巨大改变：爸爸妈妈也开始供佛并烧香礼拜，正在美国读博士的妹妹还多次买动物放生。家人及亲戚都已普遍地认为，佛菩萨是值得尊敬且有慈悲心肠与能力去关注、救度、保佑一个诚心信佛之善人平安吉祥的。

毫不夸张地说，是上师三宝给了我全新的生命。一个虔诚信仰佛法的人，实在是太有福气了，就像一个很贫穷的人得到了无尽的宝藏一样，佛法可以让他受用终生。十方诸佛菩萨都拥有无法言喻的大智与大悲，他们会用种种的方便法门来消除我们的烦恼恐怖，只要我们真正依教奉行。一个人即使失去了所有的亲情、友情、地位、财富，只要有佛法存心，他也绝不会悲观与孤独，因为上师三宝时时刻刻都会慈悲护念着我们，如同慈母忆念着自己唯一的子女。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一个人的命运其实是自己造作的，并没有什么外在的力量在起主宰。我们要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就必须学会自尊、尊他，踏踏实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我们应该明白，利益众生就是真正地利益自己，损恼众生，痛苦将来一定会返回到自己身上。信佛之前，我并不懂得孝顺父母、回报社会，也谈不上对人生、宇宙有什么深刻正确的了解。信佛之后，我才明白了对他人的索取并非生命的本真意义，无私地体谅关爱、帮助每一个众生，才能让生命焕发出最恒久的光彩。

眼下我正努力修加行，以为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积累福德资粮。“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好不容易这辈子投



生做人且值遇上师三宝，我真应该好好珍惜此生，精进修持佛法，老实念佛、求生极乐，以永远了断生死轮回。

有了佛法的人生，才是赋予生命以最终目标与归宿的永恒解脱！

智妙所说之话虽平平淡淡，但新生的体验对她本人而言却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在交谈过程中，智妙一再强调要把自己的未来全部用在佛法的学习及弘传上，因为在自己深入佛教的过程中，她才认识到佛法对人类的启迪与帮助、对她个人的重铸与锤炼。因而她特别渴望能把这种升华生命的全新体验与众人共享。

在当今这个崇尚科技的社会中，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向世人传讲佛法是一项很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的工作。不理解佛法的人很容易将之当成迷信，即就是一些佛教徒也难了解佛教奥义。在人们对佛法的误解与邪见日趋普遍的当下，为了这一代、下一代，乃至生生世世的人们都能从佛法中恒享真实利益，实在是需要一个又一个的智妙们站出来，以自身的切实感受去广宣佛法济人慧命的真理！

再 生

现代人接触清净佛法的机会并不多，年青一代中，有很多都将心识的目标放在了感情及事业上，有一些人



甚至将组建一个温馨的小家庭当成了人生的根本目的。我本人认为，这种人生观的确立实在是不经观察的一种迷妄，即就是我们现量所见，许多人在成家以后也都变成了家庭的奴仆，这哪里谈得上是人生崇高的理想实现。他们要照顾父母，还要操心孩子的读书、成长，大量的琐屑家务事都得占去他们的时间与精力。我接触过的许多已成家的知识分子，都在向我诉说、抱怨生活对他们的这种重压，其实这种不堪承受之重依然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在这种环境压力下，许多人为逃避责任而选择单身生活，这只能称之为是一种消极的解决办法。还有一些人知道了人生无常的本质后，就趋向了寂静之地去过出家人的清净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一时不会被很多人接受，但在兰州大学读博士的觉旻法师，却从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再生喜悦。

我自幼就生长于小康之家，那时衣食无忧的我对生活的唯一打算与利用便是读书。而只要有机会、能力读书，父母也决定会竭其所有、全力支持。在这种少不更事的环境与心态下长大，以致我养成了非常自私的自我意识：当时，我对父母的辛劳未曾有过感恩之心，反而认为世界天然就应该围绕着自己转，我的中心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位置。在这种心境日久成习的浸淫中，年轻的我逐渐丧失了对周遭人与事的耐心，大凡不合己意者，更是对之抱怨不断。就在这种予取予求的成长过程中，我也曾因自我计划的暂时性受挫而对人生的意义和目





的产生过疑问，也曾想寻求人的不同遭遇、境况背后的原因。不过所有的这些沉思，在日甚一日的对现实的学位、爱情追逐下，变得异常飘忽不定，并终至不再生起。

直至多年前，当我满心欢喜地在异国博取硕士学位，而自我蓝图中的设计开始变得越来越不顺遂，生命渐次跌入前所未有的谷底状态时，那些曾经有过的对生命的疑惑才又重新浮起。此前我一直觉得生命就是并且本该随心所欲，事事都应该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在我的生命理想中，做学问以及家庭的成功就是自我价值的全部。我还梦想着能和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一般，建立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然而恰恰就是因为我的强烈执著，事情的进展反而与愿望背道而驰。可怜那时的我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并且当个人欲望与现实困境之间的冲突日显鲜明时，却没有人能适时地告诉我，生活为什么不能像我设计的那样圆满，反而充满如此之多的无奈与多变？为什么生命必须经受意料不到的考验和不幸？为了得到对生活、生命本质质疑的答案，我多次走访过基督教会，试图在现世知识与入伦价值体系之外，从宗教的角度给心灵寻找一份慰藉。尽管确也从中得到过片刻的安详与宁静，但仍是无法让躁动不安的灵魂彻底平静下来。

我这时才意识到，其实自己根本没把握住自我的实质，也根本没能掌握生命的终极答案。对人生的实际意义而言，我只是一个不明所以的过客而已。

就在彷徨之际，几经寻觅，最后在一个朋友家举行的聚会当中，我遇见了一位改变我命运自此以后走向的

善知识。现在再回忆当时他说过的话，内容大都是关于佛教的基本概念，诸如因果业报之类，但平实的道理却蓦地解开了我那时对生命的重重疑问。印象最深的是，他反复强调个人在修身养性之余，应始终不忘为人服务的重要，以此广积福德，并培养“无我”的慈悲情怀。他告诉我说，当把“小我”融入全体中时，一个人一定会体味到一体与无限交融无尽的旷达胸怀，一定会深味佛陀宣示过的“一体同怀”的博大境界。当一个个体把自己与全法界熔冶为一炉之时，从中锻铸而出的一定会是人性的最纯最真的升华结晶；当“我”与虚空相游舞时，“我”的所有痛苦与执著又能在虚空的哪一个角落里找到立脚之处呢？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反省自己的过去，当意识到因无知而做下的那么多无知之事时，我的内心头一次升起了对自我的严厉谴责与深深忏悔。我深刻感受到，生命应该而且只能是在永无止境的自我改造与无怨无悔的利他行为中，才能趋向圆满与无憾。

我的生命就这样得到了再生，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的学佛修行生涯。

一步一步，从最初的涉猎佛教书籍、亲近寺院道场、深入慈善机构、寺院做义工，到后来的于寺院任职，及至最终出家，伫步回首之时，我并未发现自己有过一点点的盲目与冲动，因而也就绝无后悔之意。倒是入佛愈深，便愈发遗憾自己听闻佛法太晚、太迟，以致把那么多的大好时光都浪费在了无谓的自我算计与营求上。因为佛法深广如大海，我仅取一瓢饮，就已感慨无尽并受



用无穷了。在从对佛法的懵懂不解到如今对她稍有体会的过程中，我的人生逐渐充实而变得有意义起来：在感谢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众生所提供给我的帮助、及惭愧自己无以回报的情感支配下，我学着去尊重他人、爱护每一个同自己无二无别的生命；在认知因果果报的真实不虚时，我感受到人与人、人与环境无尽复无尽的层层关系与因果之网，并从而学习去尊重每一处、每一时都在发挥作用的因果法则；在沉浸于“阿弥陀佛”的佛号中时，我感念到了佛菩萨的慈心悲愿，从而祈盼自己的道业能精进而永不退转……

学佛并且出家后，我的生活一点也没被局限，反而更加宽广起来。因为外在的执著被慢慢地放下，烦恼在不断的自我观照下日趋减少。也许表面的生活并不像过去那样五光十色，而心灵的世界却越发丰富且灿烂。

以后的生活当然还会充满许多考验，但幸运的是，我已有了佛法相伴。我相信自己不会再怨天尤人，遇到挫折时也不会惶惑无助，因为佛法的“无我”理念已使我一天天坚强起来。丢掉了脆弱不堪的自我执著，当我与全法界互为一体时，我将何惧何畏呢？

学佛并不在神通感应的追求，而在于自我的深刻剖析，以及随之而来的心境的提升和智慧的增长。学佛的好处无法言尽，不过有一点却始终令我感念于怀：靠着佛法，我的新生命终于已毫无疑问地站在了迈向解脱的起跑线上……

把短暂的一生用于出家求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



种选择。即就是有些人因种种原因所限出不了家，他仅仅在内心发愿要出家的功德也不可思议。《月灯经》云：只要向出家、前往寂静地修行这个方向走上七步的功德都无法衡量。因而无明之辈万万不可对别人出家的行为轻加毁谤，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每个人都要有一种宽容的智慧。你别以为走投无路之人才会出家，出家恰恰是获取新生的崇高举动。

悲欣交集

今年秋天，我抽空朝拜了青海的塔尔寺。在那里，我再一次感动于藏传佛教的伟大领袖宗喀巴大师的行持风范。记得同行的道友在给我们介绍情况时说道，格鲁巴的开山祖师宗大师，在十六岁时就离开了这里的家乡，远赴拉萨求学问道。母亲忆儿心切，便多次托人带话给儿子，盼望儿子能回家看上一看。但志求无上道的宗大师，只能把儿女情长深埋于心，他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母亲的召唤。母亲盼儿盼得头发花白，便拔下一根白发夹在信里。宗大师看到信后，只是默默地遥望家乡的方向，尽管眼眶有些湿润，但他还是没有回家。宗大师从离开家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塔尔寺了……

听到宗大师这样的事迹，我在心里长久地赞叹并随喜他老人家为法割爱的功德。如大师一般的高僧大德，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还有很多。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理



想，全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牺牲个人所有的修行乃至弘法之路。

怀着对宗大师的无限敬仰，我们一行又驱车来到了青海湖畔。一下车便发现这里有许多天南地北的游客，在他们忙着嬉戏、拍照的当儿，我则把注意力转到了湖心的一个小岛上。那个湖心岛上曾经有闭关苦修的修行人居住过，听说历来都有人在此证悟过心的本性。对照着现在耳边、目前的喧扰，我不由得陷入了深思。

恰在此时，清华博士李明豪的学佛感悟，点点滴滴从我的记忆仓库中断断续续地飘出。在湖心岛映在水面的清晰倒影之中，我渐渐勾勒出了李博士的完整轮廓。

我的父母曾经不解地问过我：“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学历好歹也是个博士了，为什么还要信佛呢？”以他们的观念来衡量，似乎学佛只应该是下里巴人经营的买卖。我的不少同学也有类似的疑问，在对佛法并不了解的情况下，误解和偏见以及排斥，总是挂在他们那随意就妄加评论的嘴边。在大多数我所接触过的普通民众中，他们似乎都认定佛教是一个坏东西（bad thing），因而根本就没有了解她的必要。不仅如此，还应该避而远之，甚或大加讨伐。这种对佛教的态度让我感到很伤心，因为我自己的接受佛教，是这么些年来不停地求知、思索、观察和体验的结果。但我最终捧若至宝的佛教，却被大多数的人们因不识而误解，甚至丢弃，这让我确实有种难以言述的悲哀。

在我的理解当中，“佛教”即是觉悟者的教诲。当

我认真深入到佛法的智慧当中时，不由得就要高声赞美她的伟大。若要简述她的价值，则从个人方面而言，佛法好比一盏明灯可以驱除我们内心的黑暗，开启我们的慧眼，让我们得以透过智慧的审视和判断来观待事物，当然也包括正视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样，我们内心各种不正确的想法以及不良的心理状态，都将在自我调节中得到医治。如此一来，岂不人人都可远离痛苦、获得安乐。若从佛法对家庭、单位或社会的指导作用而言，她无疑可以协调我们与别人和谐共处于一个社会范围之内，并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总之，以我目前的学佛与理解水平来看，佛教所倡导的是要人们做真正的智者（觉悟），做真正的好人（慈悲）。这样的一种指导个人修身与解脱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全人类乃至全社会健康、平衡地沿着精神与物质的双行道稳步上升的理论及实践体系，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广泛而持久的误解呢？

回想自己从一开始碰到佛教，到逐渐了解她，再到最后全身心皈依她的过程，我并没有什么惊涛骇浪般的特别感受，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水到渠成，就像原本并不玄奥也不离世间觉的佛法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我就从对物理学的痴迷，滑向了对佛法的深深眷恋。

记得在高中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伟人便是爱因斯坦。他的言论以及关于他的传记，曾在很长时间内左右着我的灵魂。他影响我的不仅仅是让我确立了未来的人生目标与努力方向，还有他的研究以及做事的方式，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我的性格与人格。比如他特别注重独立思考，以及不轻信和实证的态度。还有一些就关乎



做人的立身之本了：诸如他执著地探索着世界的真相，很少关心名与利；他非常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并且以身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他崇尚简单而宁静的生活，等等。可以说，我的生命取向以及价值观，乃至审美观都打上了他深深的烙印。所以，我不但大学选择的是物理专业，就连上硕士及博士，也都把清华的物理系当成了此生不可更改的研究园地与归宿。而且他的种种严肃、认真、求实、负责的人生态度，在我对佛法的认知过程中，都扮演了非同一般的角色。

初识佛法是在大学期间，那时我碰到了一些有关禅宗方面的浅显读物。正是由于受我所崇拜的科学巨人，那种对一切不了解的认知领域都充满尊重与好奇的态度影响，我才没有像绝大多数同学一样，于嘻嘻哈哈之中就把它们扔到一边。我想了解一下这种我从未接触过的思想体系。结果在把一本非常薄的小册子读完之后，我忽然醒悟到原来人生还有超出自己的想象，以及普通人经验世界之外的别样境界，那是一种彻悟的、自在的境界，非科学公式所能描述的境界。从此之后，佛法就进入了我的认知领域。但是当时对佛法的自由生命境界的向往和认识，还不可能对我的人生目标有太大的改变，它只是提醒我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已。我最热衷的仍然是对外部世界的探索。

经过努力，我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物理系专业的研究生，并在这里读完了硕士和博士。在经历了更多的人与事，看了更多的佛学书与世间书，有了更多、更深的思考以后，我依然是想当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但这个理想

已不再是我所追求的全部。相比以前，我对禅者彻悟后的境界有了更强烈的向往，因为我终于认识到，一个会思考、能感受的生命，如果感受不到生命的底蕴、思考不了生命的终极目的的话，那他就是把物理研究到最细微的组成成分上，也依然是个不明人理的显微镜而已。

上研究生期间，我有很多的机会与我的专业导师们在一起共事，还可以近距离地审视很多与我们有业务、教学往来的中外物理学家，这种种的接近，使我得以比较清楚地知道做物理研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以前，我所有的了解都是来自于各种资料上的间接印象，有了切近的观察，自然也就有了新的思考和判断。失望了吗？是的，多多少少有一点。并不是我的导师不够好，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这个专业领域当中的佼佼者。只是在看到了他们的人生后，我总爱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经过一番非常辛苦的努力之后，将来如果成为像自己的导师那样的物理学家，我会感到满足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追求目标已经超越了一名物理工作者的层次了。我不仅要知道外部世界的奥秘，更迫切地想了知自己内心世界的真相。因为我已经越来越无法忍受自己内心的黑暗了！

清华的确是英才会集之地，这里几乎包揽了全中国最优秀的理工科专业人才。但清华有一点“阴暗面”，与它的“光明面”同样出名：那就是清华的变态才子们也雄踞全国各高校之首。读硕士、博士的这几年，我就耳闻目睹了好几起所谓的“高、精、尖”人士们自杀的悲剧！有些轻生者绝对是他们那个专业里最优秀的拔尖



人物。在他们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在常人看来难于上青天的科研难题后；当他们在托福、GRE 考试中，取得了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高分时；当他们的科研成果被直接转化为生产专利，因而获取了天文数字一般的巨额利润后，这些备受世人瞩目的精英分子们，却始终无法面对自己的心灵障碍。当他们实在没有能力超越自我、超越自我的缺憾与不完美时，选择告别这个世界便是他们唯一能想得到的解决方式了。

这样的人生难道也是我的样板吗？

而且在日益加重的学业及工作压力中，在越来越无法适应的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急剧变化中，我的心理也快有些承受不住了。此时，大学时代接触过的那种直达心源的无有任何粘缚的自由境界，便再一次向我展示出它焕发生命最辉煌价值的魅力。

在一位读博士的师姐的启发和帮助下，我开始更进一步地深入了佛教、深入了禅宗。与此同时，我也渐渐打开了以往只知关注本专业的目光，我开始悉心观察起周围各式各样的人来，因为我想知道别人都是怎么活的，这样，我就可以更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处境：

我见到过小孩、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包括在临终关怀医院里等死的瘦得皮包骨头的、或是痴呆、或者神志不清的老人）；还见到过百万富翁以及贫穷得无有立锥之地的乞丐；还有春风得意、事业有成的人，也有那些苦苦奋斗、艰难谋生的小人物；有学历很高、学识渊博的教授，也有在校园里做杂工的工人等等。对照着他们，我思考着自己，思考着人生意义和价值。我会问自己，如果将来能怎么怎么着，



自己就会满意了吗？比如：学识渊博+教授职称+足够的钱+清闲的日子+贤惠的妻子=我的生命价值？我发现，这些世间大多数知识分子苦心追求的目标，都无法给出令我满意的人生答案。那我到底为什么而生存呢？古往今来，有多少人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啊！但又有几人能得到答案呢？经常思考着这个问题，但我却没有太多苦闷和绝望的感觉。我会微笑着对自己说：活着就是要清楚为什么活着。

不过乐观的心态假如没有实力支撑，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打肿脸充胖子似的自欺欺人。所以我才会有一种由衷的庆幸之感，庆幸自己碰到了佛教。有了她的支撑，我终于可以坦然地对自己说，我已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通过看佛经，通过听佛法磁带，通过与信佛的朋友们的彼此交流和学习，还有就是亲自到一些寺院里去感受，再加上对自己、对社会上的众生的审视与思考，在有了更多、更清晰的理性与感性认识后，我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唯有佛法才可以让我享有无愧于生命本性的大解放、大自由、大纵横！想想看，当世人拘泥于不管是钱财、名利、酒色，还是家庭、感情、事业中时，无论他从事的是多么美好的拯救人世的世间种种营生，还是在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在不了解自性本来面目这一点上，无有任何本质区别。世间公认的高尚道德标准，当然于社会人生有不可估量的正面价值。但我是多么希望能回复到禅宗的那种取消一切对立状态的大空性之中啊！只有在一种无有任何价值判断的状态下，我们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平等与清净。





实际上，佛教的价值远非我可以说尽。而且同是信仰佛教之人，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体会。我想要强调的只是：一个人如果在有生之年不去真正地了解一下佛教，那实在是太可惜了。然而在当前，听说过“佛教”这个词的人是太多了，但真正对佛教有一点正确了解的人却太少了，而一旦缺乏了解往往就会产生误解。特别是当前的社会风气，实在是有些过于虚浮。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做人、做事都不够实在，信口开河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甚至在一向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界，这些虚浮的风气也不少见。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踏踏实实做实事的人越来越少，能静下心来读书、思考、做学问的更少；严谨与诚信不再被很多人认同，夸夸其谈反而大行其道……对此，我并不想做过多的分析与揭示，我只想重复一下圣人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真想大声呐喊：朋友啊，来真正地了解一下佛教吧，千万别再听信道听途说，或者随意想象了。否则这么好的一个大宝贝真要被你们自己糟蹋掉了！而你们最终糟蹋掉的还是你们自己！因为佛法这个大宝贝揭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天真本性、大好风光。

跟我同一个专业的一位博士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根本就不需要了解佛教，也可以大致知道她的内容。”我知道他敢于这样说，是因为他有一些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但即便如此，我也坚决不能同意他的说法。我当时就反问他几个问题：世尊在《金刚经》中说：“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这“法”与“非法”有几层含义？另外世尊亲口宣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且说法四十九年。为何又说自己实无一法可说？且如若认为世尊已然说法，即为谤佛？他当时的反应是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所以我要说，即使一个人聪明如那位博士，他要对佛法有一些正确的了解也没有那么简单，更何况“远观”所得到的看法，就愈加缺乏可靠性。当然，如果你对佛法有了一定的了解，然后你决定接受或者不接受这种信仰，都可以拿出来讨论，也绝不会有佛教徒把刀搁在你脖子上，逼你信佛。但即使你不愿接受，能够了解一些她的义理，对你也只有百利而无一弊。对此，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况且，科学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因而我们也不能过于执著当前的一些学说，以为它们就是最终的或者唯一的理论和理解方式。如果要找终极真理的话，我倒建议朋友们不妨进入佛法中去领教一番。因为佛法开宗明义便曰“无生”，既如此，当然也就“无死”。那么一切的发展、变化、演进便不过是一个个假象而已，终极就于焉诞生。

我现在最想表达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深深谢意——对伟大的佛陀以及历代的祖师大德，对佛法，也对所有给予我启发和帮助的各位法师以及所有众生！

推开窗户，望着即将西坠的斜阳，望着大街上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弘一大师临终时留下的四个字忽然浮现在脑海，并长久地萦绕心间，那就是：“悲欣交集”。

我在此时此地的所思所感，与李博士的智海心语，



借着青海湖的碧波万顷，交汇碰撞在一起。我相信，真正求道之心的融会，激起的只会是悲与智的浪花。不过转念一想，不知道从今乃至往后的求道之人，还能否与当年的宗大师遥相呼应？当一种为法捐躯的精神几成绝响之时，我们的佛法会不会像湖心岛一般沉寂下去？

放眼望去，洁白的海鸥正飞旋在蓝天碧涛之间，它们的叫声在透明而晴朗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嘹亮。天空的云印在海浪上，海鸥的声音回响在我的耳边。于是，我暂时忘却了宗大师、忘却了湖中的苦行僧、忘却了后来的李明豪、忘却了越来越嘈杂的周围环境，我要把自己融入这空明的境界中去，哪怕只有一小会儿……

重校于 2006 年 12 月 22 日

